

大乘無量壽經講座

第五冊目錄

勸諭策進第三十三	4
心得開明第三十四	60
濁世惡苦第三十五	88
重重誨勉第三十六	143
如貧得寶第三十七	170
禮佛現光第三十八	201
慈氏述見第三十九	237
邊地疑城第四十	243
惑盡見佛第四十一	290
菩薩往生第四十二	339
(參)、流通分	357
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359
受菩提記第四十四	386
獨留此經第四十五	416

勤修堅持第四十六	448
福慧始聞第四十七	498
聞經獲益第四十八	512
後記	528



右慧明老法師，為證明此會本，乃與夏蓮居居士（左）各捧一冊，攝影佛前。老法師志行純真為五典範。行解兼優，宗說俱通。諸方齊推為老參。居士泰斗南梅（老義）北夏（蓮居）均皈依門下。曾開講大乘經論四十餘座，不滯文句，直剖幽玄。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實為近代希有大德。



夏蓮居居士德相

整理簡介

《大乘無量壽經講座》乃恩師 黃念祖居士於一九八八年應中國佛學院之邀，為當時佛學院學生開演的淨土宗課程。此講座自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九零年八月廿一日，歷時約兩年，共卅七會。前三十會（第一品到三十二品）講於北京法源寺中國佛學院，佛學院學生畢業後，後面七會（第三十三品到四十八品）續講於北京蓮華精舍，聽眾有北京弟子及學人。

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工作組自二零二零年即開始此講座的繁體文字及音檔整理，反覆聽校，歷時兩年多，完成了繁體文版。同時將原始音檔除噪，重新剪接以對應講座內容的段落。

此講座文檔共分五冊。稿中括號內的文字，乃黃老錄音原話，而夾註號內的文字，乃整理者為方便學人理解所加；黃老開示中有些倒裝句，為考慮文書的整理順暢，在語序上略作了調整，在此特予說明。

今由淨宗學會程會長率其校對成員開始進行簡體版的校對工作，並將音頻收集核聽補漏，以

臻完善。

參與此講座的整理及校對者，皆發無上之心，歷時良久，堅持不懈。盼見聞者同霑法喜，共沐佛恩、師恩、眾生恩，勤習修持，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二零二二年臘月初八釋迦佛成道日
三昧耶戒 承恩弟子 妙圓敬述

第卅一會 一九九零年六月廿六日 講於北京蓮華精舍

這一部大經，在第三十二品以前都是阿難當機，代表最當機的弟子。在這三十二品開始，彌勒成為最當機的人物了，阿難降居第二位。這也就說明，彌勒再來的時候，「三會龍華」裡頭，還是要大說《無量壽經》。我們可以說，不光是彌勒，未來的佛，一切的佛都要大說《無量壽經》。

它是十方諸佛同讚，他既然讚，言行就是一致的。佛的言行還不一致啊？讚了就要弘揚、就要說啊，就要勸自個兒的眾生往生其國，那就要說這個法門哪。所以從這裡頭，我們可以理解得到，這就是彌勒當機，怎麼囑咐彌勒，彌勒表態，如何護持這個經，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將來大家如果是幫助彌勒來度化眾生的時候（等著彌勒來才成功那就太慘了，也太晚了），要是作為助手來的時候，那也都是要來弘揚這部經啊。這是一個變化。

而且在三十二品裡頭，這以前都是什麼呢，都是一上來就說，到會的都是些什麼人，這個覺悟到都是德遵普賢；佛就現瑞，阿難就發問，問

了，佛就答覆放光的原因、現瑞的原因，接著要說這個淨土法門。就從法藏比丘，甚至要從世饒王說起，出家成為法藏比丘，如何發願，如何發成四十八願，如何成就了極樂世界，如何如何莊嚴，一直到如何才能往生，彼土的大士是什麼樣的功德。

彼土大士的功德讚歎到了「自然中自然相」這一段；這一段，那就是「一旦開達明徹」，所以修行的人，都需要常常達到這一步。當然現在，在這個地球上的人，所能達到的這一步有時候遠不如，當然也不是絕對不如，可以說一般說來，那就不像經中極樂大士所達到的這樣的深度，這樣明、這樣徹，那總之都是如此啊。所以大慧大悟十八次，小悟無數。既然稱為一個「悟」，他每一次都是如此，因為沒有這樣的經歷，就表示你從來沒有悟過。自己要知道，那只是些理解，那不是「悟」。

所以到了這個地方，就「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參迴。……善好殊無比。著於無上下。洞達無邊際。」到這裡都是讚歎大士的話。到這裡，這個話是戛然而止。這個對於極樂大士讚歎到這兒，登峰造極了，不能再加什

麼了，到了這一步，登峰造極了。所以這個話頭一轉，就面向聽會的大眾，勸大家，極樂世界是如此如此，你們還不發心哪？極樂大士能達到這樣覺悟的境界啊。

所以極樂世界之最殊勝者在此，因為沒有退緣，壽命無量，每個人必須要達到、會達到這一步。釋迦牟尼佛在咱們這個穢土也表現了這一步，他在樹下靜坐，睹明星悟道，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就是這一步，而以這一步為究竟。在這一步之前，有很多可以跟這差不多的、類似的，都是好的。

所以到了這個地方就勸人，既然如此，彼土大士都如此，你們都要勤精進，努力自求之，往生啊。你何必要執著於世間的事，在這兒「饒饒」，吵吵鬧鬧的，在這個無常裡頭煩惱，憂愁啊？這就是面向世間的這一切眾生來勸導，下面都是如此，所以文章到這兒就是一個大的轉換。

所以這一品就是《勸諭策進》。要勸告大家，「諭」是教諭大家，要鞭策大家去進步；促進，要促成你的進步。佛愛眾生勝於愛子，所以苦口婆心來勸導。而前一品說「何為著世事。饒饒憂無常」，底下就這個全品都是勸諭策進。

勸諭策進第三十三

世人共爭不急之務。於此劇惡極苦之中。勤身營務。以自給濟。尊卑。貧富。少長。男女。累念積慮。爲心走使。無田憂田。無宅憂宅。眷屬財物。有無同憂。有一少一。思欲齊等。適小具有。又憂非常。水火盜賊。怨家債主。焚漂劫奪。消散磨滅。心慳意固。無能縱捨。命終棄捐。莫誰隨者。貧富同然。憂苦萬端。

《大經解》：「共爭不急之務」，指世人皆共爭無關緊要之俗務，不重本身急迫之大事。

第一句話，說「世人共爭不急之務」，這一句話，就把全品的內容都概括了。世界上的人都在那兒爭啊，在爭什麼呢？爭的是些「不急之務」啊，無關緊要的事啊，就是些無關緊要的事，大家在那兒爭，而且共同在那兒爭，世間上的人就沒有人能免的。

那麼換句話說，他爭那不急之務，對於這個迫要的事情，那無人過問啦，所以可哀就在這兒啊。你去忙那些不急之務，你還有自個兒應當忙的事也在做，但是〔這個迫要的事情〕大家不知

道，不管哪，不過問哪。就是在那兒爭不急之務，無關緊要的，如夢如幻如泡如影的東西；啊！拚命的、咬牙切齒的、竭盡一切精力的在那兒鑽、在那兒求、在那兒磨啊。

《大經解》：「劇惡極苦」。「劇」者，甚也。《濁世惡苦品》曰：「唯此五惡世間，最為劇苦。」又曰：「如是五惡五痛五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惡是因，苦是果。

「於此劇惡極苦之中」，在這個劇惡極苦，「劇」就是很甚、很厲害。後頭的經中說：「唯此五惡世間。最為劇苦。」只有咱們這個世界上，這個五惡世間，是最為大苦，這個世界的人苦得很哪。

又說：「如是五惡五痛五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世間人所做的就是這一切，所做的是五惡，將來所受的是五痛，來生所受的是五燒，就像大火在那兒燒人一樣。人就在大火中活燒啊，所以這個就是劇苦，劇惡、劇苦啊。惡是因，苦是果，因為是劇惡，所以受極苦之報，所以就是在這個劇惡極苦之中。

《大經解》：「勤身營務，以自給濟」。《會疏》曰：「營謂經營，專力於事云務。以是勤勞其身，故云勤身。」……故知經義爲：勤勞其身，經營事務，求能自給自足，以度此生。

「勤身營務」，「營」是經營，「務」就是事務，勤勞其身來養活自己，要經營一些事，「以自給濟」，這就是世間上人的情況。

總的說起來就是如此，都在那爭那「不急之務」。在這種劇惡極苦之中，從因上說，這個惡是非常之惡了，所受之苦報猶如火在燃燒，是極苦。在這個之中幹嘛呢？就是身體成天在這兒忙，在那兒經營事情，在那兒做工作，在那兒奔這奔那，「以自給濟」，要求自個兒能夠解決自個兒的生活問題。「自給」就是「自給自足」那個「自給」，「濟」是救度的意思，能夠過日子嘛，就是說世人哪。

《大經解》：《會疏》曰：「夫物有本末，事有緩急。以辦了一大事爲急先務。譬如人入大城中，必先覓安下處，而後却出幹事。抵暮昏黑，則有投宿之地。先覓安下處者，修淨土之謂也。抵暮昏黑者，大限到來之謂也。有投宿之地者，生蓮花中，

不落惡趣之謂也。然諸人緩於火急之事，走不急之經營。大命將盡，雖悔何益。」

《會疏》解釋「共爭不急之務」，他說：「物有本末，事有緩急。」東西有本有末，事情也有緩有急。所以我也常說，我們要知道輕重緩急。事情都有啊，多少事情在那兒辦著，哪件事情都需要人做，也需要你自己做。但是你自己要能夠分辨得出這個輕重緩急呀，哪個是迫切的、應該先做的。你把那個不需要的事先做了，那個重要的事，馬上要做的事你耽誤了。這種人他將來必定是失敗，他不會成功的，所以「輕重緩急」很重要。

他打了個譬喻，比如說你一個人進了一個大城市了，你第一件事情是幹嘛呢？得找個住處。你找好了住處之後，然後再出去辦工作，聯繫事務。常出差的人都有這個經驗。你不能把你的什麼東西都帶著、扛著，到別的單位去聯繫工作，回頭你沒地方住，也苦惱。先要找一個，這是你的急事，先要安頓住處，住宿之處，古時候叫「下處」。等到天黑了，那麼你就有住的地方了，你就安頓了，你就不著急了。

所以先要找下處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你要修

淨土啊。人生的急務就跟這個一樣，你到了這個城市，你找個旅館能夠容你，先把這個事情解決了，要登上記。那麼這個像什麼呢？就是要修淨土啊。回頭到了黑天，有地方住是什麼意思？就大限到來，人早晚有這一天，你有個住的地方。因為這個時候，你就生在蓮花之中，你就不落到三惡道。這個重要不重要？但是世間人不管這個事，把那個不重要的事都看成是最重要，在那兒忙。所以有一天，就是咱們比方說，命終了，你在這個時候就忙亂不及了，就把自個兒的事，重要的事耽誤了。哪個事重要？哪個重要？他不幹重要的，幹那不重要的。所以這一句話，就把這全文都說清楚了。

所以《會疏》說得好，「諸人緩於火急之事」，對於火急之事，這個火已經是有燃頭之急，頭髮都著火了，這樣的事他在那兒從容，他不過問哪，而他是「走不急之經營」，這個不要緊的事，只那兒想要穿件好襯衫，什麼鞋子刷一刷……，這頭上都著火了，「大命將盡」，你的命總有一天要盡的。

這個現在我是非常有體會啊，這個時間就是太快了，就算我再長壽，你再給我一個七十八，

也只是一剎那，真正的一剎那。奇快，奇快，你們越老就越知道這個快。小孩不知道，小孩盼過年，「怎麼還不到過年哪？」盼過生日，「怎麼還不到？」總覺得時間過得慢。大了就不一樣了，再大，老了就更不一樣，那這實在是快。就像現在，一晃就到了暑假了，學業也結束了，他們這學期畢業了，有的人在二十號畢業就走了，就是這麼快。

所以這一段，這是對我們之教諭。我們要聽經，就要如身臨其境，就等於我們自己在參加當年的這個大會，就是釋迦牟尼佛在對我們說法，就是在給我們勸諭策進哪，這樣才親切。聽得親切，你才能夠有觸動，才能有這大的……就是有震動、有變化。那世人就不然了，他不知道重要的事，他只知道忙生活，所以「勤身營務，以自給濟」，以為這是可以常保的。

《大經解》：「尊卑、貧富、少長、男女」，指芸芸世人之種種類類也。世人位高者尊，位低者卑；財多者富，財少者貧；年老者長，年幼者少，種種不同之男男女女，無不同此愚癡貪欲之心，苦心積慮，憂念重重，奔波勞碌，無有已時。故曰：

「累念積慮，為心走使。」……

……因心有所欲，身必隨之。例如欲購愛物，則不顧擁擠雜亂，奔波排隊。故曰為心走使，指為此欲心而奔走也。

於是「尊卑、貧富、少長、男女」，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不論是誰呀，你尊的也罷，卑的也罷，地位高的是尊，地位低的是卑；貧富，有錢的是富，沒錢的是貧；少長、男女，年輕的是少，年紀大的是長，有男、有女，這就把這個說盡了。地位有高低，不管你地位高低，不管你有錢多少，不管你歲數是大是小，不管你是男是女，反正都沒有例外，都是這樣。

都是什麼呢？都是「累念積慮。為心走使」。「念」就是心念，就是苦心積慮，憂念重重，「累念積慮」就是這個意思。苦心積慮，老在那兒發愁，老在那兒經營，老在那兒考慮，今天多賺，明天能否再多賺一點，如何能夠比對方，要把他那個能夠打敗，超過他、勝過他，把他那個買賣我搶過來，這個就是「累念積慮」。

「為心走使」，為自個兒這個心，處心積慮就是這個心在那兒想啊。所以你就成了心的〔奴隸〕，本來一般人就想，當然我就是做我心裡想

做的，但是智者就不是這麼看了，就是你成了你這個妄心、欲念的心的奴隸了。你本來不是它的奴隸，你這麼去做就成了它〔的奴隸〕。走，都為它奔走，你心裡這個欲望的心想到哪兒，你去往哪兒，奔到哪兒。你說今天到哪兒去作樂，你就聽話就去了，你就往那兒走，奔走了。「使」是使喚，聽它的使喚。就為這個貪欲的心，為它奔走，給它服務，聽它的使喚，這叫「為心走使」。

所以處處就提醒我們哪。一般人都覺得，我為我的心去工作，正是為了自己嘛，而不知道這個不是你自己呀。所以這一點，就是我們在這些地方要常常能夠深思啊。

所以「為心走使」就是為這個欲望，這個心是賊，我們認賊作子了。它來奪了權哪，它讓真心靠邊站了，它在那兒發號施令哪，它不是你自己，這個是所謂「認賊作子」。這個是賊，你為它奔走，為它服務，但是世人不知道。就是不管你是尊卑、貧富、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例外，就成天在心裡頭苦思苦慮，就為這個心，不但是心在想，而且身體也在那兒奔波勞碌。

《大經解》：「無田憂田」，直至「憂苦萬端」，

一大段皆是「累念積慮」一句之詳演。「田」者田地。「宅」者家宅。「眷屬」者，家屬、親屬、傭僕等。「財物」者，家財產業等資生之器物也。以上皆所憂之境。無者欲有，思欲得之。但已有者，又懼其無。亦復同憂。欲海難填，患得患失，故云「有無同憂」。

「無田憂田」，沒有田的人就發愁想有田。「無宅憂宅」，有人沒有房子，那正在賣房子，大家就想怎麼自個兒能找到更好的房子，在那兒憂愁、憂慮想得到房子。

至於其他的，「眷屬」，有人要結婚了，要怎麼怎麼樣；要有孩子，要如何如何。就是要有眷屬，要有房子，要有田地，要有家宅，要有親眷，要有財物，現在所謂幾大件啊，電冰箱、錄像機等等的這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想有啊，不過這個妙就在這兒，「有無同憂」。你本來是沒有，第一、你沒有就發愁，想有啊。但是它這個事就是沒完沒了的，它不是說你有了就解決問題就不憂了，有了同樣還是憂。這些東西，你不管是沒有還是有，你都在那兒發愁。

《大經解》：「有一少一，思欲齊等」者，……已有一電視機，見人有二，便欲更有一電視機，與之齊等。思而未得，故以為憂。思而能得，憂亦不止。因欲無止境，故永有不足之憂也。且稍具有，便欲常保，恐遭禍變，慮其復失。故云「適小具有，又憂非常」。「非常」者，即下之水火盜賊，焚漂劫奪等非常之禍也。

頭一個就是，你先得到一個，現在別人又比你強。你晚上看電視，這個要看足球賽，那個要看跳舞，這兩個人就吵起來了。那麼，像街坊他那兒有兩個彩色電視機，我就想，有一個還是要再找一個。「思欲齊等」，就想跟這個鄰居一樣，我也願意比他〔高〕。到了外國，那每間屋子都有個電視，你要是請個保姆，保姆屋子也得給她弄部電視，那就是五六個、七八個了，到處都有，那個汽車上也有，什麼地方也有。你這個欲望是無止境的。你「思欲齊等」，你越比越高，是沒有止境哪。

等到你稍稍的有一點了，湊巧你的運氣還不錯，「適」者就是碰巧了，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達到的，碰巧了，你稍稍的有了一些了。有了之後就好像……你不解決了問題了嗎？「又憂非

常」，又在那兒發愁啊，萬一要沒有了怎麼辦？所以「有無同憂」啊。

《大經解》：「水火」，指水火之災。「盜賊」，指搶奪與偷竊之禍。「怨家」，指與我結怨之家。「債主」，指我欠債未還之人。以上種種，皆可突生非常之禍。如火能焚燒，水能漂沒，盜能劫奪，賊能偷竊，怨家報仇，債主索欠。甚至俄頃之間，全非我有，舊日財富，蕩然無餘，故云「焚漂劫奪，消散磨滅」。

這個「水火盜賊」，現在你看這個地震，這一下子就沒有了。火山爆發，外國這個水災、龍捲風，這水多少房屋都毀了，火山爆發就是燒。水呀，火呀，「盜賊」呀，恐怖主義、黑社會呀。「怨家債主」，還不是這一生，還有多少生的事情，怨家債主。

「焚漂劫奪」，「火」就是燒，「水」就是漂，強盜就是搶。有了之後，怎麼樣？我又怕這個非常之禍，很容易，這一切一切，要碰上這些事，碰上這些所謂「水火刀兵」，有的東西馬上就「消散磨滅」，馬上就沒了，化為灰燼。

《大經解》：世人「心慳意固」指慳吝之心，至為頑固。財物有失，則心中更增憤恨，憂怨愁苦，意無解時，故云「無能縱捨」。「縱捨」者，放下也。

可是「心慳意固」，心是很慳吝，「意固」，是很頑固，很固定，捨不得。沒有一樣能夠縱捨，「無能縱捨」。「縱捨」者，給人家，能捨掉，不要了，放棄了。對於這一切，在有生命的時候就是如此，就是想要，就是想多，就常常為它害怕，怕它沒有，都是如此。

《大經解》：「命終棄捐」。此四句泛指一切世人。臨命終時，則一切積愛之眷屬財寶，皆當捨離。獨去獨來，無能隨伴，至愛之人，可以同時死，但不能同處去。業因不同，果報千殊，去處各各不同。故云「莫誰隨者」。……常云：「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不論貧富，莫不皆然。個中憂苦無盡，故云「萬端」。

那到底怎麼樣？到底你都有個命終啊，在你命終的時候，你都得捨，你全部都得捨呀，沒有任何一樣東西，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跟著你的。所以是在命終的時候，一切所愛的眷屬、財寶都

是捨離。獨去獨來，無能隨往，沒有誰能作你的陪伴。至愛之人，感情最好的人，我可以說是你死我也死啊，殉情啊。可以同時死，但是不能同處去。你要到哪兒去，是由於你的業力因緣而決定的，不是你的主觀能決定的。同時死，這兩個人同時死，死了之後所到的地方，那千差萬別了，所以這一點要知道。

有的人就愚蠢，以為兩個人就這麼一塊兒死了，將來一定是在一起的了。這個報是千差萬別，你可以自己來選定同時間死，但是所到的去處不由你做主，所以可以同時死，不能同處去。業因不同，果報就不同，那麼去處當然各個就不同了。

所以「莫誰隨者」。你認為選定我跟他一塊兒死，古時候皇帝讓多少人殉葬，那些人沒有給他殉葬嘛，給他服務嘛。當然讓他殉葬是可以，殉葬之後讓他服務這事，他要達到他殉葬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只是更增加了他的罪業。他不定跑到什麼地方去當牛當馬，甚至於入地獄去了，覺得這些人能夠替他分擔，那不可能。所以「命終棄捐」，就「莫誰隨者」，所以「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哪。

這種情況是「貧富同然」，都帶不走。你闊人，

多也帶不走；你窮人少，少也不是就說你可以帶。也帶不走，一樣的。「憂苦萬端」，這種憂苦說不能盡，憂苦無盡，所以說是「萬端」。

底下這是下面這一段了，在極苦之中都是如此，不覺悟。底下從「世間人民」起，這又一段了。

世間人民。父子兄弟夫婦親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有無相通。無得貪惜。言色常和。莫相違戾。或時心諍。有所恚怒。後世轉劇。至成大怨。世間之事更相患害。雖不臨時。應急想破。

《大經解》：右勸世人，親屬之間，應當和敬。不和成怨。

「敬愛」者，指恭敬與慈愛。「憎嫉」指憎惡與嫉妒。「有無相通」者，相通指財物，以我之所有，濟彼之所無。「言色」，言語與面色。「違戾」，「違」者背逆。「戾」者乖也，狠也。

說世間的人，「父子」，當然也包括母子；「兄弟」，當然也包括姊妹；「夫婦親屬」，這一些親眷應當互相恭敬、互相愛重，應當互相照顧、體貼、關心，而同時還是要恭敬。

「無相憎嫉」，不要討厭，「嫉」是嫉妒。還有這特殊的一點，有的人對於別人有什麼成功的事情，他還不嫉妒，對於自個兒的親戚要是誰勝過了自己，他特別嫉妒。兄弟之中有的時候也是如此，誰要勝過了自己，他嫉妒；你外人，勝過自己的人，那多得很，他倒〔不嫉妒〕。就是這個，越是這個他越嫉妒，這就不對嘛。佛告訴我們，應當敬愛。所以夫婦之間也是應當一個「敬」字很重要，敬才能持之長久，不光是愛。不可以互相有所憎恨，不可以互相嫉妒，都要互相幫助。

「有無相通」，這些錢財、用的東西，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怎麼辦呢？應該相通，有的人可以給沒有的人。「無得貪惜」，不要貪戀，捨不得。就是要助人，要幫助人，所以這個布施，我們要能夠讓人家得到利益。

「言色常和」，言語和臉色，「色」就指著俗話說的臉色，看著很和氣。就是在親屬之間都應該如此，有無相通，互相幫助，言語、容色都是很和藹。「莫相違戾」，不要彼此牴觸，彼此鬧意見。「戾」是指兇狠，表示狠毒。

《大經解》：以上勸和，下明不和結成大怨。「或

時心諍」者，「諍」通作爭，……一時忽起相鬪與爭訟之心。故云「或時心諍」。「恚怒」，嗔恚忿怒也。乃三毒之一。一時瞋心，造成小恨。但冤冤相報，無有已時。怨憎常會，互相殺害，愈演愈烈。故云「後世轉劇，至成大怨」。（如琉璃王爲報宿怨，欲盡殺釋種。）

「或時心諍」，「或時」就是指著某一個時候，「或」是某一個時候，這個發生了，心裡頭生了氣了。再有，就是彼此之間有所鬥爭，於是就恚怒，脾氣上來了，發怒了，這就表示不和了。這「恚怒」，發了脾氣，有所發作，有所發作至少是吵架了，是不是。

乃至於這個事雖然是個小事，要知道這個事冤冤相報，它是沒有停止的時候。到了後世它愈演愈烈，互相的這種相報就結成大怨了。「後世轉劇」，你在這一生之後，只是一個小的開始，爭吵、吵罵，傷害了對方，後來愈演愈烈，愈演愈烈就「至成大怨」。

所以這個都是要受報的，而且這個報都是超過了他應有的。這個來要帳的，沒有一個不是會要過了分的。所以它這個事情不能了就在這兒，因為他是很狠毒，他絕不是說你曾經打過我三棍

子，我就打回你三棍子，我就要回了帳；他要打你三十棍子，他才出氣。那麼你這二十七棍子就是冤枉，不應該受的。因此，你本來是欠賬的，你就變成債權人了，你有二十七棍子的債權，你將來可以跟他要。等你要的時候，你就不是要二十七棍子了，你給他個三刀，於是乎你又變成欠賬的了。所以這就是互相越來越厲害、越來越厲害。

所以「怨家宜解不宜結」就是這個道理，結了之後，就互相……。有的人有神通，看見武則天和那個皇妃，那個皇妃因為她死得太慘了，她就發了願，願我生生世世當貓，要把武則天這個老鼠活著把她咬死。因此，她就是如了這個願，她就咬死了多少生的武則天的這個老鼠。但是咬多了之後，這武則天她又變成債權人，她就咬她。咬她，她變貓，她變老鼠；那麼過了一過，她又反過來。所以有人說，這兩個人還在那兒老鼠跟貓，變還沒完哪。這就是這個地方的意思，「後世轉劇，至成大怨」。

《大經解》：「世間之事更相患害」，指世間冤報之事，互為禍害。既造業因，必結惡果，報應

雖不立即顯現於當時，故云「雖不臨時」。但因果不虛，決當報償於後世，故云「應急想破」。

「世間之事更相患害」，世間事情相更換的，來彼此互相成為患、成為害。「患」是病患，禍患；「害」是毒害。「雖不臨時」，雖不就是馬上，就在眼前，就給你表現出來，可是因果是不虛的，決定，所謂不爽啊。所以就是連佛成佛之後，還要示現「麥窘穿足」之報〔註：「麥窘」指世尊有三個月只能吃馬麥的窘迫處境。「穿足」是指佛為木槍所刺。與下文所說頭痛三日，共同構成世尊示現的三個果報〕。他因為什麼？因為很多阿修羅壽很長，他看到修行的人最後就不受報了，他就說這個因果沒有了，所以佛就示現。

所以琉璃王來打釋種的時候，這也是一個報應啊。當年佛也頭疼了幾天哪，也受報，成了佛還要示現受報。當年釋迦牟尼佛在一個天旱，沒有東西吃了，就有一個池子，池子的水也都乾了，魚就死了，他們就吃這個魚。最後有條最大的魚，最大的魚，那是魚的王。釋迦牟尼佛當年是個小孩，看這魚很大，他還沒吃魚，他就拿竹竿敲了這個魚腦袋三下。結果等到他們這些人又到了印度，又聚族而居，成為釋種，貴族，這些魚它們

就變成琉璃國〔國民〕，這條大魚變成國王，就領了軍隊來殺。來殺的時候，大目犍連看見佛不救他這些本族的人，就很奇怪，怎麼佛不管呢？大目犍連就管。大目犍連神通第一，他把這個鉢，把佛比較親的這些人一起擱在鉢裡頭，給托上三十三天。等到戰爭過去之後，大目犍連把鉢拿下來看，裡頭全化成血水了，這過不去，它這因果不虛啊。佛也頭疼三天，就是打了它三竹竿，表示報應不虛啊，這果報不虛啊。佛其實已經無所謂，所以「了則罪性本來空」，實在是罪性本來空啊。

我們底下那一則公案，百丈的，說是「大修行人不落因果」，就當五百世的野狐嘛。問到百丈，百丈說：「不昧因果」，這個野狐身就解脫了。他不是墮落在因果，他不昧這個因果，這因果還照常有因果。所以這個說法，哪有那麼容易，一字之差，五百世野狐身哪。有的人都想以這個為什麼，其實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責任非常大的問題，這不是一個好像什麼可以遊戲的事情。

所以「因果」這個事，而且結成大怨，雖不是馬上你就看得出來，但是你一定要想明白，這決定是如此。你對於這一切一切不要那麼愛戀去

追求，都應當想破，沒有一樣你能跟得上去的。

人在愛欲之中。獨生獨死。獨去獨來。苦樂自當。無有代者。善惡變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會見無期。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欲何待乎。

《大經解》：「愛欲」指情愛與貪欲。……縱使眷屬滿堂，於生死之際，生是孤身來，死時獨自去，無人相隨，無人能代。故云「獨生獨死，獨去獨來」。

底下再說「人在愛欲之中」，「愛別離」，親屬都相愛，就很好啊；這個「欲」，想得到什麼東西都是欲。你想得到這個、想得到那個，你愛這個、愛那個，可是你是「獨生獨死。獨去獨來」啊。生，你也是自己一個人來的，你什麼也沒有帶來，也沒有誰陪著你來。生的時候是獨生獨來，死的時候是獨去獨死啊。

《大經解》：「苦樂自當，無有代者」，復指苦樂之果報，皆是自作自受，亦無有能替代者。

而且都是「苦樂自當，無有代者」，你受苦、受樂都是你自己承當，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你。你

至親的兒女、夫妻，他就是憂心如焚，他那也難過，你不能因為他的難過而減少你的難過，不能替你，說他也饒上一份兒。所以這沒有人能代替的，都是自個兒所做的，一樣也跑不了。

《大經解》：「善惡變化」者，憬興云：「善變化即善趣報。惡變化即惡趣報。」《會疏》云：「今世雖善果，（所作）業因惡，則來世變招殃過。現在雖惡報，所作善則後生化享福報。千變萬化，不可具述。」……「追逐所生」。「逐」者，追從也。謂所生之處，果報追隨，相從不捨。隨其業因，感得善惡之報。

「善惡變化，追逐所生」，「善惡變化」，這裡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憬興的解釋，說「善變化」就是有著得善趣的報應，「惡變化」就是有著惡趣的報應，所以「善惡變化」就指著善、惡兩種報應。這是一個解釋。這個解釋是高麗人（朝鮮人），這都是唐朝的，憬興是唐朝人，他有著作在藏經裡頭，解釋《無量壽經》的。

《會疏》就不這麼解釋，他把這個「變化」是指著這麼說，說今生雖是善果，今生你是在享福，是善的果，可是你所做的事、所做的業都是

壞事，因此你來世的報就要變了。今生你享福，可是你現在做了壞事，來世你就要變成什麼呢？變成受罪，是不是。你現在雖是惡報，你在苦、在受罪，可是你行的都是善事，來生你要變為福報。他把這個「變化」這麼講，所以「善惡變化」，千變萬化，這都是文字問題，實質上沒有分別。總之，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什麼因，什麼是果，確實千變萬化呀，你造因不同，果就是不同啊。

這一切善惡，這一切果報，「追逐所生」。你生的地方，你到哪裡，這一切跟你到哪裡，只有這些東西跟著你走。至於這些親屬呢……，就是這些報應跟著你走，至於所去的道路，那各個是不同的。至親的人，甚至於說，一個炸彈下來炸死的人，去處也都是不一樣的。有一樣的，因為什麼？因為大家性質差不多，工作差不多，也有，不是說是絕對都不一樣，但是，就是會一樣，更會不一樣。

《大經解》：「道路不同」者，……因果各異，生處懸殊。故臨終分手，竟成永別。三途一報歷五千劫，輾轉六趣，何日重逢。且重逢亦不相識，

故曰「會見無期」。

「道路不同，會見無期」，這個再相會就無期了，而且再相會你也不認識了，最苦的事情就是這種。他這個一轉之間，誰跟誰都不認識了，所以「鍋蒸外婆肉，鼓打舅母皮」啊。這都變了，變了豬、變了牛，皮剝下來打鼓了，肉在那燉著，在裡面宴賓客，這些都是親屬，就再見也不相識啊。就是這樣子提醒我們哪，不要對於這一些，在這兒爭這些不急之務。這一切都是要回到上邊那一句話，這給我們詳細的開演我們怎麼爭的是不急之務。你這都沒用，你這一切都沒用。我愛這個、我愛那個，到了之後你自己走你的路，誰也不能替你。你愛他，你也愛不了，你不能盡一點兒力量啊。

所以你要不往生，對於你的眷屬你能盡什麼力量？眷屬對你還能盡一點力量，還可以念點佛什麼，追悼、追薦你、超薦你。你自己不知哪兒去了，你也不知道你的這些人在哪兒；你見著也不認識，所以只有往生才能。往生就是把一個大悲劇變成大喜劇。這不是死，這是生啊，這不是愛別離、永別離，而是一個大團圓的開始啊。大團圓的開始嘛，你有一個人往生了之後，就可以

去輾轉度脫，把所有這些親眷都度脫，都在極樂世界會見，大團圓，真正的大團圓。世間的大團圓是一剎那，馬上就分開了，誰也不認識誰了。只有極樂世界才是真正大團圓的開始。所以「道路不同，會見無期」，世間人愚痴不知道啊。

《大經解》：於是世尊哀之，勸醒世人，何不趁此強健之時，「努力修善」，將欲待至何時耶？

所以佛就勸勉：「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欲何待乎。」為什麼你們不在你們還強健的時候努力去修善，你們還等什麼呀！人生最難得的是暇滿之身，我們還都是暇滿之身。「滿」者是沒有殘缺，神經、智力、體力還都是健全，沒有殘，不瞎、不聾，神經也不錯亂；總還有時間，有閑暇可以修持。這暇滿之身很難得，「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淨土難信」，這一切難都已經通過了，所以說，何不再趁強健時，突破這一關哪！

所以大家都要爭取。爭取什麼？爭取對於往生有把握！我們說，大家都是往生有希望。有希望，尤其臨終，你要善根發動，很好用功，佛來接引，那就往生很有希望。但是不是敢說哪一位是已經有把握，你決定往生，恐怕這話就不好說。

我自己也不敢說，但是我要爭取，要爭取到這一步，要爭取到有把握，這才是最急之務，不要去忙那些不急之務。最急之務就這一件事了，要趁這個強健時。

現在某某師就不行了，他這就送到醫院去了，他不能動換了。摔了一跤之後，躺了一個多月，長了褥瘡。而且這次病了之後，人也就是不容易提起精神來。大家必須要知道，強健時你還不能念，你到了有病痛的時候，你就更不能念了。你沒有那個……，心力也不夠了。不是說，病都來了，自然而然我就會知道這個要緊了，我去念，不盡然哪。還有病中這個念，確實是難念哪。

所以就是說，要趁著強健時增加自己的能力，要能夠達到佛的願裡頭所說的這些條件，所謂「至心信樂」這四個字。第十八願「至心信樂，十念必生」，「至心信樂」這四個字，你是至心，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心，你的信和樂到了登峰造極了。

我們敢說我們是至心了嗎？我們是有心了，我們也是信了，我們也是樂了，但是不能自己就把自個兒封了，自個兒給自個兒加個封號，說我是至心信樂，我就符合第十八願。那你得每個字

都不能放過。「至」字怎麼講啊？所以孔子是「大成至聖先師」，聖人中登峰造極的聖人就稱為「至聖」。皇帝稱為「至尊」。你是至心信樂，所以哪裡能那麼草草？所以這個要講一講。所以我們現在就何不於強健時，去爭取有把握的往生！而這個怎麼做？你去做到至心信樂。把所有一點點的疑都要給它破掉，什麼什麼不懂的，都是疑，使得自個兒這個心哪……，當然不是教海去算沙了，要你們追求名相了。

現在上海這個帶業不能往生之說大盛，這都是造謠生事，所以就可以說是一種邪說吧。我們就是要真正相信這個帶業往生，要沒有帶業往生，就沒有淨土法門，淨土法門也不可貴了。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對於這個問題，現在是國內、國外解決得不夠好。而且上海徐恆志他來信跟我說，這種說法響應的人很多。總之就是大家對於正法很難起正信，對於這一類的邪說大家很容易感覺興趣。所以就是說下里巴人大家都喝采，這陽春白雪沒人理呀。所以我們要堅持，要堅持正法的住世，都要趁強健時努力修善，這念佛是善中之王。

我們這個「往生正因」，「讀誦大乘」是裡

頭的第一句話，讀誦咱們《大乘無量壽經》是第一句話，是往生正因。「努力修善，欲何待乎」，還等什麼呀？這話很深刻。

《大經解》：人老體衰，難於精修，如《涅槃經》云：「迦葉：譬如甘蔗，既被壓已，滓無復味。壯年盛色，亦復如是。既被老壓，無三種味：一、出家味。二、讀誦味。三、坐禪味。」年老者失三種味，故應及時努力，切莫遲延。

還有，年輕人不修，說還要等我退休，等我什麼什麼。他不知道《涅槃經》講，佛告訴迦葉，佛打了個譬喻，譬如甘蔗。甘蔗大家知道，造糖，壓呀。我在四川就看見那壓甘蔗的，而且給你吃這甘蔗汁，那個是很高級的，銅的車子，那個甘蔗壓出來汁去熬糖，或者喝了，那個渣滓沒味了，甜汁都壓出去了。佛說「壯年盛色，亦復如是」，壯年時候的盛色，這個體力，也是這樣子，像那個甘蔗一樣，也是很充足的；「既被老壓」，老了之後就等於壓了一下，等於甘蔗在機器上被壓了一下了，就成了渣滓了，成了渣滓就「無三種味」，三種味道它就沒有了。

一個是「出家味」。老年就不能出家了，老

年出家只能當沙彌，按正規的。有些都是破格，正規的是老年只能當沙彌。因為嚴格的那個戒老年人受不了了，你就是那麼做你做不了，所以你還不如名符其實只當沙彌。很多老年，你看香港的沈九成，那個編輯，他出家是沙彌，那個是比較合法的。

第二是「讀誦味」。讀經、誦經腦力不夠了。人老了之後，十個有八個腦力下降。所以不但是佛法如此，就是科學他們都說，最好的時候是二、三十歲，這一段裡頭腦子發展得最利的時候。〔人老了之後，〕首先記憶力不行了，還有點理解力；有時候再老，連理解力也不行了。再讀書、看書，這個味兒就跟被壓過的那個甘蔗一樣，還是甘蔗，它沒味了。

第三是「坐禪味」。這個坐禪，你這一坐總要在兩小時以後，你才能夠體會出坐禪的作用，你才能夠得到進步。這老年人一坐兩個鐘頭也就是不可能了。上次來的那個劉氣功，是馬一浮（夏老師稱為中國禪宗第一的馬一浮，這知道的人很少，只知道是個大學者）的弟子。這個劉氣功，他後來學「心中心」，他說：「不行，心中心我學不了。」心中心的條件要一坐得兩個鐘頭，他說：

「我最長一坐，只能坐一個鐘頭。」真正盤腿這麼坐著，不是咱們這麼坐，你要端坐。所以大家要練習端坐是很重要的，要練習盤腿，這都是基本功。這基本功你不趁年輕的時候練好，老了你沒辦法，那腿都硬了，更沒法盤了，老了之後才能放腿。

所以說，你現在何不趁這個時候努力呢？這就是《涅槃》的話，你等到老了之後再來，當然時間是有了，可是這三種味兒就沒有了。所以幸虧還有一個淨土法門，哈哈……所以說來說去，這大恩大德的阿彌陀佛啊，幸虧有他的淨土法門，不管你老少、賢愚，都收啊。所以大家及時努力，莫要蹉跎，佛還來勸我們，「欲何待乎」，還等什麼呢？

**世人善惡自不能見。吉凶禍福。競各作之。
身愚神闇。轉受餘教。顛倒相續。無常根本。
蒙冥抵突。不信經法。心無遠慮。各欲快意。
迷於瞋恚。貪於財色。終不休止。哀哉可傷。
先人不善。不識道德。無有語者。殊無怪也。
死生之趣。善惡之道。都不之信。謂無有是。
更相瞻視。且自見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

兄弟夫婦。更相哭泣。

《大經解》：經義爲，世人愚痴，不明何者是善，何者爲惡。各逞己意，妄加分別。於善惡三世因果之恒規，不能生信。故云「世人善惡，自不能見」。既不知因，便不畏果，但圖當時快意，不懼後患無窮。縱情恣欲，任意作惡，競造惡因，不顧當來之凶禍，故云「吉凶禍福，競各作之」。……此正是世人不明善惡所招之惡果也。

下面又一段，「世人善惡自不能見」，世間的人看不到這個果報，因為這個果報是屬於三世的因果。所以有的人就常常這麼說：「為什麼不立即給他現報？」有時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這你排不進去，只有特殊的情況才能排得進去。你排不進去啦，不能今生就給你受報，那只有極特殊的、極嚴重的。

那個張寶勝，氣功師，他就是鬼道。他跟別人不說，他跟某某某說點實話，他說他的後台就是個無頭鬼，他到陰間看見過生死簿。某某某就問他說：「這個生死簿有能改變的嗎？」他說：「有，但是極少。只有你特殊的善、特殊的惡，才能把已經排定的程序改。」但是一般都是沒有這麼大

的這種力量，那也就是原來的不動。

所以佛教講宿命，不是宿命論，就是因為它都可以改。但是，不是特殊的因緣，以前過去的一筆一筆的因果，〔交〕錯下來，就自然而形成一個……，因為它這是雙方的。我要還賬，我要還給誰？那個債主他要來，我才還給他，我要還賬，他不來，我還給誰呀？那麼這個事就很複雜啦，所以說，這都要排呀。這因果、因緣種種要排在一起，我們以後，今後怎麼樣，什麼許許多多的，確實是有。所以就是說，為什麼可以算命，是不是？不然算命之說就是……，對不對？但不是絕對的，不是宿命論。承認宿命，就是這個道理。

這個他自己是不能見，但是，它是三世因果啊。剛才我說，還有很多阿修羅壽命很長，他都記得誰做過什麼什麼事，將來他受不受報啊。自個兒看也看不見，他這個都看得見。因為你看不見受報，你就不信因果。所以目前的人就是不信因果，誰信做好事得好報，做壞事得壞報？我不拿白不拿，好像還有這理，哈哈……我貪污？這筆錢我不拿白不拿嘛。他這個思想在這兒了嘛，他不相信哪，他不相信這個以後要有果報啊。

所以「吉凶禍福」，吉的事、凶的事、禍的事、

福的事，都努力去做，拚命去做，「競各作之」。

《大經解》：「身愚神闇」者，《嘉祥疏》曰：「身造惡故云身愚，心不信故云神闇。」……故知愚闇，即是癡毒。以愚癡故，心意閉塞，不能正信因果。不能信受經法，入於正道。對於外道邪說，反易信奉。故云：「轉受餘教」。

「身愚神闇。轉受餘教」。「身愚」，你身老造惡，所以說「身愚」，你這是身做的。心不信正道，所以說「神闇」。說這種人，心在作惡，身在作惡，所以說是「身愚」；心沒有正信，所以說他是「神闇」。

「轉受餘教」，他不信佛教，他跑去什麼呢？跑去信邪教去了，信外道的邪說。所以現在真正說起來，眾生裡頭能信正教的很少，能信邪說的人確實是多。那個張香玉，〔信眾〕幾萬人哪，萬人空巷，現在逮捕了。其實她這個非常落後、非常無知，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應該信哪。但是結果看，恐怕很有常識的人都也要信，那就是屬於這一類，願意信邪教的。他因為「身愚神暗」，他就是愚痴、痴毒，不能正信因果，聽受經法，反而對於外道邪說，他很容易相信、很容易接受。

這些人都花了很多錢，聽她一次什麼說說，或者什麼什麼加持一下，要交幾十塊。現在在北京二百八十多個病床，都是經她醫治而生病的。這個就是對於正法不能生信，「轉受餘教」。而現在有很多說是信佛，實際上是糊裡糊塗的。

那天來了一個大同煤礦的，這是個教師，先教數學，後教語文，最後教政治經濟學，教了多少年。現在好像她還有點地位，打著什麼佛教協會的信到處跑，一個女的。她跟我談談，她見過上海的鄭頌英，鄭頌英把我的《大經解》送給她，她說看了很有好處，怎麼怎麼樣。她說她念佛的情況，這點還不錯，她說她不用念，也不用嘴裡念，也不用心裡念，她自個兒用耳朵聽，還能聽到這一句，所以各個人都不一樣。但是她還要搞道教，她說：「我這小周天、大周天是不是都不要？」我說：「用不著管這些事。」她說，有人可又這麼說：「你又信了佛教，你把道教的加上不就更快嗎？」所以大家就是說，這種思想很可憐哪。她覺得我這個按佛教的東西我也來來，道教的東西我也來來，我這不是好處都吸收在一塊兒了，我不是更快嗎？勸她的人就這個理由，她也就接受了。我說：「你這樣的話，你連佛教徒你都不

是了，你連三皈依都沒有了。」所以大家就是「轉受餘教」，要相信別的教去了，所以堅持正信很難哪。

常來的那個某某某，他現在也信了耶穌教。前不久曾經有兩天又念咒了，他心裡很高興，他說這樣我可以去見黃老了。因為我跟他說，你去鬥爭，什麼時候勝利，你再來看我，你不勝利，你不要來了。可是第三天又不念了，所以就是善根、業力都在那兒鬥。所以每個人都要知道，要趁現在我們這個善根占上風的時候，剛才釋迦牟尼佛這個話，結合我們的具體情況之情形，我還可以補充，就是趁著我們現在善根占上風的時候，趕緊用功！切防業力發動，就最怕業力發動！

所以這某某某，就是好好的，他要跟那個楊鬧，為不值得的事鬧意見就不來了，信耶穌教去了。這個你說是怪楊，不如說是他自個兒的業力發動。要「謹防業力發動」。業力發動就是天主什麼的，就不來了、就談這一些。所以要謹防謹防啊，「轉受餘教」，這是最可怕的事。所以這一切障礙之中，最可怕是中斷障。把你殺了只是斷你的壽命；你要是不信了，你這個修持中斷了，這是斷你慧命。所以中斷魔、中斷障是最厲害的。

《大經解》：如是顛倒之見，相續不絕，永溺生死。而其根本，正是癡業。生死無常，以癡為本。故云「無常根本」。

「轉受餘教」，這個就是顛倒見哪，你這佛教就不信，反去信邪教，這不就顛倒了嗎？而這種顛倒見是相續不絕，這個顛倒見就更能產生出無窮的顛倒，於是乎就永溺於生死苦海之中。這個根本是什麼呢？就正是因為愚痴呀，「身愚神暗」。所以生死是「以癡為本」，就是無明為本。這是什麼呢？所以就是說「顛倒相續」，這就是無常的根本哪。所以無明是根本，愚痴是根本。這一種「身愚神暗」，信餘教就顛倒，這就是在生死中，無常生死以此為根本。

《大經解》：「蒙冥抵突」者，「蒙」者，有眼而球而不能見也。憬興云：「蒙又作矇。蒙，覆不明也。冥，闇昧無知也。」「抵」者，獸以角觸物。「突」者，衝也。又義寂釋此句曰：「謂無所了知，觸事違犯。如小兒夜行，狂犬妄走，無所不作也。」以愚昧蒙昧，故不明經義。以抵觸為性，乃好衝突，故於經法，不能信受。

再底下一段就是「蒙冥抵突」。「蒙」是有眼睛珠兒而不能見，叫做「蒙」，也就是表示暗昧無知。「冥」，這個「蒙」是看不見，「冥」是表示暗昧，表示無知。這個「蒙」跟「冥」加在一起，「蒙冥」，就是眼睛瞎，用來做譬喻。整個兩個字攔在一塊兒，就是表示暗昧無知。

「抵」是牴觸，以前講過了；「突」是衝突。義寂解釋這幾句就是說，「蒙冥抵突」是什麼意思呢？就說是「無所了知」，這個人很無知，碰見事他就違犯，他都不同意，如小兒在夜裡頭看不清道路胡跑；「狂犬妄走」，瘋狗不知道方向；「無所不作」，沒有什麼是可以不做的，這個就更低了，這就是「蒙冥抵突」。愚昧呀，他不明白經中的意思，跟他講也不懂，而且他還牴觸，聽了就衝突，他還要批評，不能信受，對於經法不能信受。

《大經解》：於是「心無遠慮，各欲快意」。……存心瞋恚，貪財好色，無有休止，故云「哀哉可傷」也。

心裡頭沒有遠慮，考慮不到來生這些事情。

「各欲快意」，就求眼前痛快，有酒當醉就去醉，就這「各欲快意」呀。而且心裡頭就是瞋心很重，

很容易生氣。「迷於瞋恚」，也沒有遠慮，「各欲快意」，就是想自個兒痛快，在這個瞋恨心之中使自己迷了。「貪於財色」，一個是瞋，一個是財色，貪！所以貪瞋痴，這三個是三毒。貪財好色，所喜歡的只是這個事。不信經法，沒有遠慮，就是瞋恨，就是貪財好色，沒有休息的時候，一直到最後也不休息，所以「終不休止」，沒有停止的時候。這種人「哀哉可傷」，悲哀，可傷啊。這佛感嘆哪。

《大經解》：「先人不善，不識道德」表祖上愚癡也。……世代相承，子受父教，都是邪說，不談善惡果報。故云「無有語者」。先人癡頑，後輩無知，事乃必然。故云「殊無怪也」。

「先人不善」，這些人怎麼回事呢？就是由於他的祖先就不好、就不善，不懂得道德，沒有人跟他講啊。「無有語者，殊無怪也」，所以也怪不得。所以常常就是說，現在抓著那些犯人，把父母拉去陪鬥，或陪什麼，父母是最有責任的。

《大經解》：「死生之趣，善惡之道」者，《淨影疏》曰：「生死之趣，不能自見，不識果也。善惡之道，

不能自見，不識因也。於因於果，自心不識。他無語者，故永不解。」是以「都不之信，謂無有是」。殊不知生死之事，必自見之，父子、兄弟、夫婦，死別之時，互相哭泣，無得免者。

可是「死生之趣，善惡之道」，要是都不信的話，並且說「根本就沒有」，很多人都是這樣。也沒人跟他說，他也不相信，佛的話他也不聽，聽的時候他也不同意，他牴觸，他就認為這一切都沒有。你說都沒有，可是你自個兒會看得見哪，只要你好好看一看。「更相瞻視」，你只要好好注意看一看，你自己會看見。或者父親在哭兒子，或者兒子在哭父親。「兄弟夫婦，更相哭泣」，這個哭那個，那個哭這個。

一死一生．迭相顧戀。憂愛結縛．無有解時。思想恩好．不離情欲．不能深思熟計．專精行道。年壽旋盡．無可奈何。

《大經解》：世人愚痴貪愛，……而不知無常迅速，不能永保。生時愈親愛，死時倍苦傷。生死之際，存者，傷親人之永別，亡者，悲自身之長逝。互戀難捨，如刃刺心。故云「一死一生，迭相顧戀」。

「一死一生，迭相顧戀」，一個死，一個活，互相這個時候思慮、留戀哪。存在者就傷親人之永別，我這存在，可是我這個親人就和我永別了，我很悲傷啊。死的呢？死的就要悲自身之長逝，我這個自身，我就在這個世間不存在了，我要走了，我不知跑到哪兒去了，再也不能同大家相會了。所以這愛別離苦，生離死別，這個「互戀難捨，如刃刺心」，就如同刀子扎在心裡頭一樣。這個必定你看得見嘛，你不信，不信你也不能免，你也要看得見哪，一死一生，是迭相顧戀。

《大經解》：昔日恩愛，今成憂苦。而此二者，束縛身心，如繩作結，不令出離，故云「憂愛結縛，無有解時」。又結縛即煩惱。《大乘義章》曰：「煩惱闇惑，結縛行人，故名爲結。又能縛心，亦名爲結。亦能結集一切生死故。」故知縛於情愛，即是結縛於生死，無有解時也。

昔日的這一切恩愛，現在都成了憂苦了，愛要別離了。這兩個事情，愛也罷，苦也罷，束縛你的身心，如同繩子打了個結，讓你出不來呀。所以說「憂愛結縛」就是這樣子，被憂和愛捆起來了。沒有解脫的時候，眾生就是如此。

這個「結」，《大乘義章》說是，煩惱這個惑，能夠把行人捆住了，所以叫做結；「又能縛心」，把心也捆住了，所以也叫做結；也是它能夠結集一切生死。所以這個「結」字就是兩方面的含義，一個就像打上結，拴上扣了，你跑不開了，這個叫做「結」；一個它能「結集生死」，它把多少生死都給你結集起來了，有兩方面的含義。

所以「憂愛結縛」，結集這些生死，為什麼給結的？就是由於憂和愛，這麼結縛起來的，沒有解脫的時候。

《大經解》：「思想恩好」。世人所珍，究其根源，實由情欲。而不知「欲為苦本」，「純情即墮」。

要知道「思想恩好」，彼此相思，思啊，所以是互相想戀，彼此有恩，彼此感情很好。是「不離情欲」啊，所以西方的哲學讚頌愛情，東方不如此，愛情沒有什麼神聖，是「不離情欲」。情還高超一點，欲就跟動物是一樣的。動物都有欲，所以「獸欲」，欲呀，你比動物不高多少，談不到什麼神聖。一個人為什麼不愛一個歲數很大的賢者？不管是男的或者是女的，必須看上一個年紀相當的、美貌的男子或者女子？這就是欲，沒

有什麼理智，也沒有什麼尊重。與其說是愛對方，還不如就是說，他要滿足他自己本身的要求。就是從這個，說穿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沒有什麼高超，所以這一種是不離開情和欲，再上一點就是情了。以致有一方都殘廢了什麼什麼，他還跟她很好，這就高了，這裡頭就不是欲了，而且有情了。

但是要知道，情這個事情，在修道的人裡頭，情這個事情也是墮落之因。一個是情，一個是想，咱們人是情和想各占一半。所以「純想即飛，純情即墮」，如果是這種情念就墮落了，「純想」，這個想就是理想的那個「想」字，就離開了情了，所以我們說「超情離見」，要超出這個情啊。

所以「思想恩好，不離情欲」，好一點是情，其餘是欲，總之不離開情欲。就是情也是墮落之根，純情就墮落啊。人就是一樣一半，在中間。「純想即飛」，你就可以生天哪；或者你善根厚，可以生西方極樂世界；再高的話，你可以當下成就，你飛在佛的心中。

這個飛大家也不要體會成真是一個鳥飛那麼飛，這個飛只是表示快速就是了，超越空間。所以「純想即飛」，這不是墮落。墮落也不要體會就是掉下去了，不是地獄都在地心，你要墮落再

深的時候，從美國那邊出來了，大家都不要這麼執著。這地獄哪兒都有，這個經上說，海邊上、樹林子裡頭，什麼地方都有地獄，空中都可以有。所以，這個都是由於恩好，都是由於情和欲。

**惑道者衆。悟道者少。各懷殺毒。惡氣冥冥。
爲妄興事。違逆天地。恣意罪極。頓奪其壽。
下入惡道。無有出期。**

《大經解》：右明從癡起瞋之過。三惡業中，瞋業爲地獄因。又云：「一點瞋心火，能燒功德林。」世人醒悟者少，迷惑正道。故心懷殺毒，殘傷他命，惡氣熾盛，從冥入冥。故云「惡氣冥冥」。又「冥冥」者幽暗也，無知也，暮夜也。

於是「惑道者衆，悟道者少」。那麼對於這個就看不出，都是對於道迷惑。所以這個「道」字，是個很深的字，鬼神重德不重道，鬼神不是不重道，他不懂得什麼是道。德，大家都能夠懂、都尊重，所以百神都呵護、護持，對於「道」這個字，他不能重。像牛頭沒有見四祖以前，「百鳥銜花、猿猴獻果」，尊重他。等他開悟以後，就沒有這個事了。大家不了解，哈哈……這鬼神不能測，

不了解。因此，像這種還在情欲之中的人，他怎麼能夠悟道？他只是對於道是迷惑。所以「惑道者眾，悟道者少」，能夠懂得道的，是非常少啊。

「各懷殺毒，惡氣冥冥」，每個人的心裡頭，都有殺業這個毒啊。這個就是說到瞋心了，瞋恨之心哪。所以古人說：「一點瞋心火，能燒功德林。」這個瞋心是地獄報，所謂「貪瞋痴」，痴是畜生報，瞋心是地獄報，因為瞋心一來，他一點慈悲心都沒有了。

世人能夠醒悟的很少，能夠懂得這些因果、懂得這一些的很少，更談不上悟道了。對於正道他是迷惑的，所以他心中就是一種殺毒。這個殺毒，好像我們覺得沒有誰……，怎麼說世間上的人都有殺毒？這個世間人吃葷，怎麼沒有殺毒啊？這一天殺多少啊？過年過節，一個年一個節殺多少，大家為什麼不覺得慘哪？

講吃，講要讚歎吃活的，讚歎把魚吃完了，魚眼睛珠子還在動，讚歎南方人吃那個噲蝦，蝦子在桌子上亂蹦，揀了就往嘴裡頭吃，這不都是殺毒嗎？有的人以為是……，耶穌教說，這是上帝造給我們吃的，所以耶穌教它這個致命傷也就在這兒。他願意慈悲什麼也好，他要造出這些東

西很有美味，而且它並不痛苦，哈哈……那我要給上帝磕頭，我也就不吃素了。它真疼嘛，那你就不能公平了。你為什麼要造出這樣來，還要給人家吃，它要這麼痛苦，它的味道這麼好，人家又喜歡吃，而且死要這麼慘，那個螃蟹在蒸鍋裡頭爬，活活的蒸死。

所以這一切，我們這個毒，娑婆世界的五惡、五痛，這個五惡，這個五毒，五毒濁世這個毒，大家好像說我從來沒有殺過人，沒有什麼什麼，但是仔細要想想這個殺業，就是這個口福之禍是很嚴重的。到處去宣傳、讚揚，什麼都吃，活的東西，而且吃得愈吃愈多，這都是殺。現在又是種種的恐怖主義，就以殺為能事，得意。所以「惡氣冥冥」，「冥」是很幽暗，這個惡氣很盛。

《大經解》：所作皆妄，故云「為妄興事」，於是「違逆天地」。《嘉祥疏》謂為「上不順天心，下違閻羅王之意」也。如是任意作惡，故云「恣意」。一旦罪惡滿盈，故云「罪極」。於是罪業牽引，則不待世壽終了，乃頓奪其命，「下入惡道」。「奪」者強取也，使喪失也。頓然斷其壽命，故云「頓奪其壽」。《嘉祥疏》釋「頓奪」曰「滅壽奪算」

也。又《淨影疏》……疏謂：世人因愚癡而生瞋心，相殺相害。心懷毒惡，唯作妄事。如是造罪之人，由其宿世罪惡之業力，種種惡緣自然相隨，恣意作惡。待其惡貫滿盈，果報顯現，頓然奪盡其壽命，墮入三惡道。所受果報，無有窮極。欲出無期，故云「無有出期」。

因此就「為妄興事」，所做的事都是錯事，所追求的都是妄。他就喜歡殺業，他這個貪心，種種啊，這一切都是這樣。所以嘉祥就說「為妄興事，違逆天地」，這「上不順天心，下違閻羅王之意」。這麼殺生，這種種種種的，而且是任意作惡，所謂「恣意」。「違逆天地」，恣意做惡，這個罪就到了極點了，所以惡貫滿盈。

惡貫滿盈的時候，怎麼樣呢？「頓奪其壽」，這就立時報應了。本來不是（按他的宿命），這就要改生死簿了，這個改生死簿了。「頓奪其壽」就是不等他的壽完了，頓然，就把他的壽命給斬斷了，截住了。所以嘉祥說「頓奪」什麼意思？「滅壽」，把他的壽給滅了；「奪算」，天算有多少數，說他是七十，就奪過來了，沒有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世間人因為愚痴就發生了瞋心，相殺相害，心懷毒惡，所做的都是妄事，

沒有真事、正事。這麼樣子，到了造罪，尤其是過去生中又有罪惡，這種業力，於是乎就引起種種的惡緣，都湊起來了。所以大家要知道，這種都是湊在一起的。

因緣願力能生善根，所以你這壞的方面也是如此，壞的因緣、壞的業力也能出罪根。這樣的話，他這一切壞的東西都出來之後，他就恣意作惡，忘情的、任性的做壞事。等到惡貫滿盈時候，等惡滿了，這個果報就顯著了，就頓然奪他壽命，墮落三惡道。這墮落之後，你所受的果報，就沒有哪一天可以出來了。最嚴重的是無間地獄，就是說，有一天大爆炸，咱們這個宇宙大爆炸了，地獄一點也沒有了，一般的地獄就釋放了，可是無間地獄不行，這種人還得換到他方世界，沒有爆炸的世界去入獄。因此要入了這種獄，那就沒有窮盡，沒有出期，所以叫「無有出期」。

若曹當熟思計。遠離衆惡。擇其善者。勤而行之。愛欲榮華。不可常保。皆當別離。無可樂者。當勤精進。生安樂國。智慧明達。功德殊勝。勿得隨心所欲。虧負經戒。在人後也。

《大經解》：「若曹」，即「汝等」。「熟思計」即常云之深思熟計。「愛欲榮華」至「無可樂者」，……蓋謂衆生所樂正是苦因。從茲苦因，必生苦果，故云「無可樂者」。

「若曹」，就是說「你們」哪，就是釋迦牟尼佛說大家。「當熟思計」，你好好地想一想。要「遠離眾惡」，不要覺得這無所謂，這一切惡都要遠離啊。

「擇其善者，勤而行之」，要挑我們人生之中，哪些是善，要勤而行之。我們一切助人都是善，而善中之王是念佛、是弘法，要挑這些去勤行。

要知道「愛欲榮華」是「不可常保」。自個兒所愛的、所欲要的、所享的這些榮華富貴，今天這一些安樂享受，是不能夠常保持住的。

「皆當別離」，都會和你分手的，都是假的。

「無可樂者」，這就是佛的大智慧的話，就你現在認為是可樂的東西，也沒有可樂的，實際上真是如此。我常說，就是看著很好看，不過是一個肥皂泡；看著五光十色，實際，馬上就破了。而且我是從小就有這樣的感覺。所以一般人就常常有這種感覺，知道席散人空，一個盛會，可席散

人空的時候，就覺得有些悲哀，剛才盛會不在了。可是我從小就有這個感覺，就說，當這個盛會正在興高采烈之時，我這種悲哀的心思就已經出來了，這是個「無可樂者」。

有的時候還覺得，看見我自個兒有時也參在裡頭，我覺得這無可樂；有時看見別人，我覺得這些人都很苦，他那兒狂歡，我覺得他很苦，實際就是這樣一種感覺，「無可樂者」。尤其是現在，你看到有一些這種音樂、這種舞，表現狂歡，實際也可以說是一種掙扎、一種嘶叫，很苦。實際說，真是啊，在娑婆世界，沒有什麼是真實可樂之處啊。

《大經解》：繼勸精進，求生安樂國。得生彼國，悉皆「智慧明達，功德殊勝」。

「當勤精進」，這就勸導正念了，你們應當要勤奮，勤奮去做什麼？要勤奮去精進。你們已經信了，因為當時在座兩萬人，一萬二千是比丘，七千是男居士，就一萬九了，五百比丘尼、五百女居士，兩萬人了。還有這天人、阿修羅種種種種，那個不知道多少數了。地球上的人是兩萬，還有諸方來的大菩薩，現在這就算「汝等」。這個「汝

等」最主要是指著，當然廣泛的都有，這裡頭最當機的，那還是以阿難為首的地球的這些人。

要好好思計，要「遠離眾惡。擇其善者，勤而行之」。這一切都不可常保，皆「無可樂者」，要勤精進，要精進。你們這已經做了和尚，做了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今天又聽說了極樂世界，而且底下還有「禮佛現光」，極樂世界現前哪，所以在這一會的人都大有因緣，要精進哪。這個進步，是在正法上進步，不是得點這個，得點那個什麼什麼，要生到安樂國。

所以佛就正式在勸所有在法會上聽法的人，實際上也在勸我們，我們今天讀這個經，我們讀到這個話，我們也等於聽到釋迦牟尼佛在告訴我們：「你們應當生到安樂國」。

實際現在就真是懂得了。在以前呢，還是不……，我一開始就能懂得念佛是無住生心，這個最妙是在這兒。《金剛經》最妙是無住生心，但是凡夫要達到無住生心，那就是靠念佛了。不過當時也想，可能念咒更好一些，因為念佛號還有一個「佛」字，裡頭還有一個見。那咒就離開一切了，咒裡頭一切都離，沒有你可思想的，可能更好一些。那時候我二十幾歲，第一遍看《金剛

經》，只承認它這個好處，而對整個世界黃金為地種種殊勝這一些，覺得這是說給普通人聽的，實際也是如此。但是現在越來越來才知道，這一切，這依正都是自心哪。

所以夏老師在《淨修捷要》裡頭說：「託彼依正，顯我自心。」拿極樂世界的依報、正報來顯明我的自心。我的自心到底是什麼樣，也不能拿個鏡子看看。講了極樂世界的依報是什麼情形，正報是什麼情形，那你的心就是這個，都是你的心。

就是說，再來就知道生安樂國的重要。修什麼什麼法，你不能不受「後有」，不能不受後有，與其受其他的後有，就不如受極樂世界這個後有。所以不管什麼人，你要想真正超脫，只此一法。所以我們要去弘揚、去勸，就唯此一路，唯此一門，「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這就是這個涅槃門。

「生安樂國」，生到安樂國之後怎麼樣？「智慧明達」呀，所以最要緊的在這兒，不是叫你去享受，自然而然你智慧就會明達，這個是最要緊的事情。現在這個世界上多少人修行，他這也是生信心，也能很作功德，就是這個智慧增長很難哪。能夠生正信，能夠很勤苦，能夠很用功，以

至於能夠守戒，這種方面還都有人，可是真正能夠生出智慧的，甚為稀有啊。而且「智慧明達」，「明」者，就是明心見性那個明；「達」者，就是識心達本那個達。智慧能夠明達，最後也都是像極樂的大士，一旦開達，豁然貫通，自然中自然相，如光精明俱出，善好無能比呀。這個智慧是，到那一步之前，要不斷的智慧可以明達，一步一步的明達。「功德殊勝」，這個往生的功德，在極樂世界所得到的功德是十分殊勝的，所以勸大家要去往生啊。

《大經解》：並誡之曰：「勿得隨心所欲，虧負經戒，在人後也。」「勿得隨心所欲，虧負經戒，在人後也」。這又說一個「心」，這個告誡，我們要重視啊，不要隨著你的心哪！這幾段的勸勉，這很重要。「若曹」這起，當行善事，當生極樂世界，而「勿得」，〔前頭〕那個是正要做的，還有個不能做的，不得隨心所欲呀。

現在很多的毛病都是在這兒，這一點，還有很多人修了很久，還是對於這個沒有認識。總是，還是在……一種「隨心所欲」，我心裡想什麼就要幹什麼，這叫隨心所欲。當然這個大家一般知

道，這個是不行啊，這個不好。很多你想做的事是壞事，那要克制，不能做，這個大家還能明白。但是還有許多是細一些的隨心所欲，就是你所做的，都是按你心裡所能想到的去安排。你考慮之後，你認為這是可行的，這個也就成了你所欲了，你去做；不符合這個的，你就不做，這是一般人的情形。而這個情形，正是佛說阿難的。

所以阿難已經證了初果，碰見了摩登伽，幾乎就要大墮落、大翻車了。他能記得住十二部佛說的經論，他都可以背；自個兒也得了天眼，像五神通，證了初果，也斷了見惑，怎麼出這樣大婁子？佛就給他開示呀，就是你不明白這兩種根本哪。一種是生死根本，就是你認為你這個是你的心，這個是生死根本，它不是你呀，它是你的敵人。現在大家還不免有些地方，在這個問題上還敵我不分，不是全不知道，但是有的時候還是敵我不分。這不說了一個生死根本嘛，就是你自個兒以為是你心的這個。一個是涅槃根本，現在你不認識，你也不知道，他不顯現。這兩個根本哪。而那個不顯現的才是真代表你呀，這個你認為是你的，這不是你，這是敵人，敵人派來的特務，可是你上當了。

《大經解》：《四十二章經》曰：「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與此同旨。「在人後也」者，落後於他人也。

這個《四十二章經》是最早漢朝來翻譯的經，它是選了一些最重要的，裡頭就說「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要慎重，不要相信你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可信。所以時常都要從佛經裡頭的這一些，吸取一些東西，來打倒你那顆心！不是給它抹粉塗胭脂，把它裝扮起來，說「這是一個已經修道精進的你」，這上當了，所以「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哪。

《大經解》：「勿得隨心」者，《涅槃經》云：「常為心師，不為師心。」蓋師心自用，乃行人大失。因此妄心，正是生死根本。師此妄心，恰是認賊作子。煮砂作飯，何能得食。何況隨心任性，妄作非為者耶！

所以《涅槃經》說：「常為心師，不為師心。」你應當常常作你心的老師，不去做師心。有一句罵人的話，你「師心自用」，這句話的意思，你怎麼講啊？「師心自用」，你就拿你的心當老師，

你就自個兒用。這一般人說，你這個人不肯接受別人意見，哈哈……沒有體會到我們這個高度。所以也要聽別人意見。你就相信你自已，這個是決定要不得的。「當為心師」，你要做你心的老師，你教訓你的心去、管你的心去。「莫師於心」，不要把你心中所決定的，就按著它那個發號施令，當作你自己。

所以「師心自用」是行人的大錯呀。因為咱們現在是妄心，這個妄心就正是《楞嚴經》佛說阿難的，這個是生死根本哪。你去把這個妄心當老師，你不是認賊作子，把敵人派來的特務，你拿他當總司令嗎？所以「煮砂作飯」，這《楞嚴經》的話。這樣的修持，你煮砂子要去作飯哪，你不得食，何況你還隨著它，任這個性，還妄作為非、胡作非為。所以就「勿得隨心所欲」呀。

它這一段，好幾處都指的這個「心」字，同時都是指的這個「妄心」。我們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知道這個妄心。有的時候自個兒有所見，有些什麼什麼，這都是這個妄心，對於它沒有認識。這一點，能夠真正認識了，能夠和這個妄心劃清界線，分得出關係，修持上大大的進了一步。要是隨著妄心所欲，你就會「虧負經戒」，你就

虧待了經，你對於戒，你就不會好好的去守戒，辜負了戒。「在人後也」，在同修這麼多人之中，你就落後了。這是佛的勸告。

這幾段都很好，我們就在最近這兩、三週內，再把這一個大內容，把它討論完。底下這「濁世惡苦」。今天就到這兒。

第卅二會 一九九零年七月三日 講於北京蓮華精舍

今天咱們一塊來參研第三十四品《心得開明》。我們修行主要就是為了這件事，要「心得開明」。這一品以這個為名字，這個是很重要的內容，是未來佛與現在佛的對話。彌勒是「當來下生」，是未來佛。這是彌勒佛聽了佛上頭那一段，因為從上一品起，彌勒佛已經是當機了。對於這一個無量壽法會這一次講經，這以後，從三十三品以後，彌勒是當機。當機，就是他最應機。所以這一點也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未來佛是最當機的聽眾，也就是對於這個事，他最合適、最有緣、最有責任，他最能領會，所以當機啊。

那麼，聽了佛的「勸諭策進」，勸說、教諭來促進。聽了之後，他就向佛匯報，要陳述聞法

以後自己的情況。這就像病人吃了藥以後再看到醫生，要說：「我這吃藥以後，我現在怎麼怎麼樣了。」哈哈哈哈哈。這個誰都知道匯報，那求法同然哪，那大夫才知道，這個藥對於你是不是合適。所以是好的、壞的都應該說，「哎呀，我更肚子痛了。」或者我一下吃了，我某一方面的病好了，可是某一方面又怎麼樣了，所以這一種都是必須的。

心得開明第三十四

**彌勒白言。佛語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
解脫憂苦。佛爲法王。尊超羣聖。光明徹照。
洞達無極。普爲一切天人之師。今得值佛。
復聞無量壽聲。靡不歡喜。心得開明。**

**《大經解》：而白佛言：「佛語教戒，甚深甚善。」
……《俱舍界品頌疏一》云：「教是教授，令人
修善。誠是誠勗，令人斷惡。……」《會疏》云：
「……言徹實理，故云甚深。轉凡成聖，故云甚善。」
法音廣被，普令聞者，「皆蒙慈恩，解脫憂苦」。**

現在這一段是彌勒聽了之後他的匯報。他就「白言」，「白」是啟白，就說了：「佛語教戒，甚深甚善。」佛說的話，佛說的這些個教導、這些個誡諭，就是說，要應當不做哪一些，有所禁止、有所約束。佛之所說都是契合於第一義諦，都是契理的，所以就「甚深」。而佛之所說都是轉凡成聖，所以「至理一言」就「轉凡成聖」了，一句話把凡夫點了成聖了，所以「甚善」哪，非常深哪，非常好啊。

這個具體表現在哪裡呢？「皆蒙慈恩解脫憂

苦」，他這個當機代表大眾，代表諸大菩薩、人天一切與會的大眾，都蒙到佛像慈父一般的恩澤、恩惠，都從憂苦中得到解脫，而且是得到徹底的解脫，所以就讚歎「甚深甚善」。

《大經解》：「佛為法王」者，《法華經藥王品》曰：「如佛為諸法王。」……《法華譬喻品》：「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我者釋尊之自稱。「羣聖」者，指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斷惑證理之諸聖人。佛為九界導師，眾聖中尊，故云「尊超羣聖」。

佛是法王，法中之王，《法華經藥王品》云：「如佛為諸法王。」佛是諸法中王；釋迦牟尼佛也自說：

「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所以佛是法王，佛也自稱。謙虛當然是好，過度的謙虛就變成了虛偽。我慢當然肯定是不好，謙虛是好。如果過度的謙虛……，是，我們就是事實，如實嘛，佛也不要謙虛「我不是法王」。所以直起直用，如實而說，「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這裡頭沒有一點我慢。

「於法自在」者，就不為一切法所拘束、所限制、所煩惱、所干擾，所以才得自在。不是說我這一個地位高出一切，我是最高的主宰，那就

成了上帝了。佛法是最平等的，沒有這種思想和想法，說是法王也不是說我地位高。但是是覺悟高，大家要知道，所以我常常說，大家在名利上的要求是愈低愈好，對於覺悟的要求是愈高愈好。所以法王是覺悟高啊，是於法自在，沒有一法可以當情啊！所以禪宗說「無一法當情」，有一法當情，你對於這一法就不自在了，你就不是法王了。你就捆住了，就有一個繫驢橛，拴驢的橛子把你拴在那兒，你就成了一條驢了，不是法王。佛是法王啊！

「尊超羣聖」，所以大家對於佛的尊仰，受世間的尊崇、依止，超過其他的一切聖。這個小乘教初果以上稱為小乘的聖人，二果、三果、四果都稱為聖人；大乘法以初地以上稱為聖人，三賢位是賢人。超過一切地上菩薩、一切小果的從初果到四果的阿羅漢。

《大經解》：佛之光明，徹照洞達，無有極限。故云「光明徹照，洞達無極」。又《淨影疏》云：「光明徹照，自福殊勝。達空無極，自智殊勝。」……兩解合參，則達空無極，表自智究竟通達第一義空，徹證理體，是為大智。故云殊勝。普度

十方有緣衆生，無有窮極，是爲大悲。如來從體起用，悲智並運，故妙用無盡。……又佛十號之一曰天人師。天上天下，唯佛獨尊，遊步十方，為大導師，故云「普為一切天人之師」。

而且「光明徹照，洞達無極」，佛的智慧光明徹照一切。《淨影》解釋，這「光明徹照」是「達空無極」。這兩個連起來了，「光明徹照，洞達無極」，光明徹照什麼？是達，了達這個空沒有極限啊。

所以這個上一句，這個「光明徹照」表示自己的大智；這個「洞達無極」呢，就是說，佛要去度衆生的話，普度一切有緣衆生，沒有極限。所以從體起用，就這兩句話。以光明為體，光明徹照，於是乎沒有衆生不可以得度。所以「洞達無極」是從體起用，是悲智並運，智慧和慈悲。所以這樣的話，這個妙用是沒有窮盡的，因為佛為法王，「尊超群聖」，自證究竟，而度生之願是無有窮盡，沒有邊際。

因此「普為一切天人之師」，為一切天人之師，佛的十號〔之一〕就是「天人師」。現在有很多人總是信不及，又是東學一點這個、西學一點那個，什麼氣功、道教。不知道這個氣功、道教他

們所崇奉的天，都以佛為師啊，所以這一切天人之師啊。世尊一下地，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所以雲門說：「我當時若見，一棒子打殺餵狗子喫。」這就是凡夫對這兩句話的體驗，那就需要把這個太子一棍打死。他這個「獨尊」，不是那個地位的尊。剛才說的，是覺悟的尊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你要體會這是個地位的尊，什麼什麼神通的尊，什麼什麼種種方面吧，學問哪，什麼什麼，那都應該一棍子打死。但是佛的本意不是如此。「唯我獨尊」哪，所以「普為一切天人之師」。

《大經解》：「今得值佛」。「值」者遇也。經云「人身難得佛難值」是一大慶也。「復聞無量壽聲」，經云「信慧聞法難中難」，何況所聞乃六字洪名，一乘願海，最極圓頓，不可思議之妙法。……故令會衆，歡喜慶幸。開發佛智，明悟自性，故云「心得開明」。

「今得值佛」，現在我們，「值」者，是遇也，我們能遇到佛。所以佛是難遇，我們現在生於佛後，就沒有能遇見佛。但是現在還能夠來接受這些遺教，實在已經是莫大的幸福啊。當時在

法會上的人，那是比我們福氣大得多了。後頭他們親自見極樂世界，這個信心就還會有動搖嗎？

「今得值佛」已經是殊勝殊勝了，還又聽到了關於無量壽的這些教導。這個「聲」就是指的教導，佛說了這個「無量壽」啊。

所以，我也寫了一篇文章讚歎善導大師。咱們國內的人對於善導很不知道尊重。台灣也是這樣子，那天來了一位懺雲法師，他還不知道那個善導大師的自殺是錯誤的記載。我告訴他，他們都很驚訝。所以是給善導大師抹了黑呀。

善導大師就是公認為是彌陀化身哪，日本人對於這個信得很結實，就彌陀的再現，他就說：「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佛為什麼要出現於世？那《法華經》答覆這個問題，佛為什麼出現於世？因為一大事因緣故，為了一個大事因緣。什麼是大事因緣哪？就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個是《法華》的話。現在善導大師怎麼說呢？

「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所以彌陀本願海就是大事因緣，就是開示悟入佛的大事因緣。所以蕩益大師：這一句佛號就是釋迦牟尼佛之所證，傳給眾生了。

因此能夠聽到關於這一方面的佛的這些言

教，「靡不歡喜」，沒有一個不歡喜呀。「心得開明」，心就得心開、就明白了。所以這是「演慈辯，授法眼」，佛是慈辯，把這個法眼授給了每一個人。因為眾生沒有這個能力知道阿彌陀佛、知道這個法門的殊勝，對這些是不理解的。只有聽見佛的教導才能夠相信、才能夠明白，心開心明，等於自己有了法眼。

再說，禪宗和淨土，「若待融通是兩物」。禪、淨如何融通啊？這個答話的人我沒去查書，大概是蓮池。「若待融通是兩物」，要等著融通就是兩個東西了。所以達人的見解和凡夫的見解，大家要知道，是絕然不同的。我們修行就是要放棄這些俗人的見解，把它丟乾淨才行，一點也不叫它剩，都是些俗見哪。所以他就是「心得開明」嘛。這就是彌勒當時，把大會大家的情況向佛匯報。

**佛告彌勒。敬於佛者。是為大善。實當念佛。
截斷狐疑。拔諸愛欲。杜眾惡源。遊步三界。
無所罣碍。開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曹當知
十方人民。永劫以來。輾轉五道。憂苦不絕。
生時苦痛。老亦苦痛。病極苦痛。死極苦痛。
惡臭不淨。無可樂者。宜自決斷。洗除心垢。**

言行忠信．表裏相應。

《大經解》：「敬於佛者，是為大善。實當念佛，截斷狐疑」。此四句實為一大藏教之綱宗。「敬」者恭敬。

「佛告彌勒」，佛就告訴彌勒，這彌勒當機，對著彌勒說的。「敬於佛者，是為大善。實當念佛。截斷狐疑。」這四句話在一大藏教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四句話，也就包括了整個大家要注意的事情。「敬於佛者，是為大善」，你能恭敬於佛的是為大善哪，這是大善哪。「實當念佛。截斷狐疑」，實實在在應當去念佛，截斷狐疑啊。這個裡頭，我們所要注意的是這個「敬」字。一般只能體會，我要正心誠意、怎麼恭敬，在佛前頂禮，這個供品要洗得很乾淨、一切一切，只是在這些地方上；這個髒東西都要擺得很遠、什麼什麼這些東西，這樣去體會這是「敬」。其實，這個不相干。

《大經解》：敬佛者，《淨影疏》云：「敬荷佛恩，名為敬佛。」「荷」者承擔領受之義。

真正「敬」字的含義，像《淨影》的解釋：「敬

荷佛恩，名為敬佛。」「荷」是承擔。什麼叫「敬佛」？你能夠承當、承擔，擔得起，你能夠領受佛的教誨，這才是「敬」，不是形式上的。像上次有人讚歎王慎軒，念佛之前要洗三遍手，當然這個是……，這都是形式，也可以說都是囉嗦。你的心！所以「敬於佛者，是為大善」哪，你要承擔哪，你要領受啊。領受，就是佛說的話你要理解啊；承擔，你要把這弘法利生，佛的這個偉大的誓願，你也承擔起來，作為你自己的誓願，這才是敬佛啊。不是到時候就弄點供、多磕些頭，這些事情叫做「敬」，這都是表面。初機當然要從這兒入手，連這個都沒有，你更不行了，但是僅僅是這，那就很不夠。

所以這個「敬於佛者，是為大善」，也就表示佛不是希望你這磕頭如搗蒜，你獻很乾淨的供，怎麼怎麼莊嚴這個道場，讓人一看，啊，這一切……。其實這一切都是為法，不是這些。對於初機沒辦法，所以現這些事相，而真正的是什麼呢？就是你要領受、你要承擔，這才是敬。所以這樣的話你才理會佛的話。「敬於佛者」是什麼？要當佛的接班人哪，這才真是敬，要當接班人哪。

《大經解》：如來萬劫薰修，入佛知見。乃以佛之知見，開示我等，普令悟入。以佛果覺，作我因心，不歷三祇，頓入佛智。此正佛之深恩。我等遵依佛示，從文字般若而起觀照，入於實相，是名敬荷佛恩。依此經中種種教誡，端正身心，止惡修善，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橫生四土，圓登不退，才是真實敬佛也。故曰「敬於佛者，是為大善」。

所以這是「大善」，大善不是對待、相對的善。因為佛萬劫薰修才入佛知見，就拿佛的知見來開示我們，讓我們都能夠悟佛知見、入佛知見。拿佛的果地的覺位作我們眾生因地的初心，所以就可以不去經過三大阿僧祇劫，頓入佛智，這一生就成辦了。

貢噶上師，我親自問他，他親自回答：「往生極樂就是密宗的即生成佛。」所以凡夫處處都是「二」，達者處處都「不二」。所以大家就少「二」一點啊。夏老師常說，京戲有一句話，你就壞在這「二」上。夏老師常常把一些京戲的話，拿來說無上法，就是壞在這「二」上。

那麼，我們聽受佛的教誨，給我們這些遺教都是文字般若，從文字般若咱們來觀照。有些是

「無住生心」，你這個不容易，你先從「如夢幻泡影」，這是可以觀照嘛。事情來了，喜啊、樂啊，都如夢、如幻、如泡、如影，你這個要能做到，你就大變活人了。我保證你，人家會感覺你怎麼變樣了，你就大變活人了。你現在就是不大拿它當「夢幻泡影」，認真哪。起觀照般若，觀照愈入愈深之後證入實相般若。

所以我們要承這個恩，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於是橫生四土，圓登不退，這才真實是敬佛。因此「敬於佛者，是為大善」，不是要求你恭敬、上供怎麼怎麼樣，要求這些表面。這些表面也如夢幻泡影，有什麼真實意義啊？但是，為了初機、為了初心，也是功德，或者說是福德。

《大經解》：「實當念佛。截斷狐疑」。以念佛方是「敬荷佛恩」。蓋一乘願海，六字洪名，實為佛恩中最上之恩。……若欲真實念佛，首須「截斷狐疑」。狐性多疑，故云狐疑。行人不能絕疑，不敢勇猛直前，謂之狐疑。……倘時信時疑，半信半疑，或勉強試念，而意實未安；或口雖念佛，而心慕他宗，皆非真實念也。

「實當念佛。截斷狐疑。」只有念佛啊，所以蕩益大師說，釋迦牟尼佛成佛所證的就是這一句，所以就是應當來念佛。這一切，你自個兒明著做不到的，你只要去念佛，你就暗合道妙，你不知不覺也能契入這無住生心等等，所以就應當去念佛啊。

所以，這個「一乘願海，六字洪名」是佛恩中最上的恩。我們要領受這個恩，那就要自己念了。但是不要狐疑，狐就多疑，所以渡河的人，看見有狐狸的腳印就可以放心走過去了。它要聽底下有沒有流水的聲音，它這很小心。所以不要狐疑，我們要勇猛直前，不是像狐狸那樣過河，走幾步要聽一聽，走幾步聽一聽，老在那兒琢磨。

所以就是時信時疑，一會信一會疑，半信半疑，或者勉強念一念，可是心中還不安，「哎呀，我這個這麼著，沒法子，怎麼修，再說吧。」或者雖然在念佛，心裡想著其他的，我還想著有什麼機會去學點什麼別的。這都不是真實念佛，這都是在有疑啊。

所以密宗裡頭就是這樣，念那些咒的功德都嚇死人哪，說老實話。後頭就問說：「是不是這樣子？」「是啊，它就是唯除了於咒生疑呀。」

你那兒聽了這個咒的功德，你拿它嚇一跳，你就是生疑了，對於你就不兌現。要不生疑才「截斷狐疑」。

《大經解》：上明斷疑而念佛。下復明，念佛即能斷疑也。《安樂集》云：「若能常修念佛三昧，能除貪瞋痴。無問現在、過去、未來，一切諸障，悉皆除也。」……念佛除癡，疑情自斷。

「截斷狐疑」，這是兩方面的意思：一個就是說你應當不要狐疑，老實念佛；還有，念佛可以去你的疑。所以道綽大師在《安樂集》裡說，有的三昧能除貪，有的三昧除瞋，有的三昧除痴，有的除過去的、除現在的、除未來的，只有這個念佛三昧一切都除，所以它能夠除掉疑。只要老念佛，到了念佛三昧，這種疑就自斷了。所以「敬於佛者，是為大善。實當念佛。截斷狐疑。」

《大經解》：「拔諸愛欲」。……諸苦所因，貪欲為本。故勸拔除愛欲。「杜衆惡源」，「杜」者，塞也。……杜衆惡源之意，即是令離惡業。因惡業使人入惡道，乃惡趣之本，故稱為惡源。故應杜塞云云。……《會疏》異是，疏曰：「諸煩惱中，

瞋恚爲最，故云之源。亦指無明爲之源。佛悉斷盡，更無餘殘」。……以上兩釋，不妨同參。《會疏》就佛邊說。《淨影疏》等，則指行人下手處也。

「拔諸愛欲」，這些愛欲，種種的愛欲，都要把它拔掉。這愛欲是世間人最貪戀的東西，而這是苦的因哪。所以「欲為苦本」，龍樹菩薩在王宮中就體會了這一句，受難的時候，知道欲是苦的。為什麼受這個苦？因為你的愛欲呀，所以要拔掉種種的愛欲。

「杜眾惡源」，「杜」是塞住、堵住，堵住一切惡的源流。因為你做了惡業，做了惡業就要入惡道，就要入惡趣，所以惡業就是惡源；你不做惡業，叫做「杜絕惡源」。再有一個解釋呢，這是日本的《會疏》，它說，煩惱之中瞋恚最重，瞋恚是入地獄的；又說無明也是源，無明和瞋恚這是源。佛對於這個都斷盡了，沒有餘殘。所以這個「杜眾惡源」，一個就是《淨影》，是從眾生邊說，我們應當堵住這些；《會疏》（日本人）是從佛那邊說，佛這些都沒有了，這個不妨合參。

《大經解》：「遊步三界，無所罣礙」。……今釋會本，則應廣攝發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乘

佛威神，遊化三界。……又云「隨意修習，無不圓滿」。故能「無所罣礙」也。往生之人，遊行十方，宣示彌陀一乘願海，六字洪名，圓頓妙法，導引未度之人，歸向極樂。故云「開示正道，度未度者」。

「遊步三界，無所罣礙。」於是乎在三界之中，當然諸菩薩這一切都是遊戲了。我們念佛得往生的人，同樣的乘佛的威神，也就可以分身到無量佛剎度無量眾生。也如大菩薩一樣遊步十方，遊步在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遊步三界」。一切往生的這些菩薩，「隨意修習，無不圓滿」，隨他的意，怎麼修、怎麼習沒有不圓滿的，所以就無所罣礙嘛。「遊步三界，無所罣礙」，隨緣度脫，教化無邊眾生。

「開示正道，度未度者。」所以到三界去，做什麼呢？就是給他開示正道，開示佛的一乘願海，六字洪名，往生〔極樂〕；明白自己「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這一些真諦，來度那一些未度者。這是上面這個。

《大經解》：「若曹」即「汝等」。「永劫」，劫即久遠無比之長時。今云永劫，則是永久之永

久，永久無極也。「五道」即前「橫截於五趣」中之五趣：天、人、畜、鬼與地獄。……值佛之人，尚多劫沉淪生死，憂苦不絕。則未值佛者，更有過焉。故云「十方人民，永劫以來」，輾轉於五道之中，常墮三途之內。至極苦痛，無有絕期。蓋生老病死均極苦痛。且純苦無樂。

底下，「若曹當知」，你們應當知道，十方世界這一切人民；「永劫以來」，就是長劫以來，這個時間不可說了；輾轉於五道之中，這把修羅打開了，就剩了五道了，輾轉在五道裡頭，輪轉哪。

「憂苦不絕」，「憂」，憂愁啊；「苦」，苦痛啊，沒有停止的時候。天人雖然壽很長，但是從整個時間來看，還只是一剎那，所以憂苦是不斷的。

這個眾生，生的時候很苦痛，老了也苦痛啊。咱們歲數大了，這又一年了，就保不住去年健康的那點福了，這福就減少了。再有，多一點病，也苦痛得很哪，病苦痛啊，「死極苦痛」，所以啊。

《大經解》：凡夫業報之身「惡臭不淨」，何可愛樂。……《大論》中舉五種不淨：謂種子、依處、當體、外相、究竟等五種，悉皆不淨。

「惡臭不淨」，這個眾生，臭啊。這個「不淨」，這裡頭有好多，講了很多，也講了幾種不淨，我們只舉一種。《大智度論》裡講五種不淨。為什麼說「惡臭不淨」？五種不淨，這個就是說，

〔一、〕「種子」，種子就是父精母血，不乾淨。

〔二、〕「住處」是胞胎，胞衣裡頭，不乾淨。

〔三、〕「當體」不淨。你這個人，整個全身都不淨。所以在河南幹校，他們派我殺豬，那都是唯命是聽。當然我是不動刀，從來不動刀，我就在旁邊看著，幫兇吧。但是一刀子下去，這個皮一剝開，這跟人就一樣了，實際上還是豬。所以人就是一層皮，剝開了之後，那非常不乾淨，全體不乾淨，而且是臭的，一股臭味從裡頭噴出來，「惡臭不淨」，真是惡臭不淨。人，你看著表面是一層皮，事實上是極髒的一個東西，是一個行動的糞坑，就是這樣，惡臭不淨。

〔四、〕「外相」不淨。不但是裡頭不淨，外相也沒有什麼淨。你看看這個鼻涕什麼什麼，到處分泌一些東西，眼睛也分泌東西，這渾身出汗，有時臭汗。這外形，那毛髮髒還臭，外形也

不淨。「外形」就是第四樣了。

〔五、〕「究竟」不淨。徹底說，整個是不淨。死了一燒，也是一堆，髒了吧唧的一堆灰，所以都不淨。

這五種不淨，就是：種子、住處、當體、外相、究竟都不淨。「無可樂者」，眾生不知道啊，自身也是如此，有的時候，許多迷戀哪，被一些假相所迷惑。所以《聊齋》的故事中「畫皮」呀，實際就是一層皮呀，「無可樂者」。

《大經解》：「宜自決斷」。「決」者下定決心。「斷」者，斬斷惡因。惡因者，即下所云之「心垢」。《會疏》曰：「貪瞋癡為心垢，反之為三善。」「洗」謂洗濯。「除」謂遣除。故云「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者，……《箋註》曰：「如言而行，如行而言，謂之忠信。」「表裏相應」者，……表者，表現，形於外者皆是表。「行」亦是表。「裏」者內心，內外一如，是名相應。

「宜自決斷」，以最相宜於你，自己來決斷。「決」，要決定；要斷除，要斷定。「言行忠信」，這幾句「宜自決斷。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裡相應」，「決」就是下定決心，「斷」就是斬斷

這些惡因。

「洗除心垢」，所以要斷的惡因，也就是這些貪瞋痴，也正是心垢。這個心垢要把它洗乾淨，要把它去掉，所以洗除。

這樣的話，言和行都是忠和信。怎麼叫「忠信」呢？「如言而行，如行而言」叫做「忠信」。你說的就是你做的，你做的就是你說的，這是「言行忠信」。

「表裡相應」呢，「表」是語言，「裡」是心，言和心是不相違越，心口如一。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把表現在外頭的，就是剛才說「言行忠信，表裡相應」，在這個地方，上次……「言行忠信」就是說行和言要一致。這底下談到了心，對心來說，你行還是表現於外的。有的人他做作，有很多行動，言行都一致了，不見得是〔表裡相應〕，言行可以一致了，他內心不是那一回事。

現在有人就是成天說假話，他這個習氣不得了，所以一個人的習氣不得了。我看也沒有必要，他有什麼必要要這麼說呢？但是他成天說，所以這個很可怕。所以，連他的所說和他的所行，這個表和裡他不一致，這就表裡不如一了。總之這都是很大的毛病，所以我們都是要避免這個。我

們要決斷，要洗除心垢，言行要忠信，表裡要相應。

**人能自度．轉相拯濟。至心求願．積累善本。
雖一世精進勤苦．須臾間耳。後生無量壽國．
快樂無極。永拔生死之本。無復苦惱之患。
壽千萬劫．自在隨意。**

《大經解》：「人能自度」度自身也。……「轉相拯濟」是利他行。……既發大心，則應以至誠之心，「積累善本」，以求得本願之妙果。……

《會疏》曰：「『求願』者，願往生心也。『善本』通名諸善，別指稱名念佛。」因稱名念佛正是往生極樂之善本。「積累善本」正是一向專念也。……「須臾」者，為四十八分鐘，指片刻也。佛勸世人，一世勤苦，猶如片刻。後生極樂，其樂無有窮盡。

「人能自度」，就轉相救濟。只要你自己能夠救度，你才能夠互相救濟。

「至心求願」，以至高無上、至誠的心來求，求去達到你的本願。所以「求願」者，是求能達到你的本願。現在大家都有往生之願，現在我們就要去達到這個本願。這個不是只是拜佛那兒求

啊，求佛保佑我達到這個願。是啊，也需要這麼做。你光求佛，你自己不做，佛就不加持你。你這個願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要是真的，他自然有行動，他自然而然而要一天比一天的，你所留戀的東西能夠放得下，你所改不了的毛病能夠改，你所做不到的那一些個修持，你慢慢能做得到。這種證明，不是要到你最後死才是證明，這天天都有證明給你。每天都有證明，你不用問人，只要你自己真有這個願，真正負責任，天天有分數、卷子判給你看。就是你不看，裝沒看見，有的根本不看，看見也不管它。

所以要「至心求願，積累善本」。善的根本，我們現在這個淨土法門，「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個就是善之本。「積累善本」就相當於「一向專念」。這麼做，「雖一世精進勤苦」，這一生你看見他，他也不是去弄一些好吃的，弄一些好享受，去玩耍，遊山逛水、歌台舞榭，很勤苦、很精進，但只是很短一段時間哪。須臾啊，須臾是四十八分鐘。你看他一輩子很辛苦，其實是短短的一點時間，只是四十八分鐘啊。

等生到無量壽國，這「快樂無極」，他永離諸苦。一個就是離苦，這一切苦決定的離了，不

是暫時的離，所受都是大乘法樂。「永拔生死之本」，這是最大可樂的一件事情，這個生死的根本，這一下子就拔除了。「無復苦惱之患」，你再也沒有為了生活，為了眷屬生病，為了種種的事情來擾亂你，都沒有了。而「壽千萬劫，自在隨意」，壽命是無量的。

宜各精進。求心所願。無得疑悔。自爲過咎。生彼邊地。七寶城中。於五百歲受諸厄也。彌勒白言。受佛明誨。專精修學。如教奉行。不敢有疑。

《大經解》：「無得疑悔，自爲過咎」。「悔」者，……即追悔返退之義。「過」者罪也。「咎」者惡也，災也。是勸大衆不應疑惑，自生災患，以免「生彼邊地……受諸厄也」。「邊地」者，或名疑城、懈慢國。……《嘉祥疏》曰：「此中先誠斷惑，明懷疑生邊地。……」《會疏》曰：「……『疑惑』者，不了佛智故。……『自爲過咎』者，『彼國不逆違』，自甘生邊地故。『諸厄』者，不見三寶，不聞經法故。」

所以應當各個要精進，「求心所願」，求到

你心裡頭所願的這件事情。

「無得疑悔」，不要又懷疑、又後悔。一懷疑就動搖了；「悔」就是「哎呀，不想再這麼做了。」改了，改變了。就咱們眼前的那個巴某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這一些個具體的例子，在目前還是反面教員，將來還能不能轉回來還不知道。不過就是確實是說，他是成天在忙道場，剛從五台山回來，他就跑到耶穌教去了，剛朝完五台山。所以，誰說你就能擔保你自己呀？他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去朝了五台，朝了五台回來，他就這些佛教都不參加了，回到他耶穌教了。這就叫什麼呢？這叫「悔」了，他不幹了。不要懷疑呀，不要悔呀。

自己給自個兒找過錯，「自為過咎」，找罪過呀，自己造罪過呀。這樣的話，你就是……，這個是更嚴重了，這個他罪過就大了，你就是還沒有離開佛教，你還是在念佛，還是在什麼，可是你不是那麼精進，你就半信半疑，你對於這個佛教的道理不明白，你就是其他的功德還殊勝，能夠得到往生，是生到「邊地」。這邊地底下要講。生到了邊地，是比下品還差一點的。這個主要的特徵是什麼呢？智慧不夠。

不要這個就動搖了，不要自個兒又遲疑了，將來自己生到邊地裡頭去，這是「自為過咎」。不是誰在那兒不讓你去，不讓你入界，不給你辦戶口，是你到那兒，你就再不往前走了，就等於這麼說，只有打譬喻了。

在七寶的城中，邊地是七寶的城，也是跟極樂世界一樣的莊嚴，勝過一切天宮。「於五百歲受諸厄也」，在五百歲裡頭受這個「厄」，什麼「厄」呢？就是不能見佛聞法，所以心裡很著急，就受這個厄。這個五百歲，我們在這個地方應當把它解釋為是極樂世界的五百歲，那麼就長了。不過我們這個地方不要太執著，總之這個時間都是活的。現在這個說法，根本是眾生的錯覺，那極樂世界更是活的。

要從《觀經》說，那個最下等的要十二大劫花才開，那個十二大劫是指的咱們這兒，那就是劫啊，那咱們這兒的時間。這個五百歲呢？極樂世界的時間。但是有的人也不需要一定要這麼長的時間，可以提前。像袁中郎，他作《西方合論》，只生邊地。那天來了一個人，他自己說，自己估計是生中品，其實他這估計高了，哈哈。談何容易，生中輩，一般能生到邊地就不錯。袁中郎

寫的《西方合論》列入《淨土十要》，所有淨土書中，挑出十部最重要的，它這個在裡頭。他就以作《西方合論》的功德生到極樂世界。他把他弟弟袁小修接到極樂世界，這篇文章可以看，袁小修《紀夢》，介紹他夢中見到他哥哥的情形。哥哥就是，最初生西方〔邊地〕，因為戒不夠。

所以這個三輩九品種種所說的，不能把全部什麼都概括，有各種各種的特殊情況，所以這千差萬別，他很快就見佛聞法。所以這個地方可以證明，「邊地」之所以不能〔見佛聞法〕，他因為智慧不夠，你聞法也不懂。但是他智慧猛利，雖然戒行有差，所以他不能在空中，這個房舍也不在空中什麼什麼，他還在地面上，但是他很快就離開了邊地。

所以就是不可以一概而論，這個時間。你如果懺悔，而且這後頭也說了，你怎麼才能出來？你要懺悔啊，懺悔你對於佛的智慧不信，對你自個兒的智慧不信。你懺悔了，你這個業消了就出來了。所以這不是一個死時間。這個「五百歲」只是一個……可以說是統計數字，統計的平均數字，就這樣子，不可把它僵化。

《大經解》：彌勒領受佛旨。乃向佛言，「受佛明誨」。……「明誨」即顯發大智，明白完備之教誨。「專」者專一，「精」者精進，「修」者修行，「學」者學道。……「如教奉行」表彌勒領解佛訓，決定遵行也。「不敢有疑」，表領受捨疑之勸，不敢生疑。

說到這兒之後，彌勒又白言，就又匯報了。「受佛明誨」，受佛這樣明白的教誨，我們應當「專精修學」，要專心精進來修持學習。

「如教奉行」，這四個字是最重要，我們能不能夠成功，就在於你能不能夠「如教奉行」。因為「汝意不可信」，那你信誰？所以一般就是信自己。那告訴你「汝意不可信」，那信誰？信「教」。你所認為的善知識，他教你怎麼做，經上教你怎麼做，你就按著教去做，不要按你自個兒的意思去做。

所以「如教奉行」，這是一個關鍵。你老把自個兒的意思擱在善知識的意思上頭，甚至於擱在佛的上頭。現在很多人，是在那兒自個兒以〔自個兒的意思〕在那兒批判，像共產黨這個批判接受，先是批判，我認為同意的我才接受，那就把自己放在佛之上。現在有很多人是有這個態度，這

個經是假的，那個經是錯的，哪一句可以接受，哪一句不行，現在必須得改，那個行不通，這叫「批判接受」。

這要「如教奉行」啊，那麼你也選擇適合於你的，當然很多經，很多什麼，哪一宗適合，你既然選定了，就按這裡頭的這一些教化。不但密宗是尊師，禪宗也是一樣，「欲求無上道，第一莫疑師。」因為又不能信己，你怎麼辦呢？所以要求無上道，第一就是不要懷疑老師。「但摘果子吃，莫問樹橫枝」〔註：《卍新纂續藏經》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卷下：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果子喫。莫管樹橫枝〕，你就摘果子吃就算了嘛，你管它那個樹的枝子是橫的、是直的呢，你多事啊。求無上道，第一個就是說，有果子你吃啊。所以這個是彌勒回答：「如教奉行，不敢有疑」，對於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不敢懷疑啊。

當然，你這個心中起了個疑，怎麼辦呢？這都需要仰信。所以從仰信開始，你相信這是佛說的，佛是大智慧，佛不能有錯，你不要相信你自已呀。所以都是要破除自己，就是要去掉「我」，最後就是要「無我」。現在只是告訴你，不要相信你自已，事實上你要真正做到沒有你自己。這

是一貫的，佛的東西是一貫的。你還信什麼？可是自個兒有一個想法，自個兒有個概念，自個兒有個見解，這個東西牢不可破，這個學佛就慢了。對於這個要破除，要依教奉行，對於佛之說不要懷疑，先仰信，仰信之後你去做，做了之後你就會明白。

那個宋某某本來不信淨土，後來告訴他（他把很多人都拉去學密），我說：「你錯誤。」他是搞氣功的，他有兩百多個徒弟，我說你把徒弟都介紹到密宗這是個錯誤。他馬上改了，看了些淨土的書，現在也信起來了。先是仰信，他也沒法子，他並沒有理解，他就照做，照做之後，他自個兒也看看書，也什麼什麼，自個兒也信起來了。

所以現在就要……有的時候就是說「不敢有疑」，你先仰信。不能信自己，最不能信自己！主要就是要知道這個。

濁世惡苦第三十五

佛告彌勒。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意。不為衆惡。甚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惡少。易可開化。唯此五惡世間。最為劇苦。我今於此作佛。教化羣生。令捨五惡。去五痛。離五燒。降化其意。令持五善。獲其福德。何等為五。

下一段《濁世惡苦》。這一段就是魏默深全部給刪了，所以就是他這個會集本欠缺之處。這個地方很重要，大家這些地方上啊……。

《大經解》：「端心正意」，指正心誠意，……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為衆惡，故云「甚為大德」。……「善多惡少，易可開化」。《嘉祥疏》曰：「他土中多有勝緣，又復善報強勝，作善為易。此土無此二緣。『開化』即佛開導教化也。」

「佛告彌勒，汝等能於此世，端心正意」，「端心正意」就是正心誠意。「不為衆惡」，不做種種罪惡的事，這是個大德。「德」者，得也，能夠得到東西。你不為惡，這是一個大的德啊。

「所以者何」，為什麼呢？「十方世界善多惡少」，它那兒都是很多的善，很少的惡。人也是善人多，惡人少；他的性格裡頭也是善多，惡少。

「易可開化」，很容易就勸導他，就可以教化了。

「唯此五惡世間」，這個地方是五惡，這五種方面都是惡，五種惡具足，這樣一個世間；「最為劇苦」，這是最大的苦。所以佛也說，咱們人是剛強難化，非常難於教化，特別的苦。

《大經解》：惡者五惡，苦者五痛、五燒。勸令捨惡行善，離苦得樂。《淨影疏》曰：「……造此五惡，於現世中王法治罪，身遭厄難，名為五痛。以此五惡，於未來世三途受報，說為五燒。」

「我今於此作佛」，我在這個世界作佛，所以《阿彌陀經》裡頭，大家都稱讚釋迦牟尼佛在這樣的世界成佛，這了不起啊。就是為了度大家嘛，要讓大家幹什麼？要讓大家捨掉這五惡。剛才不是說「五惡」嘛，五惡就能形成劇苦。我到這個世界上來，在這個世界成佛，就是讓大家捨掉這五惡，捨掉五惡就去掉「五痛」。你作了惡，今生你就要有很多的苦惱，最後是眾叛親離，受法律的制裁等等，這是「五痛」。死後還要更嚴

重的，入地獄，萬劫千生受苦不盡，這是「五燒」。那怎麼能「去五痛。離五燒」？先得讓他不作五惡啊。

佛要「降化其意」，所以「慎勿信汝意」呀。佛的出現就是要降伏眾生這些意。我們不要一說這裡頭說的是惡人，沒有我的事，哈哈……都有份！怎麼沒有您的事啊？所以要「降化其意」，所以我們這個意是不是能化能降，就是你學佛能深入不能深入。

不但不「五惡」，還要反過來修五善，「獲其福德」，修行五善，持五戒，再或者是十善，才可以生天哪。底下是「何等為五」，哪五樣呢？

其一者。世間諸衆生類。欲爲衆惡。強者伏弱。轉相尅賊。殘害殺傷。迭相吞噉。不知爲善。後受殃罰。故有窮乞。孤獨。聾盲。瘖瘂。痴惡。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爲善。其有尊貴。豪富。賢明。長者。智勇。才達。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積德所致。世間有此目前現事。壽終之後。入其幽冥。轉生受身。改形易道。故有泥犁。禽獸。蜎飛蠕動之屬。譬如世法牢獄。劇苦極刑。魂神命精。隨罪

趣向。所受壽命。或長或短。相從共生。更相報償。殃惡未盡。終不得離。輾轉其中。累劫難出。難得解脫。痛不可言。天地之間。自然有是。雖不即時暴應。善惡會當歸之。

《大經解》：在惡之中，首標殺生惡。

「其一者，世間諸眾生類」，第一個是指著什麼呢？是殺惡。所以五戒就是「殺盜婬妄酒」。這底下附帶說一下，這個五戒又包括〔戒〕十惡，所以佛的教戒是很全面的。「世間諸眾生類」，從內心就是想作種種的惡。現在，看見這個國外正在要紀念撒旦，很多人已經把兒子殺了，一歲多的兒子，很多人準備好了要殺十多個，把兒子殺了，拿血來祭撒旦。在他們這個集會中，他們就是強姦少女，種種的做著不法的行爲。所以這個衆生你要知道，他種種的惡的根性。

「世間諸眾生類，欲為眾惡」，就想要作惡，天性。有些個小孩殘害動物，那不點兒的小孩。說「人之初，性本善」，有人解釋小孩是……，這麼解釋是錯誤的，「小孩本來是善，大了就是……」，沒有的話。小孩虐待動物，把那個蟲子去餵螞蟻，哪兒善哪？「人之初，性本善」是指

著最本！「人之初」是「人之本」，人之本是善。

《大經解》：《會疏》曰：「『強者伏弱』者，能殺者為強，所殺者為弱。人畜皆然。『轉相剋賊』者，『剋』謂制勝、殺害。『賊』謂賊害。如雀取螳螂，人亦取雀，故云『轉相』。」……「殘害」者，凶殘傷害。「殺傷」者，殺生致死或傷害其身。「吞噉」。「噉」者吞也，喫也。……以廣為不善，復殺害生命，故受「窮乞……疋狂」等報。……上即「不信道德，不肯為善」所受之種種「殃罰」。

「欲為眾惡。強者伏弱」，恃強凌弱。「轉相剋賊」，「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是互相剋賊。「剋」是克制；「賊」是盜賊，「賊」就是害。互相偷襲，螳螂吃了蟬，沒想到黃雀在後頭，又把螳螂給吃了。

「殘害殺傷」，活活的一條生命，殘害呀。你看螞蟻吃那個槐樹蟲子，槐樹蟲子疼得蹦，蹦下來之後，螞蟻咬著不放，這「殘害殺傷」，它以為樂，逮著個東西吃，而那個被吃的很……。

「迭相吞噉」，互相你吞我，我吃你，互相吞噉。「不知為善」，不知道行善。其實人現在也是一樣，人不過經過廚房就是了，也就成天在

那兒吞食動物，沒有兩樣。「後受殃罰」，這都是殺，互相殺呀，後受到災殃，受到罪罰、罪責。

所以，在世界上有「窮乞」，很窮的，要飯的；「孤獨」，沒有人養的，小時候是孤兒，老了之後是五保〔註：五保指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的一種社會救助制度〕，沒有人照養的孤獨老人；聾子、瞎子、啞巴、愚痴，「尪」是瘸腿的，「狂」是神經錯亂的。這都是因為「前世不信道德。不肯為善」，就造成今天這個樣子了。

《大經解》：「尊貴、豪富」乃世間富貴之人。「賢明、智勇、才達」乃人中賢智之士。「長者」義兼二者，乃積財具德者之通稱。又為年長多財者之稱號。世間富貴賢智之人，皆由過去世中，行慈盡孝，「修善積德」所致也。上述之因果不虛，乃世間所見之事。

另外有一種是「尊貴，豪富」，地位很尊貴，家裡很有錢。而且有的是很賢慧、很明白。是「長者」，年歲壽數很高，家裡還有錢的，稱為長者。

「智勇，才達」，有智慧，也勇猛精進，也有才華，也通達。這一類的人，都是由於多生的慈愛和孝順。所以「父慈子孝」，「慈」是與人

為樂；「孝」這個字，它就是……，為什麼孝道可貴呀？因為孝道不是為自己的。你跟愛人好，愛人跟丈夫好，一半為對方，一半為自己。你愛兒女，你喜歡兒女，你慈悲，一半為兒女，自個兒也喜歡他，覺得他那兒高興，你看著你也樂，你也就高興了。他那愁你也就苦，但是說因為你看他快樂的時候，你也得到快樂。只有對於父母，這是只是單純為了父母，並不是「自己」在這裡頭。當然你有孝心的人看見父母什麼，但是總之說，這個心是在父母那一邊，不是你自己得到什麼好處，所以這個功德非常大。多生的「慈孝」，「修善」，做種種的善法；「積德所致」，是多生的修善積德所致。

「世間有此目前現事」，人世間就有這樣眼前的、現成的事情，就是這。有的就受罪，有的就享福。

《大經解》：而未知「壽終之後」其苦尤為深劇。……「幽冥」者即常云之冥途、冥界。總指三惡道，別指鬼趣與地獄。……「轉生受身，改形易道」。《會疏》曰：「……四生轉變，云『改形』。六道生死，云『易道』。」……例如捨麻雀身而得狗身，

是爲「改形」。又如捨人身而作狗，則從人道轉爲畜生道，是爲「易道」。

而且「壽終之後，入其幽冥」，到了陰間了，就是冥界。「轉生受身」，你要轉世，這是轉生；要另外有一個後有，有另外一個身體出來了，受一個身。「改形易道」，你要是人變成了鳥，你就改形了，不是這個形狀了，你沒有翅膀就變成有翅膀了，而且也換了道了，你現在是人道，變成畜生道了，所以改形易道。一個是改變形狀，比方麻雀變成了鸚鵡只是改形，沒有易道，都是畜生道。「改形易道」就是這個都在裡邊。

《大經解》：「泥犁」即地獄，「蝸飛」者飛蟲，「蠕動」者，爬蟲。「譬如世法牢獄，劇苦極刑」。……作惡受報，先受現世輕報，身後復受重報。如王法中，懲治罪犯，先置獄中，身被枷鎖，受諸劇苦。此喻現身苦報。最後乃處以極刑，斷其生命。「極刑」即喻地獄。

所以這樣就有「泥犁」，就是地獄；有「禽獸」，「蝸飛蠕動」，指小飛蟲、小爬蟲，最下等的動物，這一切。這一切像什麼呢？就如「世法牢獄」，咱們世間法不也有牢獄嗎？這個牢獄是苦啊，最

後要殺，是極刑啊。

《大經解》：「魂神命精」……《無量壽經鈔》曰：「有云第六識名魂神，第八識名精識。」今此「命精」，即第八識阿賴耶，乃「去後來先作主人」者，故稱「命精」。此第八識相似相續，捨命之際，隨重投墮，故云「隨罪趣向」。依其罪報，投入惡趣。若陷無間獄中，永劫難出，是名「或長」。或為微菌，則剎那生死，是稱「或短」。

「魂神命精，隨罪趣向」，到了地獄裡頭，你的「魂神」，是指的第六識，「命精」是指著你的第八識，代表你自己的。那麼之後就隨著你的罪，你的罪業，而定你下一生的趣向之處，到哪一個地方去。

「所受壽命，或長或短」，到那一趣之後，有長有短。他拿這個「譬如」，有五惡五痛五燒，這個譬如如譬如什麼呢？它就是譬如世法牢獄，世法牢獄也是如此，先只是普通的給你戴個手銬、腳鐐，關起來，最後才處以極刑。這就是比方人死了，現在我們受的是「五痛」，死了之後你要入了幽冥，你要隨著你的罪業到一個地方去，到了這個地方之後你轉世，你這個〔壽命〕「或長

或短」。這後世，你如果入到地獄裡頭那就長極了，多少〔劫〕不得出啊。所以譬如就是這個樣子，跟世間也是一樣，先看是個很輕的，後來這個重報在後頭。所以今生你所受的是「五痛」，死後還有「五燒」啊。

你死了之後，「魂神命精」隨你的罪投奔。你這個或長或短，多少萬劫不得出來是長；短，像一個朝生夕死的小蟲蟲，一天幾生幾死的那就是「或短」，這個都不一定啊。「或長或短」，短，它也並不是說你這一下子就解決了，不是，它又生啊，它老是這個東西，它老生啊。所以給釋迦牟尼佛佈置精舍的時候，一個阿羅漢就哭了，說前一個佛修精舍的時候，地上的這螞蟻它們就是螞蟻，現在換釋迦牟尼佛了，它們還這兒當螞蟻啊。這兩個佛之間多長的時間哪。所以「或長或短」，這個善趣希望長，惡趣就希望短。所以說念長壽咒的人，不要對著動物念就這個道理。你念了之後，它聽見它長壽，對於它是很大的禍患。

《大經解》：「相從共生，更相報償」表冤冤相報，無有窮盡。……例如被殺者為索還命債，必追逐其冤對，同時出現世間方能報償，是故冤家債主

「相從共生」。……**討命償債。故云「更相報償」。**
蓋因討債之人，往往報復過甚，又結新冤，故無了期。

而且是「相從共生」。來世都是因為這個業力的關係，你跟著我，我跟著你一塊生。你要去討債，那必須你到世間來，你討債，那個欠你債的人他也得來，你才能要這筆帳。你來他不來，他來你不來，這帳要不成了，都是如此啊。所以一生的來來往往，這些討債、還債的事，其實一生都是債務關係。從我們當奶娃娃到現在，都是債務關係，人欠我、我欠人，就是債務問題，你當是怎麼樣？還新又結了一些帳，哈哈……而且還是債務關係，結了一些帳；我又放出一些錢，我又欠了一些錢，都是債務關係。「相從共生」，都是這些互相有關係的人，他要債、還債的，一塊兒又都出現於世了。

「更相報償」，互相，你來回報，你來償命，互相就是這樣子，沒完沒了。

《大經解》：所作之殃惡未能償盡，則必輾轉惡趣，無有出期，痛不可言。……善人行善，惡人作惡，應受之果報，或不當時立即顯示。但因果不虛，

於其後世，必受其報，故云「善惡會當歸之」。

如果「殃惡未盡」，是永不得離。你這個罪殃，你這個惡沒有受盡，永不得離，永遠是出不來，就在這兒轉。

「輾轉其中」，就好像那個肉蟲讓螞蟻咬，在裡頭蹦來蹦去，不等你都吃光了、吃死，停止不下來呀。所以「累劫難出」，多少劫，就跟螞蟻一樣，釋迦牟尼佛又成佛了，它們還當〔螞蟻〕。因為你想，它的腦子裡頭是什麼？它的識神裡頭是什麼？它所見的只是螞蟻，它的同志都是螞蟻，它的敵人也是螞蟻，它沒有別的。所以它又結了新債，新債還是螞蟻，它欠人，人欠它，又出不來了。

「難得解脫」，你不容易解脫啊。而且就是信了佛，修了佛法，你還是難得解脫呀。所以夏老師聽到淨土法門之後，一人在屋裡頭呵呵呵呵笑，笑了幾天哪。笑什麼？笑「我這回可有辦法出來了。」這才真是為生死心，生死心切啊！大家缺少點這個心哪。這個生死心不切啊，不知道這個生死可怕，而沒有知道我能夠出去是這麼重要啊！

所以我說那個王某，我說：「你信不深，願

不切。」就是生死之心不切。他現在這麼老了，七十多歲，還要研究韋陀。他把我的那段話，放到雜誌上寫出來了，他說：「黃老批評我，你信不深，願不切。」我哪敢隨便批評人，這根據他的行動嘛。你這個事情這麼重要，你哪有閑功夫搞那些事情？所以「如救頭燃」哪！不光歲數大的人如救頭燃，年輕人一樣如救頭燃，你腦袋上著火了，哪還有那些閑情逸致。

是「痛不可言」，這個痛苦是不可說啊，所以釋迦牟尼佛就看見那個鳥吃蟲子要出家嘛，就是這。就是互相殺、互相吞噉、互相報應，難得出離，「痛不可言」。它這個痛苦，它不是就是死一回啊，是老生老死啊！現在這種科學培養，大量的孵出來，一出出多少，這個生死報應更快了。多少肉雞、多少肉，一出出多少、一殺殺多少，這個周率快了。周率快就是一個時間之內生死的次數更多了，被殺的、挨刀的次數更多了，簡單的說就是這話。以前還慢一點，現在是更快了，就「痛不可言」哪。

「天地之間，自然有是」，天地之間自然就是這樣嘛。自然如是，你做五惡，就要受五痛，死後有五燒嘛。「雖不即時暴應」，就不是當時、

頓然地就給你顯現出來，叫「即時暴應」。「善惡會當歸之」，但是，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死了善業、惡業都歸在你本身上，一樣也跑不了。

這是第一。

其二者。世間人民不順法度。奢婬驕縱。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損害忠良。心口各異。機偽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誑。瞋恚愚痴。欲自厚己。欲貪多有。利害勝負。結忿成讐。破家亡身。不顧前後。富有慳惜。不肯施與。愛保貪重。心勞身苦。如是至竟。無一隨者。善惡禍福。追命所生。或在樂處。或入苦毒。又或見善憎謗。不思慕及。常懷盜心。悵望他利。用自供給。消散復取。神明尅識。終入惡道。自有三途無量苦惱。輾轉其中。累劫難出。痛不可言。

《大經解》：二明盜惡。於有主物，若多若少，不與而取，皆為盜惡。……諸惡相資，以成盜過。

第二是「盜」業。這個「殺」裡頭很乾淨，都說的是殺；「盜」裡頭，我們就看見這個好像是……，其實也很自然。所以五戒的第二就是

「盜」。這個盜的含義：不屬於自個兒的、有主的東西，不管是多是少，他不給你，你就拿了，這叫做「盜」。其實我們現在還應當再擴大一點，還不光光是東西，連這種美名、名譽都屬於盜。把別人的功勞歸於自己，這都是盜；不應該我享受的東西，我享受了，都是盜。

《大經解》：「不順法度」。「法」者法軌、法則。「度」者軌度、規度，即常規也。「奢婬驕縱」。「奢」者奢侈。「婬」者，《等不等觀雜錄》曰：「經中淫多從女旁，專指男女事也」。淫行無節，故曰「奢婬」。「驕」者驕橫，……「縱」者放縱。……放情縱欲，但圖快意，不懼罪譴，故云「任心自恣」。

「世間人民不順法度」，都是通論，比方說殺業，我說人人都有份。你都吃過葷，誰沒有份？所以不要覺得自個兒是無關哪。盜業我看也一樣，每個地方都有份。「不順法度」，不符合於法律和制度，不順著這個法度。

「奢婬驕縱」，這「婬」有女字旁，是指男女之事，「奢」是奢侈、很多、過度，過度的貪戀男女之事；「驕縱」是驕橫放縱。「任心自恣」，

就讓這個心，隨著這個心縱情於享受快樂。

《大經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等句，表在位者利用權勢，巧取豪奪，損人利己，誤國殃民種種惡業也。《嘉祥疏》曰：「宰相之官，縱放臣下。用取萬民賄，枉取人物。」是為「居上不明」之義。受賄已屬盜行，況復「陷人冤枉，損害忠良」。……如是惡人，嫉妒賢者，陷害忠良。其人之言必巧佞不忠，阿諛取榮，誹謗良善，枉陷人非，心口不一。故云「心口各異，機偽多端」。……如是機詐偽善，種種不一，……無論尊卑上下，內外親疏，皆欺騙詐惑。故云「尊卑中外，更相欺誑」。

「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損害忠良」，這都是擱在盜戒裡頭了。在上位的人，過去做宰相的人，這樣的人，不明白，你不能選賢與能，你任人不是唯賢，任用人唯親，這就是盜。國家這種地位，你不給賢能的人，給你的親，哈哈，你看這不是盜是什麼？從前我就覺得這裡〔文字〕好像挺亂，現在看這很有條理，這就是盜。你「居上不明。在位不正」，你在位，有地位，你當權，你不正派。你說，只是一個「在位不正」

四個字裡頭包括多少壞事，可以行男女關係，可以接受賄賂，可以結黨為私，種種的都在內了，這都是盜，「在位不正」。

而且「陷人冤枉」，誣害人。因為你不正，你就怕人知道，對於知情者，你就要打擊、就要陷害。有的人還要直言不諱，那不能容忍。「損害忠良」，因為你這兒是如此，人家忠良他就是不能和平共處啊，那麼他就加以損害，這也就要兼到「殺」。所以這個罪它都不是孤立的，要互相牽連，這個罪就更大了。

「心口各異」，這種居上位的人，這些人說的和行的完全不一樣。不但如此，而且「機偽多端」，這個機詐、虛假種種的，所以這些政客，哪一個能例外？機偽多端哪。

「尊卑中外」，不管是地位高的，自個兒的長親，或者比自個兒低的，不管是本國人、外國人，或者是有內有外、有親有疏，都一切不顧，都是「欺誑」，說假話騙人。他為什麼這樣？這不是妄語戒嗎？他這破了一個，別的連著都來了。他為了達到他盜的目的，鞏固他的地位，所以就做這些惡。

《大經解》：「瞋恚愚癡，欲自厚己」者，以瞋癡二毒，助長貪心。《會疏》曰：「三惡相資，熾發邪欲。吸引他財，欲積自己。故云『欲自厚己』也。」……欲多占有，故曰「欲貪多有」。因利害相爭，損人肥己，故云「利害勝負」，於是「結忿成讐」。……甚至家破人亡，一切不顧。……「前後」者，前因後果。

他自己本身是怎麼樣？是「瞋恚愚痴」，火氣很大，自個兒很糊塗。他自個兒以為很能幹，我這很有地位、很有本事，我有很多權術，我能夠發動多少人，我能打擊對方，不知道自個兒正是最糊塗的人。最糊塗的，就在底下呢。「欲自厚己」，只想厚自個兒，只想自個兒到處去沾一些油水，使自個兒得利益，這是最糊塗的地方。

「欲貪多有」，想貪多，想佔有。因為這裡頭就有鬥爭啊，所謂商業也是戰哪，不光打仗是戰。都是要打擊，把對方打垮打死，把人家的公司破產，我來吞占。所以這裡頭為了利害就要有爭，有爭就要有勝有負，而且大家就結成了仇了，就報復，使得人家家破人亡。所以「破家亡身。不顧前後」，自個兒弄得自個兒也家破人亡，這前因後果都不管哪。

《大經解》：「富有慳惜」下表慳吝過。或人富有，但慳惜成性，「不肯施與」。……不肯以財物給與他人。愛欲牢固，故云「愛保」。貪心深重，故云「貪重」。……終生勞苦，直至壽命終盡。但所得者，只是獨死獨去「無一隨者」。……蓋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也。生平所作善惡之業，及所感福禍之果，則不相捨離。故云「追命所生」。義寂云：「謂善惡因及禍福果，皆追命根所生處也。」……於是後世，「或在樂處，或入苦毒」。

而且這種人他富有，他很慳惜，很慳吝。不是說我有了錢，我盜了很多東西……，他不肯布施，不肯給別人。「愛保貪重」，這個愛，這種心，這種愛就指著一種情愛、欲愛，自個兒自私這種心，這保持住啊，這個貪心很重啊。於是乎「心勞身苦」，心也很勞累，身也很苦。那麼這樣到了結果是什麼呢？

「如是至竟，無一隨者」，這樣到了後來，你這麼著去爭，這麼去弄，可是沒有一個人跟著你的。所謂「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只是你所做的這些業跟著你。

「善惡禍福，追命所生」，善就要有福，惡

就要有禍。所以就有善有惡，一個人他就有禍有福，追著你的這個命根，就到你所生的地方，這個也跟著你。至於你所貪戀的，你所親愛的人，你所想佔有的東西，一樣你也帶不去。所生之處，或者是在樂的地方，或者是在苦的地方，都是一場空。

《大經解》：以下正明盜惡。「見善憎謗，不思慕及」。……見人之善，無敬慕之心反生憎惡，妄加誹謗，如是之人則無善念與善行。胸懷之中，常是侵奪之心。……唯思損人利己，故云「悻望他利。用自供給」。

還有的人，這就更指明這個盜的惡了，「見善憎謗」，看見人家行善事，他生氣、他毀謗；「不思慕及」，他不想跟人家去學習。

「常懷盜心」，常常有偷盜的心。我們有個熟人，他也曾經因為宗教信仰而勞養，裡頭有好多扒手，有很多女孩子很年輕就當了扒手，也在勞動教養。他們一塊兒開會就要談這些情況，那些扒手說，我們這個思想就這樣子：我看見別人有一枝好的鋼筆，我要不把它偷過來，這個心裡面難受，就好像我也有一枝好的鋼筆被別人偷走

了一樣，這是他們的心情。

所以「常懷盜心」，有時候說，不偷白不偷、不占白不占、不占公家便宜白不占、不貪污白不貪污，接受禮物、接受贈品這種種的，從大到小、從下到上，種種的這些情形，都是個「盜」字。「悞望他利」，本來不是你應有的，是從他那兒得到。得到了之後就壓榨了別人，於是乎自個兒來供給了自己。

《大經解》：不義之財，得來容易，任性揮霍，頃刻「消散」。重復盜取，故云「消散復取」。於是「神明尅識，終入惡道」。「神明」者，《晉譯華嚴經》曰：「如人從生，有二種天，常隨侍衛。一曰同生。二曰同名。天常見人，人不見天。」如是二神，與人俱生，故名俱生神。《藥師經》曰：「有俱生神，具書罪福，與閻魔王。」……《五戒經》曰：「三覆八校，一月六奏。」三覆者，指正月、五月、九月。八校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日。六奏指六齋日，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卅等六日。……蓋所稟報者皆衆生之善惡。「尅識」者，「尅」者刻也、必當也。「識」者，有異釋。一者……

有神明記錄人之善惡，故報應不爽。

因為他得來容易呀，這樣種方式得來的東西當然就容易了，結果很快就花完了，很快就用完了。用完了之後再來辦，再辦這種事，「復取」，於是乎「神明剋識」啊。

「神明剋識」，《晉譯華嚴經》講，人生下來有兩個天，老跟著你（《晉譯華嚴》就是《六十華嚴》，最早的《華嚴》），一個名字叫做「同生」，同你一塊兒生；一個名字叫做「同名」，這兩個神老跟著你。他看見你，你看不見他。這種神跟人一塊生，就稱為「俱生神」。

不光是《華嚴經》，《藥師經》也說：「有俱生神，具書罪福，與閻魔王。」他把你所作的罪，所作的福，他都給你記下來，寫成檔案交給閻羅王，所以「神明剋識」。「剋識」這一個「識」，照這個講法呢，「識」是記，神明都做了記錄。這個「上奏」，人間這些善惡都要去上報。所以《五戒經》裡頭講：「三覆八校，一月六奏。」「三覆」，「覆」就是回覆，正月、五月、九月三個月向天做匯報。就是這一些記錄，所有這些東西，閻魔王各個方面負責這些的神，向主管（現在我們地球是四天王天管，最低的天）去匯報。

「八校」就指這八個節氣日子：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這八天也去匯報。

還有六天是「六齋日」，所以為什麼「六齋日」大家要吃齋呢？因為這六天，就是四大天王天來檢查人間善惡的時候，聽取匯報的時候。

《大經解》：二者謂「識」乃第八識也。……義寂云「所作善惡，非但自識內薰，天神外記。記在二處，安有赦乎？」二處者，內識與外神也。以上諸說，義寂師穩妥。因唯識不礙於神明記錄，神明記錄，亦是唯識所現。……內外皆記，罪報追隨，故輾轉三途，「累劫難出，痛不可言」。

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說，不是說天神記事。人有第八識，所以，自己所做所為，都存在自個兒心內這個檔案裡頭，這也一點不錯。

朝鮮的義寂呢，就把這兩個匯合起來了，既有天神做記錄，又有自個兒第八識的儲存識都儲存下來了，「種識」嘛。這個說法比較好，這也符合……，唯識嘛，不承認〔天神〕。就是說，你這兩個神也是唯識所現，因此，這皆是識嘛。皆是識，這就都消歸自己了。但是都是識，不妨

現出兩個神來管這個事。豈但這兩個神是你所現，那個閻魔王都是你所現的，就是這樣。所以做壞事就這樣，「神明尅識」，都給你做了記錄了。所以「終入惡道」，你一點壞事也逃不過去。

「自有三途無量苦惱」，三惡道裡頭的無量無邊的苦惱，你在其中「輾轉其中」啊。「累劫難出，痛不可言」。又一個痛不可言，多少劫都出不來，痛怎麼可言哪。

其三者。世間人民相因寄生。壽命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懷邪惡。常念姪姩。煩滿胸中。邪態外逸。費損家財。事爲非法。所當求者。而不肯爲。又或交結聚會興兵相伐。攻劫殺戮。強奪迫脅。歸給妻子。極身作樂。衆共憎厭。患而苦之。如是之惡。著於人鬼。神明記識。自入三途。無量苦惱。輾轉其中。累劫難出。痛不可言。

《大經解》：三明姪惡以及因姪惡而引起之貪瞋等惡。

「相因寄生」者……此句指衆生由於相互間之業因而出生於世。……「壽命幾何」者，百年

短暫，無常迅速。人命在呼吸間，轉瞬即逝。但世人顛倒……

第三、是殺盜「婬」。「世間人民相因寄生」，都是因為這個共業，互相為因，所以父子，兒子就要靠父親撫養啊。你要生下來，你先得要有父親哪，共同的這一種所謂的因緣關係啊，都是因為這些因緣而生。壽命很短哪，就是呼吸間哪。

「不良之人」，不良善的人，他「身心不正」，心也不正，身也不正。常懷邪毒，心裡所想都是邪事、都是惡事。「常懷邪惡」，不按正路、不走正路。「常念婬姝」，所想的事情都是婬姝、黃色的這些東西。

《大經解》：「煩滿胸中」，《會疏》曰：「婬火內燃，胸熱心狂」也。「邪態外逸」。婬邪蕩姝之態，流露於外也。「費損家財」……「事為非法」，所為之事，不合法度甚至干犯法律也。

「所當求者，而不肯為」，不求自立，不務正業，不求出離……

「煩滿胸中」，這些個欲火在心中就都滿了，都是很煩躁。因為內心充滿了這種欲念，所以這個邪態，這一種不正派的邪態就流露於外。所做

的事情要「費損家財」，把家財要浪費呀。「事為非法」，所做的事不合乎法度，胡搞。

「所當求者，而不肯為」，所應當做的不肯為。年輕人要好好的求學、好好的工作，他偏偏的不三不四，成天去跳舞，成天去參加流氓集團。

《大經解》：「又或交結聚會」。……此下正明由於姪惡而引起殺盜等罪。……如是廣行殺盜之惡，只為「歸給妻子」取悅於一婦人，以圖「極身作樂」而已。

還有「交結聚會，興兵相伐」。這就接著這個姪戒還發展，還要變成了殺戒，姪、殺是相連的。結黨成群，這一派和那一派，大家打仗。所謂這些個幫會，有時候互相要鬥，連政府有時候都管不了。大則國家和國家打起來了。

「攻劫殺戮」，打仗，攻城取地，互相殺呀。「強奪迫脅」，強取，搶過來；「迫脅」，威脅他，讓他們把東西給我，所以強取豪奪，就得到了一些利益。

他把這些得到來幹什麼呢？他帶回來給老婆、孩子，給老婆，給這些女人哪。而「極身作樂」，得到這些個勝利品，他就放逸，就狂樂、狂歡哪。

這一種做法是「眾共憎厭」，大眾沒有不討厭的。「患而苦之」，這一種假定說是這個……，現在像紐約，九、十點鐘（晚上），婦女不敢單獨出門，到處都有這些流氓集團，所以大家都「患而苦之」。

《大經解》：「如是之惡，著於人鬼」。「著者昭著。義寂云：「謂顯中作惡者，著於人。隱中作惡者，著於鬼故。」……神明幽記，諸天亦記。造惡之人，豈能幸免。於是「自入三途」矣。

「如是之惡，著於人鬼」，這一種的罪惡昭著於人鬼。「神明記識」，都有記錄。自然入到三途裡受無量的苦惱，「輾轉其中。累劫難出，痛不可言」哪，這個是姪報。

這個姪報有的時候，當然是要侵犯到別人了，當然就是造了更多的罪了。如果僅僅來說只在男女二者之間，為什麼說它這個這麼惡呢？他並沒有傷害對方。但是這件事，最受傷害的是你自己的心。因為這個事縛住你的心，比什麼都厲害，所以姪罪大就大在這兒。所以出家人，第一條戒是姪戒。所以世尊說，再有一樣事情像姪這樣難對付的，一切眾生都不能得度了。幸虧只有一樣。

一個人一生只要有一次男女的事，就不能生梵天了。所以你們想出三界，談何容易。所以大家要想生梵天，都已經……，有人還有希望（小孩），其餘成家的人全無望。所以沒有往生法門，你就是沒辦法，所以這個地方大家要知道。

其四者。世間人民不念修善。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憎嫉善人。敗壞賢明。不孝父母。輕慢師長。朋友無信。難得誠實。尊貴自大。謂己有道。橫行威勢。侵易于人。欲人畏敬。不自慚懼。難可降化。常懷驕慢。賴其前世。福德營護。今世爲惡。福德盡滅。壽命終盡。諸惡繞歸。又其名籍。記在神明。殃咎牽引。無從捨離。但得前行。入于火鑊。身心摧碎。神形苦極。當斯之時。悔復何及。

《大經解》：四明妄語之惡。

……又口之四過，亦即十惡中口業之四惡，名爲兩舌、惡口、妄言（即妄語）、綺語。……「兩舌」者，……煽動離間，搬弄是非也。「惡口」者，……以惱他之心，出粗惡之言，令人受惱，名惡口也。「妄言」即妄語，……違心不實之言，

即妄語也。「綺語」者，……《俱舍論》云：「一切染心所發諸語，……」又《大乘義章》曰：「邪言不正，其猶綺色。……」又《無量壽經箋註》云：「綺語，一切含淫意不正之言詞也。」「後世騷人積習，多喜以美人香草寓言。凡涉於閨閣者，皆謂之綺語。」

四是妄語戒，這個戒是很大。上頭三樣戒是身三，「殺盜婬」，身三。口四，這個說一個妄語，實際上它說了四樣，口四都在裡頭，就是「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兩舌就是搬弄是非的話。兩樣的，搬弄是非，煽動，這樣的常常就是挑撥離間，屬於兩舌，搬弄是非。

惡口，惡口就是惡言相加，令他受惱。讓人聽見了，人家很生氣，這叫「惡口」。

綺語就是人家愛染心所愛聽的，不是道心所愛聽的。他有所愛、有所染，他染心所愛聽的話。所以廣義說起來，連作一些詩詞什麼什麼的還都屬於綺語。狹義一點，就是黃色的東西，黃色的言論、黃色的文章（現在掃黃啊），那典型的綺語了。

妄言就是不真實，不符合實際。這個，而且

是最難除的一個戒，這妄語戒。

《大經解》：《智論》曰：「妄語者，不淨心欲誑他。覆隱實，出異語，生口業，是名妄語。」……故知心存欺誑，口出不實之言，即名妄語。

妄語的本身就是不淨的心，心裡不是清淨的心，預備騙騙別人，用來掩蓋真實，說的是不符合於實際的話，造了口業，這就叫做「妄語」。這種定義也適合於底下幾種，底下幾種，更有它每個有每個的特色。

先看經文。世間人民不想到修善，他就怎麼樣呢？他就「兩舌、惡口、妄言、綺語。憎嫉善人，敗壞賢明」。他憎恨、嫉妒善人，敗壞賢良。他嫉妒善人，他又敗壞賢良，怎麼敗壞呢？就說瞎話了。所以底下是古德，他有時把這每一個都安在這四樣哪一樣，其實這個很不好安，這裡我引了兩種也不一樣，不大好安。因為每一種它兼涉的不是一種，它兼涉到其他的事情，所以說我們也不一定要安了，反正這四種它都有吧。

你看「敗壞賢明」，頭一個就說了不真實，就是妄言；這裡有挑撥離間，那就是兩舌；說了傷人的話，讓人家煩惱，這不就是惡口嘛，都是

這樣，所以我們就不要去湊合哪個是屬於這四種中的某一種。

「不孝父母。輕慢師長」。所以這種人，對於好人他是要敗壞的，對於父母是不孝的，對於師長是輕慢的，朋友之間是無信的。「難得誠實」，不誠實。不誠實就說瞎話，騙朋友，跟朋友合夥，把朋友的東西來獨吞。這不但是妄言，又兼惡盜，所以它好些罪也都不是孤立的。

「尊貴自大，謂己有道」。這個就是妄言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他很自己覺得了不起，很自大，說自個兒已經有道了。而這一方面，如果你說的，自個兒沒有悟說悟，自個兒沒有得道，說得到什麼，這是個大妄語戒，還不是普通的妄語戒，是個大妄語戒。

《大經解》：望西云：「……如南山云：『此戒人多喜犯。良由妄業重積，識種尤多。故隨塵境，動便虛構。』」

這四種，南山（這是道宣法師，律宗的祖師）說：這個戒是人多喜歡犯，就是說話不真實。為什麼多犯呢？因為說妄語這個業，很重的積累的，多生積累下來的；「識種尤多」，在你的八識裡

頭種的種子還特別多，因此隨著塵緣的境界一來就虛構，「虛構」咱們說俗話就瞎編了，哈哈……昨天還有人給我帶話，都是瞎編的，所以可怕，這個是他多生的妄習，多生的妄習。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是……。

《大經解》：《智度論》云：「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爲十：一、口氣臭。二、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聞天下。六、人所不敬，雖有教敕，人不承用。七、常多憂愁。八、種誹謗業因緣。九、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若出爲人，常被誹謗。」

這個妄語有十種罪，《智度論》裡說，一、口氣臭。常說妄語口氣臭。二、善神遠之（善神都躲開很遠），非人得便。第三、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就好像說狼來了一樣，老說狼來了，狼真的來了也不信。四、智人謀議，常不參預。真正有智慧人商量事情，不約這種人來參加。五、常被誹謗，醜惡之聲聞於天下。第六、人所不敬，雖有教敕，人不承用。〔第七、常多憂愁。〕第八、種了誹謗業的因緣。做的業是誹謗業。第九、身

壞命終當墮地獄。第十、若出為人（變了人之後），常常被誹謗。這就妄語，有十種過失。

《大經解》：又「謂己有道」，若是未得聖道，言我得聖道，是為破大妄語戒。所受罪報遠過於其他口業。

「橫行威勢，侵易於人」。橫行霸道，仗勢欺人也。「欲人畏敬」者，欲令大眾，俯首聽命，唯我是從也。貢高我慢，不知慚愧，不自戒慎恐懼。難於教化降伏。故云「不自慚懼，難可降化，常懷驕慢」也。

「謂己有道」，就「橫行威勢，侵易於人」，自己就作威作福，自個兒也就虛張聲勢。「侵」是侵犯，「易」是輕視，對於別人瞧不起，侵犯別人的名譽種種的。

「欲人畏敬」，希望別人都怕自己、恭敬自己。「不自慚懼」，自個兒也不慚愧，也不害怕。「難可降化」，這種人你不容易降伏他，不容易教化他。他常常所懷的是驕慢，驕縱、我慢。

《大經解》：「賴其前世，福德營護」者，「營」字，……即保衛之義。上述惡人能橫行一時，皆由前

世之福德作為護衛，但「今世為惡，福德盡滅」。

「賴其前世，福德營護。」前生還種了福德，這些福德，「營」是保護的意思，這個福德保護著他。

「今世為惡，福德盡滅。」福德就沒有了，就消滅了。在他的福德還沒有滅的時候，他還可以繼續在那兒作威作福。等到全完了之後，這個壽命就終了了。這個諸惡怎麼著這轉來轉去，都繞著回來了，都到達他身上，就剩了這些罪惡了。

《大經解》：「又其名籍」者，「名」者名字。

「籍」謂記罪之簡牘……「記在神明」謂神明將惡人之罪行記入案冊也。「殃咎牽引」。《會疏》

曰：「無能他人牽我者，唯縛自業，自入惡趣故。」

「入於火鑊」。自入於獄火與鑊湯也。「摧碎」者摧毀破碎也。「神形」者，精神與形體也。《淨

影疏》云：「惡業所牽，鬼神攝錄。將入惡道，受苦焦焚。」故云「苦極」。當此之時後悔莫及。故云「悔復何及」。

而且他的名籍，登記簿上這名字早就有了他，早就記在神明那兒去了，那麼這就要受報。

「殃咎牽引」，這個罪業、罪報牽引著他，他是沒有法子捨離的，只能夠跟著業報走。「但得前行，入於火鑊。」入於所謂的銅牆鐵柱、炮烙油鍋，這些罪業的牽引，只能走到這兒。

「身心摧碎」，身和心都摧毀了，都破碎呀。

「神形苦極」，「形」是指身形，「神」是心神，身和心都是苦到極點了。「當斯之時，悔復何及」，在這個時候，你再後悔還來得及嗎？

這是第四樣。

其五者。世間人民徒倚懈怠。不肯作善。治身修業。父母教誨。違戾反逆。譬如怨家。不如無子。負恩違義。無有報償。放恣。遊散。耽酒。嗜美。魯扈抵突。不識人情。無義無禮。不可諫曉。六親眷屬。資用有無。不能憂念。不惟父母之恩。不存師友之義。意念身口。曾無一善。不信諸佛經法。不信生死善惡。欲害真人。鬪亂僧衆。愚痴蒙昧。自爲智慧。不知生所從來。死所趣向。不仁不順。希望長生。慈心教誨。而不肯信。苦口與語。無益其人。心中閉塞。意不開解。大命將終。悔懼交至。不豫修善。臨時乃悔。悔之於後。

將何及乎。

《大經解》：「五者」，此第五惡，古有二說：一者……明酒之過惡。二者以今之五惡，實攝十惡。……謂身業之殺盜淫，以爲今之第一第二及第三惡。口業之四惡爲今之第四惡。……第五惡，淨影師等謂爲飲酒惡；而義寂師謂爲意業三惡，貪瞋癡也。

第五。第五這一點要說一下，裡頭提到「耽酒，嗜美」。所以一種解說就說，這就說的是「五戒」，第五樣說的是酒。另外有些大德說，這個地方實際這個不光說的是五戒，說的是十惡，修十善。因為「身三」說過了，「口四」也說過了，這個第五段，說的是不貪、不瞋、不痴，說的「貪瞋痴」。這麼著呢，這五段實際說的是十善，指的是十惡。

《大經解》：今解兼採兩說。首重五戒，故說第五是飲酒惡。復廣勸十善，故兼採後說。上之兩說乍睹似異，實亦無違。蓋好酒貪杯即是貪惡。醉後易怒，是爲瞋毒。酒令神昏，飲之過度，甚至不省人事，是爲癡毒。可見飲酒一惡，常與三

毒並行也。

這兩種說法都對，所以我們兼取。我們既要大家重視五戒，重視這個酒，也要知道這個不限於酒，這是廣論，裡頭很多很多話是廣泛的談了意業，貪瞋痴。同時，再進一步說，這兩者沒有矛盾，所以酒這個戒很重。

以前南梅的兒子，他就不服氣，他喝酒，他說這個酒戒定的不公平、定得太重。現在才知道，這個酒它是很厲害。因為酒這個事，酒能亂性，所以酒後就容易發脾氣，有的人發酒瘋，這就是瞋恨，酒能亂性發脾氣。喝酒了之後人就糊里糊塗了，酒後說錯話，或者酒後昏睡，這是愚痴，就生「愚痴」。酒後就放縱，平常能夠維持的事情，到酒後就持不住了，亂性，男女關係有時候也因為酒，所以這個貪。因此這個酒能生出貪、能生出瞋、能生出痴。所以把酒跟貪瞋痴擱在一塊兒，這不是很合適嗎？所以為什麼把酒定得這麼重，也正是防患未然啊。

《大經解》：「徙倚懈怠」者：「徙倚」指徘徊，「懈怠」指懶惰。……「不肯作善、治身修業」。「業」指正業。表惡人不肯自修其身，不務正業。

其人對父母之教誨，則「違戾反逆」。「違」指違背。「戾」者狠暴。故違戾具狠毒背叛之義。「反逆」者忤逆不孝也。父母有子猶如冤家，故云「不如無子」也。如是惡子，辜負慈恩，故云「負恩」。違背禮義，故云「違義」。「無有報償」表對於父母之恩德，全無報答。

現在我們看經文，「其五者，世間人民徙倚懈怠」，「徙倚」是徘徊，「懈怠」是懶惰。「不肯為善」，對於作善的事情，他就是拿不定主意，也不願意做。也不願意「治身修業」，自己要克制自己，要修，做一些正當的事業，他都不打算。

對於父母的教誨是「違戾反逆」，「違」是違背；「戾」是很狠〔暴〕，憎恨。「義」，道義。「無有報償」，他對於父母之恩，他沒有回報，沒有償還。

《大經解》：「放恣」者放蕩自縱。「遊散」者遊樂散漫。「耽酒」者，好酒貪杯。「嗜美」者愛食美味。又「耽」者取樂過度也。「嗜」者貪而無厭也。以上指肆情酒食，貪飲無度，正明酒惡。

「魯扈」，義寂《述義》曰：「魯者魯鈍，謂無所識知也。扈者跋扈，謂縱恣自大也。」……謂

愚狂抵觸，無所了知，無所不作也。

「放恣遊散」，就是放縱、遊樂、散漫。「耽酒嗜美」，好酒貪杯，喜歡吃好東西，「魯扈」，這個正是說到酒了。所以這一段你說咱們就是五戒，完全是對的，這個酒戒應該要從這兒指出。這是佛禁止這五樣事情。但除了這段又說了十善，這裡同時也廣泛的，意業上貪瞋痴也在這段裡頭。

「魯扈」，「魯」是愚魯，「扈」是跋扈。這種人，好酒貪杯的人，他根本沒有什麼智慧，他很多時候很跋扈。「抵突」，衝突。以前這個講過，不多講了。

《大經解》：「不識人情，無義無禮」。……蓋謂能判別是非，所行合宜，是為義。能知尊卑大小，不違準則，是為禮。違反禮義，故云「無義無禮」。「不可諫曉」者，「諫」乃以道正人，即規勸之義。「曉」乃曉諭，以言說教人也。

「不識人情」，不懂得人情。「無義無禮，不可諫曉」，你把你這好酒貪杯的錢，去報答父母、去孝敬孝敬父母好不好？救濟救濟窮人好不好？所以「無義無禮」，沒有義氣，沒有禮貌，沒有禮節。「不可諫曉」，這種人你勸不好他，你不

能讓他明白。「曉」，叫他明白。

《大經解》：「六親」者，父、母、兄、弟、妻、子也。又《顯揚大戒論》曰：「六親者，爲身上三代，謂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身下三代，謂男女、孫男女、曾孫男女。」兩說不同。「眷屬」者，《無量壽經鈔》曰：「六親之外，名爲眷屬。」……如是惡子，於六親眷屬，所須維持生活之必需品，全然不顧。故云「資用有無，不能憂念」。於父母之恩，師友之義，悍然不顧，無動於衷。

「六親眷屬」，「六親」有兩種解釋，一種就是指著父、母、兄、弟、妻、子，叫做六親；再一種，所謂六親者呢，以上三代：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以下三代：兒女、孫兒女、曾孫男女。這兩種的說法不一樣。我們不管它，反正都是至親吧。「六親眷屬」，六親以外就是眷屬了。

〔「資用有無，不能憂念」〕，對於這些有親的人、這些眷屬，他們的資用，養生的資用，有是沒有、糧食夠不夠、冬天夠燒的不夠燒的、衣服夠暖不夠暖、錢夠不夠花，不能夠替他們擔憂，替他們去想到這些事。

「不惟父母之恩」，不去維持父母之恩，父

母之恩你沒有答報，心裡頭沒有啊。「不存師友之義」，「師友」，老師和朋友，這種義，彼此的這種義氣，心中就沒有，沒有這個東西，所以「不存」哪。

《大經解》：「意念身口，曾無一善」……是明身口意三，常作惡業，且未曾作得一善也。……「不信諸佛經法，不信生死善惡」正明癡過。不信佛法，撥無因果，此即一闡提也。

「意念身口」，在白個兒的意思裡頭、念頭裡頭，白個兒身跟口，「曾無一善」，一件善事都沒有。

「不信諸佛經法」，諸佛經法他是不信哪。也「不信生死善惡」，善惡就是果報，生死的這個輪迴，生死事大，生死之苦，你不但不想別人出生死，白個兒也都不管，很多人都是不管哪！

「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就看這一句話，這一句話就夠了，「今朝有酒今朝醉」這一句話就夠了，就說明問題了，他還有什麼？

《大經解》：「欲害真人」……《玄應音義》曰：「真人是阿羅漢也。」……殺阿羅漢即為五逆重罪。

又「鬪亂僧衆」……此即五逆中之「破和合僧」。

「欲害真人」，「真人」是羅漢。所以這種發展下去，這種好酒的人，他就沒有這些個正當的東西，他就胡作非為，什麼事不能做呀？「鬪亂僧衆」，對於僧衆，破和合僧，給他們挑撥離間，讓他們常鬥。現在有很多人喜歡做這些事，給他們挑撥，讓大夥兒不和。

《大經解》：「愚痴蒙昧」……「蒙昧」者，無知也。愚癡無知，反「自爲智慧」，自以爲是，實爲愚癡之極。……不知此生之所從來，亦不知死後向何處去。……待人接物「不仁不順」。……唯知自私，故「希望長生」。……雖「慈心教誨，而不肯信，苦口與語，無益其人」。蓋因如是癡人，心中茅塞，雖聞良言，不能領解，……愚癡覆心，故蒙昧無知，此實爲人生之巨痛。

「愚痴蒙昧」，這種愚痴啊，蒙昧啊。「蒙」是愚蒙，愚暗，「昧」暗昧、愚昧。這樣愚痴他自個兒還以爲是智慧，自個兒覺得自個兒很聰明。所以就是，越是自個兒覺得自己是智慧的人，往往就是最愚蠢的人。

「不知生所從來」，生從哪兒來，不知道。

死後到哪兒去，這個事可是個切身的問題啊。將來要到哪兒去呀？總得有個去處，這不能不想啊，不想也得有個去處啊。人不總想挑個好點的事，挑個好點的地方，挑個好點的結果嗎？都要挑挑揀揀嘛。唯獨這個事，怎麼不挑一挑呢？你到哪兒去呀？

「不仁不順」，沒有仁愛之心，不是和順。而希望長生不老，所以這幫人一聽說練氣功，估摸是祛病延年。這已跟瘋了一樣，多少人就跟那兒練哪，一群一群、一隊一隊的。他就是想多活，留戀這個肉體，希望在世間上再多喝幾杯。

「慈心教誨，而不肯信」，你很慈心去教訓他、去勸他，他不肯信。〔「苦口與語」〕，苦口婆心的跟他說話；「無益其人」，對於這個人一點兒好處也沒有，他聽不進。

「心中閉塞」，他心中是一個滿器，他那個瓶子有個瓶塞，你往裡頭擱甘露，你擱不進，閉塞。

「意不開解」，就是這個意識裡頭，他堅持己見，不能開解。

《大經解》：「大命將終，悔懼交至」。……望西云：「悔懼等者，命欲終時，獄火來現，見此相時，

生懼生悔，悔懼俱臨，故云交至。」……人若不於有生之年，預先修善，至命終時，方始悔恨。但為時已晚，後悔莫及。

「大命將終」，等到壽命完的時候。這個時候悔恨和害怕都來了，「交至」。不預先修善，到臨時了你再後悔。「悔之於後」，在後頭再悔，你來得及嗎？

這個就說這第五樣了。

**天地之間．五道分明。善惡報應．禍福相承。
身自當之．無誰代者。善人行善．從樂入樂。
從明入明。惡人行惡．從苦入苦．從冥入冥。
誰能知者．獨佛知耳。教語開示．信行者少。
生死不休．惡道不絕。如是世人．難可具盡。
故有自然三塗．無量苦惱．輾轉其中。世世
累劫．無有出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

《大經解》：「天地之間，五道分明」……

「善惡報應」……「禍福相承」。……宿世業因，善惡夾雜。故後世受報，或先樂後苦，或先苦後樂。苦樂相繼，禍福相倚，……作善得福，造惡得禍，皆是自作自受。

所以「天地之間」總起來，這個「五道分明」啊，這五種道路很明白啊。

「善惡報應，禍福相承」，修善得福，修惡得報，你來生這個善惡所做的，都得了福跟禍，都有。所以，來生乃至有福又有禍，相接著而來的。因為這一切，咱們眾生所做的都不純哪，所以往往好著好著忽然間壞了，壞著壞著忽然又得點好事，這就是因果很錯綜在裡頭。

「身自當之」，都是你自個兒來承當，沒有誰能替你的，該生病、該開刀，甚至於要受種種折磨，甚至於有人身上插五根管子，插了很久很久。這位法師插了五根管子，插得不可耐，就拔掉，太痛。拔掉，別人又給塞進去，這麼長都是血。這個苦是沒有人能替你，只有你自個兒承當。

《大經解》：從「善人行善」至「從冥入冥」六句，……釋曰：善人者種善因之人。來世生尊貴家，……復又明達，樂善好施，……其更善者，則念佛生西等等也。是云「從樂入樂，從明入明」。又惡人造惡業，種惡因，得惡果。……倘更多作惡業，死墮惡道，故云「從苦入苦，從冥入冥」也。

「善人行善，從樂入樂，從明入明。」善人

所行的都是一些善道，行的都是些善的事情。「從樂入樂」，他這個行善本身就很快樂，所以「為善最樂」嘛。什麼快樂？你做善事最快樂，那遠遠不是那喝一杯的味道。今天真正幫助了人，今天真正是做了好事，是利益了眾生，這個是最快樂。「從明入明」，從光明再入光明。咱們行善，這就是從樂再得樂；繼續又再修善，你這就是光明啊，最後能得到往生極樂世界，那就「從明入明」，那永久的光明了，大光明了。

惡人可不是這樣啊。惡人就行惡，他是「從苦入苦」，他做的是苦事。上次我就說過一次，看見這些人在狂歡，我在年輕的時候，始終都覺得……，所以親戚有許多什麼典禮，後來我都不去。年輕的時候不能做主，媽媽說要帶著去，只能跟著去，等到要徵求我意見的時候，我一律都不去。這些結婚什麼什麼，我看著都是苦。那些什麼狂歡哪，什麼事，可悲，非常可悲，不要等席散人空。

那做苦事就更苦了，「從苦入苦」，只有再得到今生來生受更大的、更苦的結果，最後入到地獄。入到地獄之中，就更是互相殘殺呀，地獄中的牛頭馬面要來責罰你一樣；而地獄中的眾生，

你碰了我，我碰了你，互相報復。就跟咱們公共汽車上，你捅了我一下，我捅你一下，最後就要掏出三棱刀子來扎一刀，就是，他的苦就是這樣。你看，那個麻雀，咱們放生，它互相就鴿腦袋，都鴿破了，因為它很苦，它不能飛翔，它就恨，彼此互相就啄，啄成一個一個腦袋全是破的。在地獄中更是如此。「從苦入苦，從冥入冥。」入在幽冥裡頭，一天比一天黑暗。

《大經解》：如是六趣生死因果……唯我世尊，獨知其原。故云「獨佛知耳」。佛垂教化，開顯真實。但衆生愚癡，不信不行。故云「信行者少」。是故世間「生死不休，惡道不絕」。世人不信佛誨，作惡不已，……「故有自然三塗……痛不可言。」

這種情形誰能知道？唯獨有佛知道。所以這些事情，只有佛才能開導我們，真正說得出來。佛就用佛的教言開示眾生，但是能夠信、能夠接受的非常少。因此「生死不休，惡道不絕。」這個生死輪迴就沒有休止，老要輪迴，惡道就不會絕，所以這地獄永遠不會空啊。

「如是世人，難可具盡。」這樣的世間人，是說不盡哪。所以自然而自然就有三惡道，無量的

苦惱，大家在這其中輾轉哪。「世世累劫，無有出期。」多少世、多少劫，沒有出去的時期。「難得解脫，痛不可言。」不容易得到解脫，這個痛苦是不可說了。

如是五惡五痛五燒。譬如大火。焚燒人身。若能自於其中一心制意。端身正念。言行相副。所作至誠。獨作諸善。不為衆惡。身獨度脫。獲其福德。可得長壽泥洹之道。是為五大善也。

《大經解》：「譬如大火，焚燒人身」，此喻五燒也。若人能於五痛五燒之中，專一其心，制止意業之三惡。端正身心，言行如一，誠實不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能得福，度脫生死。……離世間生死，方是真長生也。……就淨宗而言，即究竟寂光也。如是之善，稱為大善。

「如是五惡五痛五燒」，這五樣事情。「譬如大火，焚燒人身」，就好像著了火了，大火啊，活著在燒你，燒這個人的身體呀。

「若能自於其中一心制意」，如果人能夠在這種世間，這種五惡之中「一心制意」，這四個字好好的注意。所以「慎勿信汝意」，這個告訴

你制意，要自個兒管著自個兒，管什麼？管你自個兒的意啊。首先就是要一心制意，制意就是要能發現自己的毛病到底是在哪裡。人人都有個病，個個都不一樣，沒有一個人是一樣的。你先要把那個主要的，不要去管那些枝枝節節。你不能等開悟，這個事是在開悟之前，應當都把它做到頭的事情。

自己要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思想上、見地上的病在哪裡。這一步很不容易，要認識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它就是叫你不容易認識你自己，所以叫做「自欺欺人」嘛。他先是自個兒欺騙自己，先得把你自己先欺騙住了，你然後才可能欺騙別人。沒有一個人不自欺的，所以「自知之謂英，自為之謂雄」，你要是能夠自知、能夠自為就是英雄人物，不是普通人。你不能自知，所以要自知啊，要制這個意。

「一心制意」，就是整個的心就在辦這件事，叫做「一心制意」。你不是二心二意的，不是可有可無的，你整個的精神就要管這件事，制你的意。你想要制你的意，你先要問我的意到底是什麼毛病。你不知道病，你怎麼制啊？你要是開刀，你把那個好的地方刺掉了，那個病還在那兒，這

有用嗎？只有更壞，要「一心制意」。

「端身正念」，身要端，念要正。「言行相副」，所說如所行。「所作至誠」，要誠懇，不要虛假，這個虛假是很壞的事情。我們這裡倒沒有人有這個毛病，特別喜歡虛假。但是確實有，他這個習氣很重，他幾乎是一說就是假話。所以這個事，大家就是說，我們知人也得知己，要照鏡子。現在幸虧我們這方面不是很嚴重，所以就是說，眾生難度就在這些地方，要「言行相副，所作至誠」。

「獨作諸善，不為眾惡。」要做諸善，不為眾惡。就是惡都不做了，這樣你可以度脫。你度脫之後，你可以得到福德，你不是行善嗎？就得到善報。「可得長壽泥洹之道」，這個「長壽泥洹之道」，你要往生就都是無量壽，都要成佛，這是涅槃之道。「是為五大善也」，這反過來，把這五惡倒過來，就是五大善。

《大經解》：又有以行善為人天乘，而輕之者。唐鳥窠禪師以吹布毛示弟子會通，弟子悟入。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示白居易。白云：「此二句三歲小兒亦說得。」鳥窠曰：「八十老翁行不得。」以此二句為淺、吹布毛為深者，白居易

也。以此二句與吹布毛平等無二者，鳥窠禪師也。一迷一悟，何啻天淵。若是圓人，法法皆圓。人天乘即是一佛乘。又何能輕之耶？

這個裡頭稍微說兩分鐘。這一段主要說的是人天乘，一個人如何做好人，如何行善，如何什麼。所以佛法這個五乘法，就是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翻譯到中國，中國就把人天乘的法沒有怎麼翻譯，因為中國有孔老之教，人天乘基礎很好了。實際上佛法整個的是五乘。

有人對於人天乘輕視，說這個是很淺哪。那麼這兒舉一個公案，當年鳥窩禪師〔註：亦稱為「鳥窠禪師」〕，弟子會通跟他告別，待了多少年，會通待不住了，走了。他就問：「你為什麼走？」他說：「我到別處去，求佛法去。」鳥窩說：「噢，你為這個，怎麼不早說呢？你要求佛法，我這兒也有嘛，你不早說。」他就磕頭求。求，他身上就找找找，衣服上找了根布毛，一吹，把布毛吹走了，會通開悟了。

所謂這「吹布毛」，那麼這個時候就讓白居易聽到了，白居易那時候正是他寫《琵琶行》的時候，正在那兒。聽到了就上山，見鳥窩禪師，他也希望鳥窩給他吹吹布毛。鳥窩告訴他：「諸

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就輕視這兩句，不滿意。他說這兩句「三歲小兒也說得」，三歲小孩也會說。烏窩說：「八十老翁行不得。」你說三歲小兒都會說，八十歲的老頭也做不到。因為你「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惡你都不做，眾善都奉行，我們到了八十歲也行不到。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分別了。以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這兩句是淺，「吹布毛」是深，是白居易呀。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跟「吹布毛」這平等平等，那是烏窩。他並沒有瞧不起人嘛，你來的是太守，隨機說法，這個對於你正好嘛。但是一迷一悟，就差天淵了。所以說是，如果是法法都圓哪，人天乘就是一佛乘。所以我們對於人天乘，這一點我們應當有個提高的認識。

《大經解》：又此品廣明濁世惡苦。雖只廣陳事相，實則圓顯一心。心穢則土穢，心惡則趣惡，一一無非自心所現也。……《彌陀要解》云：「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而自心穢，理應厭離；極樂即自心所感之淨，而自心淨，理應欣求。厭穢須捨至究竟，方無可捨；欣淨須取至究竟，方無可取。妙宗云：『取捨若極，與不取不捨亦非異轍。』

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即是執理廢事；既廢於事，理亦不圓。若達全事即理，則取亦即理，捨亦即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要解》之說，事理圓融，妙契中道。

實際上這一品所說的是濁世的惡苦，都是事相，實在也是圓顯自己的心哪。我們不要以為只是極樂世界那種莊嚴是「託彼依正，顯我自心」，那些依正都是顯我們自心；那個《地藏經》裡頭，那些種種地獄現象，那些銅牆鐵柱，都是自心。所以這裡頭所說的這種種，也都是自心哪。

所以《彌陀要解》說，娑婆就是自心所感的穢，這是個穢土，這個穢就是自心所感的，自心的穢當然不要嘛。你自個兒心裡頭為什麼要它穢啊？極樂就是自心所感的淨，因為是自心淨，那當然我要求，要保任哪，要保啊。所以你這厭穢需要捨，捨到究竟，沒有可捨；欣淨土也需要取到究竟，也沒有可取了。那到這個時候，取捨到極點的時候，跟不取不捨，也沒有「異轍」。

如果不從事這個取捨，沒有欣慕極樂、沒有厭離娑婆的心，只是說「不取不捨」，這個不但高，而且這有毛病，這叫做「執理廢事」，你執著了理，廢掉了事。你執著了理，廢了事，你

這個理就不是圓的了，所以你這個理也要打個引號了。如果你能夠了達全事就是理，全波就是水，波是事相，水是本體。波是什麼？整個的波是什麼呀？不都是水嘛。所以「若達全事即理」，那麼你取也取的是理，捨也捨的是理，你「一取一捨，無非法界」啊。所以蕩益大師這一段話是非常殊勝。蕩益大師九天寫出來的，所以這個是從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九天寫出這麼一部著作。

憨山大師寫這個《楞嚴經通議》，凡是從腦子裡出來的東西都不要，所以這才真正是「慎勿信汝意」，因為腦子裡頭出來的都是「意」。大家都想寫幾句東西，但不知道你那東西沒價值，你腦子裡出來的。人家憨山大師，腦子裡出來的東西不要，再寫出幾句，那句句都可以要。

今天就供養到這兒，大家歇一歇，喝茶，哈哈哈哈哈。

第卅三會 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 講於北京蓮華精舍

上次講了這個娑婆世界五惡、五痛、五燒，所以佛就無量的慈悲，再三勸告，這個悲痛「難得解脫，痛不可言」哪。所以底下就告訴大家，

你要如何來避免。所以說這些話，就是要給大家指出方向，作為救度，你要避免哪。底下就說了「一心制意」等等。

今天這兩品，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就是這個的繼續。所以底下《重重誨勉》，一遍再一遍、一層再一層、一重再一重來進行勸告，勉勵大家要止惡行善哪。

重重誨勉第三十六

佛告彌勒。吾語汝等。如是五惡五痛五燒。輾轉相生。敢有犯此。當歷惡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示衆見之。或於壽終。入三惡道。愁痛酷毒。自相焦然。

《大經解》：右明五惡、五痛、五燒相生之禍。……惡與痛燒，互相輾轉而生。惡生痛燒，故入惡趣。但惡趣衆生，三毒彌甚，故燒復生惡痛。如鷄生蛋，蛋又生鷄，彼此輾轉而生，何有已時。

一開口就是「佛告彌勒」，彌勒當機，未來的佛呀，也就是現在的佛囑咐未來的佛。對他說：

「吾語汝等」，我跟你們說呀，我告訴你們哪。如是這麼樣的五惡、五痛、五燒啊，而且這樣的五惡、五痛、五燒，它是「輾轉相生」。因為你造了五惡，現世受報名為五痛，來生受報名為五燒，這是由惡而生痛、生燒。

這「輾轉相生」是什麼意思呢？輾轉就是反覆的，像輪子似的轉過來，又轉過來了，又轉過來了，反覆的。「輾轉相生」，是痛、燒又能生惡。上次已經說過，那個鳥、螃蟹你把它摺在一起，

就互相鬥，它在很苦的時候它就互相殺傷。所以在地獄之中，地獄中的眾生互相殺傷，這是地獄中苦的一個原因哪。他彼此都在極端痛苦之中，所以誰碰誰一下都是不可忍耐，那就是一個加倍的來報復。所以他在痛燒之中，他並不知道能夠悔恨哪，這些更增加他的瞋毒、痴愚的毒。

那個銅床鐵柱，那個都燒紅了的銅柱子，那個罪人是怎麼趴上去的？怎麼抱著那個柱子的？不是需要小鬼什麼把他推上去，他自己去抱的。他看見是美女，過去一抱，啊！渾身燒死了。燒死之後，他並不因此明白，說下次我再也別抱了。他馬上活了之後，又看見還是美女，過去又抱，沒完沒了的。所以不會因為這種痛、燒而使他能明白，它更增加了他的毒、他的痴、他的恨哪，所以這就是「輾轉相生」。「輾轉相生」就是雞生蛋、蛋生雞啊。

《大經解》：故下云「敢有犯此」，「此」者惡也。敢犯惡者，必當永劫輾轉於惡趣之中。故云「當歷惡趣」。「歷」者經歷。惡趣是作惡自招之果。故舉果相，以誡衆生令止惡因也。

「敢有犯此」，如果你敢犯這些個五惡。五

惡大家要知道，五惡裡頭就是包括喝酒。大家都認為這是很風雅的事情，也是很愉快的事情，哈哈……那麼你也就犯了。你敢犯這個，比方有些這個佔公家便宜，實際是〔犯了〕盜戒，不佔白不佔。有些管理很鬆懈，公家的東西你不拿白不拿，並不犯刑法，也沒有人管你。但是你這是做了惡了，你是做了盜惡，你要是受了戒，就破盜戒；男女之間胡鬧，所以這個眾生不知不覺就在犯哪。你敢犯，你這麼大膽，你敢來犯這些個惡的事情、罪業，你的結果，因為它是輾轉要發展的，你一定要經歷到惡趣，三惡道裡面去啊。

所以這句話咱們不要把它看得很小。你just是不受戒，它還是惡，而且這個惡，它會造成其他的因。造成之因，侵犯了別人，別人就要報復，種種的，所以愈來愈發展，愈來愈大，要經歷到惡趣。你不要看這個事情很小，一個小事、小節，常常有人說「大人物不拘小節」，都是自己掩蓋自己。現在所謂大人物，就是說我是位置高。位置高，當然犯點小節也沒人敢提意見。你這作為大人物的話，你大節要能過得去，大節過得去的話，現在就是難了。

《大經解》：「或其今世」至「示衆見之」，明五痛也。乃現世之華報也。「被」者受也。……作惡之人，於現在世，或生重病，或招災禍，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憂苦萬端，不能出離。故云「死生不得」。

敢犯這個的話，「或其今世，先被病殃」。「被」這個地方就當作「受」字解，要按西法的文章說，你要是被動的，當作被動解釋，你就要被動的得了病、得殃，那麼也可以講，不過中國文法不是這麼用。就是「受」，或其今生，你受到了病，也是一種禍害；「殃」是禍，受到痛苦，受到災禍。

《大經解》：下云「示衆見之」者，顯此惡果，普令大衆，皆得見之。令知因果不虛，而生戒懼。

而且「死生不得，示衆見之」。像北京一個大和尚，最後身上插了五根管子，插了多少時間哪，他痛苦得就拔掉兩根管子。他們看見，又給他塞進去，那個一寸多長都是血，因為插上去很不舒服。死這個事，他求死、求生都不得自由啊。不但他求死不得自由，他就想把兩根管子拔下來都不行，別人又給他插進去了。所以生時知名度很高，死後還要入惡趣，這個知名度管什麼事啊。

法源寺還有一個，這個人極荒唐。他就是慘叫，一條街都聽見他叫，這是解放以後死的，送到醫院，他就不疼不叫了。醫院說「你沒病」，就送回來。送回來，一回到他住的地方就叫。再送醫院，醫院說：「沒病，我們怎麼能收？」到醫院就沒事了，醫院就不收，就回來。回來就叫，就這麼叫死的。所以大家說「活入地獄」啊，罪惡萬端沒法說啦，當時也是方丈。所以有一個人看他開會，就說：「這個什麼人？說話這麼輕佻啊！」後來別人告訴他，說這是誰誰誰。「噢，怪不得，原來是他，不然怎麼會這麼輕佻。」

所以他這些人哪，我們絕不能因為是個佛教徒，就認為這個人就必定是向善的，這個完全不一定啊。不管怎麼樣，他就是受了戒之後，他加了破戒的罪！我們一般人作惡只有作惡的罪，沒有破戒的罪，他加上破戒的罪。你持戒、你行善，你不光是有行善的功德，你還有持戒的功德，你持戒功德很大。但是你要作惡，那同樣的，這是均等的，這才合理嘛。這你就不但有作惡的報，而且有破戒的報，那就是地獄的報。這一種作惡就要在今世示現這種報，這都是現前的真事啊，一條街聽見他慘叫，而且叫個不停，就這麼叫死

的。到醫院沒病，還不是一回。醫院說你總不能強迫我們收一個沒病的人哪，只好接回來，接回來就叫。罪有應得啊。

《大經解》：下云「或於壽終，入三惡道」，乃後世之果報，明五燒也。「愁痛」者，憂悲苦痛也。「酷毒」，極慘之苦痛也。「焦」者，灼也，炙也，為火所傷也。「然」者燃燒。《會疏》曰：「焦然，獄火劇貌。自者，自業所感也。」

或者今生，或者壽終，就入三惡道。而且可以這麼說，往往是這一種「死生不得」，這種人壽終之後，看來只有入三惡道了。

這一種「愁痛酷毒」，這種憂愁、這種痛苦，「酷毒」是極嚴酷、極厲害的一種毒。在這種痛苦毒害之中，「自相焦然」。「焦」就是把他燒糊了，自個兒燒；「然」就是燃燒。古時候就當燃燒，跟加上火字旁那個「燃」字一樣的。自己就互相燒，你燒我，我燒你。

共其怨家。更相殺傷。從小微起。成大困劇。

《大經解》：「更相殺傷」等，……惡人在獄火

中，痛極生瞋，互相殺傷。是則燒中，重復造惡，結怨成仇，……從微至著，愈演愈烈，無有窮期。故云「從小微起，成大困劇」。「劇」者，甚也，烈也，多也，增也。行惡不止，苦增不已，乃成大困，創重禍深，故云「成大困劇」，又《魏譯》作「久後大劇」。

「共其怨家，更相殺傷。」他就入三惡道之中，和自個兒有怨的人，又互相在這兒你殺害我、我殺害你。

「從小微起，成大困劇。」所以菩薩畏因哪，而眾生就畏果啊。知道這個果可怕，而不知道去害怕為什麼得到這個果，是因為你種了這個因哪。而往往是因小果大，行善、作惡都是如此。一個小的因，它所結的果就大。這是自然的嘛，你種一顆麥子，後頭長一棵麥子穗，這是多少顆麥子粒呀。這是自然的規律嘛。你種了桃核，出了桃樹結桃，那有多少桃核，有多少桃？整個那棵樹。這個果它就是大嘛，所以「菩薩畏因」。

「從小微起」，做很小很微的一件事情。「成大困劇」，很大的，「劇」也是大的意思，大的困難。「大困劇」在別的譯本裡頭，《魏譯》就是「久後大劇」，久後變成更大了。所謂「大困劇」

就是說這個苦，它是增長的，「更相殺傷。從小微起」，愈來愈大，愈來愈困難。而這一種是因為什麼呢，所以要追究原因哪，所以我們要知道「畏因」。我們要知苦，就要斷集。你要找苦的原因，苦的原因是集，所以知苦就要斷集。這裡說了苦，我們要找苦因。

皆由貪著財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無復曲直。痴欲所迫。厚己爭利。富貴榮華。當時快意。不能忍辱。不務修善。威勢無幾。隨以磨滅。天道施張。自然糾舉。瑩瑩忪忪。當入其中。古今有是。痛哉可傷。

《大經解》：「皆由貪著財色」。多求無厭足為貪。貪心牢固曰著。……「財色」者，「財」指錢財貨物。「色」者色情，指男女間之情欲。《嘉祥疏》曰：「或貪財，或貪皮肉。」……「不肯施惠」者，不肯以財物施人也。《會疏》云：「……不能施惠，慳吝之相也。」

這個苦因「皆由貪著財色」。你「貪」戀，「著」就是你抓住了不肯放。這個「財」就是一切包括現在所謂有多少大件，什麼黃金的首飾；再有，

錢大家都知道是財了；這一切也都是，住的房子，一切享受，這都是屬於財。這個財就是代表錢財、貨物，各種近代這些新的設備都屬於財。這個大家很貪愛，很捨不得丟，就是「著」。

「色」，就是說，這個誰的話好，嘉祥的話好，「或貪財，或貪皮肉」，就是在肉身的這一種貪著，男女之間。現在還不僅僅是男女之間，同性戀同樣是，還都是色。還有人和畜生，這都是色。這個在真正的戒條裡寫得很清楚，都在內，都是要禁止的，就貪著這些東西。所有壞的東西都是共同的，中國有，外國也有。中國古代有，一直傳到現在，現在還是有。中國在春秋時候，那現在就是所謂「男色」，一直傳到……，現在外國還很發達，各國都有。這壞的事情都很普遍，這都是大家貪著嘛。

「不肯施惠」，這種利益好處不肯給人家，你不肯去給人方便，去救度別人，你的財物不肯布施。所以就是說，這個原因是什麼？就是因為你貪財好色，你慳吝。

《大經解》：「各欲自快，無復曲直」，只求自利快心。不問是非曲直也。

「各欲自快」，每個人每個人都是想自個兒痛快。現在出現了一種新的這個……，恐怕也是古代的，不過現在它很發達，崇拜撒旦。他們的紀念日快到了，已經有十幾個人把孩子都準備好了，自個兒小的兒子就要殺，殺了來祭祀，胡作非為。在那禮拜行禮的時候，可以強姦少女，就是這樣。他的要求是什麼呢？要求自由解放。這個「自由解放」是好名詞，就這「各欲快意」，實際上就是這「各欲快意」，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我不受一切拘束。那麼他沒有考慮……，只考慮你的自由，你考慮沒考慮別人的自由啊？你這要想強姦就強姦，你這自由了，那個被強姦的她自由嗎？這魔說。這一些事情就是說，現在而且這個勢力很大，勢力很大，有組織，所以就是「各欲快意」。「各欲快意」到這個時候它登峰造極了。

**《大經解》：不願忍辱修善，積累福報於來日。
於是威勢不常，隨即消滅。**

「不能忍辱，不務修善」。「忍辱」這個「忍」字，中國清代中興的名臣曾國藩他的語錄，他的語錄有兩句話我是老記住，是「千萬忍耐，忍耐萬千」。千萬你要忍耐呀，你所要忍耐的事不是

一件、兩件，你是要成萬成千的忍耐，所以「千萬忍耐，忍耐萬千」。

佛教這個忍辱是六度之一，所以在《金剛經》裡頭特別指明了忍辱。一講，先講的是「布施」，應該要怎麼不著相的布施，三輪體空。具體舉例就舉的是忍辱，歌利王節節支解。所以這個忍辱很重要，忍辱很重要，所以就是要所謂「難忍能忍」哪。

所以一個人不能忍，處處要講自由，處處要講我，老子想幹什麼就幹什麼，你這將來非幹到地獄去不可。都要有所不為嘛，所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自個兒有約束，哪裡能這麼放縱啊。我就只考慮我自己，我要幹什麼，我要怎麼著。你侵犯人家對方的自由啊，這不就是造惡嗎？還自個兒覺得很有理。

「忍辱」者，就是克制自己，把這個自由讓給別人，你就忍辱了。他罵你，你要回罵，倆人就彼此都不自由了。他罵我之後，而我沒有反抗，他不就自由了？讓給對方嘛。為什麼必須我得自由，不讓別人自由？

「不務修善」，不肯修善。所以在這一點，耶穌教的話也很徹底，當然是稍微有點偏了。耶

穌的話，當人家打我左臉的時候，我把右臉送上去。所以這一些教，大家有好多都覺得是……。有的年輕人就「各欲快意」，我想怎麼痛快就怎麼做，這個很危險。

「威勢無幾」，你要知道，現在你想痛快，你還想橫行，你還在享受，你還有威有勢，但是你這個威勢沒有幾天哪，沒有多長的時候啊。你前生修了善，你今生得了人身，你享受這個善報。這事等於說是一個人他繼承了他家的遺產，還可以、還容許他揮霍。但是你沒有多少啊，你坐吃山空，沒有幾天你就花完了。你這個威勢沒有多少啊，你就「隨以磨滅」，都消磨了、除盡了，叫做滅，就全沒了，就全完了。

《大經解》：「天道施張，自然糾舉」。「施者，張也。「糾」即糾，正也，察也，舉其非也。自然之理，法爾之道，謂之天道。……「煢煢」，憂思也，無所依也。「忪忪」，心悸不安，驚惶失措也。「當入其中」者，《會疏》云：「煢煢者，單獨貌，獨生獨死故。忪忪者，心動也，驚惶貌。輪迴無間也。其中者，五道之中也。」……「古今有是，痛哉可傷！」

「天道施張，自然糾舉」。「施」也就是「張」。「天道」就講自然之道、因果之道，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所以大家有很多外道就是求天，其實天它也是在執行這樣一個法度，也只是執行的人，它也要秉公辦理。不能說因為你磕頭它就赦免你，那不天在那兒〔受賄〕，你上上供就把你〔的罪〕減了，那不是天在那兒受賄嗎？有很多人糊塗啊。

這個天它就是自然的因果，就是如此，它就是要「施張」，它就是要起作用。「自然糾舉」，自然而然，所以「自然」兩個字就點出來了，不用造作，不用安排，自然而然。「糾」就是糾正的那個糾；「舉」就是舉發、檢舉。這一些，自然而然的把那些罪，把一切一切都給你暴露了，都要來追究。

「瑩瑩忪忪」，「瑩瑩」是很恐慌的相貌，是一種憂思，無所依，孤獨。「忪忪」是心慌、失措。你這是孤孤單單的，「萬般將不去」，你的這些同夥、哥兒們、至親愛的眷屬，沒有一個誰能跟著你的；「只有業隨身」，孤獨得很，而且這個時候你恐慌得很哪。

「當入其中」，你自然就走到你的罪業之中，就輪迴在五趣裡頭，到你應該到的地方。

「古今有是」，從古到現在，都有許多這樣的事情，這些事情是痛啊，悲痛、可傷。眾生本來是佛，自個兒不明白、不相信。自個兒不但是妄想執著，而且種種造惡，在冤枉之中受輪迴。在這夢中，惡夢是愈做愈惡、愈做愈恐怖，不能醒啊！所以，哀哉可傷，可痛啊。

汝等得佛經語。熟思惟之。各自端守。終身不怠。尊聖敬善。仁慈博愛。當求度世。拔斷生死衆惡之本。當離三塗。憂怖苦痛之道。若曹作善。云何第一。當自端心。當自端身。耳目口鼻。皆當自端。身心淨潔。與善相應。勿隨嗜欲。不犯諸惡。言色當和。身行當專。動作瞻視。安定徐爲。作事倉卒。敗悔在後。爲之不諦。亡其功夫。

《大經解》：「佛經語」通指捨惡修善、背塵合覺之一切法門。別則專指彌陀一乘願海、六字洪名之淨土三經。其中第一，即本經也。「熟思惟之」，從聞而思也。

「汝等得佛經語」，就指的在會的大眾，以至我們後世的人。我們後世說是「得佛經語」嘛，

看見佛經就是得佛經語，當時在會的人更是如此了。你們得到這一些，「熟思惟之」。你看這個地方，是佛教導大眾。所以大家往往不大肯思惟，只肯背誦，要好好的思惟。你就是在那兒背，那是走過場，也有功德。

所以聞、思、修三慧啊，在那兒念只是聞，你要進一步就得思，思了之後才有修。你不要以為你在念著就是修，這個不夠。你這是程度水平太低的，所謂初步的，也可以叫做初步的修的準備吧。要經過思、經過修。這個不就是佛在這兒說的，你得佛經這個語，「熟思惟之」，你要很好的去思惟啊。

那麼現在這個經語之中，善導大師說：「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那淨土的經最要緊，而淨土三經之中，《無量壽經》是第一，這個就是詳談了本願之海。所以我們要對於這個經，別的經你不去思惟不要緊，你對於這個經要好好去思惟，你好好去想一想嘛，他這一句話什麼意思？你要把自個兒擺進去，要聯繫自己，哪一些都是說我呢？

有一個人她聯繫了一下自己，當時她說，兩年的一個病她好了。居士林的一個人，一個老太

太，這大概是前年還是哪年，我去了，她跑出來，她給我問訊，她說：「謝謝你，我當時因為沒有工夫跟你說，你講了之後，我當時……。」我就講了一個什麼，我舉了一個例：你燒開水，你要一口氣燒開了，燒開了之後，你就是再放涼了也是涼開水。你把壺擱在爐子上，你燒三分鐘拿下來，明天再燒三分鐘拿下來，後天再燒三分鐘拿下來了，一百年之後它還不是開水。而且「一曝十寒」哪，這爐子，這個水在這兒，燒一會只是幾分鐘，拿下來的時間，你就是寒的時間長啊，一曝十寒，你這不起作用啊。「我當時聽了這一句話，您說『一曝十寒』，這不就是說我了嗎。」她這樣一想，她說當時就覺得她這害了一年多的病，當時好了。這都是真事，這也胖了，她說：「我要跟你說，今天我告訴你。」

這兩個老太太她們在一塊兒，那個就是見著滿屋子都是……，要看觀音，結果就著魔了。不能睡覺，〔老看見〕多少人在屋子擠滿了，都沒法治，就說要死了。這不行了，沒法睡覺，渾身也緊張，整天緊張，就有人叫她念大悲咒對治。我說：「不要對治了」，我就給她講了一個禪宗的公案，我說：「老僧不聞不睹無窮。」她說：「我

記不下來。」我小女兒在旁邊，福良，我說：「你寫個條子給她。」第二次我再看見她，她就給我很深的問訊，她說謝謝，也胖了，說：「自從那個條子到手之後，這些現象都沒了」。

所以就是這些事，你把自己擺進去，不要就在那兒走過場，這個作用是很殊勝的。這些也沒有什麼叫法術，也沒有什麼特殊，就是這很簡單嘛，哈哈……就你不要「一曝十寒」哪。就是說你「不聞不睹」就對了，哈哈……平常得很嘛，就是這樣子。「熟思惟之」，要在思惟上用功。

《大經解》：「端守不怠」，從思起修也。……盡此一生，端守佛誨，終無懈怠，故云「終身不怠」。

「各自端守」，「端守」指按著佛經的話去做。讓你端守什麼？就是你思惟，你知道了這個道路，知道了這個道理，這就是修。「終身不怠」，你不要懈怠。

《大經解》：「尊聖敬善，仁慈博愛」。憬興曰：「聖通佛僧。善，世出世法，是無上寶，故敬之。此則三寶也。仁愛慈悲，博濟衆民，故云仁慈博愛，所謂博愛濟衆也。」

要「尊聖敬善」，大乘初地以上都是聖，小乘初果以上稱為「聖」。對於聖，我們都要尊敬，要恭敬善。經中它就是尊重這個，所以「善男子、善女人」稱呼大家。就是要三善道啊，要止惡修善哪，要去停五惡修五善，要恭敬這個善。

憬興他說，說到聖，那就包括了佛跟僧。佛當然是聖，還有這些我們剛才說的菩薩、羅漢以及僧。僧本來是和合眾，除了佛之外的修行人都通稱為「僧」。「尊聖」就包括了佛和僧。「善」是指的世間法、出世間法，比方咱們這個「仁義禮智信」，按儒家的話，你能夠把這個五常「仁義禮智信」，都能夠實踐，你還可以保持人身，就相當於佛教裡受五戒，這都是善，那麼這就是法，法寶嘛。這就是三寶。

「仁慈博愛」，「仁」者，安仁、普利，慈悲為懷，所以仁慈博愛。

《大經解》：「當求度世」者，自度度他，自覺覺他，普令一切衆生永脫虛妄生死。「拔斷生死衆惡之本」者，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也。輪迴六道，貪欲為本。生死苦海，智為能度。以智慧劍斬斷貪欲無明等煩惱，即是拔斷生死之本。如是則永

離三途之苦。

「當求度世」，要求解脫，要「自度度他，自覺覺他。」所以這個度世不是說只求自覺，而且要覺他，要普令一切眾生都永離生死。所以佛就說，你們得了佛的經語，要好好思惟，要好好去實修，不要懈怠，要尊敬三寶，仁慈博愛，要自覺覺他，自度度他。

「拔斷生死眾惡之本」，就是說，不是在那兒有一搭沒一搭的，而是要「拔斷」，要把這個生死、惡的根本，要斷這個根本。

「當離三途，憂怖苦痛之道」，要離開三惡道這些個憂愁恐怖、這些苦痛，痛苦就是啊，這些個道路。怎麼離呢？你要拔斷生死的根本。這就是說「拔斷生死眾惡之本」，你就「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嘛，是不是啊？貪瞋痴是根本，罪惡的根本，所以輪迴六道，貪欲為本。那麼要解脫生死苦海，就智慧能度，所以就是要「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拿智慧的劍來斬斷無明等等的煩惱，這樣就永離三途之苦了。佛悲憫啊，所以勸導。

《大經解》：次勸端正身心，與善相應，世尊直

指作善之第一著。「作善」淺釋爲行善，究實則爲「是心作佛」也。「端正身心耳目口鼻」，淺釋則爲身端心正，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等也。深析之則「耳當自端」即爲觀音大士反聞自性之耳根圓通也。大士不逐聞塵，返聞自性，是爲端耳。如是演申，不逐色塵，返觀自性，是爲端目。如是六根，不逐六塵，朗照心源，方名端正，故爲第一也。

「若曹」，就勸導大家了，要「作善」哪。他進一步開示，你們說要行善，什麼是第一呀？我也常說，我們應當把咱們這個鋼用在刀尖上啊。那哪兒是刀尖啊？這就是佛反問大家，你們想想，什麼是第一呀？就是「當自端心」，你要端正你的身心，這個就是作善裡頭居第一位的，這個是第一。

「作善」，淺說就是行善事。如果要說到究竟，這個善、這個第一善，那就是「是心作佛」。既然「是心作佛」，所以我們就是要在這一切之處端心、端身。

「耳目口鼻，皆當自端。」「皆當自端」，淺一點來講，那就是「非禮勿視」，不合禮的事情我不看，你那跳脫衣舞我不看；「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這一些端身、端口、端什麼。

進一步說這個「端」，我們怎麼叫「端耳」？

《楞嚴經》裡頭這個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是利用耳根。他這個耳根，大家很多人在這兒錯了，一個外國來的居士，很有點名望，到處講。我說：「你講《楞嚴》這一段」，我說：「你說，你先說。」我一聽就聽出她毛病來了。我說：「你先於『聞中』，這個是『入流亡所』，入什麼流啊？」她說：「入那個聲的流。」我說：「你錯了。」美國有個居士把問題講淺了，他講淺了還可以原諒。她就整個講錯了。

他就是不管這個聲，有好些人這地方錯了。它是聞的本性，所以叫「反聞聞自性」。你還在那兒聽這個聲音，你還不是在那兒追那個聲塵？你還不是在務外？還不是向外奔馳？那有什麼叫「反聞」呢？所以她錯，她錯錯在哪兒？她說這麼講凡夫才有法子下手啊，要是說這個「聞」字解釋為「聞性」，那凡夫無從下手。對，凡夫是無從下手！所以淨土法門才殊勝啊，你都想到凡夫就能從這兒下手，遷就這個下手的地方，你非講錯不可。

所以這個「反聞」者，它是「入流亡所」，

「所」是「所聞」。這麼一講，我們大家也就很明白，肯定她是錯的，沒法辨。她這個人很聰明，她馬上承認，她馬上要給我磕頭，我把她拉住了。

這個「入流亡所」，你這個耳根的「所」就是聲嘛，你是忘記了聲，不是在那個聲中那兒待下來了。所以大家不思惟呀，所以很多人不思惟，他很淺哪，他稍微能把它講過來就以為是這樣，不肯深思啊。你深思，自己也能發現矛盾，沒有什麼難懂啊。

「所」，你這個耳朵的「所」是什麼？不是聲音是什麼？入了流，那當然就跟那個「所」是對面的了，哈哈……把「所」忘了，把聲音忘了，你還說在聲音中待下來，天下糊塗人有這麼糊塗的嗎？這個人是極端聰明，說老實話，而聰明人才糊塗，我告訴你們，這是真理。這些糊塗人都是聰明人，他不聰明他不糊塗，所以就是呀。這個地方就順便講到這兒。

我們要「端耳」，那就是如觀音啊。如觀音就是不去追那個聲塵，反聞自性，那麼這才是「端耳」。同樣的，不去追色塵，反聞自性是「端眼」，不是種種都一樣嗎？所以「耳目口鼻，皆當自端。」

「端心」，那就要知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所以這樣的反觀自性，這叫做「端」。如是六根都不去追六塵，而都返回來反照、朗照自己的心源，本心之源，這才是端正，就是在這兒所說的這個「端」字。當何第一啊？就是應當這麼端，那這樣才是第一。至於初步，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初下手的人也是要做的，不可忽視。

《大經解》：下云「身心淨潔，與善相應」，亦同具上之淺深二義。淺言之即身心離垢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深言之始覺智妙契本覺理，才是「與善相應」。

「身心淨潔，與善相應。」你看這個字，這個「善」字，剛才我們對於善的解釋，這就對了。不然一般的行善，跟你身上乾淨不乾淨有什麼關係？身心潔淨才跟這個「善」字相應，這個第一之善，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呀。你身心潔淨，你不去追隨六塵，不追逐塵它不就乾淨了嗎？朗照心源，它潔呀，這個跟善相應。

《大經解》：品末重復勸勉，應棄欲止惡，安和專誠。……「身行」者自身之所行也。「專」者專一、……「當專」指應當專精行道。若就本經，

則勸一向專念也。

不要隨著「嗜欲」，嗜好跟欲望，現在很多人還是離不開嗜欲。自個兒所嗜的留戀，不肯捨，更不肯說斷哪，就是粘粘纏纏像老太婆這樣子，沒有一點丈夫氣，「勿隨嗜欲」。

「不犯諸惡」，剛才所說這些惡都不能犯。「言色當和。身行當專。」對待一切，我們都是和顏悅色。「身行」，我們這個是身，每天身之所作，這一切一切都應當專一。底下還得接著往下講，「當專」就是說應當「專精行道」。從本經來說，那就是指著勸大家「一向專念」，所以「身行當專」。

《大經解》：「動作」者，行動也。「瞻視」者，看也。「徐」者，和緩。……一舉一動，皆當安詳鎮定，從容不迫。

「動作瞻視」，「動作」就指的行動，「瞻視」是看。這一切一切都應當「安定徐為」，很安定，就是很和緩，不是那種很暴，粗暴，不能自制。所以現在你看這些個跳舞，這些個動作，就跟「安定徐為」都是相反的。所以吳季子觀樂，他聽見音樂，他可以知道哪一國是什麼音樂，這個國家過去是如何，今後前途是如何，都可以知道。現

在這些歌舞也就告訴我們，世界中有很多禍亂。這個禍亂還是一天比一天要加深，等到達到了登峰造極，轉過來它就開始減少了。現在還沒有，還正在爬坡呢。

都「安定徐為」呀。所以咱們中國這個諸葛武侯，他教他的兒子就是「淡泊寧靜」。他就是這個意思，不要隨著嗜欲，要淡泊，而且這個欲中，最大的欲就是男女之欲。你不要去追求這個東西，你要淡泊。「淡泊以明志」，你有沒有志氣，看你肯不肯淡泊；「寧靜以致遠」，「寧」就是安，「靜」是清淨，「寧靜」就是安定，你安定才能致遠、才能經久，才能有遠大的作為和遠大的宏圖。所以不是這一種跳躍、瘋狂、掙扎，這種的變態。

《大經解》：「倉卒」者，匆促也，慌忙也。「諦」者，審慎也。作事慌忙，則必將失敗與後悔。所行不慎，則「亡其功夫」。「亡」者喪失也。「功夫」者，修持之功力。

「作事倉卒，敗悔在後。」做事都沒有預計，都是臨時倉倉卒卒，忙忙亂亂，慌慌張張，這「倉卒」就是慌張，失敗和悔恨跟著就來了。

你之所為如果是〔不諦〕，「諦」就是審慎，你不審慎、不慎重；「亡其功夫」，你的這些功夫就滅亡了。這不是忘了，你如果要不謹慎嘛，就把你的功夫都忘了。這你就「亡其功夫」，功夫亡了。那這個話怎麼講？有證明嗎，我這個解釋？有啊，所謂「一點瞋心火，能燒功德林」，你的功夫不就是功德林嗎？這一點瞋心之火，就能把整個功德林燒了。統統燒了，它不就亡了？你過去的功夫就全沒了。所以修道千日，敗道一時，大家要知道，所以就是善護己念，「重重誨勉」。

《大經解》：更就本宗，第一之善，實即大勢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門「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也。一聲佛號，六根俱攝。即六根自端也。……心既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故云「耳目口鼻，皆當自端」。「自端」者，一聲佛號，六根自然端正也，自然「身心淨潔，與善相應」。「善」者，「是心是佛」也。

剛才講到「云何第一。當自端心。當自端身」，結合到觀世音菩薩的「反聞」。如果結合到本宗，那這個「第一之善」（觀音是第二十五，大勢至是二十四），那就是大勢至菩薩的念佛法門，「都

攝六根，淨念相繼」。你念佛，你的六根都攝住了，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攝住了，而且是「淨念相繼」，這個是「第一之善」哪。

所以一聲佛號六根都攝住了，這就是六根都自己就端了，所以「耳目口鼻，皆當自端」。心是佛，六根也都是佛了，所以這個「耳目口鼻」這就是真正的「自端」了，自然端正了，所以就自然「身心淨潔，與善相應。」「善」呢，就剛才我已經提過，就「是心是佛」。那麼這個就把這一段的意思更結合到咱們淨土本宗。

如貧得寶第三十七

汝等廣植德本。勿犯道禁。忍辱。精進。慈心專一。齋戒清淨。一日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爲善百歲。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皆積德衆善。無毫髮之惡。於此修善。十日十夜。勝於他方諸佛國中。爲善千歲。所以者何。他方佛國。福德自然。無造惡之地。唯此世間。善少惡多。飲苦食毒。未嘗寧息。

下面，所以世尊對於大家，那是慈悲極了，一度一度的開導。底下再進一步勸說呀，勉勵大家。

他說，汝等如果是能「廣植德本，勿犯道禁」，能夠「忍辱」，還「精進。慈心專一。齋戒清淨，一日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所以我們應當很珍重我們現在的時間，你在這個世界能夠修善一天一夜，就等於你到往生之後，你再為善一百年。

《大經解》：「廣植德本」者，據《會疏》「德本」有二義：一者六度為一切功德之本，故曰德本。

二者彌陀選擇本願，攝成果德之六字洪名，具足萬德，為衆德之本，故曰德本。「植」者，種植也，即培養也。「道禁」者，望西云：「為佛道故，制禁諸惡，謂之道禁」。故「勿犯道禁」，即六度中之戒度也。「忍辱」者，忍度。「精進」者，進度。「齋戒」者，望西云：「齋戒者，八齋戒。故云一日等。」

首先咱們先把這個文字看一看。「德本」，根據日本的《會疏》有兩個意思：一個就六度是德本；再有一個，「六字洪名具足萬德」是為德本。所以，這個實在是兩個意思都有。既然是「廣植德本」，那也就是說念佛也兼行六度。如果你閉關念佛，那你這個念佛之中自然包括了六度，實際是如此。

念佛，你這就是利他。你天天迴向「願以此功德……同生極樂國」，你這就是很大的「布施」。你這就是「持戒」，你念佛你的心這麼端正，什麼都沒有做，你的惡都止了，這還不是很好的戒嗎？你這「忍辱」，你沒有跟任何人鬧脾氣，什麼都忘了，什麼辱都忍了，這時候只有一句佛號。這個「精進」，一句接一句。「禪定」，這不就是別的都沒有，就是這個，這不就定在這兒嗎？

所以「迷時不念悟時念」，你念的時候就是悟，那還不是大「智慧」嗎？所以一句佛號，六度具足啊。但是，我們是這樣，不要說因為我這個六度具足，所以六度的事我就都不要再做了，那又不對了。相信它六度具足，但是其他的，因緣恰好，能做我們還是儘量的做嘛。這「廣植德本」，「植」就是種植。

不犯道禁，「道禁」就是六度的戒度。為佛道，我們要禁止作惡，這指的「道禁」。這是為修道者所禁，你不要去違犯，就是「勿犯道禁」，這就是指持戒。

「忍辱」，這就把「六度」中又特別提出這幾個，要持戒、要忍辱、要精進，不是修兩天後來就不修了。咱們之所以不成功，就是退緣多，所以我們就是要不退啊，每個人都要注意這一點，要不退。要老退，給自個兒打個楔。這個汽車要上坡，你不開的時候，那個車子輪子後頭塞個楔兒。你要沒有楔兒，這個車軋轆就往後走，那往後走著就出溜下去，就整個翻車，有時候翻到懸崖摔下去。所以有的時候你不……，停的時候，你打一個楔兒，不要叫它往後退。退起來是可怕的，你不能控制的，你要有滅頂之災啊，所以要

精進哪。

「慈心專一」，要為救度眾生啊。所以念佛求往生，就是要求自己怕受罪、怕入三惡道，求去早點成佛、早點去享福，這樣來求生極樂世界，絕對是往生不了的，我給大家都做了保了，告訴你這絕對！要利他啊，所以要慈心，要有普利眾生的心。為什麼要往生？就是要儘早的實現我們廣度眾生的願望。現在你能分身塵刹說微妙法嗎？你只能在這地球上胡說八道。實際就是這個，都是在地球上胡說八道。你能做什麼好事？只有往生之後，你才能分身塵刹說微妙法、普惠以真實之利。所以往生是為這個，所以這叫「慈心」，要專一去修。

如果能夠這樣，你「齋戒清淨」，你持八關齋戒，「齋戒」是八關齋戒。八關齋裡有過午不食，那是齋。所以持八關齋，這個事要是一天一夜，這個功德也是很大的，何況你還是「廣植德本」，做種種的這樣來持。

能夠這樣的話，你在這個世界能夠堅持到一天一夜，八關齋可以受一天，有人就是長期的，現在就准許你就受一天，就這一天我要特殊的持戒。你「廣床大被」，現在大家都買那個講究的床，

那你就是完蛋了，就不能受持八關齋戒了。你不能用那個床，所以我都是小木頭床，從來不要廣床大被。好的被褥、繡花的被褥不能用，化妝品全不能用，愈好的化妝品沒一樣能用，電視機也不能看，這些音樂、跳舞都不行，種種的。它加上幾條，除了五戒之外加上幾條。允許你受一天，受一天功德很大。

《大經解》：「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如《寶積經》中文殊師利授記會云：「若有衆生於彼佛土，億百千歲，修諸梵行，不如於此娑婆世界，一彈指頃於諸衆生起慈悲心，所獲功德，尚多於彼。何況能於一日一夜住清淨心。」

咱們在這個世界上，這一天受八關齋戒，持戒，這樣種種的「廣植德本」，你這樣能夠一天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你比那個在為善一百年還強。這個是什麼道理呢？

《寶積經》裡頭有這個話，文殊師利授記品〔註：《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若有衆生於彼佛土，億百千歲，修諸梵行，不如於此娑婆世界，一彈指頃於諸衆生起慈悲心，所獲功德，尚多於彼。何況能於一日一夜住清淨心。」

能夠在婆娑世界，對於眾生，能夠這樣一彈指的時間，發生了慈悲心，你所得的功德，就比在那個極樂世界億百千歲，修種種的清淨行、梵行，超過它呀。

《大經解》：又《思益經》曰：……「我見喜樂國，及見安樂土。此中無苦惱，亦無苦惱名。於彼作功德，未足以為奇。於此煩惱處，能忍不可事。亦教他此法，其福為最勝。」

還有《思益經》，這都是大乘經典，「我見喜樂國，及見安樂土」，安樂土那就是極樂世界；「此中無苦惱，亦無苦惱名」，不但沒有苦惱，它連名都沒有，何況其實？沒有；「於彼作功德」，在那個地方作功德，「未足以為奇」，你作功德也沒有什麼可奇，你要什麼自然就來了，所以你把東西給人了。咱們現在，你這一點給人，你好難哪，是不是？那個未足以為奇；「於此煩惱處，能忍不可事，亦教他此法，其福為最勝」，你在這個煩惱的地方，能忍不可忍的事情，種種的不合理、種種的橫加於你、種種種種的事情，而且也「教他此法」。所以你要轉教，把彌陀這一種，就是「唯說彌陀本願海」，我們也教他修這個法，

「其福為最勝」。這個雖然沒有說時間，但是稱讚了在這個世界這麼做，要教他，教別人這個法，所以大家都應當發這個願。

這個不像禪宗、密宗，禪宗、密宗給人家演說，確實是很難，不能隨便說。你一說錯，那就是不可挽救。淨土宗，只要你老實，你錯不到多少去，甚至於可以基本上不錯，這一點膽子要大一點。但是也要發大願！要很用功，要努力求佛加被，就在力之能及、緣分所到，也「教他此法，其福為最勝」，就是如此。

《大經解》：又《善生經》曰：「彌勒出時，百年受戒，不如我土一日一夜。何以故？我時衆生具五滓故。」

《善生經》還說了，跟彌勒出世比，彌勒出世的時候，「百年受戒，不如我土一日一夜」，不如現在在這個世界一天一夜。「何以故？我時衆生具五滓故」，「我時」，釋迦牟尼佛的時候，佛說，五濁惡世，這個時候衆生有五滓，五惡。

彌勒的時候，那個時候人福氣很大，那時人比現在的好，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高八萬四千尺。它雖然是個地球，這個地球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彌勒成佛的時候，迦葉從雞足山就出來了，迦葉沒有般涅槃，他等彌勒。所以現在多少人到雞足山哪，虛老和尚去的時候聽見裡頭敲鐘嘛。大家就說虛老還是很難得，因為來禮拜的人，聽見裡頭敲引磬就很好了，虛老在磕頭的時候，裡頭敲鐘。

到那個時候迦葉就出來了，出來之後來禮拜彌勒。這諸大弟子就說：「奇怪，來一個長得像人的小蟲子。」因為那〔時〕人都高大了，迦葉當然比我們大一倍以上了。但是當時那時候的人，看見他就像個小蟲子，長得跟人一樣的小蟲子，「這是什麼？」彌勒就告訴：「你們不可輕慢，這是前一個佛的大弟子，是傳佛心印的大弟子。」這個時候，迦葉把佛的袈裟獻給彌勒，彌勒接過來，袈裟是不是很長啊？彌勒接過這個袈裟，只能蓋兩個手指頭，你說他要比釋迦牟尼佛大多少！但是他一展就合適了，就披上了。這時，迦葉就湧身虛空，現種種神變，般涅槃了，完成任務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在彌勒那個時候是好，你那個時候一百年受戒不如現在一日一夜。所以這就是說明，為什麼這許多經典都說這一點，不是

這一個經說了，在這個一日一夜，勝過極樂世界的百歲；這個十日十夜，勝過其他的世界爲善千年哪。

《大經解》：望西《無量壽經鈔》曰：「問：穢土修行若殊勝者，在此可修，何願淨土。答：如《要集》云：『此經但顯修行難易，非顯善根勝劣。……』又據憬興意，此間一日勝西方百年之善者，「此修難成故」。謂此土進修甚難，難能故可貴也。至於生彼國速得無上菩提者，「彼無時不修故。此修善時少，故不相違也。」

這個要追究一下。所以這個地方也可能大家又出了一個想法，既然這樣，那這個世界這麼好，我們就在這個世界修好了，何必往生極樂世界呢？這個就是說，它這個功德大，就是因為這個修難成，難能啊，所以難能就可貴。它這非常不容易啊、難得，不容易做到。所以我們不是一定要看那個時間，看你這個決心、你這個精進、你這個勇猛。它這個難哪，做到這兒很不容易。

實際再說起來，能不能在這個土修下去啊？我看，有誰真能在這個世界上，一日一夜的在這兒慈心專一、齋戒清淨二十四小時，有誰能做到？

你們自個兒也可以想想，自個兒做到過沒有？有誰能做到？所以看著就這麼一句話，你們也不妨誰下個狠心，去做它二十四小時，所以事非經過不知難哪。我倒曾經是，在除夕之夜徹夜的不睡，一直修到天亮，天亮之後到夏老師那兒拜年。但這只能說這一夜，一年也就這麼一夜。那時候每年，也就幾年都是這樣，也就是幾夜。但是白天那些時間幹什麼呢？還是有人來、有人往，還是要準備這些事，哪裡是在修行啊。所以不要把這個話看得很什麼，就覺得這個事……。所以它能抵那「為善百歲」，沒有誰真能做到。

大家一個不睡覺，就暈在那兒，昏沉了。那個昏沉還在修嗎？所以這只是叫你知道一個對比，要你知道在這個世界上精進修，就是一個對比出來了；你可以跟這個去比，你就知道差不多了，這給你做了一個例題在這兒，這兩個就這麼相比。如果你能用功三小時，那就……，當然有人說太容易了，用功三分鐘那麼比，這比就不行了，你前提都不存在了，很容易的事情嘛。所以就是說，你這可以做參考，知道這個地方要勇猛，這個事情是很難能的，很難能的就非常可貴。實際上這個是很少人做到，能夠二十四小時始終清

淨、始終專念、始終專一，所以不要把這句話小看了。

再有一個，為什麼要往生？因為你往生，雖然它那跟這比，好像時間的效果沒有這麼高，但是在極樂世界，他沒有時候不修、沒有人不修。你在休息的時候也是修，你在聽著音樂，看見人家游泳、聞著香、欣賞花，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增長你的善根。你喝水、吃飯，無時不在增長、無時不在修。但是我們在這個世界待下去，你雖然是修的效果這麼高，但是你能修的時候很少，就剛才我說，真正能做到一日一夜是很稀有的。

所以說這個話，不是勸大家你們就別去極樂世界，在這兒修吧。是告訴大家，要知道在這兒為善，難能可貴，這個功德是非常殊勝啊。你在這兒一天一夜，就等於極樂世界的一百年。所以這個就是鼓勵大家的意思，鼓勵大家這樣去修，來求生淨土，這個是真實的意思。佛就自個兒做了解釋，「所以者何，他方佛國，福德自然」，他的福德，他自然都有這個福德，他要布施，什麼都有，他無所缺。

像這樣一個故事，一個阿羅漢化緣，碰見那個洞裡頭有一個女的，她說：「你是阿羅漢的話，

你等一等，等我丈夫回來，我供養你一個毯子。」
這個女的不能出來，因為這兩夫婦就只有一個毯子，這個時候男的要出去化緣，那毯子給男的，女的就沒有衣服，也就不能出來，出來是裸體的。她就不能出來，說：「你等一等，等我丈夫回來。」
等丈夫回來，她說：「我要把這個毯子供養他。」
這丈夫說：「你瘋了，你要供養他，我也不能出去要飯，咱們不都餓死了？」她說：「咱們今天這麼窮，就是因為咱們沒有布施。今天有這個機會布施，咱們再不布施，我們以後怎麼辦呢？沒有機會了。」

這兩個人一商量，好吧。這兩個人就在裡頭，從窗戶裡頭，因為兩個人人都赤身裸體，這很不禮貌，都赤身裸體，就頂著，從頭上頂出來，獻給這個阿羅漢，阿羅漢接受了。這兩個人後來都證阿羅漢，難能嘛！極樂世界有這個機會嗎？他要什麼有什麼，所以他就沒有機會作這樣的功德。作這種功德只有咱們娑婆世界，你要知道。所以就是說大家都很困難，你得一點東西很不容易，你把這樣的東西肯拿來做供養，做什麼，所以殊勝就在這個地方。他方世界沒有造惡的地方，這個世界「善少惡多」，善事少惡事多，善人少惡

人多。

《大經解》：以上廣引多經，以證此土行人於「飲苦食毒，未嘗寧息」之中，仍能齋戒清淨，忍辱精進，故其功德遠勝於他方國土。

「飲苦食毒」，喝的就是苦，吃的就是毒，就整天生活在苦和毒之中。「未嘗寧息」，沒有一個時間可以安寧，可以休息。

吾哀汝等。苦心誨喻。授與經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屬。朋友。轉相教語。自相約檢。和順義理。歡樂慈孝。所作如犯。則自悔過。去惡就善。朝聞夕改。奉持經戒。如貧得寶。改往修來。洒心易行。自然感降。所願輒得。

《大經解》：蓋謂如來大慈，哀憫羣機，苦口婆心，開示教導。……故云「苦心誨喻，授與經法」也。佛復諭曰，如是所聞經法，悉應「持思」、「奉行」、「轉相教語」。「持」者受持，「思」者思維。「奉」者信奉。「行」者修行。此為自利也。於諸親友「轉相教語」，則為利他。

「吾哀汝等」，我憐憫你們，我苦心的來勸諭你們，我教給你們經法。

「悉持思之」，你看，又有一個「思」字。所以大家這個「思」字，我現在再三跟大家說，已經說的時間不少了，今天借這個機會，這是佛在說，大家要注意啊，不光是念，要很好的去想、去「持思之」，而且去「奉行之」，教導我的這句話，我要去做。

而且是「尊卑，男女，眷屬，朋友」，不管是地位高地位低、是男是女、是親眷朋友，「轉相教語」，互相告訴他們，教給他們。不是一律都不說，但也不是一律的去宣傳，要隨緣度脫。但是自個兒要把這個當作是自個兒應當做的一件大事。不是自個兒沒有責任，我就不要做這個事，這與我無關。你這個事情做得好，就你任務完成得好；你做得不好，你任務完成得不好；你沒有做，你沒有完成任務。要這麼看，是自個兒的任務，要「轉相教語」。

《大經解》：下復勸「自相約檢，和順義理，歡樂慈孝」。「約檢」，猶言束斂，即「當自端心，當自端身」之義。「和順義理」者，謂言行舉止

悉皆和於義而順於理。……又「歡」者歡喜。諸經之末多云「皆大歡喜」。「樂」者安樂。「慈孝」，俗云上慈下孝。如經云：「我哀汝等甚於父母念子」，是爲大慈。六道衆生皆我父母，誓願救度，是爲大孝。

要「自相約檢」，自己要約束自己，檢驗自己，要常常來審察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管自己，誰也管不了，要自己來管。真正下了決心，管起來也很快，所以說「三日不見，刮目相看」，說知識分子，這三天沒看見你，我再看見你，哎呀，我得換個眼光看你呀。所以就是你不振作，你振作起來就是變化很快。

「和順義理」，這個就是說，一切的言行舉止，就合於義、順於理，跟義是相合的，和理是相順的，合情合理，合乎道理，合乎這個世間的要求，也符合佛法的精神。

「歡樂慈孝」，心很高興，皆大歡喜。夏老師的詩嘛，「願我遇事生歡喜」，所以一個人要常常生出歡喜心來；要慈孝，「佛視衆生等同一子」，這就是慈心；要孝順，一切衆生都是我們的父母，我們要報他的恩哪。

《大經解》：「所作如犯」至「洒心易行」，皆勸奉持經戒。……「奉持經戒，如貧得寶」，乃本品之核心，世尊慈心至極之垂示也。……貧者既得珍寶，則命根所繫。自當全力護持，不可更失。此勸行人得受經戒，應善自奉持，如護頭目。如有缺犯，應速懺悔，誓不更作。「去惡就善」，「改往修來」。捨昔非之惡行，修今是之善業。「朝聞夕改」者，謂從善如流，知過速改。

「所做如犯，則自悔過。」你要想不犯，是不可能的。所以「所做如犯」，你如果是犯了戒了，你馬上要悔過，懺悔啊。這個懺悔，不是把它藏起來。夏老師生了病之後，見誰都說：「我這次生病就是因為我放逸了，來了好些地方戲，我去看地方戲，看多了，所以我生病。」到處對人家講，不是藏覆起來，「地方戲看多了，所以我生病了。」所以這個根哪，這根是一露就死了。植物怕露根，一露根，養花人就培上一點土。因此你的善根別叫它露，露出來它死了；惡根，要叫它露啊，希望它死啊，不要再作惡。

所以世間很多人的做法，都是自個兒害自己的，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悔」就是改，一個人就是要不斷的改。「悔」不是後悔，後悔有什

麼用啊？後悔不但沒用，還是一種消極的行動，灰溜溜的。「悔」者，是改也，我要改。

要去惡就善、止惡行善。「朝聞夕改」，你看，這個「改」字點出來了。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那改了。聽見這些個道理，我要改呀。

「奉持經戒」，我要奉持這個經，守這個戒。如窮人得到了寶貝一樣。窮人得到一個寶貝，一切都有了，一生都安樂了。那就是要保護，如護頭目。所以這一品的名叫「如貧得寶」。我們聽到這些經上的話，這些個話，我們如窮人得到了一個寶貝，要有這種情緒。

《大經解》：「洒心易行」者，……「洒心」即「洗除心垢」。「易行」者，「易」指變易，謂止惡向善。……如是則「自然感降，所願輒得」。謂自得感應，佛力冥加，凡所願求，皆得圓滿。

「改往修來」，你看又是一個「改」字，所以學佛的過程是改造的過程，不斷的改造自己，不是老一套。我改得還很不夠，但是我確實改了好幾回，自己一次和以前不一樣，又一次又和以前不一樣，又一次又和以前不一樣，現在還在改。要「改往」，過去既往的都要把它改掉。所以老

是就是自個兒老一套，今天自個兒走的還是老一套，你的見解就是老一套，你沒有進步。「改往」，那個過去的改掉了；「修來」，你要修什麼？修這個未來的事，它比從前要好、要光明。

「洒心易行」，這個心，你要洗除心垢。所以「君子革心，小人革面」，君子改革的是心，小人改革的是外表，那個不行，那是小人。要洗心，洗了心之後，自然就換了行了，行動就不一樣了。

要這樣的話，「自然感降」，自然得到感應，得到佛恩的加被。「所願輒得」，你的心願就「有願必滿」，都可以得到。所以這個有願必滿，這一切是有條件的。你能夠得到了經戒之後，像窮人得寶一樣，你就「改往修來，洒心易行」，這才「所願輒得」。你才是真的嘛，不然怎麼知道你表示是真的？我只想得博士，我就是不下苦心念書，那這博士當不了。

**佛所行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順。
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
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
無有怨枉。強不陵弱。各得其所。**

《大經解》：「佛所行處」，指佛所行履之處，即所到之處；復兼指後世佛法流行之處。「國」者國家，「邑」者鄉里。「丘」……《周禮》云：「四邑爲丘。」是則「丘」亦聚居之處。「聚」者聚落、村落。……「國邑丘聚」表佛所行之處所。無不蒙受佛之教化，故云「靡不蒙化」。既受佛化，則必感降吉祥。

底下就「佛所行處」，佛所經行到的地方，佛的經論所到的地方，以及現在我們能達到、看到這些書，還是「佛所行處」，佛法所流通之處。

「國邑丘聚」，「國」，大家知道是國家。「邑」是一鄉一邑，鄉里。「丘」嘛，有人把它解釋成山丘，這個地方是不對的。《周禮》說，四個邑叫做「丘」，「丘」是大一點的邑。「聚」是聚落。不管是大的城、鎮、鄉、市，這些小的聚落，都沒有不受到教化的。「化」，也是變，教化，人就化了。「剛強難化」，我們往往是不喜歡這些改，不喜歡這些化。要不斷地改，不斷地化，是一個改造的過程，要大變活人。我老講，要大變，你學佛是要大變活人。一般要變個活人，你是要再投一次胎。那太笨了。我們現在為什麼要必須得投胎才變？現在就變好不好？是不是啊，要大

變活人。

佛的行處，因為大家都變化，所以這個時候，天下都和順了。天下都是和，所以這個天下大同，沒有侵略，都是厚往薄來，沒有壓榨。「厚往薄來」，我這個國給別人東西很多，他要是給我的，我只要得很少。如果國與國之間都是這樣，那多好啊，這中國過去的思想嘛。

《大經解》：故得「天下和順」乃至「各得其所」。「天下和順」者，世界和平，萬邦和睦也。「日月清明，風雨以時」指風調雨順，無旱澇風雹等自然災害。「災厲不起」者，「災」指災禍，「厲」指疫厲。……無瘟疫流行之厲也。

「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風調雨順，「災厲不起」，「災」是天災，「厲」是病。現在就出了很多很多很奇怪的病，層出不窮。這個禍，最近這半年，地球上的禍太多了，火山爆發，這個水，種種的，海嘯，各種的災患，森林大火，不停，沒有斷過。國內嘉陵江漲水，昨天電視上看見那個長江在武漢的水，江水跟岸平的。你去還是在賽跑，就是趕緊裝好麻包，江水在漲趕緊擦麻包，我這次看見這個局面，就是洪峰到了當

時，最高就到這兒了，有些隔著跟江岸就平了，水可以上江岸，這是第一次洪峰。所以這個天下就是災厲很多啊。

如果「佛所行處」，佛經所經行之處，這個所經行之處，就是表示說很多人都信奉，不是光在念經。實踐，按佛的這些道理，端正身心，這才是真的。你就是一個皮，我是佛教徒，到廟裡我就是去念經，到時候就是去捐點錢，這是個皮，皮是不管事。要你身和心，要端正身心。

《大經解》：「國豐民安」者，國家富足，生產豐盛，人民安樂也。「兵戈無用」者，……謂內無盜匪叛逆，外無他國侵略。故可偃武修文，止戈勿用也。「崇德興仁」者，尊崇道德，曰崇德。興施仁政曰興仁。「務修禮讓」者，《會疏》曰：「尊卑有序是為禮，先人後己是為讓。」又「讓」者退讓，推善於人，自不受也。

那麼這種情形，世界上如果「佛所行處」嘛，那就「國豐民安」，國家很富，國家很豐足，人民很安嘛。「兵戈無用」，武器沒有用了，裡頭也沒有盜賊要鎮壓，外頭也沒有人來侵略，也用不著兵戈了。所以秦始皇就把武器鑄為金人

十二，這都是說「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尊崇道德，要興仁義。「務修禮讓」，要講禮，一切要合乎情理，要「讓」！這個「讓」字很重要，這個「讓」字，你原諒和讓。所以有人結婚，要請我去講話，我就很強調這個「讓」和「諒」。兩個人之間能夠互諒、諒解、原諒；要讓，彼此要讓一讓。誰都有一個氣頭上，你讓一讓，這天下太平。而且推廣，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讓一讓。

正果法師他講，他買個碗，結果買了一個壞的碗，他就很高興拿回來。他說：「這個壞的碗我不買，要賣給別人了，哈哈……我何必必須把好的留下，把這壞的給別人？我買也一樣。」就是這種精神。你不要看是個小事，只是買個碗哪，這種精神是很好、很可貴。你就必須要挑，我就不能要這個壞的，我得個壞的，我很惱喪。你不肯讓，是不是？我就要拔尖兒，好的都要留給我，壞的給別人，一推廣就是這。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說是一個改造的過程？就是要改嘛。你念了半天佛，你就只是想占便宜，得佛保佑，我現在就平安，將來死了之後到個好地方，比別人都好，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不是佛

教徒。

《大經解》：「國無盜賊」者，人民皆奉公守法，故無盜賊。「無有冤枉」者，在位者廉明公正，微察秋毫，故無錯案。「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恃強凌弱，實為世間災禍之源。霸國則恃其軍力，以欺凌弱小；富者則仗其財富，而榨取貧窮；執權者常逞其權勢，而魚肉人民；為非者，則結成幫匪，以迫害良善。……故願「強不陵弱」，人人「各得其所」。彼此相安，有無相通，和平共處，厚往薄來，願世界臻於大同也。

「國無盜賊。無有冤枉。」國家大家都安居樂業，沒有盜賊。居官者都是很廉明，就沒有錯案。沒有錯案就沒有冤枉。你別看這個事，沒有冤枉這個事很了不起啊。

「強不陵弱」，這個恃強陵弱，現在就是「陵弱」，我這寫的「霸國則恃其軍力，以欺凌弱小」，稱霸的國家，靠它的武力來欺陵弱國、小國；「富者則仗其財富，以榨取貧窮」，經濟情況，大魚吃小魚，大公司吞小公司，我的錢多就把別人的給吞了；「執權者常逞其權勢，以魚肉人民」，他有權有勢，他就仗他的權勢來魚肉人民，拿人

民當魚肉；「為非者」，就是做壞事的人，「則結成幫匪」，結成黑幫、黑社會，那外國都有，非常黑暗、非常殘暴啊；「以迫害良善」，這都是什麼呢？都是恃強陵弱，靠著強欺負弱小。到這個時候，佛所行處，「強不陵弱」，是有強的，但他不欺負小的，幫助小的。

「各得其所」，各個得到他很安身、安心之所，「各得其所」，各有其所安，各有其所得，各個都得到其所。所以夏老師把這個提出來作為一個願文。你看《淨修捷要》後頭就把這十二句拿出來了〔註：《淨修捷要》書末回向文〕。

我哀汝等。甚於父母念子。我於此世作佛。以善攻惡。拔生死之苦。令獲五德。升無為之安。吾般泥洹。經道漸滅。人民諂偽。復為衆惡。五燒五痛。久後轉劇。汝等轉相教誡。如佛經法。無得犯也。

《大經解》：「甚於父母念子」。《會疏》曰：「父母限一世，佛於無量劫。父母不平等，佛常平等。父母惡（厭惡）不孝，佛愍惡逆。父母養色身，佛於內心，故云『甚於』。」……「此世」指此

五濁惡世。「以善攻惡」，佛說善法，降化衆生之惡，……以拔除有情生死之苦本，復得無爲之常樂。

「我哀汝等，甚於父母念子。」我關心你們，我慈悲、我憐憫你們甚過於父母哀念兒子。父母只是一生，佛就在無量劫；父母就不平等，有的喜歡老大，不喜歡老二，有的喜歡么兒子，不喜歡其他的，而佛是平等的；父母不喜歡那個不孝的，而佛對於那個五逆一樣是憐憫的、一樣是救度的，所以甚於父母愛子。

「我於此世作佛」，我在這個娑婆世界作佛。「以善攻惡」，提倡善來制伏那些惡；要拔掉生死的苦本。「令獲五德」，「五德」就是五善。「升無為之安」，達到無為之安樂。這無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這個無為法那就不是夢幻泡影了，是究竟，所謂「常樂我淨」，究竟真常。「令獲五德」，來一步一步的最後能夠得到無為，入無為法。

《大經解》：「吾般泥洹，經道漸滅」。……《法滅盡經》謂《首楞嚴經》先滅，餘經漸亦泯滅。當此之時，「人民諂偽」，「諂」者諂曲，「偽」

者虛偽。人心淫邪狡詐，「復為眾惡」。於是燒痛更熾，故云「久後轉劇」。……故誨彌勒及一切會眾，應「轉相教誡」，於佛經法，信受奉行，不可違犯。

「吾般泥洹」，我般涅槃以後，佛要般涅槃嘛，就入寂。「經道漸滅」，經道要一天一天的滅下去。這個《法滅盡經》說，《首楞嚴》先滅，然後一部一部都要滅，最後就剩下咱們這《無量壽經》。

在這個「經道漸滅」的時候，人民就諂偽，人民就是拍馬、吹牛，都是欺詐、不老實。「復為眾惡」，又都來做種種的惡事。「五燒五痛」，久後更厲害了，五惡五痛五燒就更厲害了。

「汝等轉相教誡」，你們輾轉地、互相地來教導、來告誡，讓大家如佛的經法，不要犯這個道禁，不要破戒呀。這是佛當時囑咐大眾。

彌勒菩薩。合掌白言。世人惡苦。如是如是。佛皆慈哀。悉度脫之。受佛重誨。不敢違失。

《大經解》：彌勒大士深領佛誨，故合掌敬謝，讚嘆如來曰：世人惡苦，如是甚深。佛慈無量，於如是至惡之人，咸以平等大慈，「悉度脫之」。

……經中《決證極果品》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當生，皆悉住於正定之聚，決定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表現在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之人，將來當生西方；且於當前，已住正定之聚。

那麼，這時彌勒當機，未來的佛，彌勒就合掌來代表大家，他匯報，「世人惡苦，如是如是。」當然彌勒他知道這一切情況，這就證明嘛，世人的惡和所受的苦，就是「如是如是」，就是這樣。

「佛皆慈哀，悉度脫之。」可是佛你這樣慈悲，你哀愍，你全給度了。這句話很重要，全給度了。這個要稍微做一點解釋。在咱們本經中《決證極果品》裡頭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當生，皆悉住於正定之聚。決定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已經生在極樂世界，或者是應當生，這些人已經都住於正定之聚了，決定要成佛了，不退轉了，那不就度脫了嗎？「已生」當然如此。「當生」，那還沒有生，應當生。這個應當生，咱們這裡頭是不是有人可以列入到當生啊？哈哈……那你要「信願持名」就當生。你當生，你就是住了正定聚了，你就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了嘛，

這也不就度脫了嗎？

《大經解》：又《阿彌陀經》曰：「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表目前發願往生之人，悉不退轉於菩提。故云「悉皆度脫」也。

《阿彌陀經》說：「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說，這個人已經發願、現在正在發願、還沒發願以後要發願，這些人他們都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這個就更廣了，「當發願」還在這兒呢，咱們現在已是發了願了，是吧？這當發願，這些人早晚也都得成就，也得度脫。

《大經解》：《彌陀要解》云：「不論至心散心、有心無心，或解不解，但彌陀名號，或六方佛名，此經名字，一經於耳，假使千萬劫後，畢竟因斯度脫。……」亦正是「悉度脫之」之旨。

《彌陀要解》說得更好，「不論至心散心」，不論你是至誠的心、散亂的心；你有心念，還是

無心念；或者理解、或者不理解；你但〔注：只是、僅的意思〕彌陀名號，或者六方的佛名，或者這個經的名字（《阿彌陀經》），「一經於耳」，不是用「聞」字，「聞」字有要求，一經於耳就是你一聽；「假使千萬劫後，畢竟因斯度脫」，千劫以後，萬劫以後，你究竟還是因為曾經聽過這個名字而得度脫。

彌勒說：「佛皆慈哀，悉度脫之。」這句話就完全合乎經義了，都度脫了。因為今生、當生，今發願、已發願、當發願，都是要得解脫，故「悉度脫之」。

《大經解》：彌勒大士末後曰：「受佛重誨，不敢違失。」

那麼最後就「受佛重誨，不敢違失。」受了佛這樣重要的教訓，大家都不敢違反，不敢把它忘掉。用了「不敢」兩個字，這個就包括是仰信，因為佛之說，有時候眾生很難信。但是就是說，你要仰信，你不要信你自個兒的意思，所以「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要放棄你自個兒的意思。不是說你承認它對了，你承認什麼，你這才能信。既然基本上你接受了，承認了釋迦牟尼

佛，你皈依了釋迦牟尼佛，對於佛的教導你一時你還信不了，最大的方便你就是仰信。

這個宋某，就是給嚴新治病的那個人。他是曾經一下子念咒什麼的，他有這麼個一閃哪，他自個兒說他開悟了，其實沒有，好些人都是這樣。他原來不服，現在知道沒有。我說：「你這就是擊石火」，打個石頭打個火，冒了火星。後來告訴他，他說引了好些人學密，我說：「你都帶大家去學密，你這是錯誤，應該勸大家信淨土。」他就仰信，對於淨土他原來不懂，現在看了很多書才生起信來。當然現在還是什麼，還在生起信來了。

有很多信生淨土不容易。你看那個王某，他對於淨土他沒有信心。但是你如果能仰信，第一步先仰信，佛是這麼教導的，我先信上再說，然後你再去念經，再去什麼什麼，再去思惟。佛有加被力，還有攝受力，你就可以信。因此彌勒說，受佛這麼重的教誨，不敢違失，也是感恩的意思。同時也就是，有的一時大家智慧不夠，也應當仰信哪，信了之後當然就不能違反，不能把它忘掉。

所以整個這個經就是一篇極殊勝的文章。這個先就是一問佛為什麼放光？佛就說出了極樂世

界，法藏比丘的因，怎麼與佛一氣，如何發願，如何成就願，極樂世界是什麼什麼樣子，然後說怎麼樣才能夠往生，又談到極樂世界的菩薩是什麼什麼情況。

這個說完之後一轉，就轉到說是「自然中自然相」，登峰造極，沒有再說了，就轉你們應當如何如何。你們應當如何如何之後，就把這個世界上的「五惡五痛五燒」都擺出來了。再把這「五惡五痛」的本身說到極點之後，就是昨天那一品〔註：指七月三日第卅二會所講的第三十五品〕。今天又再勸勉，再告訴，讓大家「如貧得寶」，要重視。這個可說什麼？那現在怎麼著？這突然間出來一個奇峰。所以文章的形式，所以這個經典有時候也是最美的文章。

禮佛現光第三十八

《禮佛現光》。眾生只有依許多理論，也可以信，但是有好些，他就信得不結實。所以這一品是什麼呢？這不可思議的，你去拜了佛，拜了佛，佛就出現，放大光明啊，一種極殊勝的境界，這就是第三十八品。

佛告阿難。若曹欲見無量清淨平等覺。及諸菩薩阿羅漢等所居國土。應起西向。當日沒處。恭敬頂禮。稱念南無阿彌陀佛。

《大經解》：「無量清淨平等覺」。《漢譯》稱無量壽佛為無量清淨平等覺，或無量清淨覺。

現在到了這個裡頭，當機的是兩個人，首先是彌勒，其次是阿難。現在佛就對阿難說，「若曹」（指你們），你們如果想見「無量清淨平等覺」，這個是漢朝譯本的名稱，就是無量壽佛。他譯為「無量」，兩字沒有變；「清淨」，是無量清淨佛；「平等覺」就是佛，佛就是平等，無上正等正覺，「等」就是平等。所以咱們這個經名字，《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無量清淨平

等覺」就是無量壽佛，漢譯的名字。

你們要想看見「無量清淨平等覺」。所以這個經的名字，這個佛號就很有啟發性，是清淨、是平等啊。咱們就是不清淨，咱們一點兒也不平等，種種的分別，好啊、壞啊，是啊、非啊，邪啊、正啊，衆生啊、佛呀，好吃、不好吃，好看、不好看，種種的，這種種的分別心，他不能平等啊。所以佛法之特，最特的特點就是個平等，是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心和佛和衆生，這三個沒有差別，一有差別就是衆生嘛。我在天津大哭大笑的時候作了三個偈子，中間就有嘛，「生佛兩泯即是佛，才相對待便成魔」。生、佛兩個都沒有了就是佛，你才相對待，有生、有佛的對待，你就成了魔了。要平等啊，你要有平等啊。

所以這個佛號就有極深的意思。「阿彌陀」這個含義可以翻譯成很多很多，無量光、無量壽、無量清淨、無量清淨平等覺等等都是，甘露王、無等光、無礙光，都是「阿彌陀」的翻譯，可以翻譯成無量的名稱。

你們要願意見無量清淨平等覺，以及大菩薩和阿羅漢等等——這些阿羅漢實際上都是指著（極樂世界沒有阿羅漢，都是菩薩，都是大乘）

從他斷惑的水平而說，他只達到阿羅漢的水平。所以你發心是發的大乘的心，你所證只證到阿羅漢的這種水平，斷惑只斷到這個水平，就是斷了見惑思惑，就成了阿羅漢——這些人他們所居的國土。換句話說，你們想見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怎麼樣呢？你們應當起來，衝著西邊；「當日沒處，恭敬頂禮」，當著太陽落的地方，恭敬頂禮，去磕頭啊；「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口裡要念「南無阿彌陀佛」，一方面頂禮，一方面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你要想見佛，你就這麼做。

《大經解》：「西向」，以彼佛「酬願度生，現在西方」。淨土法門，指方立向，令衆專一。彼佛現在西方，故向西也。

這個「西方」，有人說，何必要專說西方呢？這個事情善導大師回答得好，說這個「指方立向」，要指出一個「方」、立出一個「向」來，「即事而真」，這個就是密宗的道理。這不是有個「方」、有個「事」嗎？這個「事」它就是真，所以給你「指方立向」。

他說，給眾生指了方、立了向，眾生心還不能夠專一呢，你告訴他佛遍一切處，哪兒都是，

他心就更專不起來了。所以念都是面必朝西，等
等等的，那就是為了讓你這個心，就專趨向一
個地方。《四十二章經》：「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你分散，那制心到一處，你這個光要聚焦，一個
太陽鏡就能燒東西。平常那太陽它不聚在一塊兒，
它就什麼作用也沒有，燒不了東西。所以制心一
處，他指方立向！是即事而真，這是為酬願度生，
現在西方。

實質上無量光它遍一切處，怎麼會專在西方
呢？就在咱們這兒！不在咱們這兒行嗎？佛身上
缺一塊。佛就在你身體裡頭。「無礙光」，沒有
什麼東西能擋得住的，所以它透進來了；「無邊
光」，它沒有邊，沒說到我皮這兒就是邊；「無
量光」，沒有受限量。它無量、無礙、無邊，怎
麼不透你的身體呀？

所以有的人說，你知道你的起心動念……，
你當然有的時候就是好乾淨些，卻乾淨不起來，
你這個肚子裡頭的……。佛他就是平等，他不垢
不淨，他沒這些分別，他沒有說你臭我就不進來，
哈哈……遍一切處，遍一切處在任何一切地方。

所以這個西方的「西」，這是指方立向。所
以「現在西方」都是為眾生，實際是遍一切處。

因此佛告阿難也是要面西，面西合掌，恭敬禮拜念佛。

阿難即從座起。面西合掌。頂禮白言。我今願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供養奉事。種諸善根。頂禮之間。忽見阿彌陀佛。容顏廣大。色相端嚴。如黃金山。高出一切諸世界上。又聞十方世界諸佛如來。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功德。無礙無斷。

「阿難即從座起」，他就起來了，朝著西合掌，頂禮磕頭，就念。先啟白了一句，說：「我今願見極樂世界」，我現在願意看見極樂世界（發願了），「阿彌陀佛」，我願意見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我願意供養與承事，「承事」者，就是來服務、師承；來種「種種的善根」，這就磕下去了。當然佛告訴他要念「南無阿彌陀佛」，當然他是念了。

「頂禮之間」，就在他頂禮磕頭的時候，在這個時間裡頭，忽然間看見了。所以這都是頓法，這些事情都突然一現就全現了。「阿彌陀佛，容顏廣大」，阿彌陀佛現身，這個容顏是廣大；「色

相端嚴」，這個相端莊、嚴麗。

「如黃金山」，金色光明的身，像一座黃金的山；「高出一切諸世界上」，高啊，在一切世界之上。

同時又聽到十方世界諸佛如來，都在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種種功德，無礙無斷。」十方世界的諸佛如來，都在那兒稱揚讚歎阿彌陀佛的功德。你看，所以它這個事情說是事相，實際是個華嚴的境界。

就在我們這個地球上，不但極樂世界就在我們對面，看見了阿彌陀佛，而且當時在會的兩萬人，都聽到十方世界的佛在那兒讚歎阿彌陀佛呀。所以它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啊，大家讚歎，而且讚歎了阿彌陀佛的種種功德。而他演說的是「四無礙辯」：辭無礙、義無礙、〔法無礙〕、樂說無礙，一切都無礙。而且他也沒有間斷，都在那兒說。

他們在演說這個辯智，就當時大眾都聽到了，這是一個證明。所以證明極樂世界確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而且十方佛讚，大家也都聽到了。所以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可以說是瑞相。而一部經中三度現瑞，是很稀有的。一開始說經就現瑞，

這等於中間的現瑞，這個瑞是很突出了，說完又現瑞。這一部經三度現瑞。

阿難白言。彼佛淨刹得未曾有。我亦願樂生於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親近無量諸佛。植衆德本。汝欲生彼。應當一心歸依瞻仰。

阿難就對佛說了。「彼佛」，指的阿彌陀佛，他的清淨國土，「得未曾有」，是從來沒有見過啊。

「我亦願樂生於彼土」，我也願意、我也高興能生到彼佛的國土啊。

「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親近無量諸佛，植衆德本。」你不看見很多都生在極樂世界了嗎？這些生的人，他們已經親近過無量諸佛，種了種種的善根，種種功德之本都種了。

「汝欲生彼」，你現在要生到那兒去，也「應當一心皈依瞻仰」。這兒指出「一心」兩個字了。他們都供了無量佛了，種了善根才能去，你現在願意去，怎麼樣？那要「一心」哪。所以這「一心」的功德是不可思議嘛。

你「一心皈依瞻仰」阿彌陀佛的時候，就等

於親近諸佛，植眾德本了嘛。他們是親近了諸佛，植眾德本，而能夠往生，你現在要一心的皈依供養，你也就可以去，那不就說你這個一心跟那些功德就相等嗎？所以我們難得一心哪，都是半信半疑、三心二意，要全心全意。這都是一心的初步啊，要一心、無二意來皈依、瞻仰。「瞻仰」是尊崇、仰望。

作是語時。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無量光。普照一切諸佛世界。時諸佛國。皆悉明現。如處一尋。以阿彌陀佛殊勝光明。極清淨故。於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剛。鐵圍。大小諸山。江河。叢林。天人宮殿。一切境界。無不照見。譬如日出。明照世間。乃至泥犁。谿谷。幽冥之處。悉大開闢。皆同一色。猶如劫水彌滿世界。其中萬物。沉沒不現。滉漾浩汗。唯見大水。彼佛光明。亦復如是。聲聞菩薩。一切光明。悉皆隱蔽。唯見佛光。明耀顯赫。

而且釋迦牟尼佛說這個話的時候，「阿彌陀佛即於掌中放無量光」，手掌中放出無量的光明。

阿彌陀佛這個掌，將來接引大家也是用這個手托著蓮花來接。所以接引佛像是一手捧著蓮花，一手是接引相的手印，是這個接引印，手垂下來、伸出來，也是這個手掌，這個掌中放出無量光。

「普照一切諸佛世界」，所以現在我們讀經要身臨其境，依文作觀，隨著這個文字就要觀想。這個時候這佛放光，這個光照著十方的佛土，這一切佛國都明現。這《觀經》也是如此，佛給韋提希夫人也現出了許多許多佛土，韋提希夫人她最有緣，她說「我願意去極樂國土」，所以再給她說了《觀經》。

這個時候一切的佛國都明現，「如處一尋。」一尋就是八尺。估計眼睛很好的人，咱們這個世界看十方的佛國，就好像好眼睛的人看八尺遠近的地方一樣。

阿彌陀佛的光明殊勝，「極清淨故」，佛的光明極清淨。所以這個世界上一切黑山、雪山、金剛山、鐵圍山、大小諸山，等等的山，以及「江河」（是水），「叢林」（大的樹林），一切「天人宮殿」（咱們這個娑婆世界也包括天，它也是天，還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是指地球，南瞻部洲才是地球。娑婆世界就大了，娑婆世界是三千大

千世界），宮殿，這些地方都照見了，全都照了，這個光全都照明了，大家都看見了。就譬喻是什麼呢？像太陽一出來，就把世間照亮了。

乃至於「泥犁」，地獄，「谿谷」，很深的山谷裡頭，都不見天日的地方，「幽冥之處」，都亮了，都看見了。

《大經解》：且一切諸物「皆同一色」。「一色」者，準《觀經》說，悉皆金色也。如《觀經》第七觀云：

「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大勢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熾盛，不可具見。百千閻浮檀金色，不得為比。」又第八觀云：「佛菩薩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七佛神咒經一》曰：

「其中所有一切萬物，皆作金色。」又如《法華》放光現瑞時，「照於東方萬八千土，皆如金色。」

而且「皆同一色」，都同一個顏色。「皆同一色」，那這個地方就是從這許多經典我們可以看到，《觀經》說，無量壽佛在空中，觀世音、大勢至兩個大士在旁邊，光明是「百千閻浮檀金色，不得為比」，這說明是金色。這個第八觀是「佛菩薩像，皆放光明，其光金色」，又是金色。

《七佛神咒經》說：「其中所有一切萬物，

皆作金色。」

《法華經》裡放光現瑞的時候也是說：「照於東方萬八千土，皆如金色。」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皆同一色」，從這個有色來說，應該指的是金色，都現金色光明。

「猶如劫水彌滿」，像大劫的時候，這個水啊，遍地都是水呀。在大水的時候，其中的一切東西都沒頂了，都看不見了。

「滉瀆浩汗」，這水之大，唯一看的就是一片大水。「彼佛光明，亦復如是。」這個世界就唯皆所看，都是佛的光明。

在這個時候，聲聞的光明、菩薩的光明，這一切的光明，「悉皆隱蔽」。這個光明就月明星稀，月亮很亮的時候，星星就看不見了。那個星子它也有光，但是為月光所掩蔽，那這肉眼就看不見了，就是這個道理。這個時候佛光明顯，所以菩薩的光、別的光就不顯現，隱蔽了。

「唯見佛光，明耀顯赫。」光明照耀，它明顯、赫奕，有威力。

此會四衆．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皆見極樂世界．種種莊嚴。阿彌陀佛．於彼高座。威

**德巍巍．相好光明。聲聞菩薩．圍繞恭敬。
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明現照耀．清淨
平正。無有雜穢．及異形類。唯是衆寶莊嚴．
聖賢共住。阿難及諸菩薩衆等．皆大歡喜。
踊躍作禮．以頭著地。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
三佛陀。**

**《大經解》：「此會四衆」，大比丘衆萬二千人，
比丘尼五百人，清信士七千人，清信女五百人。
……諸天梵衆乃至「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悉
是會衆。**

此會的四眾弟子，「天龍八部，人非人等」
（「八部」就是八部鬼神，人非人等），都看見了。
四眾弟子是人，天龍八部、人非人那就是護法，
阿修羅、緊那羅等等的，龍在天龍裡頭。看見極
樂世界種種莊嚴。

看見「阿彌陀佛，於彼高座」，在高座之上。「威
德巍巍」，佛是有威、有德。現在咱們漢地的像，
把佛畫成就是胖坨坨的一個人，跟這個藏像不一
樣。藏像是佛都顯出佛的威德，威呀！這大雄寶
殿哪，這個「高座」，「威德巍巍」是莊嚴貌、
高大貌，崇高。「相好光明」，三十二相八十隨好，

種種的光明。許多弟子，聲聞弟子、菩薩弟子，「圍繞恭敬。」

《大經解》：「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此山非世間土石，純是四寶所成，故云「無有雜穢，及異形類，唯是衆寶莊嚴」。正報光明無量，故云「明現照耀」。依報「寬廣平正」，「清淨安隱」，故云「清淨平正」。

「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明現照耀，清淨平正。無有雜穢」，佛這個相是什麼呢，就像是須彌山。須彌山是咱們這個四大部洲的一個中心，它是在海面出來。這個海不一定是水所形成的海，你比方像說空中到處都是微中子，這微中子的海，不一定是氫二氧所成這樣子水的海，到處都是微中子。須彌山就在這樣的海裡頭，明現照耀。因為須彌山是四寶所成，不是咱們這個土地所成，它這個可能就是在生成的時候高熱高度的結晶。「明現照耀」，看得很清楚，它也放光，很清淨、很平正，沒有雜穢。

「譬如須彌山王，出於海面。」須彌山是寶所成，它也很清淨，這個是作為譬喻。譬喻佛在高座上光明出現，他的光明普照，菩薩的光都不

顯了。同時也看見國土，國土也明現、也照耀、也清淨、也平正，沒有雜穢，沒有一切不乾淨的東西，也沒有異形類，都沒有。

「唯是眾寶莊嚴」，這都是七寶莊嚴所成的；「聖賢共住」，凡聖同居，地上的菩薩是聖，剩下的地前三賢就是賢，還有凡夫，這都共住啊。都見到了，見到了佛，高座巍巍，譬如須彌山王。世界是清淨、平正，無有雜穢，眾寶莊嚴，聖賢共住。

《大經解》：「阿難及諸菩薩眾等」，……蒙恩睹瑞，歡喜踴躍，故皆五體投地，至誠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舊譯正遍知……

「阿難及諸菩薩眾等，皆大歡喜。」當時大眾不是阿難一個人，所有的人都非常歡喜。

「踴躍作禮」，歡欣鼓舞啊。大家這個情形，你要想，要比那個足球進球，那要恭敬、那要生動、那要踴躍誠懇得多，大眾歡喜，在這兒禮拜。在這個時候，都稱念「南無阿彌陀三藐三佛陀」。

「三藐三佛陀」，我們咒語的話就「三藐三布達雅」，翻譯為「正遍知」，就是佛，佛的十號之一。

大家都在念「南無阿彌陀正遍知」。

諸天人民．以至蜎飛蠕動。覩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憂惱．莫不解脫。悉皆慈心作善。歡喜快樂。鐘磬琴瑟．箏篴樂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諸佛國中。諸天人民。各持花香．來於虛空散作供養。

這不但是大眾，四眾跟人非人等，天龍八部，我們這裡頭天界的人民，以至於小蟲蟲，能夠看到阿彌陀佛這個光的，「所有疾苦，莫不休止」，自己的疾病、自己的痛苦都停止呀。「一切憂惱，莫不解脫」，都得到解脫。「悉皆慈心作善。歡喜快樂。」

這是一個大加持呀，在這裡頭。所以這個加持，大家要知道，這是很殊勝，普及一切。地藏是個女的，她母親入了地獄，她超度她母親，結果她母親出了地獄。不但她母親出去了，同地獄的人都出去了。就像那個董某某（現在還在郵電部當技術處處長），南下工作的時候，半路上有人告訴他：「你怎麼還不念咒？」他念起來了。結果過一個公路橋，這一個車隊，前頭的車、後

頭的車都掉下去了，他也掉下去了，所有別的車的人都死光了，他這個車上沒死人，他在念。所以這些事情，佛就是平等，你只要有人在念，佛所救度的那是很平等的，別人都同樣得到好處。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蜻飛蠕動、小蟲蟲什麼都得到法益。

一切的樂器，鐘、磬、琴瑟，筚篥等等的，都是不要人彈，都自然就奏樂、演奏。

「諸佛國中。諸天人民」。其他的佛國，還有諸天界，都有菩薩拿著花，拿著香，到我們這個虛空這兒來，來散花，來燒香，來作供養。你們現在要把整個這個場面，要心裡想一想，我們在這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在說法，大會中兩萬多人，這個時候極樂世界在我們眼前，這個時候十方佛國都顯現，我們大家都在這兒歡欣鼓舞，而且十方佛國的菩薩大眾都來獻花、燒香。

**爾時極樂世界。過於西方百千俱胝那由他國。
以佛威力。如對目前。如淨天眼。觀一尋地。
彼見此土。亦復如是。悉觀娑婆世界。釋迦
如來。及比丘衆。圍繞說法。**

這個時候極樂世界「過於西方」，從這西方過去是「百千俱胝那由他國」，就是十萬億佛土。

「以佛威力，如對目前。」以咱們兩土佛的威力，就〔如〕看眼前一樣。「如淨天眼，觀一尋地」，像清淨的天眼，看八尺地方的距離一樣。「彼見此土，亦復如是。」他們看見我們這個世界，也是這樣。

看見「釋迦如來，及比丘眾，圍繞說法。」看到這個娑婆世界，看見釋迦牟尼如來，這些大比丘眾（這不是有一萬二千哪，四眾弟子加起來是兩萬），圍繞著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在說法。釋迦牟尼佛在說什麼法呀？在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啊，他們也都聞到。

底下還有一點討論，今天時間不多了，今天我們介紹經文就到這為止。說一點夏老師曾經的因緣。

夏老師曾經是從這一品開始會起的。當時感覺《無量壽經》重要，感覺會集本還沒有善本，自個兒很想試一試。很想試一試，自個兒也沒有信心，說：「我到底能不能做這個事？」於是就想拿一品，先會一品看看。先會哪一品呢？就會的是這一品。選這一品的動機呢，就是這一品在

五種譯本都有。這也是很難得的，就是說這五種譯本全有這個內容。所以也就是說，這一品那就確確實實不可能有某一本獨有，那還可以說是這裡頭還可以打個問號。五種翻譯，從漢朝翻到宋朝，每一本的翻譯都有。這個也確實是。

那麼會集完了之後，大概花了當天一整夜把它會完了之後，晚上就入夢。夢見來了一個童子，說是：「蓮池大師請你談話。」夏老師跟著去了，就到了極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就會見了。蓮池大師往生是八十多歲了，可是看到只像二十歲的人。夏老師告訴我說，這個相貌就跟夏老師那兒掛的一張西藏的祖師像，某一尊祖師的像〔一樣〕，那張曼陀羅到我家佛堂來過，後來在我佛堂供過很久，大家沒注意，可能是。蓮池大師的像我跟你們說過，但是大家不留心。恐怕我跟你們說，你們都忘了，腦子沒這印象了，誰也想不起來了。我跟你們說過，現在都沒還呢，不過我還記得那個像。

蓮池大師就問夏老師，說：「《無量壽經》，王龍舒已經有了會集了，而且流通很廣。你為什麼還又要會集呢？」夏老師就詳陳，說：「他這裡頭有好多不圓滿之處，他這裡頭發菩提心，還

有很多……。」這些錯誤有的蓮池大師已經指出來了，「還有他只是會集了四譯，他缺一譯，而且他這裡有很多句子是他自己寫的，不是原來的經文。那這樣下去，將來誰都可以自個兒來會、來編，用自個兒的話來寫。這個例不可開。但是怎麼辦？只好再想法，能有一本能夠嚴格符合這個要求，都是從原經裡頭會出來的，把這些缺點都能夠避免。」因為他已經發現這些缺點。

後來提到魏默深，提到彭二林。提到這兩個人的時候，夏老師說的時候，蓮池大師一愣。因為這兩個人的著作，都是在他往生以後，但是他以他的神通力，稍微一定神就都知道了，這兩本書是什麼內容他全知道了。就聽夏老師談，談了之後點頭，他已經知道他的內容，說的他有什麼缺點。像魏默深〔會本〕裡頭，不知不覺他也還犯了這毛病，有他自個兒的句子。他說是極樂世界的房子，或在虛空，或在平地，或依寶樹而住。你們都有能背《無量壽經》的，你們想想，它有這句話嗎？它有或依寶樹而住？沒有。他不知道怎麼又寫溜了。而且他把五惡、五痛、五燒全刪了。這個是我們要念佛，要往生，你先要做好人哪。這個基礎。

所以就說明這些道理。「你去會集吧。」讓童子送。送出來，童子拿那個杯子，在這個功德池中舀了一杯水給夏老師喝。那是非常清涼。後來看那個樹啊，那個高大呀，不可形容。他就問那個童子，說：「這是什麼樹？」這個童子就……，那種表情他就看出來了，就好像說：「你還會集《無量壽經》？這種樹你都不認識。」哈哈……醒了，有這麼一個經歷。

像是永明大師也是在定中，甘露灌口。所以永明大師寫這個《宗鏡錄》一百卷，沒有人敢還價，說認為是對於佛法的一度總結。他也就是如此，都是得到……。所以這裡頭，自他不二，感應道交，加持力，這加持力就是他力嘛。

今天就說到這兒，我們都應該有「如貧得寶」，得寶，好好地利用這個寶。現在集中一點，不需要貪多，什麼經書，什麼都要看，什麼都……，不用很廣。經書咱們現在要念，淨土經就要先圍繞著這《無量壽經》，自己再加上持念佛號。而這個經中它本身就把許多應該如何如何如何，都告訴我們了。所以我們不需要說一定要去找一個什麼師父，找不到師父就不得了，沒有這個需要。

你只要依靠你自己的這種誠懇的心，不要固

執成見，你好好地去依照佛的教導，一絲一毫，清清淨淨去體會，把佛的教導來排除我們過去那些成見，這是一種類型。還有一種型，你本來不懂得，你後來忽然間懂了，這是常有的。後來我常常看，這一看我懂了，實際就是把你的痴排斥了。你本來不會這麼懂，你愚痴，現在爲什麼會懂了？你的愚痴給你排除了。去東西，只要這麼去，把我們這個貪瞋痴這些心垢，一天天去，去東西。所以老子的話是很高明，「爲道日損」。

大家都是想得東西，想長，都是現在氣功練功的那種概念，想我就是……。禪宗就稱爲這是……，其實離禪宗那個功勳位差得遠了，那不能相提並論，禪宗那個功勳位也是個貶義詞，尊貴一路才是不同。所以大家現在只是去東西，你把老的東西丟得乾淨，去得乾淨，貪瞋痴減少，你就是個無所得。爲什麼是無所得？你本來已經是無限了，你還得什麼？沒有可得的東西。都是你本有的，因此是無所得，一部佛法就是如此。

再有這淨土宗最穩當。別的也一樣，也說的是這個東西，也達到的是這個東西，但是就是說，你在能達到這個中間，你所走的路程，對於你的要求，你必須有師，要有引導人，這個問題就千

難萬難了。淨土法門千經萬論共指，你要信法門，你就按著這些經論，自個兒信這個經論，信佛的教導，決定可以，「悉度脫之」嘛，皆可以度脫。今天咱們就到這兒。

第卅四會 一九九零年七月卅一日 講於北京蓮華精舍

《大經解》：《阿彌陀經》謂此法門爲「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末法衆生情執深重。於此最極圓頓、一乘了義、究竟方便之妙法，不能信及，反生疑謗。是以本品禮佛見光，此世界中二萬人，親見極樂世界清淨莊嚴，親聞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爲作證明，令生正信。……今仰體聖心，傍引數經，以證極樂妙有，免墮偏空。(一)《觀經》云：「韋提希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應時即見極樂世界廣長之相。得見佛身及二菩薩。心生歡喜，歎未曾有，豁然大悟，得無生忍。五百侍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世尊悉記，皆當往生。生彼國已，獲得諸佛現前三昧。」

《禮佛現光品》，這個很重要，因為這個法門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一個是法門深奧很難信哪，這是一方面，超情離見。再有，末法的眾生

他就是信不及，所以就會想極樂世界誰也沒看見哪，這樣就懷疑。所以在這個經裡頭，不只這個經裡頭，佛多次的讓大家都看見極樂世界。所以這個意義，在這方面講是十分深刻了。

除了這個經，兩萬咱們地球上的人，親自看到極樂世界，聽到十方諸佛在那兒稱讚阿彌陀佛，這都證明經上的話。從另外的經，我們這兒引證了幾種，恐怕還不止，事實上絕對是不只這幾種。今天我就翻見了還有一種，沒有看到的恐怕還有很多。這幾種都有親自見到極樂世界的記載。

最主要的是淨土三經裡頭的《觀經》。《觀經》，國王要殺父親，母親就去探監，在身上搽了點什麼果子醬之類的東西，和點麵，國王吃了就可以不死。就查出來了，是母后所做的事，於是大怒，就要殺母親。這個母親就非常愁悲苦惱，就求佛，她皈依了釋迦牟尼佛，佛就飛到她那兒去給她說法。她說，這個世界我是不想待了，我想求到一個別的佛國。佛就給她現出來很多佛國。她說：「我心願意去西方極樂世界。」那麼，就特獨地把極樂世界詳細地現給她看。在這一個法會上，韋提希王后見到阿彌陀佛，見到極樂世界這一種廣長之相，看見佛身、二菩薩，「心生歡喜，歎未曾

有」，歡喜讚歎之至，過去所沒有。「豁然大悟，得無生忍」，所以這根器呀，哈哈……

所以出家人、在家人的根器不是就一定要這麼劃分，說是出家人必定要高於在家人，在《無量壽經》兩萬人的大會裡頭沒有這個記載嘛，而韋提希夫人之後當時就「豁然大悟，得無生忍」。所以有人說念佛嘛，就是臨終往生，這個〔韋提希夫人〕不就是現生得無生法忍嗎？所以說，有的時候大家常常有這種情見。至於念佛主要的作用是在臨終才表現得出來，但是在生命未終了之前就得大受用，就證入無生的人，自古至今有很多啊！只是大家用功得不夠，情執深重，所以就不能豁然哪。你都捆住了，哈哈……心裡都捆住了，捏得太緊哪，就放不開呀。

五百侍女同時看見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所以經中常常記載，把發菩提心作一件大事記下來，所以這就是發菩提心的重要嘛。於是乎，這五百個侍女都會往生，而且到了往生之後都得「諸佛現前三昧」。這是到了之後就得三昧，當然不如王夫人了，這是一件事情。在《觀經》的記載，這是五百多人親自都見到了，同時見到了，而且得大受用。

《大經解》：(二)《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云：「時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會中，所有諸菩薩摩訶薩（一萬二千人），苾芻（二萬人）、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梵王、帝釋、護世四王並餘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悉能見彼極樂世界，及見無量光如來。菩薩、聲聞大眾圍繞。光明熾盛，如妙高山。」

第二個，《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裡頭有這樣一段：「時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會中」，咱們這個世界上，釋迦牟尼佛的法會之中；「所有諸菩薩摩訶薩（一萬二千人），苾芻（二萬人）、苾芻尼、優婆塞、優婆夷、梵王、帝釋、護世四王」等等等等；「悉能見彼極樂世界」，這兩萬比丘，還有優婆塞等等等等，都看到極樂世界；看到「無量光如來。菩薩、聲聞大眾圍繞。光明熾盛，如妙高山。」佛光明熾盛如妙高山，妙高山就說的須彌山。須彌山那是高極了，是微妙極了，不是磚頭瓦塊所成，乃是眾寶所成，須彌山哪，這高極了，高大極了。這個又是這個大會上，這都見了，比丘有兩萬人。

《大經解》：(三)《十往生經》云：「佛告山海慧菩薩：汝今應當起立合掌，正身向西，正念觀阿彌陀佛國，願見阿彌陀佛。爾時一切大眾，亦皆起立合掌，共觀阿彌陀佛。爾時阿彌陀佛，現大神通，放大光明，照山海慧菩薩身。爾時山海慧菩薩等（包括一切大眾），即見阿彌陀佛國，所有莊嚴妙好之事：悉皆七寶、七寶山、七寶國土；水鳥樹林，常吐法音，彼國日日常轉法輪。」以上皆證當時印度人民，或數以百計，或以萬計，親睹極樂依正莊嚴。西方有極樂，有佛阿彌陀，此兩有字，應深著眼。

再有《十往生經》：「佛告山海慧菩薩：汝今應當起立合掌，正身向西，正念觀阿彌陀佛國，願見阿彌陀佛」，就教給他你應該這麼做，向西正念，不要有任何的邪思，要觀想彼國，而且發這個心，願意見阿彌陀佛。由於這一說，山海慧菩薩是當機，全體都站起來了，都合掌，都在做這個觀想。

就在這個時候，「阿彌陀佛，現大神通，放大光明」。本來這大家沒看見哪，這是在極樂世界啊，這兒一起立、一合掌，阿彌陀佛馬上，當

即就感應，這中間不需要時間哪；「放大光明，照山海慧菩薩身。爾時」，這個菩薩和一切大眾，「即見阿彌陀佛國，所有莊嚴妙好之事」，都是「七寶、七寶山、七寶國土；水鳥樹林，常吐法音，彼國日日常轉法輪。」都見到了這個極樂世界一切一切。

不過這個裡頭需要解釋一句的，免得將來這兒誤會。他這說「七寶山、七寶國土」，極樂世界是地平如掌，沒有一切山，那這兒說個「七寶山」，怎麼講啊？哪位能回答這問題？不是一部經，多少經都說啊，沒有一切山哪，地平如掌。而且《觀經》是觀想那個水上凍了冰，冰上一層玻璃就是大地。當然水上凍了冰了，當然是平的嘛，平地如鏡。怎麼這個地方說極樂世界地是平的，沒有山，這出了個七寶山呢？所以就是說這些問題，我們都應當很清楚。首先要知道地上沒有山，第二還要能夠解釋這個經裡頭的這個山。

現有一部假的經，不是經，叫西方極樂的遊記〔《西方極樂世界遊記》〕。那天有個人拿來了，他還很不服，我說這個是假的，他不服。他說：「你找出證據來。」我一翻就翻出了這個證據，他說，到了極樂世界，首先看極樂世界中央一個大黃金

山，我說：「這還不就是假的嗎？極樂世界地面上沒有山哪，他怎麼看見山了？」哈哈……沒有山，那這兒怎麼又說山呢？他又提出反證：「你看這個經上說有山。」這個……，所以我們就是要深入。

「七寶山、七寶國土」，《觀經》把它說了，琉璃地觀想之後，要觀想琉璃地的地下有金剛七寶所成的金幢，金色的寶幢撐著這個地。這就很像我們的供盤，七個圓盤，這個地。這個地下它有一個撐著它的，這個幢是八方，八個面，有八個稜，「一一方面，百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四千色，映琉璃地，如億千日。」它底下放光照的琉璃地，底下光明極了。底下的寶柱撐著它，在那兒放光。所以咱們這兒所說，它所介紹的，就不僅僅是地面。它地下那撐著整個極樂世界的這個寶幢，就是這兒所說的七寶山，高大，撐著這個地。所以地下的就有這個山，地面以上是琉璃地，是平的，沒有山。這個附帶說一下，將來就可以說明，萬一有人在這個地方搞不清楚。

佛法沒有什麼不清楚的，只是現在人不清楚，哈哈……眾生不清楚；沒有不清楚的，你放心

好了。答話的人也可能不清楚，也是你答話的人目前不清楚；是你不清楚，不是佛法不清楚。這個地方不能懷疑，所以這個舉了這些證明。所以從這些事情就告訴我們，今天還看了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受記等等這些經裡頭，都還有類似的這些內容。所以我們還有很多沒看到的經，而這些記載是很多很多的。

《大經解》：總之，本品具四悉檀：(一)極樂依正現前，是世界悉檀。確顯妙境，令衆歡喜，生欣求心。(二)阿難大衆，歡喜作禮，稱念聖號，是爲人悉檀。令生善故，持名往生是善中之善故。(三)破疑生信，是對治悉檀。疑根未斷，即是罪根。信力圓時，全成佛力故。

剛才談到，除了本經之外，還有其他的經有類似的這個內容。那麼，我們再回到本品。本品這些示現具四悉檀。「悉檀」是印度話，可以翻譯為「成就」、翻譯成「宗」，以什麼什麼為宗。四悉檀就是四種成就、四種宗。再有，後來南嶽思他有一個解釋，他說「悉」字是咱們這兒的話。

「悉」者，就是普遍、都怎麼怎麼；「如來悉知悉見」，皆知皆見，悉是這個意思，是咱們中國

的話。「檀」是檀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布施。「悉檀」是普遍的布施，就是普遍的饒益有情。有兩個講法。不過前者呢，好像是這麼說法，大家遵從的人更多一些。這是代表四種指的為了成就眾生，這四種方面。

這個四悉檀，第一是「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就是要說這個世界，能夠說出來讓眾生生歡喜心。這極樂世界，整個的世界現在大家之前，這世界悉檀嘛，大眾都歡喜嘛。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為人悉檀」，對人有幫助。為了大家，大家看了之後都踴躍歡喜，都願意往生極樂世界，都作禮、都念佛，這個就是為人悉檀，這第二個悉檀。

第三，〔對治悉檀〕，大家是破了疑了。所以，最壞是疑啊。密咒有很多，唐密裡頭很多經裡那個咒的功德，真是說得大家就是……裡頭可是有一句啊，它說「唯除於咒生疑」，你對於它懷疑：「你念這個會有用嗎？有這麼大的功德嗎？」「它有這麼大的功德，我念行不行啊？」都是有疑啊。

一有疑，那所說的那些功效不顯現，你自個兒給它否定了。大家不要以為這個事……，你懷疑就是你否定。你就是佛啊，你要否定，那他的

功德就顯不出來嘛，哈哈……他是唯心所現，你的心就是否定他，那他還現什麼？他就現出那個否定的那個結果，你自個兒現出來的，所以這個對治，斷疑生信哪。所以「疑根未斷，即是罪根」，大家不要以為……。疑根沒有斷，就那個疑根就是罪業的根哪。「信力圓時，全成佛力」，等到你信力圓滿的時候，你的力量全成了佛的力量。也就是佛的力量全成了你自個兒的力量。

《大經解》：(四)心佛不二，妙感難思。事理不二，妙境現前。是第一義悉檀。圓彰性具，令入實相故。

第四就是「第一義悉檀」。上面說世界悉檀、為人悉檀、對治悉檀，那都是初步，真實要普利的，那是第一義悉檀，第一義諦。所以這裡頭就顯出心佛不二，感應道交，妙感哪，事和理也不二。從事上說十萬億佛土，那麼現在是如對目前，本來就沒有空間，現在科學的話，空間是錯覺，這個是理體。現在在事上，十萬億佛土的這個世界就在當前、就在當下，這個事跟理就不二，顯出第一義諦，就說明這一切都是你本來所具有的。所以「託彼依正，顯我自心」，就假託著極樂世界依報怎麼怎麼莊嚴，正報怎麼怎麼莊嚴，顯示

你自心如何如何莊嚴。不然你不能信，你也無從去想，這是藉著他而顯白，這個就為了「令入實相故」，所以這「第一義悉檀」。

《大經解》：如《無量壽起信論》云：「右明無量光明遍照一切。極樂娑婆，同一法界。本無彼此，安有東西。山河大地，皆是衆生目眚所成。若能一念入佛境界者，無量光明，普周塵刹。三塗六道同時解脫。不獨阿難以佛威加被，得見佛身，及諸依正，即今末法衆生，但能入此法門，不離當念，疾得見佛。《華嚴經》云：『諸佛一似大圓鏡，我身就如摩尼珠，諸佛法身入我體，我身常入諸佛軀。』是知諸佛衆生，本來不二。名爲見佛，實無見者。何以故？不可於一體中互相見故。」

那麼「第一義悉檀」，我們如何來領會這第一義諦啊？彭二林，他的《起信論》，他這裡有這樣一段：極樂和娑婆，同一個法界，沒有彼此之分，也沒有東西之別。極樂世界也遍娑婆，娑婆也遍極樂。這一切一切所謂大地山河、森羅萬象，都是衆生眼睛裡頭有了翳子了，眼睛病所看見的。眼睛要出了病就看見，現在不是那個青光

眼就看見種種好看的東西。那個巴某某就青光眼，他說「我感謝我的青光眼，我能看到別人看不見的好東西」，哈哈……就是現種種好看的光，很好看的色。是眼的病，它這是眼中有翳所成。

「若能一念入佛境界者，無量光明，普周塵剎」，這無量的光明，塵塵剎剎無不遍滿。「三塗六道同時解脫」了，所以這頓法，有如染絲，一成一切成。不獨是阿難當時蒙佛的威神加被，可以看見阿彌陀佛的身，及種種依報正報的莊嚴。不但是阿難當時，也令末法眾生，也就是我們在座的大家一起。「但能入此法門」，你只要能入這個法門。「不離當念，疾得見佛」，就不離開你當下這一念，很快見佛。

《華嚴經》說，「諸佛一似大圓鏡」，佛就像大圓的寶鏡；「我身就如摩尼珠」，佛是如鏡，我如一個摩尼的珠；「諸佛法身入我體」，說我這個摩尼珠中可以現一切一切的景相。諸佛的法身，諸佛的這些圓鏡，我這個摩尼珠都攝盡，都入我體中；「我身常入諸佛軀」，我的身體就常入一切諸佛的身軀之內。所以互融互攝，都是我們攝一切佛，我們也融入一切佛，為諸佛所攝；諸佛也融入我們的自身、自心。所以說無毫釐許

間隔，沒有一毫一釐那樣的地方是間隔處。

「是知諸佛眾生，本來不二。」剛才舉了《華嚴經》的例子，那還是二嗎？水跟牛奶倒在一個杯子裡頭了，還是二嗎？你還拿那個勺子搥，能夠搥點水出來，或是牛奶出來？誰也搥不出，分別不出來了。「本來不二。名為見佛。」什麼叫見佛？這個叫做見佛！所以大家這個見解，這個地方扭過來，一定以為我見佛、見光，我要看見光了、看見佛了，這個是見佛。你如果真正的了達諸佛眾生本來不二，這個叫做「見佛」！「實無見者」，實在說沒有見者，這個就高了。所以不是說見佛、見光的人沒有，那個水平低呀。在第一義諦之中這樣的見佛，實在沒有見者。

「何以故？不可於一體中互相見故」（這兒有個錯字，不是「互見相」是「互相見」）。既然是一體，誰見誰呀？你的眼睛就從來沒有看見過你自個兒眼睛什麼樣。誰看見你眼睛什麼樣？你有沒有眼睛啊？你要瞎了就什麼看不見，你現在沒瞎你就有眼睛，什麼都可以看見。你眼睛是什麼樣？眼睛不能看見自個兒眼睛嘛。

所以這就是，須菩提呀……，那個比丘尼能變成轉輪聖王，排在頭一個來接佛，佛說你沒有

先見著我，而須菩提第一個來見我，他見著我了，他是頭一個。須菩提當天也知道佛要從天上下來，他在山洞裡頭那兒修行。「今天佛回來，很多人都去接」，他說「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來無所來、無所去，我們又何所接呢？佛也無來，我怎麼接呀？不動了，不去了。他這不來的人先見了佛呀。這個排隊排在第一的人真正先見了佛的，佛說：「你沒有先見我。」這才是佛法，不然你就是附法外道！附在佛法裡頭的外道。

所以《無量壽經》它這部經，確實是很殊勝。它這一直一直沒有一個地方鬆懈呀，一步一步加深，一直到最後。底下就是現在的佛和未來的佛，在那兒看極樂世界，倆人在那兒說，哈哈……這非常生動。剛才說無所見嘛，這個說的什麼呢？這個說的是法身境界啊，「須菩提沒有來，看到我」，這是法身境界啊。

那天蔡某某拿了一個問題，她看了黃檗《傳心法要》，有一段她拿出來了，說裡頭說：你們這一切都無所來、無所去，所以臨終看見有什麼你也不要跟著走。她說：「那麼我們往生怎麼辦？」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我說，禪宗修的是法身境界啊，法身還得向上呢。所以她就……就須菩提那

個，「如來無所來無所去」，你臨終跟誰走啊？我說，你要知道，淨土宗的往生是凡夫的事，你是凡夫啊，你反正得有所去。所以不能不受後有，就不如受這個往生的後有。真能不受後有了，那你自由自在了；你不能不受後有，那只有隨佛往生啊。這個蔡某某說：「不問，不問了」，她書收了，她說：「我明白了，這是不同的境界。」

所以就是往生有四料簡嘛，「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生是決定生，去就沒有去呀；「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生」，聽到去我是決定去了，可是生沒有什麼叫生啊，證無生嘛，什麼叫「生」啊？這有四料簡，「生則決定生，去則決定去」是一句；「生亦實不生，去亦實不去」又是一句，這四料簡。所以這些意思我們都要圓融，各個按照自己的，所謂量體裁衣，你要做衣服你要先量一量，就是量合乎你的身體，合適才對。

再進一步說，縱然就是證了虹光身了，來去自在了，就是文殊、普賢，他還要示現求生極樂世界。所以就是說是，「八十翁翁舞」，八十老翁在這兒跳舞；「教導兒孫故」，為了教導兒孫，八十老翁也要跳跳舞啊。因此你不管是上賢下智，都應當實現往生，求往生，得到往生。

慈氏述見第三十九

爾時佛告阿難。及慈氏菩薩。汝見極樂世界。宮殿。樓閣。泉池。林樹。具足微妙。清淨莊嚴不。汝見欲界諸天。上至色究竟天。雨諸香華。徧佛剎不。阿難對曰唯然已見。汝聞阿彌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衆生不。阿難對曰唯然已聞。佛言汝見彼國淨行之衆。遊處虛空。宮殿隨身。無所障礙。徧至十方供養諸佛不。及見彼等念佛相續不。復有衆鳥住虛空界。出種種音。皆是化作。汝悉見不。慈氏白言。如佛所說。一一皆見。

底下就是這個意思，要用這個法門來度脫，一切衆生皆依此法而得度脫嘛。所以佛就跟阿難跟慈氏菩薩（慈氏菩薩就是彌勒）說，你看見沒看見極樂世界的那些宮殿哪、樓閣啊、那些泉池、那些個林樹、七寶樹啊，具足微妙、清淨莊嚴否？你看見沒看見哪？一切一切清淨，具足莊嚴等等，你們看見沒有啊？

《大經解》：首示極樂妙嚴，諸天雨華之象，令

作見證。

次則親聞彌陀說法，法音宣流，普度十方。

三見彼國聖衆，遊行十方，供養諸佛。

四復見聖衆念佛相續，是即彌陀本願之核心。……凡夫念佛而得往生；既往生已，仍復念佛。念念相續，盡未來際。

你們看見「欲界諸天，上至色究竟天」，這是色界天，拿了香花灑到佛剎裡頭，看見沒有啊？阿難就回答說：「看見了。」

佛又問，你聽見沒聽見「阿彌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他的法音流布，告訴一切世界，來教化眾生，你聽見沒有啊？「是啊，聽見了。」

佛又說，你看見那個佛國，那些個在淨行之中的大眾，在虛空裡頭在那遊啊，有的在那住啊？他們可以把宮殿蓋在虛空裡頭的，不是都在地上，在虛空中可以蓋房子。也不用蓋，自然出現的。而且這宮殿可以隨身，走到哪兒，宮殿隨到哪兒。所以「遊處虛空。宮殿隨身，無所障礙。徧至十方供養諸佛不」？看見沒看見？他在虛空之中，宮殿就隨著他，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養諸佛。

及看見那個「彼等」，這句話要緊，「念佛相續不」，看見沒看見極樂世界那些人，他們都

在那念佛，相續在念佛呀？不是說我念佛念到往生我就不念了，那這個恐怕也往生不了。這是盡未來際呀，這很自然哪，他就是自然念佛相續。所以這個念佛，到了極樂世界就正好念佛，沒有這些干擾。在我們這個世界，難得念的幾句好的。還有眾鳥在虛空中，出種種的法音，都是阿彌陀佛變化所作，你們看見沒有啊？

慈氏——彌勒菩薩答言：「如佛所說」，他這個總回答，如佛所說這一切，「一一皆見」，每一樣、每一樣我都看見了。

《大經解》：阿難結集經藏，慈氏當來下生，故佛以此微妙法門囑咐二人。

……「色究竟天」者，為淨居天之一，乃色界天最勝之處，乃證不還果聖者所居之處。

這就是現在佛、未來佛在這一次法會上，對於極樂世界在做個證明。為什麼佛一上來就專指這兩個人呢？因為阿難是結集經藏的，彌勒是當來下生。佛滅度之後，佛法要存在於世間靠這個經，阿難是結集經藏的。所以阿難大家不要小看，他很重要啊，結集經藏的是他，傳佛心印的是他（迦葉之後，二祖就是阿難），傳授密法的還是

他（蓮花生大士是從阿難得到釋迦牟尼佛預先囑咐要傳的法）。所以佛把這個微妙法門囑咐給這兩個人，這是大事因緣。所以種種，這個就不再重複了。

佛說「上至色究竟天」，色究竟天是淨居天〔之一〕，這是天界上一個特殊的地方。是四禪，禪天，這證三果的人（這外道也可以到這個地方，只要是證了四禪），阿那含證第三果（不還果）的人在淨居天，所以他不到地球上來了。所以淨居天都是修行人，這都是聖人所住之處。這個聖人是要包括小乘的聖人。

佛告彌勒。彼國人民有胎生者。汝復見不。彌勒白言。世尊。我見極樂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處於宮殿。又見衆生。於蓮華內結跏趺坐。自然化生。何因緣故。彼國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

《大經解》：極樂有胎生、化生二類。……所謂胎生者，只是疑惑未盡，闇障猶存，未能見佛聞法，故以胎兒爲喻。……且邊地之人雖云處胎，不但無處胎之苦，所受快樂，猶如夜摩天人，在宮殿

中。夜摩天乃欲界第三天，在四天王天、忉利天之上，彼天中人時時唱言快哉快哉！可見其中天人之樂，甚矣。

……慈氏見已，復問「何因緣故」有此二生，今既見果，欲明其因。

佛告彌勒，彼國人民有的是胎生的，有的是化生的（這特別指出胎生的），「那裡頭有胎生的，你看見沒有？」「彌勒白言，世尊，我見極樂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彌勒就答說：「是，我看見了，我看見他們極樂世界的人，所謂住於胎者，他們的享受跟夜摩天一樣」。夜摩天這個天的天人，時時就在那兒高興地：「啊，快哉，快哉啊！」這夜摩天是非常愉快的一個地方。那麼這胎生者，他們跟夜摩天人一樣，在宮殿之中。

「同時我又看見，有眾生在蓮華中那兒跏趺坐，他自然化生的。什麼因緣呢，他們極樂世界的人民有的是胎生，有的是化生呢？」

所以魏承貫他會集的書為什麼不好呢？他就說「彼國無有胎生」，那麼就跟這個經就抬槓了。你會集你不能夠自個兒出主意啊，這明明說有胎生，他在會集本裡說沒有，所以夏老師只有再會集一遍。不能改人家東西。他已經死了，你不能改，

你不能強加於他。

這個胎生，他也是化生，但是借這個「胎」來說明，胎是還沒有成人嘛，所以人的功能他還沒有。還有，他這個「闇」，沒有出胎之前，他都不見天日。就說明這一類的眾生，他如同胎中的小兒一樣，說明什麼呢？愚痴啊！所以管這叫「胎生」。他這個能力、智慧，就是說他的疑惑沒有盡，所以障礙還存在，他不能夠見佛聞法，他要見佛聞法，他也聽不懂啊。所以爲什麼？他聽不懂啊。所以就用胎兒做譬喻，不是真正有父母胎之所生，都是自然化生。所以所謂「胎生」就是這個意思。

底下彌勒不就是問嗎，他說：「何故彼國有這兩種呢？」底下佛就回答了，這是第四十品，《邊地疑城第四十》。

邊地疑城第四十

佛告慈氏。若有衆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願生彼國。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於此諸智。疑惑不信。猶信罪福。修習善本。願生其國。

「佛告慈氏，若有眾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願生彼國」。這就說明為什麼會有胎生，這個就是它的類型。有的眾生，他是很作功德，可是他心中的疑沒有斷。他要求生淨土是實在的，但是他「不了佛智」，不能了達佛的智慧。這一句是總的，對於佛智不能了達。

不能了達哪些呢？底下就分成四個，就開廣的說了，他就對於「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這四個智慧，他不能了達，他是疑惑不信。

可是他還相信哪，相信有罪有福，相信因果；這修善得福，造惡得罪，這不敢做壞事，多做好事。

「修習善本」，「善本」就是念佛是善本，善的根本，是最重要的善哪。來求生其國，就是這個水平，這個就是胎生了。

《大經解》：望西曰：「邊地胎生，同體異名。」
《略論》云：「又有一種往生安樂，不入三輩中。
……於五百歲中，常不見佛，不聞經法，不見菩薩、
聲聞聖衆。安樂國土，謂之邊地，亦曰胎生。」

底下是曇鸞的話，他說，「又有一種往生安樂，不入三輩中」，還有一種往生極樂世界，不在這個三輩裡頭。他這種人怎麼樣呢？這種人在「五百歲中，常不見佛」，要五百年哪（這個五百歲以後再解釋，到底是指哪兒的時間），「不聞經法，不見菩薩、聲聞聖衆。安樂國土，謂之邊地，亦曰胎生。」就有這樣一種人，他不在三輩往生的三輩裡頭，他是往生了，可是五百歲裡頭見不著佛，聽不到經法，也不見菩薩大眾啊，等等的。這樣的話，在這的就叫做「邊地」，也叫做「胎生」，就分別於三輩往生。對於這一類的人，稱為是「邊地」，或者是「胎生」。所以邊地和胎生呢，又是一個同體異名，指著一件事情兩個名稱，這就是這樣。

《大經解》：《略論》復云：「邊地者，其言
五百歲中，不見聞三寶，同邊地之難。或亦於安

樂國土，最在其邊。胎生者，譬如胎生人，初生之時，人法未成。邊示其難。胎言其闇。此二名皆借此況彼耳。（謂邊與胎皆是喻也。）非是八難中邊地，亦非胞胎中胎生。……」又「疑城」者，若人於疑心中，念阿彌陀佛，則生極樂邊地之七寶宮殿中，五百歲中，不得聞三寶之名。乃疑人所居，故曰「疑城」。

底下又說，「邊地者，其言五百歲中，不見聞三寶」。這個咱們所謂「八難」〔註：平聲〕之一，或者說「八難」〔註：去聲〕，反正說這學佛不容易啊。他說五百歲中不見聞三寶，不是也很困難嗎，是不是？同於咱們這個所謂八難哪，邊地，生於邊地，沒有佛法的地方叫邊地。到了極樂世界，他也不聞，這個困難和咱們世界上邊地的情形一樣，因此就管它叫邊地。

也或者，曇鸞他沒有把它肯定，也或者它這個地方就在安樂國土正邊邊上。曇鸞大師為什麼不肯定啊？因為這個極樂世界你說有個邊兒，這個話也不大好說啊，所以這個就沒有肯定。但是對於這種有疑惑的人，他就疑惑出來個邊兒，哈哈哈哈哈……，所以曇鸞大師沒有把它肯定。不過底下根據懈怠（懈怠）國來說，那就是在邊上，

也是完全很對的。懶慢國是到中間就不前進了，那麼這就到了邊上。所以這些說法，你往生之後才會完全清楚。

所以就是說，一個就是說這個邊地是難聞佛法，咱們世界上是如此，所以他生了之後，還五百歲中很難聞法，因此管它叫邊地；也可能它就正在邊邊上。胎生也是作譬喻，這小孩還沒出胎。所以「邊」就表示這個難，「胎」表示他暗，眼睛、耳朵、鼻子都沒用。胎兒這個有什麼用啊？他都有，還沒出胎，這沒用。所以這兩個各說了一邊。

「疑城」，剛才說了「邊地」了，這個說到「胎生」，這「疑城」。人如果在疑心之中念阿彌陀佛，生在極樂的邊地，這七寶宮殿裡頭，五百歲中不得聞三寶之名。「疑」，有疑惑的人所居，所以稱之為「疑城」。

《大經解》：如《守護國界主經》云：「若人命終之時，預知時至，正念分明，洗浴著衣，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見佛相好，衆善俱現。定知此人決定往生淨土。若人念佛持戒無精進心。命終亦無善相，亦無惡相。地府不收，安養不攝，如

睡眠去。此人疑情未斷，生於疑城。五百歲受樂。再修信願，方歸淨土。」

《守護國界主經》：「若人命終之時，預知時至，正念分明，洗浴著衣，吉祥而逝。光明照身，見佛相好，眾善俱現。定知此人決定往生淨土。」這個決定了，種種吉祥相都現出來了。

「若人念佛持戒無精進心」，他沒有精進的心；「命終亦無善相，亦無惡相」，有惡相是決定不往生；沒有善相，也沒惡相，生前也不是很特殊，這種人「地府不收，安養不攝」，陰間不收，這由於生前念佛來著，三輩往生裡頭也沒有他，他就如睡眠而去。所以我們有時給人證明就根據這個，就根據這些法，經上的話，不能離開聖言量。離開聖言量按自個兒的思想辦事，有時就會說錯話。「如睡眠去。此人疑情未斷，生於疑城。五百歲受樂。再修信願」，這五百歲中幹嘛？他還要修，修能生信，能夠發大願，「方歸淨土」。所以這個就是生於邊地疑城。

生於邊地疑城，我們還說他生了淨土嘛，所以夏老師說，邊地我們要去還去不了呢，哈哈哈哈哈……，現在要去去不了。所以生到邊地上，他就是沒有這些特殊的相。這一點大家若要給人證

明的時候，所知者都不能按自個兒的思想辦事。總之，「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老得記著，只能根據聖言量。沒有聖言量，你自個兒的意思就是不能信哪，那可以說絕對是錯。要不是絕對是錯，佛幹嘛告訴你不要信哪？這錯是錯不完的。只有是豁然大悟，那個就猛一下子揭一層皮兒，但是他也沒完，哈哈……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這就討論了邊地疑城的景象。現在很多人很多人就都依靠這個呀，說老實話，你生到邊地疑城，給你道喜呀！不是容易事，都不是容易事啊。所以阿彌陀佛大慈大悲，這樣的都攝受啊。

《大經解》：此外更有懈慢國，或稱懈慢界。在此土至極樂國之中途。生此國者，染著其國土之快樂，而起懈怠驕慢之心，不更進而生於極樂，故稱為懈慢國。如《菩薩處胎經》曰：「西方去此閻浮提十二億那由他，有懈慢界。國土快樂。……前後發意眾生，欲生阿彌陀佛國者，皆深染著懈慢國土，不能前進生阿彌陀佛國。億千萬眾，時有一人，能生阿彌陀佛國。何以故？皆由懈慢執心不牢固。」準上經義，懈慢國亦屬邊地疑城之類。

還有一個懈慢國，在咱們這個國土和極樂世界之中。它十萬億佛剎嘛，就在五萬億佛剎那地方有一個懈慢國。生到這一國的人，就貪著這個國土的快樂，「唉呀，快樂極了」，都滿意了，他就是懈怠了；「我夠了，夠了」，也就驕傲，「我行了」，不更前進。還要修信、修願，還要懺悔，要懺悔啊。你要出這個邊地疑城，要大大的懺悔啊，懺悔到輪王赦免你的罪，你才能出這個邊地疑城。所以稱為懈慢國，懈怠，我慢。

這個都是經典哪，《菩薩處胎經》曰：「西方去此閻浮提十二億那由他」的國土，有一個「懈慢界」，有這麼一個地界。「國土快樂。……前後發意眾生」，前前後後的，過去的、未來的，就是前後了；欲想生阿彌陀佛國的人，到了這個懈慢國，都染著這個國土；「不能前進生阿彌陀佛國」，這還沒到邊地，因為他在中途已經傲慢了，這個罪是現行的，所以他比邊地還差呀。「億千萬眾，時有一人，能生阿彌陀佛國」，很多人都到了這個懈慢國了。「何以故？皆由懈慢執心不牢固。」他一定要往生的心不牢固，到這兒就不前進了。這麼看來，懈慢國也屬於邊地疑城的一個種類。這四個原因呢，就是由於這四種智慧，

所以底下我們就要討論這些智慧了。

《大經解》：《淨影疏》云：「初言『不了佛智』此句是總。『不思』等別。佛智淵深，餘不能測，名『不思智』。佛智眾多，非言能盡，言『不可稱』。於諸法門，知之窮盡，名為『廣智』。位分高出，名『無等倫最上勝智』。」

「不了佛智」是總的，對於佛的殊勝的智慧你不明了。底下淨影的話。什麼叫「不思智」？就是佛的智慧淵深，淵廣、淵博、深奧；「餘不能測」，除佛以外其餘的人，你沒有法子去測度，你猜也猜不到，你想也想不到，所以名為「不思智」，你的思是不能達的，達不到的。

佛的智慧很多，非言語所能盡，所以就不可稱。你用言說來稱，稱不全哪，就說「不可稱」。

於一切法門，「知之窮盡」。對一切法門，窮其根源，盡其所有，沒有不能夠了達的，沒有剩下的，所以名之為「廣智」，廣大呀。

「位分高出」，這個智慧很高，所以名為「無等倫最上勝智」，沒有能比的最上勝智。

《大經解》：唐海東元曉師更於餘之四句，配當

四智。如《宗要》云：「此言『佛智』，是總標句。下之四句，各顯四智。」

底下是海東元曉師，就是現在的高麗，朝鮮，當時朝鮮有兩個大德都是淨土宗的，一個元曉，還有一個憬興，他們都有著作，都入了藏。所以當年這些國家到中國來學佛法，那都是出很多人才。禪宗也出了很多，高麗的禪宗出的人好像比日本人強。所以地藏就是朝鮮來的，九華山的地藏菩薩，王子。佛教很不錯，高麗。

元曉他的好處，他就把這個「四智」配了大家都知道的「轉八識成四智」這「四智」。所以不是又一個什麼智慧了，這個結合，結合得很好。

《大經解》：『不思議智』者，是成所作智。此智能作不思議事。謂一念稱名，永滅多劫重罪。十念功德，能生界外勝報。如是等事，非其所測，是故名為『不思議智』。

「不思議智」就是「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我們都懂啊，是不是。前五識——眼耳鼻舌身這個識，轉識成智就成了成所作智。他說，這個智能夠做不可思議的事情，你這一念稱名，不管多劫的重罪永滅；「十念功德」，就生界外〔勝報〕，

出乎三界之外叫「界外」，界外殊勝的這個報的果。這些事情都不是人所能測的，這樣來度眾生是成所作，是不可思議啊，所以稱為「不思議智」。

《大經解》：『不可稱』者，是妙觀察智。此智觀察不可稱境。謂一切法，如幻如夢，非有非無，離言絕慮。非逐言者所能稱量，是故名為『不可稱智』。

「不可稱智」是「妙觀察智」。這個智慧能夠觀察不可稱的境界，「謂一切法，如幻如夢，非有非無，離言絕慮」。這個「妙觀察智」是什麼？它就是告訴我們，一切法都是如此，都如夢如幻，非有非無，別落在兩邊啊；「離言絕慮」，「凡有言說皆無實義」，你思慮是達不到的，絕慮呀。

所以，我後頭那個《註經偶頌》：「立論唯依聖，得旨在忘情」。你要立一個論，有個所說，這個論點是什麼？「唯依聖」啊，唯獨是要依聖言量，不是自個兒這兒我獨出新裁呀，唯獨是要依聖，完全依止於聖言量。你要能得旨，聖言量那不是一句一句經上有的話嗎？你把它都抄出來，你是不是能得旨啊？得旨在於什麼？「得旨在忘情」啊，你把情忘了才能得旨。你在有情見之中，有

是非、有邪正、有分別、有眾生、有佛，都是情見，你懂不了啦！都忘掉！哈哈哈哈哈，忘情，情見掃光，你才能得旨。

所以「不可稱智」，這不是追逐言語者所能夠稱量的，所以稱為「妙觀察智」。「妙觀察智」是轉什麼？轉意識，意識就是分別。你都有分別，你就是不可能了解實際情況。你這個分別就是錯的，妄生分別！無分別中你妄生分別，根本就錯到底了！那你怎麼能夠有智慧，你就是「識」。所以「依智不依識」，你這依識，不行啊，腦子裡都是識。要忘情，所以不可稱智就離言絕慮。

《大經解》：『大乘廣智』者，是平等性智。此智廣度，不同小乘，謂游無我，故無不我。無不我，故無不等攝。（其義為：悉皆平等攝受。）以此同體智力，普載無邊有情，皆令同至無上菩提。是故名為『大乘廣智』。

「大乘廣智」就是「平等性智」。所以它這個，大家再念下去就不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個你就好接受，跟咱們這四個智還都說得通，所以這個論可以成立。「此智廣度」，這個平等性智，它這個智可以拿來廣度一切眾生；它「不同小乘」，

小乘那就是自了，這個是〔廣度〕無量無邊的眾生，盡未來際，沒有間歇的時候、沒有厭倦的時候、沒有疲厭的時候。

為什麼？它游於「無我」，在無我中游泳。這「游」是游泳的「游」啊，所以不要再用別的字了，就是在無我裡頭游泳。你看那游泳池裡頭游泳，多麼舒服啊。在清波中游泳，這個清波就是「無我」。由於「無我」，同時也沒有「不我」，也就是也「無無我」。不但「無我」，「無我」也無。也沒有「我」，也沒有「不我」，所以就沒有不相等，平等的可以來攝受的，所以就可以普度了。

「平等性智」，怨親平等，什麼都平等，善惡平等，邪正平等，這一切……。現在我們還有些不平等，看見這些人根器太困難，就說：「這我沒辦法，我告饒了。」哈哈哈哈哈……，也是沒辦法，確實沒辦法，因為他眾生，還沒有離開眾生。「平等普攝」，只有佛有這個智慧才能夠真正做得到，我們起碼也應該心嚮往焉哪，應該是這樣去等攝。從這個同體的智力，載運無邊的有情，皆叫他同至無上菩提，是故叫做「大乘廣智」。都到無上的菩提，而且廣度一切，廣大，這就是

平等性智。

《大經解》：「……『無等無倫最上勝智』者，正是如來大圓鏡智。始轉本識，方皈心原，一切種境，無不圓照。是名為大圓鏡智。此一智中，有五殊勝：如解脫身二乘同得。如是鏡智，正是法身，非彼所共，故名『無等』。是一勝也。如前三智，菩薩漸得，大圓鏡智，唯佛頓證，更無餘類，故名『無倫』。是二勝也。過於『不思議智』為『最』；逾於『不可稱智』為『上』；寬於『大乘廣智』為勝，是為第三、四、五勝也。是故名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

「無等無倫最上勝智」就是「大圓鏡智」。這個時候才轉了本識，本識是阿賴耶識。前頭就把各種識都轉了，到這兒還剩下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就轉為大圓鏡智，「方皈心原」，你才真正皈到本心之源。「一切種境」，一切種、一切境，「種」是心裡頭的種子，「境」是種子發現而出了外頭的境界。在心內是「種」，發現為外就是「境」。種和境沒有不圓照，所以叫做「大圓鏡智」，一切種、一切境無不照見。這個智慧中有五個殊勝。

所以這個朝鮮人的議論都很不錯，大家要知

道。他說前頭這三個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觀察智，這個是菩薩漸漸得到的，一點修持，一點修持，智慧一點點增長，一點點增長；大圓鏡智是「唯佛頓證」，只有佛一個人能證到，而且是頓證；「更無餘類」，沒有其他能夠達到這個的，所以稱為「無倫」啊，這個是「無倫」。

第一、還有這個「無等」，「無等」是第一個殊勝。這兒說是得到解脫之身，這二乘也能得到這個身，這是彼此共同的。這個大圓鏡智是法身，不是二乘所能共的，所以叫做「無等」。這是第一個殊勝。

第二、前頭三個「智」是菩薩漸得。現在大圓鏡智，佛是頓證，這個又是一個殊勝，所以叫做「無倫」。「無等無倫」講了。

第三、他說，過於不思議智，所以這是「最」。它比不思議智，超過不思議智了，所以它是「最」。

第四、又超過了不可稱智，所以它是「上」。

第五、寬廣於大乘廣智，所以稱為「勝」。

所以「無等無倫最上勝智」，這三個字就是：

「最」，這超過了不思議智；又超過了不可稱智，所以為「上」；又廣寬於大乘廣智，所以稱為「勝」。

「無等無倫最上勝」就都講了，這每個字的

含義都講了，總之就「大圓鏡智」。

《會疏》裡頭結合到淨土，我們就不再說了，文字書裡頭寫的有了。

《大經解》：經云：「以疑惑心」者，以不能信了佛智，故生疑惑。疑有四意。以下廣攝曇鸞、元曉、峻諦，並兼取憬興等諸師精意，簡化其文字而綜述之。

於這些個不能生信，「以疑惑心」，經裡說了，他不能信這個智慧，生了疑惑。他疑什麼呢？這個疑什麼呢，我們也從四方面來說了。這個是綜合了曇鸞、剛才說的元曉、峻諦（日本人），兼取憬興（也是朝鮮人），這些人的〔精意〕。這三個都是外國人，外國人的漢文究竟大家讀起來很困難，所以用他的意思，沒有用他的原文。所以疑惑，因為他不了勝智，就有疑惑心哪。他說，你怎麼個疑惑呢？

《大經解》：一者不信「不思議智」，故疑但念阿彌陀佛，未必得生極樂。不知不思議智有大威力，非思量所能及。一切萬法無非自力他力。自攝他攝，千變萬化，無量無邊。安得以凡夫有礙

之情識，疑彼如來無礙之妙法。豈知一面之鏡，能現萬像。千年積薪，一火燒盡。故至心一念稱名，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十念必生又何足異。

第一、他不信「不思議智」。他就懷疑，我就念阿彌陀佛，我未必能生吧？能生嗎？他不知道這個不思議智是有大威力。這種人很多，「我沒有作什麼功德，我就念念，我行嗎？」這一句名號的功德非思議所能及，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啊。

要是廣說起來，一切萬法都是自力他力，自攝他攝。總之是要信自信他，他力自力，自攝他攝，千變萬化，無量無邊，出種種法門。你怎麼能夠用你凡夫有礙的情識（你這是情見，你這是沒有離開心意識，你這是識，這個是有礙的、有限度的、有障礙的），用這一種情識，根據你這個情識，來懷疑，懷疑如來無礙的妙法啊？拿你這樣的很有局限性，根本是不能正確的這種情識，你來懷疑如來無上殊勝的妙法。你知道不知道一小面鏡子，能夠現一萬種相啊？「千年積薪」，千年堆的柴火，一個洋火頭就能把它都燒盡了。豈但堆的柴火，那個森林大火，啊！你看看。

故至心一念稱名，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十念必生又何足異呀？所以第一個就破這個，因

為他不相信這個不思議智，覺得這種持名，他就懷疑。所以有的人就說：「我只是念一句佛，希望死了之後，陰間多個元寶。」還有人說：「我就是希望，那人死了，我念佛，他能得到點好處。」他都不能相信這個有如是的功德。

《大經解》：二者不信「不可稱智」，不了佛智體絕對待，離過絕非。曇鸞師曰：「不可稱智者，言佛智絕稱謂（不可稱量），非相形待（不相對待）。何以言之？法若是有，必應有知有之智。法若是無，亦應有知無之智。諸法離於有無。故佛冥諸法，則智絕相待。……」

二者、不信「不可稱智」。他不知道佛智是沒有對待，是「離過絕非」，所謂「離四過，絕百非」，眾生都在這四過百非之內。

曇鸞師的話，不可稱智是什麼呢？說佛的這個智慧「絕稱謂」，不可稱。它絕了對待，沒有對待的，不是有相形、相待的東西，也不可稱量。

「何以言之」，為什麼這麼說呢？「法若是有」，你就有一個「知有」的智慧了；「法若是無」，你也有知道這個無，對於這個是有、是無，你可以知。可是這個法它「離於有無」啊。離於有無，

所以佛就「冥諸法」，放下諸法；放下諸法，你這個「知有」的智、「知無」的智就沒有對待，它沒有對立面，所以我們絕對待呀。

所以，「以知取佛，不曰知佛」。拿那個知說佛是什麼，佛就是那個知。這就是神會的立論。所以胡適，哲學史後來寫不下去了，只寫了一本。先是批判佛教，看到六祖，就不行，擱筆了。看到神會，決定不寫了，寫不了了，哈哈……因為他不肯向佛教來磕頭，他就不肯寫了。

《大經解》：「……以知取佛，不曰知佛；以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知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佛智離此四句。」離此四句，即離百非。佛智離四句、絕百非，體離對待，故曰「不可稱智」。智不可稱，故念佛功德亦不可稱也。念佛往生爲不可稱智所成。於此有疑，名不了「不可稱智」。

「以知取佛，不曰知佛」，你說佛就是知，你不知道佛啊；「以不知取佛」，你說佛是不知，你也不知道佛；「以非知非不知」，雙「非」，也不是知、也不是不知來取佛，佛是這樣，也不對，也不是知佛；「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

也不是知佛。你看，就這四句：「知」、「不知」、「非知非不知」、「非非知非非不知」，總之是在四句之內。四句之內就是有過嘛，四句都是有過，都不正確。離四句，再說一句來，眾生就沒得說的了。所以眾生就這麼點本事，你那全不對，告訴你就是這。離了四句就離百非，這個法、這個本體是離開了對待。

所以《楞嚴》裡最好的話，佛問文殊：「你是文殊嗎？」（有說「《楞嚴經》是假的」，我偏偏要抓兩頭，抓一個先滅的《楞嚴》，抓一個最後滅的《無量壽經》。）文殊說：「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是文殊，即二文殊。」我真文殊，沒有什麼叫「是文殊」；如果說了「是文殊」，就兩文殊了。繞過來沒有，那倆？哈哈……所以說「是」、說「非」，都早已經成了對待。「我真文殊，無是文殊」，沒有什麼叫「是文殊」啊。要「是文殊」就兩個文殊了，兩個文殊就成了虛妄了嘛。直截了當。

所以這個智慧「離四句，絕百非」，絕諸對待，思量所不能及啊！所以「不可稱」不僅是不可說呀，而這個智慧不可說，從這個智慧流現出的念佛法門，其功德也不可說，所以它產生的作

用也不可說。對於這樣，以這個智所成的念佛法門，你不能生信、懷疑，就叫做不了「不可稱智」，這是第二。

《大經解》：三者不了「大乘廣智」，疑佛不能實度一切眾生，復疑一切念佛眾生豈能皆得往生淨土。故於阿彌陀佛作有量想。對治此疑，故言「大乘廣智」。此智無法不知，無煩惱不斷，無善不備，無眾生不度也。欲明佛智，無所運載。運載一切，皆入無餘，故曰大乘。其所運載，無限無際，故名廣智。又於諸法門知之窮盡，故名大乘廣智。故能廣契羣機，悉皆度脫。如來大悲大智，於諸有緣，無不運載而入涅槃。開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妙義，令諸有情以念佛入無念，因往生證無生。故能令念佛眾生皆生淨土。又世界非有邊非無邊。亦絕四句。佛令眾生離此四句，名之為度。其實非度非不度，非盡非不盡。

第三、不了「大乘廣智」。以懷疑佛不能度盡一切眾生。這麼多眾生，佛一個人怎麼能度得了啊？也懷疑一切念佛的眾生，哪裡都能夠往生淨土啊？所以對於阿彌陀佛就起了一個有限度的想法。這麼多世界的人都到極樂世界，極樂世界

那兒裝得下嗎？超情離見的事情，十方的佛土都叫一切眾生往生極樂世界，所以這一切言說總是表達不清楚。

「大乘廣智」，這個智慧是無法不知、無煩惱不斷、無善不備、無眾生不度。所以「大乘廣智」，要運載一切都入無餘涅槃，所以說是大乘的智慧，叫「大乘廣智」。至於所運載，這個法門是能運載無餘的，所運載的是「無限無際」，沒有一個所謂就是到頭了，「限」是到了限度了，有了邊際了。是無量無邊都能度，所以稱為「廣智」、廣大呀。

又一方面，在一切法門「知之窮盡」。這個大乘廣智，對於一切法門，所能夠知，知是到了窮其源、盡其有，徹其根本，所以叫做「大乘廣智」。正因為對於一切都能知道這個程度，所以才能「廣契群機」。你了解得很深，對於這個法全部都……，所以對於某一個法能夠適合什麼人，度什麼人，你也無所不知，所以能「廣契群機，悉皆度脫」。對於眾生，你也是知道的，窮其根，盡其所有，無所不知道，他的這些劣根性啊；但他眾生本來是佛呀，所以就知很……，各個方面都知道，沒有不知道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可以

度嘛，可以無盡無餘的度盡一切眾生。

所以就能開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妙義，這個大乘廣智。所以這兩句話，有一個比丘尼，在前幾十年，她死了之後，這個天靈蓋燒不壞，上面顯了四個字「心作心是」，這都是祥瑞。重要啊，「心作心是」。現在有這個法門，就是令一切有情，因為這個念佛法門，由從這個念佛而入無念，這個是淨土法門最巧妙的地方。你說了很多第一義諦，說了很多理，凡夫是無從下手。有很多人就以為說「這個高尚，這個對，你們那都是膚淺，我要從理入。」實際他又是妄生分別，那個理你入不了。

還有的人他自欺，以為我這就是，這很好的佛經上的話，他那個我就是當相即道，即事而真，哈哈……這位老先生歲數太大了，我也沒有好……，我只是婉轉地給他指了一指。用不上。話是不錯，你用不上，你這一切環境之中，隨時隨地，你怎麼……？我沒有直說。用唯識論、唯識觀，彌勒菩薩的唯識觀，一切都是識所現。凡夫你說這個道理是對，都是「識」，保險你吃好的時候你高興，吃那不好的時候你皺眉，哈哈……你這不就是騙了自己了嗎？你這還叫修唯識觀？那

只是理論上，我就聯繫聯繫實際而已，使不上。

「當相即道，即事而真」，那都得達這個境界。他就是要從有念而入無念，所以《彌陀要解》有一句話，「從事持達理持」。理持是大家做不到的，事持是人人可以做的。你從這個事持，你不知不覺暗合道妙，達到了理持啊。所以阿彌陀佛大悲慈父，大恩大德，這個是最巧妙的方法。

所以我在二十歲的時候看《金剛經》，自個兒悟出一個道理來，那就是無住生心了。但是凡夫怎麼辦？凡夫用不上，後來想只有念佛還是最能行的辦法。又一轉念（那我還對密宗一點不懂），可能持咒更好，因為念佛還多個「佛」字，你就有個「佛見」。你念咒，「佛」你腦袋裡也沒有了，就這幾個音哪，這個音你沒想，你不要去想它了，它就這樣。「從事持達理持」，「暗合道妙，巧入無生，潛通佛智」，潛水艇的潛，潛通佛智。

那些自命為高明的人，我們也沒辦法，我們只能夠……，咱們要是說……我們並不捨棄，咱們就是說叫你自個兒先修著，有說服力，淨嘴說不行。淨嘴說是不行，那天下就是大亂哪，就鬥爭牢固，我說我的好，說你的不好，跟他們一樣。你要用「以身弘道」，「以身弘道」不是說你要

顯什麼神通，那又是錯誤，那更大的錯誤。只要你真正明白，你是慈悲，你也信心堅定了，你真正一天天明白了、一天天慈悲了，那就不會放棄這個法門，堅決地修下去，這個就是給大家做榜樣。不是要去跟人家說，去抬槓，那就陷入爭論，所以是非就這樣，愈扯愈多。

咱們說對於這個所謂「帶業往生」，有些人現在還在爭論。有人勸我寫篇論文，我說我不介入，這個扯不清的。只有自己真正堅持信念，我們就是事持，就是有念，但是你可以暗合道妙，你可以巧入無生，潛通佛智，殊勝就在這兒。從念佛入無念，因往生證無生。後來我把《彌陀要解》的話，摘了兩句：「從事持達理持，即凡心成佛心。」這是蕩益大師的兩句話，在他的文裡頭，這是一副對子，而且至理都在這。從事持達理持，凡心就是佛心了，直截了當，比現在這個地方的這兩句好，哈哈……所以，就能令念佛的眾生都生淨土，就是這個。這就是大乘廣智。

《大經解》：四者不了「無等無倫最上勝智」，疑佛不得一切種智。疑是故，於念佛往生法門，不能正信，乃感胎生。元曉師意，如是佛智，只

應仰信，不可比量。故名「無等無倫最上勝智」。

四者、所謂疑惑是疑惑什麼呢？他不了這「無等無倫最上勝智」，就懷疑佛沒有得一切種智，「好像不是這麼明顯嘛」。總是覺得對於佛的智慧他測不到，他沒有想到能到這樣的境界。他就是以他的這種思想來看待佛，「啊，你不恭敬佛，佛會生氣。」就這個話，你想想，對於佛他理解不理解？他認為很對，你這個樣子佛要見怪。佛還會見怪？所以對於佛的智慧一點也不理解。佛還會嫌髒，要挑乾淨，要這要那，要上供，等等等等的，都是不了佛智嘛。

不是在這兒說，一定是不相信佛的一切種智，他對這個名詞，他也沒有概念，其實就這個意思，「佛的一切種智還有這個啊？」這句話大家聽了還是不明白，舉個例大家就明白了。對於佛看得也就跟平常人一樣，就是這些個嘛，還是人情世故，還是喜歡說好的，你給我磕頭，就是這一切一切，這乾乾淨淨。不知道穢跡金剛，那就只管髒，什麼髒都只管來，越髒佛越放光。

修「穢跡金剛」有往生的。就是那顯神通，很厲害。一個姓李的，我見過這個人。他念穢跡金剛，他試試，穢跡金剛真來了，嚇得藏桌子底下。

〔穢跡金剛〕說：「你請我來什麼事？」他也說不出來，在那兒發抖。一聲雷，就不見了，他嚇死過去了。釋迦牟尼佛的化身。

所以對於佛的「無等無倫最上勝智」，大家不能生信。因此對於佛這種智慧所流現出來的淨土法門，沒有產生正信。正因為如此，所以就感受到胎生之報。那怎麼辦呢？對於這一些佛的智慧，眾生你是不會理解的了。仰信哪，應當仰信哪。

《大經解》：如何仰信？應如《起信論》所云：「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眾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齊。以妄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相，無所不遍，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眾生所應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是即「無等無倫最上勝智」。無所見故，無所不見，如是對治第四疑也。

馬鳴大士也說，「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這是一心的顯現；「離於想念」，這是離想念的境界。「以眾生妄見境界」，這個境界是你妄見、錯見哪。所以這就跟科學家的話很類似，「這些物質是眾生的錯覺」，你錯誤的感覺。現在我們這兒不是

這麼說嗎，這一切境界（物質不就是境界嗎？）是眾生的妄見。本來是無一物，因為這樣的虛妄所見，你就產生一些分別，一些分歧，一些界限，一些等等的差別。因為這一些個境界是你妄念起而顯現，它「不稱法性」，它不符合於法性，因此對於淨土法門你不能覺了。你所想的這些事情是不稱、不符合於法性，對於符合法性的呢，你又沒有這決定的信心哪。

「諸佛如來離於見相」，無所不通，「無所不遍」，他沒有這些「見相」。「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他是離於這個「見相」，諸相都非相，他沒有見哪。因為他離了這個見了，所以就「無所不遍」；你有所「見」就有所侷礙。「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真實的自心就是諸法的本性。自性、自體能夠顯、能夠照一切的妄法，有大的智慧之用。所以我們這個自體，就是它顯出妄法，它也能夠照了這些妄法。有無量的方便，有大的智用，能夠隨眾生你所應得的解，來給你開示種種的法義。

因為「諸佛如來離於見相」，無所不通，他心真實。這心真實就是諸法之性。由於佛這樣的由真實心這個自體所顯現的，就能顯一切妄法，

照一切妄法。也能顯，也能照，對於眾生都能了解。眾生也都是妄嘛，哪裡有眾生去？因為沒有眾生，所以無眾生可度，這都本來是佛。但是這個妄，雖然是妄，佛也能照見嘛。佛能照見所以就有大的智用，有無量的方便，能夠隨眾生所應得的解，給你開示悟入，讓你得到種種的法義，所以這就是一切種智。佛有這一切種智，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窮、無所不盡！有這樣大的智用。所以佛的神通，什麼是佛神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佛神通。所以那些禪宗的祖師，那個都是佛神通啊，搬山倒海，那是末技，哈哈……末技。

這「無等無倫最上勝智」就「無所見」；「無所見」就「無所不見」！拿這個就正好來對治第四疑。所以眾生有疑惑，是哪些疑惑？就這些疑惑。

《大經解》：元曉師《宗要》復云：「若人不決如是四疑，雖生彼國，而在邊地。如其有人，雖未明解如前所說四智之境，而能自謙，心眼未開，仰推如來，一向伏信。如是等人，隨其行品。往生彼國，不在邊地。生彼邊地者，別是一類，非九品攝。是故不應妄生疑惑。」

元曉又說：「若人不決如是四疑」，這四個疑你不能把它排除，「雖生彼國」，你就是用其他的功德生到了極樂世界，你只能到達邊地。總之，就是你到了極樂世界，所謂邊地，也是一個譬喻吧。就是說，你在宮殿之中不能見佛聞法，這就叫做邊地。不是佛不叫你聞法，實際白個兒是如聾如盲啊。再說一步，就是如聾如盲啊，你聽著跟沒聽著一樣，所以難聞哪，更進一步的是指著這個。

那些阿羅漢一直跟著佛那麼多年，一直到了最後佛說《法華》的時候，還五千弟子要退席，不能聽啊。所以這眾生多難度啊，他聽不下去了，培養那麼久啊。很多弟子就哭：「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一直跟著佛，這別人多少無量無量的都成佛，都大解脫、大成就，而這些弟子不知，跟沒看見一樣，他無動於衷，不關我事，跟沒聽見一樣。所以不是真瞎真聾，他就是如聾如盲。

到了極樂世界也是這個情況，你聽阿彌陀佛，你跟沒聽見一樣。沒聽，你覺得這與你無關，你所關心的不是這個事。一定要等，要等到幾百年之後，你要懺悔，才會增加你的信願，懺悔你的疑惑，把這個疑惑的罪懺悔清楚了，你才能得出。

那麼，怎麼辦呢？就說大家，有人對於上面說的這四種智慧，你還不能夠完全明解，但是你要能夠自謙，所以是不要我慢，不要驕傲。要印《谷響集》的那個人，最近我有兩年不給他回信了，我就看見他露了點驕傲的根。這驕慢不行，要自謙哪。如果你能夠自謙，你知道自己心眼實在沒有開，眼也沒開，心也沒有開，只有仰信哪。只有相信佛，佛所說是對的，我信佛的話，接受佛的話，不能自個兒出一點主意。你出主意，你是最大的我慢。你怎麼能自出心裁，出主意呢？一切聽佛的，我不知道，我查書，唯佛所說的為依據，這樣叫做「仰信」。佛說的，我就是不敢還價，就是如此。我不懂我就說我不懂，但是我仰信，這個很好啊。

「如是等人，隨其行品，往生彼國，不在邊地」。你能夠自謙、能夠仰信，雖然不能明白佛這樣的智慧，你到了極樂世界之後，你可以往生彼國，你不在邊地上停留。

「生彼邊地者，別是一類，非九品攝。」因為他疑惑，疑惑是懷疑。剛才我說的，不按佛說的辦事，自己這個……，這種種的嘛，也都屬於這一類。總之，對於佛的智慧沒有深信，因此我

慢或疑惑。所以「貪瞋痴慢疑」，總之說是五毒，所以在「貪瞋痴」外，加一個「我慢」。要謙下，要都斷疑，「貪瞋痴慢疑」這是最嚴重的。後來有人把「貪瞋痴慢疑」改成「貪瞋痴慢嫉」，妒嫉的「嫉」。你要沒有疑了，那第五件事就是妒嫉；如果你還有懷疑，那這懷疑比妒嫉還嚴重，那還應該回到「貪瞋痴慢疑」。所以這個如果能夠仰信，你還可以九品往生。這就剛才討論「若生疑惑」。

《大經解》：「若有衆生」，「於此諸智疑惑不信，猶信罪福，修習善本，願生其國。」是為生邊地者之行境。……不能敬信佛智，尚信罪福因果，而常修禮佛念佛，求生淨土。因念佛實為諸善之本，故云「修習善本」。如上之人，信福不信智，信事而迷理，故墮疑城也。

底下這一段，若對於這個智產生疑惑、不信；可是還相信罪福，他還修習善本，肯念佛，發願生極樂世界，這個就是往生邊地的人的情況。這個已經解釋了，我們就不再說了。

所以，這一類的人是什麼呢？是「信福不信智」，對於福的事情他相信，對於智慧他信不及。「信事而迷理」，事他信了，有極樂世界、有阿

彌陀佛，有因果；理他是迷的，他不懂得，所以墮在疑城。

復有衆生．積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無等智．威德廣大不思議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故於往生清淨佛國．意志猶豫．無所專據。然猶續念不絕。結其善願爲本．續得往生。

《大經解》：以上為另一類生邊地行人，信他不信自者也。與上一類，同是信未具足。蓋信有六信：信事、信理、信自、信他、信因、信果。具足六信，方名具信也。本類行人知求佛智。下文「普遍智」等三智，相當於前之四智。勉強言之，「威德廣大不思議智」，相當於前之不可稱智與不思議智。

「普遍智」相當於大乘廣智。平等普遍運載一切有情，咸至無上菩提也。「無等智」應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之簡。前之諸智見《魏譯》。今之普遍智等見於《唐譯》。譯者開合不同，文筆有異，於是智名乃有出入。而兩譯所指之諸智實無有異也。於上諸智，能知信求，故云「希求佛智」等。能信他佛，但於自佛，不能生信，於是心是佛之旨，

尚有疑情。是為大失。

「復有眾生」，又是一類了，對於佛的智他能信，他「積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無等智、威德廣大不思議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這是「信他」了，這三種智慧他都能信，這三種是代表以前的四種，可是對於「自」不能生信。「故於往生清淨佛國，意志猶豫，無所專據。然猶續念不絕。結其善願為本，續得往生。」

就這是一類，他對於佛的智慧是信了，他對於自己不夠相信，這個是另一類，信他不信自。

《彌陀要解》裡頭就說六信：信事、信理、信自、信他、信因、信果。這個人雖然知道求佛智等等，但是他不相信自己，所以還是信不深。「六信」之中不能信自，這個信理也就不大行了。

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前面說了四個智，這兒說了三個智，這是文字的問題。前頭四種是《魏譯》，這裡的文字是《唐譯》。《魏譯》中是提出四種，《唐譯》就合併成三種，這只是譯本的開合不同，實質是一回事。這麼說吧，「威德廣大不思議智」就是以前的「不可稱智」、「不思議智」這兩種，「普遍智」就相當於「大乘廣智」，「無等智」就是「無等無倫最上勝智」的

簡稱。那麼，這三種智就是前頭的四種智。總之，不同時代的譯本，不同的人，所採的文句，這個字會有不同，開合也會不同，這個不主要了。

就是說，這一種人能夠知道希求佛智，能信他佛，但是對於自佛不能生信。「是心是佛」的道理他有疑情，告訴你「是心是佛」，這個心是你自心哪。所以只信他佛而不信自佛，你就是對於「是心是佛」這句話，不能生正信。

《大經解》：《無量壽起信論》論此甚詳。論曰：「須了佛智乃至勝智，方名真信。以一切智不離自心。無我，無我所。凡聖一如，共同此智。全信自心具一切智，本來成佛。不於心外，別有信佛之心。如是回向，是名唯心淨土，疾得見佛。若於自心諸智，猶滯疑情，不免心外見佛，雖修諸善，乘願往生，不得見佛。以不契佛智故。……」

又是彭二林，彭二林這個大居士是很不錯的，他這一段議論很詳細。他說是，需要了達「佛智」，乃至「無等無倫最上勝智」，這才叫做「真信」，因為一切智都不離自心。信了佛這些智，這些智是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就是從自心所生嘛。

「無我，無我所」，這些智慧根本是無我，

也沒有我所。有我和我所就是識了，就不是智了。智慧之中沒有我和我所。

「凡聖一如」，凡也如此，聖人也是如此，都同一這個智慧。要「全信自心本一切智」，你要信你的自心，就是一切智。「本來成佛」，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很難哪，連圭峰大師對於「本來成佛」還信不及啊。他註解《圓覺經》的時候，他說，這一句「本來是佛」好一點，對於「本來成佛」……。他是禪宗開悟的人，華嚴宗的祖師。所以真正能夠承當、能夠信是不容易。實際是本來成佛啊。

「不於心外，別有信佛之心」，你這個心本來成佛，在自個兒心之外，沒有另外一個信佛的心。這句話，換句說法，也就是沒有一個所信的佛，因為心它就是佛，它本來成佛嘛。所以自心之外沒有另外有心，也就是自心之外沒有另外有佛；心就是佛，「是心是佛」，不另外有心就是不另外有佛。

「如是回向，是名唯心淨土」，這才是唯心淨土，才真正是唯心哪。很快能見佛。所以這個快慢就都是從這個地方生，你往生的品位也從這兒分。你念得風吹不入，雨打不透，甚至於不能

往生。所以我老說不要論功夫就在這兒，要重見地。密宗就是「見修行果」，必須有正見，才有正修，才有正行，才有正果。你沒有正見，你的修行是盲修瞎練。

「若於自心諸智，猶滯疑情」，對於自心的智慧，你還存在著疑情，你看看，你這就是難免於心外見佛了。所以禪宗說「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你去修佛，修個有形有相的佛，你求那個有形有相佛，和你不相似啊。「與汝不相似」，這個「汝」是老幾啊？這個汝確實提不起來啊。這汝的自心是了不起啊，汝的自心那就是佛，一切佛從你自心流出。你對於自心滯了疑情，你未免就會心外去見佛了。你不信自心，心外覓佛。所以禪宗老罵說你們淨土宗是心外求佛。不是我們心外求佛，是有些修淨土的人心外見佛。不但修淨土的人是心外見佛，那修密的人也都是心外見佛。我這次從美國回來，我說「學密的人通病是太執著啊」，通病啊，是執著啊。

「雖修諸善，乘願往生，不得見佛」。你修諸善，憑這個願力你可以往生，但是你不得見佛。為什麼？「以不契佛智故」，因為你不符合佛的智慧，你沒有契佛的智慧。因為你種了很多功德，

你可以勉勉強強的往生。

《大經解》：「……所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故知有決定智，方能決定信。有決定信，方能決定生。慎勿以疑惑心而失大利。」

「所以《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這是彭二林引經典了，說「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所以這些個經和論，我們要重視；「唯依自心」，都是依，唯是依靠你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修行的菩薩們，如果能夠了知諸佛和諸佛的一切法，皆是唯心所顯現，皆是唯心之量，就可以得隨順忍。所以，見了菩提樹可以得三種忍：隨順忍、音響忍、無生法忍。「或入初地」，或是初地菩薩。「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所以就是說，要相信。這就是說，你信佛智、不信自心的毛病有這麼大呀。要能信，那你就可以或者入初地，或者生極樂世界。

「故知有決定智，方能決定信」，你有這個

決定的智慧，你才能產生這種決定的信心。有了決定的信心，才能夠決定生！「慎勿以疑惑心而失大利」，千萬要慎重啊，不要因為疑惑而失掉大利。都到了極樂世界還不能聞法，那失大利了。

《大經解》：是知信他不信自，仍是智短。既無決定智，即無決定信，是以「意志猶豫，無所專據」。信願不堅，依據不專，但仍能念佛相續，以念佛力及發願力，仍得往生。但滯邊地。

所以「信他不信自」，還是智慧很短淺。沒有決定的智，就沒有決定的信心，所以「意志猶豫，無所專據」就這麼來的。這個總是猶猶豫豫的，他總是沒有專據，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又發愁，拿不定，自個兒也沒有準稿子，也沒有把握，哈哈……這就是對於自個兒信不及。信願不堅，依據不專。這種人信願就不堅定，他所依據就不專一，可是他仍能夠念佛相續（念佛的不可思議功德嘛），以念佛力及發願力，仍得往生，但是在邊地待著。這就是「信他不信自」。

是諸人等。以此因緣。雖生彼國。不能前至無量壽所。道止佛國界邊。七寶城中。佛不

使爾。身行所作。心自趣向。亦有寶池蓮華。自然受身。飲食快樂。如忉利天。於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隨意高大。於五百歲。常不見佛。不聞經法。不見菩薩聲聞聖衆。其人智慧不明。知經復少。心不開解。意不歡樂。是故於彼。謂之胎生。

「是諸人等，以此因緣，雖生彼國，不能前至無量壽所」，這些人以這個因緣（就剛才說的這個因緣，這個念佛力、發願力這種種的），生到極樂世界，不能到無量壽佛前頭，他就只在佛國界邊。所以曇鸞說，或者就真是指的在邊邊上，那麼這也是他的依據。「七寶城中。」

「佛不使爾」，佛並不叫他這樣。他是自身所作，他自己的「身行所作」，他就是到這兒。「心自趣向」。是他的心去趣向。

也有「寶池蓮華」，跟極樂世界一樣的情況，七寶池、蓮花。也是「自然受身」，不要經過父母，不要住胞胎。

「飲食快樂，如忉利天。」這快樂極了，像忉利天（這是比如欲界天），這很快活的天哪。

「於其城中，不能得出。」他在這個城中，

它就是他的範圍，他出不來。因為你有疑惑，你就有限度了，就把你框起來了，你就有框框。這框框不是別人修的，是你自個兒框出來的，作繭自縛。

所居的舍宅在地上，不能在虛空中。也「不能隨意高大」，想它大就大，他也不能。

「於五百歲，常不見佛，不聞經法，不見菩薩聲聞聖眾。」這也是它這個邊地，在這疑城中的缺點。五百年常不見佛，不是絕對的不見佛，時常不見佛，也很難得見佛。也不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這樣，都很稀有。

「其人智慧不明」，這個人他智慧不明白。「知經復少」，知道的經又少。

「心不開解」，心裡頭沒有開解，所以意也就不歡樂，他不能夠享受大乘的法樂。生活、飲食上的快樂超過天，那是快樂極了，但心中他沒有享受大乘法樂，他沒有見佛聞法，還有這個缺陷。

「是故於彼，謂之胎生。」這都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所以對於這種人管他叫「胎生」。所以不可以疑惑，總是兩種生出來的，一種是化生出來，一種是胎生出來的，不可以這麼去理解。

都是化生，但是這一類他這個局限性，這是愚昧，就像個小胎兒似的，眼睛、鼻子、眉毛他都沒有起大作用，所以管他叫胎生。他要是懺悔，他要是增加他的信願，他才能夠見佛聞法。見佛聞法還要慢慢的，他還有個過程哪，大家要知道，也是久久。

《大經解》：「是諸人等」，指上述二類往生邊地之人。……「五百歲」者，據《漢譯》為「於是間五百歲」。經中云「是間」。又不曰「彼國」。故此「是間」，應指世尊說法之處，是故憬興曰「五百歲即此方年數。」即是人世中所指之五百年也。但亦不可執定為此間五百歲。蓋極樂品數無量，邊地差別亦應無量。如《觀經》中下品下生「於蓮華中滿十二大劫，蓮華方開」。是其長者也。又如明代袁中郎宏道居士，以著《西方合論》功德，往生邊地。但以智慧勝故，不久即見佛聞法。如經中四十一品所云：「若此衆生識其罪本……然後乃出。」故知懺悔斷疑，乃出離之關鍵。時間並非定數。

「是諸人等」，就是指著上面所說的這種人。「道止佛國界邊」，五百歲呀。這是「心自趣向」，

就是《華嚴經》的話，「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這都是心造。

這五百歲，憬興（就是唐朝時候的朝鮮人）他根據《漢譯》本，說這個「五百歲」是指著咱們這個世界的年歲。他的話有根據的，因為在《漢譯》本說「於是問五百歲」。所以這都是不能隨便出主意，它都有根據。《漢譯》為「於是問五百歲」，這個「是問」就是於這裡的五百歲。釋迦牟尼佛說，「於是問五百歲」，於這裡的五百歲，這裡是釋迦牟尼佛說經的地方，是咱們這個地球，地球的五百歲。這個說法就是《漢譯》有這句話，《魏譯》本就沒有，《漢譯》有這個話。沒有說「彼國的五百歲」，「彼國的五百歲」絕對指極樂世界的五百歲，那就遠去了。

這個說是有據，是指著「是問」。但是也不可以把它執定，你要把它執定，那這個《觀經》十二大劫花才開。所以這個五百歲是常情、一般，很多就是指著一般情況，這個五百歲是咱們這個世界五百歲。但是長的，要到《觀經》五逆十惡，那個第十六觀，就要入地獄了，念了十句佛往生，這種人要十二大劫花才開，那就遠去了，那就是最長的。

明朝的袁中郎作了《西方合論》，以這個功德往生，一去的時候是邊地。不久因為他的智慧，〔很快就從邊地出來，〕他聽經可以聽得懂。所以問題在這兒，你聽不懂，到那兒去，你去幹什麼？你聽也白聽嘛。袁中郎很快就從邊地出來，就見佛聞法，又把他弟弟召去了，介紹這個情況，叫他回來勸大家好好持戒，要吃素。沒有天天「日啟鸞刀」還能往生的，「口貪滋味」，你殺了別的生命來貪自個兒的滋味，連這還都解決不了，你還說什麼慈悲什麼什麼，那不都是騙人嗎？所以自個兒家裡頭不能再殺，這一點大家要注意。南方人有的時候喜歡吃活的。家裡頭不要殺生，而且不吉祥。許多鬼神喜歡吃這個剛死的動物流出來的血，他就跑到這兒來享受這個東西，這不吉祥，所以這個要……。

那他就不到五百歲，他弟弟還活著。袁中郎說，我沒有想到極樂世界是如此的快樂。他還剛出邊地，他還不能到虛空，但是他可以到各處去參加種種的法會，那快樂極了，快樂極了，他說我那就是啊……。那麼他不到五百歲嘛，所以我們這個五百歲，是指著咱們這兒的五百歲。但是也有不到五百歲就出來的，也有還得十二劫才出

來的。總之，就是說，你得「識其罪本」你才能出來，這個長短是活的。估計為一般的情形之下，你這麼念佛這樣去，有五百年你也應該「識其罪本」了，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懺悔之後，斷了疑，是出離這個邊地的關鍵，時間不是絕對的，可長可短。但是這個說有五百歲，也可以說是統計數字，一般都是五百。

《大經解》：「其人」，指生邊地之人。「智慧不明」者，愚癡無智也。「知經復少」者，於大乘經典，所知不多也。「心不開解」，垢染深重，故不能心開意解也。復疑慮重重，故不歡樂。以上述種種原因，故稱如是人等為「胎生」。

剛才說「是諸人」，最後這句話就是「其人智慧不明」，這個「其人」就指著生邊地的人。「智慧不明」，他就是愚痴、少智，他不信自己，對於「是心是佛」這個他沒有真能信。而「知經復少」，大乘經典他知道得很少，所以就是「宗說俱不通」，對不對？「宗說俱不通，黑漆皮燈籠」，所以「黑漆皮燈籠」就是念佛念到往生之後，也不能夠見佛聞法。

「心不開解」，垢染很深，所以不能心開意解。疑慮重重，所以這樣的人叫做「胎生」。

若有衆生。明信佛智。乃至勝智。斷除疑惑。信已善根。作諸功德。至心迴向。皆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跏趺而坐。須臾之頃。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具足成就。彌勒當知。彼化生者。智慧勝故。其胎生者。五百歲中。不見三寶。不知菩薩法式。不得修習功德。無因奉事無量壽佛。當知此人。宿世之時。無有智慧。疑惑所致。

這個另一方面，好的呢，就是這樣，「若有衆生，明信佛智」，相信佛的智慧，乃至於「無等無倫最上勝智」都能相信。

《大經解》：具信往生之人，既信佛智，亦信己善根。外慕諸聖，內重己靈，作諸功德，至心迴向，皆於佛前蓮花化生。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具如菩薩。反之，心中疑惑則墮胎生，五百歲中，不見三寶等，皆由無有智慧，疑惑所至。是以斷疑生信，至爲切要。

「斷除疑惑」，這些疑惑都斷了。「信己善根」，所以「外慕諸聖，內重己靈」，對於外，要仰慕諸聖，一切大佛菩薩；對於內要重己靈。這兩句話，少一句都不行。

「作諸功德」，作種種功德。「至心迴向」，以至誠的心來迴向，往生極樂世界。

「皆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都在七寶蓮華中，自然而然的就化生出來了；「跏趺而坐」，都跏趺坐。

「須臾之頃」，「須臾之頃」就是幾十分鐘，三刻鐘，就是我們的時間；「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諸菩薩」，你看看，這個跟那個差多遠哪。那個就是不能見佛，這個就馬上身轉三十二相等等的，放著光明。智慧功德，「具足成就」。一切成就都具足，一生就具足了。這個上品生，當下就隨一切諸佛往生諸佛剎土，得種種陀羅尼，分身塵剎去度眾生，那個起碼是地上菩薩呀。所以這個往生，大事因緣哪。

佛又告訴彌勒，「彌勒當知」，彌勒你應當知道；「彼化生者，智慧勝故。」為什麼他化生？他智慧高。

「其胎生者，五百歲中，不見三寶。不知菩

薩法式。不得修習功德。無因奉事無量壽佛。當知此人，宿世之時，無有智慧，疑惑所致。」對比了，這樣的身相、光明具如諸佛，彌勒你要知道，這些人他就是智慧勝。那一些胎生的，就五百歲中不能見佛，「不知菩薩法式」。因為沒有聞法，他也沒有正式的以此按著所聞的法來進行修習，他也不能來「奉事諸佛」，也沒有機會來種這個善根。這種人，就是因為他過去生中沒有智慧，疑惑所造成的。

所以不光是淨土宗，禪宗也是一樣，所以《金剛經》一上來那個偈子就是四句：「斷疑生信，絕相超宗，頓忘人我解真空」，先斷了疑，斷了疑才能生信，斷了疑生信才能「絕相超宗」，這些相才能夠絕，你才超出去，超出這一切宗；「頓忘人我解真空」，頓然間，人我全忘了，頓忘人我你才能理解真空。有人有我，你沒法理解真空，哈哈……所以開悟是無心三昧之後的事情。這個經文很清楚了，不必再說了。

惑盡見佛第四十一

譬如轉輪聖王。有七寶獄。王子得罪。禁閉其中。層樓綺殿。寶帳金牀。欄窗榻座。妙飾奇珍。飲食衣服。如轉輪王。而以金鎖。繫其兩足。諸小王子。寧樂此不。慈氏白言。不也世尊。彼幽繫時。心不自在。但以種種方便。欲求出離。求諸近臣。終不從心。輪王歡喜。方得解脫。

四十一是《惑盡見佛》，疑惑盡了就見佛了。佛又告訴彌勒，他說「譬如」，打個譬喻，「轉輪聖王，有七寶獄」，轉輪聖王拿七寶做成的監獄。「王子得罪」，轉輪聖王的兒子要得了罪，就關在這個七寶的牢獄裡頭，把他禁閉在裡頭。「層樓綺殿」，高層、多層的樓，很華麗的殿；〔寶帳金床，〕七寶做的房啊，寶做的帳子，金子做的牀。「欄窗榻座」，那個短榻的座位，比牀矮一點、小一點，有格子的窗戶；「妙飾奇珍」，種種都是裝飾奇妙的珍異之物。他在那兒吃東西、穿東西，跟轉輪聖王一樣，這個王子。但是拿金鎖拴他兩個腳，他禁閉嘛，不能隨便跑，把他上

了鎖。

「諸小王子，寧樂此不」，問彌勒：這些王子對這，他高興嗎？地方也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享受也好，就是鎖起來，不讓走。「慈氏白言」，彌勒就說，「不也世尊」，當然不高興。

「彼幽繫時」，他在受著禁閉，心裡頭不自在。

「但以種種方便」，他用種種的方法；「欲求出離」，想求能夠出來。「求諸近臣，終不從心」，拜託這個近臣，跟父親近的，總達不到目的。非得等輪王（自個兒父親）自個兒歡喜了，你才能得到解脫。這是彌勒答的話。這些王子他不高興，他必須得求著求著，最後得到輪王答應他，放他出來，他才會解脫，他才能夠心裡頭自在了。這些譬喻很簡單，我們就不再說了。

佛告彌勒。此諸衆生。亦復如是。若有墮於疑悔。希求佛智。至廣大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由聞佛名。起信心故。雖生彼國。於蓮華中不得出現。彼處華胎。猶如園苑宮殿之想。何以故。彼中清淨。無諸穢惡。然於五百歲中。不見三寶。不得供養奉事諸佛。遠離一切殊勝善根。以此爲苦。不生欣樂。

**若此衆生識其罪本。深自悔責。求離彼處。
往昔世中。過失盡已。然後乃出。**

「佛告彌勒，此諸衆生，亦復如是」，這些在邊地疑城的衆生，也跟這個王子一樣，也是這樣；「墮於疑悔，希求佛智，至廣大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這個人要是在疑悔之中，他希求佛智，但是對於佛這些廣大實際的智慧，他並不能信得及。

「由聞佛名，起信心故。」聞了阿彌陀佛的名字他起了信心，而念佛而往生。雖然生到了彼國，在蓮華中不得出現，就如同在蓮花裡頭不能出來。實際上他並不像咱們想像的，是在一個花骨朵裡頭。其實他在宮殿裡頭，很大的宮殿。他在這個胎裡頭，就是他的胎，還是園苑（園林）、宮殿。為什麼？「彼中清淨，無諸穢惡」，沒有髒，沒有惡的東西；可是「五百歲中，不見三寶。不得供養奉事諸佛。遠離一切殊勝善根。以此為苦」，這個就是苦啊；那麼，不生歡樂。

「若此衆生識其罪本」，衆生明白他自己這個罪的根本。「深自悔責，求離彼處」，他就自個兒懺悔了，知道這個罪的根本是疑惑，要求離

開現在這種邊地疑城。等他過去生中（來生極樂之前的生中），所有的過失都盡了，就出來了。佛告訴彌勒，就是這樣說的。

《大經解》：曇鸞師《略論》云：「識其本罪，深自悔責，求離彼處，即得如意，還同三輩生者，當是五百年末，方識罪悔耳。」……但《嘉祥疏》有異說，疏曰：「深自悔責，明不必一種。若能悔即出。不悔必滿五百歲。」以上二說亦不相違。五百歲末方識罪懺悔，乃邊地人中之多數。不待五百年懺罪得出，乃其中之上根也。「過失盡已」謂過去疑惑之過失，已懺除淨盡，然後方得出離疑城，見佛聞法。故知不論五百年中，或是其末，總須宿過全消，方得解脫也。

底下就是識自本罪〔註：「罪本」在《魏譯》作「本罪」〕，識自本罪嘛，有兩個說法。一個是曇鸞，他說這些人哪，他很悔責，求離開這個邊地。那麼出了邊地，他跟三輩往生的人還是一樣。這個事情大概是什麼時候呢？是五百年之末，在五百年之末他就知道了罪了，他就懺悔，這就出來了。這種說法的也有人，曇鸞是一個，還有其他的人。

另外一種說法的是嘉祥，曇鸞是淨土宗祖師，

嘉祥是三論宗的祖師，唐朝的，他有不同的說法，他說是「深自悔責」，不管哪一種，不限定一格，能夠悔就出來。他這個年歲就更活動了，不一定非得五百歲後你才悔，而有這麼一個固定的五百歲。嘉祥大師的意見，就是說他只要能悔，把這個過失悔掉了，真正改悔了，就出來了，不必一定五百歲。

這兩說可以並存，等到五百年末才能夠認識罪，才懺悔，這是邊地中多數的情況。嘉祥所說的，在這中間就能懺悔，就能出去的，這個是其中的邊地裡頭的上根，像袁中郎這種人。所以這兩種都存在。（這十一點半了，就到這兒。）

第卅五會 一九九零年八月七日 講於北京蓮華精舍

我們上次在第四十一品《惑盡見佛》，這一品沒有講完，說到眾生疑惑，由於疑惑，只能在邊地疑城。只有知道自己的罪本，「深自悔責」，所以要悔，要責備自己，而且要很深哪。所以你看往生之後，還是有這樣許多重要的事情在做。

「求離彼處」，等到生前的過失都消失了，都懺悔乾淨了，然後再出來，才能見佛聞法。講到這

一段。

即得往詣無量壽所。聽聞經法。久久亦當開解歡喜。亦得徧供無數無量諸佛。修諸功德。汝阿逸多。當知疑惑。於諸菩薩爲大損害。爲失大利。是故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

等到罪業消除，經文就是「即得往詣無量壽所」，這才能夠從這邊地疑城出來，到海會之中，到無量壽佛面前；「聽聞經法」，來「聽」、來「聞」。這兩個字，「聽」就是淺一些，「聞」就深一些。我們往往大家對於「聞」字體會得不夠，以為就是聽了。這個「一經於耳」，這是在聽跟聞之間的，就是一經過耳朵，不管你懂不懂，那說到這個，那就是你只要耳朵聽到了，那就都算。「聞」就很深入了，聞，你得信受奉行才叫「聞」。所以說到聞的功德如何如何如何，大家不是說只聽了這個名字、聽了這一句話就如何如何，你得信、你得接受、你要去執行，這才是聞，所以聞的含義很多。「聞菩提」（這個西藏文），你一聽，你就可以成佛。這個「聞」字也應當照我後頭這個解釋，不是一經於耳。那麼，「聽聞經法」，

「聽」就是聽見了，「聞」當然就是水平提高了，就能理解了，就是「聞」，「聽聞經法」。

《大經解》：「久久亦當開解歡喜」。蓋以其人生前「智慧不明，知經復少」，今雖親見彌陀，耳聆佛訓。但以心垢未除，情見猶存，故須多聞薰習，增長智慧，始能信解佛語，故云「久久亦當開解歡喜」。「開解」者，心開得解也。「歡喜」者，聞法契會，自然歡喜也。「亦得遍供」者……具諸神通，遍供諸佛，於諸功德，隨意修習。具如彌陀本願。

你看，「久久」，不是當時啊。所以從邊地疑城出來，見了佛，聞法之後，是「久久」，兩個「久」字啊，久久也會「開解歡喜」。所以我們現在有些人比較急躁，就覺得好像是，為什麼我還不懂啊？為什麼我不怎麼怎麼樣啊？為什麼不如何不如何啊？不知道你這些想法是不合規律的，這需要一個過程嘛。

「當信佛經語深」哪，哪裡是那麼三言兩語，這麼用過幾天功，你就能理解啊？就他這佛之所說是佛的知見，眾生心中是眾生知見，這兩個是水火呀。你心中是眾生知見，你怎麼能夠接受佛

的知見哪？所以就要先消除你的眾生知見，這是有一個過程。不然你所以為是懂的，還有自個兒以為是懂了，這就更危險了。你不知道你懂成什麼樣了，你一懂就錯了。尤其是禪宗，那不懂還有法子開悟；懂了就沒法子開悟，懂了就更遠了。不懂還近一點，懂了就更遠了。所以這個真正的懂是很不容易的事。

「開解」，心開得解也，這個還不是開悟，就是你理解，理解真實義。不是就是我也會答卷子似的，你說一個什麼問題，我會答，我答得很正確。那是學生考試卷，那個容易。真正要是開解，開解就歡喜嘛，踴躍歡喜，所謂慶快生平，這一生我最可慶幸，最痛快的事情了。所以往生極樂後的人還是懺悔，深自悔責之後，見佛聞法。用了兩個「久」字，就是不能急躁。我們只能欣賞，我們在佛經之中我們能懂得幾句了，哪怕是粗淺的懂得了，這就很寶貴啊。一有一個急躁情緒，那就更不容易懂了，再懂也就是錯會。拿你主觀的東西，拿你的這個東西去以為是佛的意思了，那就是離題更遠了。

這麼忽然間開解，「亦得徧供無數無量諸佛」，這就初步出現神通了，在佛的威力加被之下，無

量無數諸佛都可以普遍去供養、普遍去承事、普遍去聽法，這個就快了；「修諸功德」，要修種種的功德，所謂「諸善奉行」，一切功德都在修，種種陀羅尼、種種的妙法都在修。所以在這個「久久」才能達到這一步。

因為這個人，他生在極樂世界是生了，但是前生就是「智慧不明，知經復少」，所以他疑惑啊，沒有開智慧，知道的經又很少，所以他墮入疑城。現在雖然親自看見了阿彌陀佛、親自聽到了佛的開示，可是心中的污垢還沒有除，情見還存。他是眾生知見，眾生知見就是情見。所以我們要超情離見，「離見」現在還談不上，還早一點，但是「超情」確實需要，要超乎這一切情見。

所以「無情不能學道，情不空不能入道」，情要空。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需要多聞熏習，多度的聞法、多度的思惟。他在極樂世界耳聽目睹都是增上，這樣就增長了智慧，這個才能開始能夠信佛的話、理解佛的話。所以就說為什麼需要久久，而不是一剎那，因為他的根器就是如此。那他是上根，在這兒還沒有斷氣，已經就是菩薩了，那他早超過這個境界了。

所以根器，大家要知道，根器就是不一樣。

那上品上生的根器和到邊地人的根器，不是佛在選擇，我厚待誰，誰走後門，不是有這個事。他自然嘛，他自然如是。所以大家要知道，現在我們就是要好好的修持，就是使得我們自己有一個很好的根器，於是就可以「徧供無數無量諸佛，修諸功德」。

《大經解》：「阿逸多」，即慈氏。釋尊重喚其名，以警醒大眾，專心傾聽。「當知疑惑於諸菩薩為大損害，為失大利。是故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至於菩薩何有疑惑，《無量壽經鈔》曰：「大乘凡夫名菩薩歟？或是縱說。縱菩薩生疑惑者，可失大利。故凡夫當明信矣。」鈔意甚謙，未作決斷。據筆者意，鈔中兩句均是，其一者我等雖是具足凡夫，若能真實發起菩提心，即是初發心菩薩。

「汝阿逸多」，阿逸多是慈氏的號，彌勒菩薩的號。釋迦牟尼佛又叫他的名字，就是警醒大家，讓大家重視。阿逸多，你要知道，疑惑對於一切菩薩為「大損害」，是個大的損害；「為失大利」，這個就失掉了最大的利益。

望西《無量壽經鈔》裡頭，他設一個問，怎麼說菩薩還有疑惑？怎麼還失大利呢？他解釋，

他說是不是大乘的凡夫也叫做菩薩啊？他就沒有肯定，用個問號的語氣；或者是縱說，縱然是菩薩，如果生疑也失大利，他沒有做肯定。其實他這個問號是很謙虛，這個事是肯定的。別教的說法，這叫做信位的菩薩，「信位菩薩，如空中之絮。」咱們春天看見柳絮，它就在空中飄忽升沉，變化萬端，這就是信位菩薩的情況。咱們凡夫真實發起了菩提心，我們就可以稱作「初發心菩薩」。

《大經解》：《論註》云：「此無上菩提心，即是願作佛心；願作佛心，即是度衆生心；度衆生心，即攝取衆生生有佛國土心。」淨業行人，若發如是心，亦即是初發心菩薩。天臺謂別教之信位菩薩，如空中之絮，沉浮無定。是故初發心菩薩，實有退墮之患也。其二者，彼謂「縱說」，意謂：縱然真是菩薩，倘生疑惑，尚失大利。是以我等凡夫，更不可生疑。故此二說並不相違。

這樣的菩提心，就是像《論註》所說，這個無上菩提心，就是願作佛的心；願作佛的心，就是要度衆生的心；度衆生的心，即是「攝取衆生生有佛國土心。」怎麼度衆生啊？你要把衆生攝受到生在有佛的國土這個心。不是一個空的心，

不是一個空的願，你要有具體的做法，產生了效果，這才叫做「願」。只是空洞洞的一個東西，所作所為不能達到你的目的，這是空願、狂願。

所以發這個心，就是要一切眾生成佛。怎麼來度這些眾生成佛？那就要叫他攝受眾生生有佛國土心。所以淨業的行人發這個心願：「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天天這麼念，那不就是在發菩提心嗎？「同生極樂國」嘛，這也就可以稱為「初發心菩薩」。而「初發心菩薩」，再進一步，甚至於到了信位的菩薩，不要小看那個信位，有時候初悟的人只在信位，都如空中之絮，忽升忽降。

那麼他這個生疑，因為他總還是有疑。就是所謂根本智、差別智，明白了根本智，還沒有明白差別智，對於差別智他還是疑惑啊。所以這樣說呢，就是菩薩可以生疑惑，信位菩薩、初發心菩薩，這很當然嘛。

《大經解》：「大利」者，即經中「真實之利」也。十方婆伽梵，住真實慧。開化顯示真實之際，「欲拯羣萌，惠以真實之利。難值難見，如優曇花，希有出現」。今者難逢能逢，難聞能聞，而不信受，

辜負佛恩，故云「為失大利」也。況此淨土法門，一乘願海，六字洪名，信願持名，徑登不退。是乃真實利中之最真實者也。是大利中之最大者也。於此不信，永失大利。

反正，你這個退了就太可惜了，所以「為失大利」。「大利」就是指著什麼呢？就是今經說的「真實之利」。十方婆伽梵住於真實之慧，開化顯示真實之際，欲拯羣萌惠以真實之利，這是三個真實：真實之慧、真實之際、真實之利。十方的佛就是這麼樣住於這個真實的慧，顯示真實之際，這樣子來給大家利益，所以是真實之利。

「難值難見」，「值」是遇著，你碰到了。那麼，開會，碰到在一塊兒開會，這個「值」啊。但是你不見得能夠會見，能夠什麼，這就是「難值難見」。同在一塊開會就是「值」，能親自相見了那就是「見」。難得是能夠同會一處，更難得見面，十方的婆伽梵。「如優曇花，希有出現」，曇花一現。

現在是難逢的你也逢了，難聞的也能聞了，可是疑惑而沒有信受，所以這「失大利」啊，最可惜了。何況咱們這個淨土法門，阿彌陀佛的一乘大願之海，六字洪名的功德無量。只要「信願

持名」，很簡單哪，就逕登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是真實利中最真實的，是大利中之最大的。所以對於這個不信，就真實失了大利。這就是說明這個經上的話，「當知疑惑，於諸菩薩為大損害。為失大利。」

《大經解》：《十往生經》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信是經，愛樂是經。觀導衆生。說者聽者，悉皆往生阿彌陀佛國」，「若有如是等人，我從今日常使二十五菩薩護持是人。常令是人無病無惱。若人若非人不得其便。行住坐臥，無問晝夜，常得安穩。」是明信受之大利。

底下，為了深入，我們再引證一些經。例如《十往生經》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正信是經。」對於《十往生經》能產生正信；「愛樂是經」，「愛」是歡喜，「樂」這個經。「觀導衆生」，拿這個經來觀、來引導衆生。「說者聽者，悉皆往生阿彌陀佛國」，說這個經的人，聽這個經的人都可以往生。

「若有如是等人」，如果有這樣等人，有在說、有在聽的；「我從今日」，就從說的、聽的這一天起，就常派二十五個菩薩，護持是人，護

持這個人。那麼這個「今日」也就代表佛說這個經的時候，阿彌陀佛當時說的，那就早就如此了。對於我們來說，你要是也這樣，那你也得到這個利益，那也就派二十五位菩薩來護持。

「常令是人無病無惱」，沒有這些疾病來纏擾他。所以到了病中……，他沒有病，不知道啦；有了病，告訴他念，他就難念哪。這兩個病人：一個費某某，他就是念不了了；這個某某師也是，大家怎麼勸，他也是不行啊，心他不肯念哪。最後什麼心，我不知道，中間曾有這個情況。所以就是要知道，指望到最後，這病所干擾，這個就困難哪。你真是發心的人，佛就派二十五個菩薩護持你，不讓你這麼生病，沒有煩惱。人跟非人都不能來得到他的便利，來搗亂你。你行住坐臥之中，不論是白天是黑夜，「常得安穩」，所以你這就好修了。這個就表明，你信的人得這個利益。

《大經解》：下復明疑謗之大害。該經復曰：「於後閻浮提，或有比丘、比丘尼，見有讀誦是經者，或相瞋恚，心懷誹謗。由是謗正法故，是人現身之中，來致諸惡重病。身根不具，聾盲喑啞。水

腫鬼魅，坐臥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或乃致死，墮於地獄。八萬劫中，受大苦惱，百千萬世，未曾聞水食之名。久後得出，在牛馬豬羊，爲人所殺，受大極苦。後得爲人，常生下處，百千萬世不得自在。永不聞三寶名字。是故無智無信人中，莫說是經也。」

相反呢，經中它又說了。相反，你懷疑、你譏謗，「於後閻浮提」，指這地球；比丘、比丘尼，有看見讀誦這個經的人，或者他很生氣，或者心中有譏謗。

「由是謗正法故」，他這個人就是這樣，信了他這一個，他就門戶之見哪，常常就是所謂「鬥爭牢固」，所以我們不可以產生門戶之見。產生了門戶之見，對於一個異己的就是很厭煩。那天我看見那個比丘尼，對於別人念《普門品》，她那個厭煩的情緒，那簡直表示得很充分，非常生氣。所以這種情形是會常有的。如果有人對於念《十往生經》的人，也是同等的態度，他譏謗、他發怒；就是這樣，他就譏謗了正法。這種人怎麼樣？你看，就是一個信，一個不信，這個對比很清楚。

那麼就「諸惡重病」，身體也就殘缺；「聾

盲瘖啞」，生的身體瞎、聾、啞巴。「水腫」，有鬼來纏；「坐臥不安。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有一個法師身上插了五條管子，插了很長很長時間，後來實在難過，自個兒把鼻子的管子拔掉，趕緊小和尚又給他插進去。那個管子一寸多長都是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他拔了管子想死，旁邊有人不讓他死，又給他插上。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呀！如果死的話嘛，「墮於地獄」，就入地獄了。

所以這謗法之罪是最大。所以我們一方面要護持自己、要修持，另外一方面要下定決心，不可以謗法。一問三不知都不要緊，我就是不懂，我不知。你不明白就存一個問號，不要隨便做結論，隨便表態，隨便批評。如果墮於謗法，那這個就嚴重得厲害了，你「八萬劫」呀，不是八萬年哪。一劫是不止八萬年，八萬億年也不止。要把一個大石頭用輕紗一遍一遍擦，把它蹭來蹭去，把石頭蹭沒了，這才是一劫。你說多少年？所以謗法之罪是最大。

為什麼謗法之罪這麼大？眾生這麼苦，所有能出離的就是靠法，你給毀了！你說你罪大不大？這有道理的。眾生唯一得救的就是靠佛法，

你就毀謗這個。你比方莊稼正是熟了要等著秋收，一把火把它都燒了，老百姓沒東西吃，這個罪惡很大啊。大家最急需的，他就靠佛法得度，你就把佛法給毀了，所以勝過於殺父、殺母、殺阿羅漢。所以這個言論要十分小心哪。

「百千萬世，未曾聞水食之名」，所以為什麼大家要施水？這個餓鬼就是百千萬世（輩子），不要說沒有水跟吃的，他就連這個名都聽不著啊。所以為什麼老放焰口？就是請鬼吃飯。他苦啊，他得不到東西吃。久後出來，變「在牛馬豬羊」，因為它愚痴，就要被人殺呀，受極大的苦。最後這些都消滅，變成人，也生在下賤哪；也「百千萬世不得自在」。也是永不聞三寶之名，這種人聽不見三寶之名。

「是故」，這兩句話我們要注意，「無智無信人中，莫說是經也」。所以說法的人為什麼不輕說？為什麼要慎重？就是這兩句話。你在那個沒有智慧、沒有信心的人，你不要說這個經。所以最近我再進一步的關門，還不是自個兒想休養，實在是還是少說為宜，你這引起人家的……；「無智無信人中，莫說是經」，聽了之後，他疑謗，他得這麼大的罪呀。所以這就是說，要是疑惑就

「為失大利」。

《大經解》：旁引兩經，深顯疑信雖只在當人一念之間，但所種禍福，懸隔天淵，歷劫無盡。故云「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慧」。

從這段經文，就把這個做了很大的一個證實，引證。引佛經來證明佛經，不是用自個兒的話來證明，多方面哪，所以引經解經。

從這裡頭，這兩句話也提醒我們大家，你去說這件事情，不是隨便說說，你都要看對方、看機緣。他不能接受，所以為什麼密壇不讓人進，等等等等的，都是同一個道理。沒有什麼可保密的，只是為了對方的好處，為了對方。所以說，我們有一個法本，說是不能讓別人看，別人要是偷看了，看的人有罪，你這個主人同樣有罪，你收藏得不好，就是你不負責任、不小心。所以就「無智無信人中，莫說是法」，都要看對象，不能像救世軍那樣的，就是大呼大號。當然說類似的人天乘的話也可以，那跟他們也就沒什麼多大分別。

所以我們看到，疑和信只是當人的一念，可是這個差別豈但是天淵之別？就沒法說了，這個差別。所以說，最後就說「應當明信諸佛無上智

慧」，應當明白的信，不是迷信。這明信是最好，佛所希望的是明信。你做不到，先仰信。諸佛所說必定如是，自己要很好的學習、參究，希望一天一天的明白。仰信也是很可貴的，你通過仰信達到明信。

不能隨意就以為如是，如何如何，下評論，也不要輕易以為我現在所理解的就理解得對了，打個問號。你要把它釘住了之後，再接受新東西，它就成了障礙。無止境的在發展，你怎麼能釘得住呢？你不想再發展了嗎？你上梯子，在這一層你就把腿捆上了，不再往上上了，把你拴在梯子上，那好受？但是人都喜歡拴在梯子上。要放棄以前的，再前進，都不可停留。

慈氏白言。云何此界一類衆生。雖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慈氏。此等衆生。智慧微淺。分別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樂。不求生彼。慈氏白言。此等衆生。虛妄分別。不求佛刹。何免輪迴。

底下就彌勒菩薩回答了。「慈氏白言，云何此界」，因為大家正看到極樂世界，這個極樂世

界還在現前哪；這個討論的時候，極樂世界都在現前，邊地什麼情形都在現前。現在佛、未來佛的討論，彌勒菩薩就問：為什麼這個世界上有一類眾生，有這麼一種眾生，「雖亦修善」，他也修善，但是不求往生，為什麼呀？

佛告彌勒說，「此等眾生，智慧微淺」，智慧很小、很淺；「分別西方，不及天界」，他覺得西方不如天界。這樣的人，沒有知識的人就不說，有知識的人我見過兩個。一個大居士的女兒，她不求生西方，說西方極樂世界老開會，哈哈哈哈哈……，她想生天，就是這一類；還有一個某某上師的翻譯，她也並不是生極樂世界的，她要想生什麼天。所以有這樣的人，我們不要以為是沒有，很多人是這樣。它「不及天界」，他認為這個不樂，他就不求生了，因為他智慧微淺，他就有這種分別心。〔佛〕就回答了彌勒為什麼，就因為這個。

慈氏就又接著說，「此等眾生，虛妄分別」，這些個眾生是虛妄的分別，這個分別是錯誤的，「虛」是不實，「妄」就是錯的，這樣的分別。「不求佛剎」，他不求生佛剎，「何免輪迴」啊？

《大經解》：慈氏復云：「不求佛剎，何免輪迴」。

此有二義：其一者，專指如上之人，妄謂西方之樂不如天界。如是虛妄分別，不求生淨土。不知修善之福，雖得生天，但天壽盡後，仍復輪轉。其二者，泛指各宗行人，雖能精進修持，但不以彌陀淨土為歸宿，專仗自力。則難於現在生中，坐斷生死，仍受後有，故云「何免輪迴」。

所以大家要知道，這是彌勒（未來的佛）的話。你說等着這個佛不行，等彌勒佛來，彌勒佛還是這個話，哈哈……彌勒佛就是這個話，「不求佛剎，何免輪迴」啊。你修唯識觀，你也要求生淨土。你不求生淨剎，你「何免輪迴」啊？要眾生不受後有是什麼境界？禪宗有時候那三關齊破的人，有「三為國王，便失神通」，當了三次國王之後，他神通就沒有了。所以這個入胎很可怕啊。所以不生佛剎，可是要出這個輪迴，就是這樣，彌勒的話：「不求佛剎，何免輪迴」！這個語義多精煉哪。

就是說，彌勒這兩句話是指著兩種人。一種就是說，因為從享樂觀點來看，他覺得天界快樂，尤其是有男女之欲樂，所以留戀。但是這樣修善，你可以達到你生天界的目的，你福報盡了之後，還又輪迴。

第二種，各宗各派的有許多人，以生淨土為著相，有的人他就「死於句下」。這次從美國來的一個人，她看了黃檗《傳心法要》，它就是說了一段：佛有什麼相可見哪？有什麼可來可去呀？所以臨終見佛，你也不要跟他走啊。看的人〔覺得〕跟那個淨土不合，就問我。我就回答，我說：「禪宗都是法身境界。」須菩提他佛來了不去接，「無來無去，我有什麼可接呢？」他是先看見佛了，這個境界。「臨終念佛，蒙佛接引，你生的是凡聖同居土，你還是凡夫境界，你當然跟著去嘛。」她懂了，其實這個話還沒有說透。

這句話有四料簡，「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生是一定生，去就沒有去，往哪兒去啊？都在自心之內，你去哪兒啊？這「不去」就是不去，就如須菩提不接，不接他就見了。再有，「去則決定去」，去就是決定去，「生則實不生」，生了之後證無生，我生什麼？所以這有四料簡。再其餘兩料簡，大家自然就明白了。都可以，只是你的境界，不要在語句上去執著。

但有人就不行，就認為我們禪宗這個高啊，你們隨佛接引，這個低啊。他要把這四料簡都知道之後，那有什麼叫來去？有什麼叫跟不跟哪？

實際上，都是以情見心來推測往生的情況。在往生人的那個情況，佛力加持之下，遠離這些跟不上、去不去這些思想，沒有這些。自然而然，「自然中自然相」，哪裡還有這些個起心動念、這些琢磨、這些安排？就是在這個凡夫境界去推測許多殊勝的境界。

所以各宗的行人，雖然很精進修持，但是不以淨土為歸宿，那麼在現在生中要坐斷生死，就可以說不可能了！就「何免輪迴」呀，就是這。這個是彌勒的回答。

**佛言彼等所種善根。不能離相。不求佛慧。
深著世樂。人間福報。雖復修福。求人天果。
得報之時。一切豐足。而未能出三界獄中。
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屬。欲相救免。邪見業王。
未能捨離。常處輪迴而不自在。**

佛就接著說了，「彼等所種善根，不能離相」，所以越討論越深入。有時佛法需要彼此計較計較，許多問答、許多交談，經中就是這個內容嘛。咱們這個《無量壽經》不就是阿難問嗎？而《金剛經》不就是須菩提問嗎？它是經由很多菩薩來問

問題、來問答，這才能引出佛的殊勝的開示。

佛就說，「彼等所種善根」，他是種了善根，但是他種的善根不能離相，把這個觀點說出來了。他沒有離相，他「不求佛慧。深著世樂，人間福報。」

《大經解》：「佛言」下，更明著相與離相之得失利害。著相修福，難免輪迴。離相求生，永得解脫。右段先明著世間福，不出輪迴。蓋彼等雖種善根，但貪人天福報，不能離相，不求佛慧。「雖復修福，求人天果」，故不能出三界牢獄。「得報之時，一切豐足」。暫享世樂，福盡還墮，後患無窮。

這個底下就進一步指出著相和離相的利害關係了，這個差別。上頭說明了疑和信，底下就分別，你是執著著相，你還是能離相？

你著相修福，你住相布施，常常他就有一種「今天我是作了很大的功德，我在廟中是大施主」，端著一個大施主的架子在那兒，這就是十分的著相了，這就是住相布施。還有，單跟某一個什麼有情感，那麼就多把什麼去支援他，這都是住相布施，住相、著相。這個修福，不光是布施，種種都是如此。你要在禪定中去著相，那就一定要

著魔的，難免輪迴啊。離相來求往生，你求往生不是你著相而能往生，你要是離相，那麼就真正得解脫。

底下就是佛說的，「雖復修福，求人天果。得報之時，一切豐足。」他求人天福報，而作布施，也供養，種種種種的，裝金、造像、放生等等，作了很多很多功德，他所求的只是人天的果報。他得了享受這個報的時候，他豐足啊。可是他沒有能夠出這三界的牢獄，欲界、色界、無色界，這是個牢獄啊。所以外道以生天為解脫；我們不但是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都認為是牢獄。這就是不同於其它的地方，只有佛法你真可以出三界。你修人天福報，你所得的只是人天的果實，你出不了三界的牢獄。

《大經解》：命終之後，親眷雖為之懺罪祈福，修法誦經，欲相救度。但彼之邪見根深，執迷不悟。因「邪見業王，未能捨離」。以邪見故，不生正信，故此邪見實為諸惡業之王。故云「邪見業王」。故「常處輪迴，而不自在」。

你死了之後，你的父母、妻子，你的種種眷屬「欲相救免」，請人給你作功德，做許多許多

善事來救度你、超度你。

「邪見業王，未能捨離。」這四個字份量很重啊！他前生幹什麼來著？說他是「邪見業王」啊。他前生還是修善嘛，這問題就是著相。所以對於著相的人用這四個字，大家要知道，這要接受批評啊。你為什麼著相啊？是你的邪見、你的業王啊，這個罪業的王，這個邪見是業王，這樣的一個東西，它不肯離開你啊。

所以在生前你就是著相修福，你死了之後雖然搞大法事，修大法會進行超薦，兒女給你誦經，給你作種種功德，但是說，你這個邪見之業王也還不能離開你啊。因此你常處輪迴，而沒法救你。活的時候你種的福就是生天，這個福報盡了之後就要輪轉。輪轉之後，別人要救你，救不出來。你的「邪見業王」在這，你不出來，這是一種。佛所批評的，這還是輕一點的。

汝見愚痴之人。不種善根。但以世智聰辯。增益邪心。云何出離生死大難。

《大經解》：右文所指，更甚前者。前者修善，但求世福，故不能出輪迴。此則愚癡更甚。不種

善根，反恃世智聰辯，驕慢自大。不生正信，助長邪心。不知世智辯聰，正是八難之一。邪見顛倒，反以為美。如是之人，焉能出離生死苦海。

更重一點的，「汝見愚痴之人」，〔前者〕他們就是不求佛慧，不能離相，這更有愚痴之人，這樣一幫糊塗人，「不種善根」，他就更錯了。前頭的人還種善根，他還念佛，還什麼什麼呀，〔但〕他不離相，不求佛慧。不求佛慧比不離相又更嚴重一層了。你現在沒有達到離相水平，但你在這求佛慧，你學般若，學般若就稱為學般若菩薩，你在學呀；你不學，那就是不求佛慧了嘛，那你結果就是這樣，邪見業王，你常在輪迴中出不來了。這還是好一點。

更甚一點的呢，就是不種善根了，「但以世智聰辯，增益邪心。」這個批評就很厲害了，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現在這樣的人多啊。他只是拿世智所謂有點兒「聰辯」（我們常說「世智辯聰」，這個意思上沒有分別），世間的智慧，能說、能夠辯論、能夠寫文章、能夠咬文嚼字、能夠誇誇其談（聰辯就是誇誇其談）；「增益邪心」哪，本來眾生就是迷惑，就是邪，正的東西很少，但是他就是用這個世智辯聰，他沒有用佛的智慧

去除掉自個兒的邪心，不是去東西，他是使得這個世智辯聰增長了他的邪心。

所以有的人研究佛教之後，說這個經是假的，那個經是假的。當然有一些經是假的，你說出來那就是很有功德，但是明明是對的，你楞要說是假的，因為跟你所理解的不一樣，就說是假的。但是你所解的，你要知道「四依」啊，「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你那就是不了義教，你就應該放棄你那個，依那個了義教。他就堅持他那個不了義教，來說這個了義教是假的，這種人就是不好辦哪。

「云何出離生死大難」，他如何能夠出離生死這個大難哪？這個無量無盡無邊的生死，無窮無盡的生死，這個大難哪，怎麼出離啊？大家看見病呀，這就十分可怕。這個病人哪，這痛苦啊；還有死啊，這疼得要死啊，無窮無盡哪。

「世智聰辯，增益邪心」，前者是修善，求世福，所以不能出輪迴，但求世福就出不了輪迴；這個就更愚痴了，不種善根，他反靠他的世智辯聰來驕慢自大，他沒有生長正信，反而助長他的邪心。不知道世智辯聰正是咱們這個八難之一，所謂盲聾喑啞，生在邊地，世智辯聰。這世智辯

聰就跟那個瞎子、聾子、啞巴、瘋子是同等的困難，確實是同等的困難哪。那個盲人，將來他能夠讀盲文，將來會有盲文的佛經看，他還是有希望得度。這種世智辯聰，靠世智辯聰來增益邪心，這個就確實是困難了。

復有衆生。雖種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別。情執深重。求出輪迴。終不能得。若以無相智慧。植衆德本。身心清淨。遠離分別。求生淨刹。趣佛菩提。當生佛刹。永得解脫。

「復有眾生」，再有些眾生，雖然種善根了，前頭有種善根的，有不種善根的，下面就結在一塊兒，雖然種善根；「作大福田」，種了很大的福田。可是「取相分別」，在這裡頭他有相、有分別心；「情執深重」，這個情念執著，很深很重。「求出輪迴，終不能得。」

《大經解》：「大福田」者，持佛名號也。因持名是諸善中王，故所種田，方得名為大福田。惜以「取相分別，情執深重」，故雖念佛亦不能出輪迴。經中三輩往生，皆由於發菩提心，一向專

念阿彌陀佛。

這一段就是說，如果是你情執深重，取相分別，雖然種善根、作大福田（作大福田就是念佛號，這才可以稱為大福田），但是你有了這種情況，你求出輪迴，你還是得不到啊。這個道理很清楚，咱們經裡頭有三輩往生都是由於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兩個條件。他剛一聽，這念佛也不行，那怎麼辦呢？不是啊，你們不要片面哪，是兩個條件嘛。

《大經解》：菩提心者，即大智、大悲、大願、圓融一體之心。「情執深重」即是愚癡，何云大智。「取相分別」則有取捨，何由興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如是之人何能發菩提心。故念佛亦不能入於三輩之中。蕩益大師謂念佛如無信願，亦不能生，正與此同。

菩提心是大智、大悲、大願圓融一體的心，圓融成為一體了。你「情執深重」，那就是愚痴啊。你不愚痴為什麼情執深重？既然是愚痴，你哪裡有大智？你「取相分別」，你就有取有捨。有的是我要的，有的是我不要的，有的是我喜歡的，有的是我不喜歡的，那你怎麼能夠興起無緣

大慈？無分別的、普遍的、究竟的心生不起來呀。怎麼能生起同體大悲呀？那麼，他就是這個大悲的心，他也不具足啊。所以他既無有大智，又無有大悲，這樣的人怎麼能談發菩提心呢？所以念佛也不能得到往生三輩，最多最多達到邊地。

所以蕩益大師說，念佛如果沒有「信願」，不能往生。這一點很多人都不清楚。我們首先要念佛，不念是不行啊。念佛之後，大家就知道要提高我們的信願。你沒有信願，念得如銅牆鐵壁一樣也不能往生。你如果決定有信、有願，你哪怕念一句也可以往生，這就跟這個地方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大家既然念了佛了，作大福田了，底下就是說，這一步必須要爭取，就是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這個大家就清楚了，你情執深重，現在大家在這個地方上，還都需要很好的思維一下。肯念的人，在座的人大家都肯念了，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是遠遠不夠，現在就是要提高一步。我不是說上梯子嗎？你不能留戀在這兒，我這在梯子上頭，我比在平地的人看得遠一些。你這個梯子上能老待著嗎？所以要前進哪。所以著相修福，其福就有盡。

底下我們引了些《金剛經》的話，「應無所

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這是《金剛經》的原文。

《大經解》：靈峰《破空論》釋曰：「以無所住法，住般若中，熾然修行六波羅蜜，而不取相，是故能令少施與虛空等。……而眾生住於相故，妄自計果計因，觀大觀小。若能稱性而住，不住諸相。譬如芥子中空與十方空，性無二無別。以空非內外、彼此、方隅、形相，更無小空異大空故。無相之福，其福乃大。」

底下蕩益大師《破空論》裡頭有所解釋：「以無所住法，住般若中，熾然修行六波羅蜜，而不取相。」這幾句話很深很深哪。用「無所住」的法，這麼住在般若之中，不是「有所住」而住於般若，是「無所住」而住於般若；「熾然修行六波羅蜜」，像這個火，要蓬蓬勃勃的在那修行六波羅蜜；「而不取相」，沒有一切相可取，這才是《金剛經》的宗旨。

有人都把《金剛經》看成是無為、無相，什麼什麼都跑到「無」一邊去了，不動；不知道熾

然哪，「熾然修行六波羅蜜」。所以蕩益大師《破空論》，是因為大家執著於偏空了。有人就說你們《阿彌陀經》是有，《金剛經》是空。錯了，錯了，《金剛經》的空，蕩益大師給破了，哈哈。他們所謂的空給破了，不是大家所領會的那個空，都是片面哪。

這樣的「熾然修行六波羅蜜」，他是不取相。他為什麼？他無住的法住於般若之中，所以他就可以使得他很少的一點布施，這一點的布施，就跟虛空相等，虛空有多大啊。而眾生相反的，「住於相故，妄自計果計因」，自己就這麼著計果、計因；「觀大觀小」，做種種的分別，所以就如仰箭射虛空。

「若能稱性而住」，怎麼住？「稱性而住」，稱於自個兒的本性而住，就是如法性而住，也就是如如而住；不住於一切相，只住於「如」。這就譬如，芥子當中一點的空跟十方的虛空，有什麼分別啊？一個芥子裡頭的空跟十方的虛空，請問大家，你們回答回答，有什麼分別？實際就是這樣，因為你執著了，它就不一樣了。你要不執著，本來就是如此。所以就是說，你這個微小的布施可以與虛空等。

芥子中的空，跟十方的空，性是無二無別啊，本性也無二，也沒有分別。因為「空」沒有內外、彼此、方隅、形相等等的差別，也沒有「小空」與「大空」的不同之處。你說「小空」跟「大空」有什麼不同？同樣是一個空嗎。

「無相之福，其福乃大」，若是離相念佛，離相修法，離相做一切的功德，這個福就大了。能夠一個芥子中的空跟十方的空是一樣啊。《金剛經》的話，「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這就是《金剛經》的話。所以說，你違反了這些道理，很大的福田也成了有限度的。就是我說，你那個杯子沒有洗，那個杯子裡頭有毒，你來裝了很好的藥，你把它喝下去，那個藥沒有毛病，是你杯子不乾淨，你吃了毒藥就把你毒死了，你還怪大夫。所以要把杯子洗乾淨，不要執著。

往往大家就是總想得境界、得神通、得感應，都是有所求。有所求就都成了有為、有住，就都是這一類，你作的功德都七折八扣了。要無為法才能相應。

《大經解》：段末謂「若以無相智慧，植衆德本」，

求生淨土，永得解脫。眾德之本者，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也。又「無相」者，謂無色等五塵、男、女、生、住、壞等十相，名為無相。又《涅槃經》曰：「涅槃名為無相。」又《演密鈔》曰：「寂滅者，即無相義。但心自證不從他得，故無諸相。」如《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皆彰此「無相智慧」。

所以就是經文這一段末，「若以無相智慧，植眾德本」，無相的智慧來種植諸德的根本，這樣來求生淨土就得解脫。眾德之本就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是我們的宗。「無相」，色受想行識這五塵，這是五相；加上男相、女相、生相、住相、壞相，就是相裡頭最嚴重的，這個叫做「十相」。沒有這些相就叫做「無相」。

《涅槃經》解釋這個無相：「涅槃名為無相。」〔《演密鈔》〕解釋說：寂滅者，就是無相的意思；「但心自證不從他得，故無諸相。」這個寂滅，這個涅槃，只是你的心，你自己證的，不是從他所得，從另外所得，所以說沒有一切相。有一個地方給你得到了，你就存在、出現了那個地方的相；你完全是自心的自證，所以不從外來，所以

不於心外求法。心外無法，你還有相嗎？都是心，還有什麼相？

《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有的本子說「則見如來」，都一樣，版本不同，好多字有出入，意思相同就行了，這裡我們不去考證這些。這幾句非常好，所以大家在用功的時候注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愚痴的人就在虛妄之中去求這個虛妄，都是虛妄，你見著「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嘛。不是說根本沒有相，那是虛妄；你如果在見相而非相（無相）的時候，你就見到如來了。

又說「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所以這是極直捷的事情，離開了一切相就叫做一切佛。所以，哪有那麼些囉嗦？都是自己找的，修行了之後又自個兒找了好多好多東西，搬了好多糞往腦袋上頭裝，天天往裡放，「運糞入」。所以禪宗有兩句話，「運糞入」與「運糞出」。一種人的修行是「運糞入」，把這個糞往裡頭搬，都塞進來，叫「運糞入」；「運糞出」，把你的糞運出去。所以「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都是來表彰這個無相的智慧。

《大經解》：經云「若以無相智慧，植衆德本」，乃至「永得解脫」。即《金剛經》中「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妙旨。

現在咱們把這個經和《金剛經》來匯合一下。我們經上說「若以無相智慧，植衆德本」，「無相智慧，植衆德本」就是《金剛經》的「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意思。「無相智慧，植衆德本」就是「永得解脫」，那麼這不就是《金剛經》的「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嗎？

《大經解》：《破空論》釋曰：「蓋不達無我，而修一切善法，止成人天偽果。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證我空，止成二乘小果。妄言我法俱空，而恣行惡法，則為闍提獄種。惟以無我修一切善法，正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即得無上菩提也。」兩經相較，今經中「無相智慧」，「遠離分別」，即如彼經「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植衆德本」，「求生淨剎，趣佛菩提」，即如彼經中「修一切善法」。又「當生佛剎，永得解脫」，

即如彼經之「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蕩益大師的解釋，「不達無我，而修一切善法，止成人天偽果」，你不了達無我，總有個「我」在這兒。所以《金剛經》的離相，首先就是要去我相。現在大家處處有一個「我」，處處突出我自己，我怎麼怎麼樣，我怎麼怎麼樣。碰著了我，順著我、不順著我，合於我、不合於我，這個我在這沒完沒了啦。你不了達「無我」，根本沒有我呀，這個我天天都在這兒死掉，又出現一個，一會兒又死掉一個，又出現一個。哪個是你呀？這個身子是你？我年輕的時候就一點兒跟這個不像，不一樣啊，哈哈……，那個早都死光了。阿賴耶識也是在變化，它只是相似相續，哪裡有你？什麼是你？沒有！所以你「不達無我」，雖然修一切善法，你只是得人天的偽果，這個果是假的。

「不修一切善法而但證我空」，這些話，蕩益大師這個議論好啊。你不修善法，你只是「我空」，這個就叫「阿羅漢」。阿羅漢確實我空了，所以他沒有生死了。他還有六神通，那不可思議的神通。現在這些個奇異功能，那萬萬分之一，九牛一毛，一萬個牛的一毛也比不了。這就是佛

呵斥的焦芽敗種。

再一種，就「妄言我法俱空，而恣行惡法。」這種人現在也很多，自說我也空了、法也空了，是妄言、是胡說！可是是任意在那兒造惡，這是闍提，地獄種子。蕩益大師這一句很切中時弊呀，這個病呀，自個兒吹得很厲害。現在盧勝彥他說，他是法王中的法王，無上中的無上，哈哈……所以就是說，就是這一切，現在大家都認識了。最近他在吹噓，他又升格了，他是法王中的法王，無上中的無上。可是恣行惡法，這是「闍提獄種」啊。

「惟以無我修一切善法」，「無我」（別的可以不說了，無人、無眾生不說了），無我而修一切善法，正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哪。「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是這麼講啊，你「無我」來修一切善法，這個把《金剛經》這兩段融合起來，這個功德非常大，所以「即得無上菩提」。

所以這麼著，把《金剛經》，又將蕩益大師的一起來了解，和我們這一段來比較，咱們這經上說的「無相智慧」、「遠離分別」這兩句，就是《金剛經》的「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無相的智慧，遠離分別嘛，就「無我、無人、無

眾生、無壽者」嘛。

我們這兒說要「植眾德本」，要求生淨土、趣佛菩提，就是《金剛經》所說的「修一切善法」，這都是善法，修一切善法呀。咱們這兒說「當生佛剎。永得解脫」，《金剛經》就說「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看，咱們淨土宗和《金剛經》分別在哪裡呀？完全是一味，就這一個道理。「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這方便有多門哪，真正到了真實法中，那就是「一路涅槃門」。真正達到涅槃，那就是「無我……，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是我們這兒的「當生佛剎。永得解脫。」

《大經解》：夫淨土乃一切世間難信之法，於此能信，是即無相智慧。如《金剛經》云：「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又「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這個淨土宗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對於難信之法能夠信，這就是「無相智慧」。按說無相智慧我們沒有啊，《金剛經》也說，「聞是章句，

乃至一念生淨信者」，聽到《金剛經》的章句，乃至能夠一念生了淨信的；「是諸眾生」，這些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這些眾生就沒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再「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金剛經》又說，你聽了這個經，你能夠信，你就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沒有這四相。

《大經解》：《破空論》釋曰：「設復計有少許我人等相，決不能信此經。設於此經信解受持，決能了達我人等相，當體即是無相。」可證能信之妙德，舉體即是無相智慧。蓋此淨宗乃最極圓頓，超情離見，不可思議之微妙法門。若人於此法能生實信，信事信理，信因信果，信自信他，如是六信具足，當知其人，亦必超情離見，與無相智慧相契。

蕩益大師又解釋了，如果有人有一點點「我人等相」（反過來證明），你有一點點「我人等相」，你絕不能信這個經。能夠信解受持，你決定可以了達我相、人相等等的相，當體都是無相，

所以當體皆空。

所以就是說，能信這個妙德，它本體全部就是無相智慧。這也是他的話，你要住相，你絕不能信；你要能夠信、能夠受持，你一定可以了達這些無相的真諦。所以這個信和這個智慧是不二的。

淨土宗是最圓最頓的法，是超情離見、不可思議的法門。若我人對於這個法能夠生出實信，真實的信心，我們「六信」具足，信事、信理、信因、信果、信自、信他，那麼這個人他必然也超情離見。超情離見，那就是無相智慧。

《大經解》：是故經中《獨留此經品》曰「若聞斯經，信樂受持，難中之難，無過此難」。前云「取相分別」，雖種大福田，「求出輪迴，終不能得」。是乃取相之過也。今云「若以無相智慧，植衆德本」，「當生佛剎，永得解脫」。是乃離相求生之功也。或入三輩，或墮疑城，關鍵所在，已昭然若揭矣。「身心清淨，遠離分別」者，蓋無相智慧，即萬法一如，染淨平等，故身心清淨。一切皆如，故離分別。再者念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都攝六根，故身心清淨。淨念相繼，

自然遠離分別。

所以在咱們經中最後的《獨留此經品》說到：

「若聞斯經，信樂受持，難中之難，無過此難。」有種種的難，你聽到了這個經，你相信、你快樂、你願意接受，願意去奉持，在一切難中之難，沒有再比這個更難的了。所以現在大家第一步，有的人肯相信、肯念，逐漸逐漸地達到受持。「受持」兩個字也是不容易的，能夠接受了，經中的道理我接受了；能夠堅決見之於行動的才是持啊。

前面這說到了這樣子，這個「信解」如上之難，這個能信就是智慧。前頭說到，你取相分別，你種大福田，甚至於念佛，你「求出輪迴，終不能得」。蕩益大師不是說了嘛，念到如銅牆鐵壁也不能往生，這就是取相的過錯。那個不行，就是因為取相。

而現在「若以無相智慧，植種德本」呢，就「當生佛剎。永得解脫」，這就是離相的殊勝。一個就三輩往生，在七寶池中聞受妙法，就可以分身塵剎，廣度有情；或者你就墮落在疑城裡頭，你取相分別，你缺少智慧。這個關鍵所在，就在於離相和不能離相。

這個經文說「身心清淨，遠離分別。」「身心清淨，遠離分別」，因為你無相智慧，萬法一

如了。萬法一如就是萬法如一了。既然如了一了，你還有什麼叫染？還有什麼叫淨呀？它一個了，那不就平等了？你還有什麼可取可捨呀？所以身心就清淨，「一切皆如」，就離開分別嘛。

念佛嘛，是「都攝六根，淨念相繼」。淨念相繼，所以也「身心清淨」；淨念相繼，也自然就「遠離分別」。

《大經解》：或疑淨宗以厭離娑婆，欣求極樂為願，如是欣厭，豈非分別。《妙宗鈔》答曰：「取捨若極，與不取不捨，亦非異轍。」蓋捨之若極，則萬緣放下，六根寂靜。取之若極，則六字洪名，一念單提。如是念佛，何異於不取不捨，故云「亦非異轍」。

或者有人會懷疑，淨土宗要厭離娑婆、求極樂，這不就是有厭、有欣嗎？這不是分別嗎？《妙宗鈔》的回答說，「取捨若極」，你這個取和捨達到了極點的時候，「與不取不捨，亦非異轍。」這個就是淨土宗之妙就妙在這兒，你達到極點，你跟那個不取不捨不是兩樣事情。你捨到了極點，什麼都捨了，那就是我們常說的「萬緣放下」，都捨了，萬緣放下，那六根寂靜啊，萬緣放下；

你取到了極點，那就是「一念單提」，只剩這一念，這才說達到極點哪。

你這麼念佛的時候，「萬緣放下，一念單提」，跟那個「不取不捨」的人念佛〔不是兩樣〕。不取不捨，他對於一切都無取捨，內心清淨，他在念，而他也自然是萬緣放下，一念單提嘛。我這也萬緣放下，一念單提，那豈不就是一樣了嗎？所以說，不是異轍，不是兩件事啊。

《大經解》：又《彌陀要解》答曰：「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即執理廢事。既廢於事，理亦不圓。若達全事即理，則取亦即理，捨亦即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如是妙諦，實非情見所能及。

《彌陀要解》還說到（所以這一點就說，我們要求離相智慧，大家又可能專門去注意離相去了。是要學習、要明白這些事，但是要圓融，不要死於句下），「設不從事取捨，但尚不取不捨」，這又是依文解義了，那麼不取不捨才對，我就要不取不捨；「即執理廢事」，你執著了理。你執著了什麼？你不是執著這些個情見了，你執著了理，你把事給廢了，你也有執著，把事情廢了。你既然廢了事，離開了事，理就不圓滿，理要靠

事來顯，你把事都廢了，理就不圓滿。如果你能夠了達「全事即理」，這一切事就是理，那麼你取也是理，捨也是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所以這一種淨土宗的妙諦，不是情見所能及的。

《大經解》：「求生淨刹」者，至心信樂，願生彼國也。如是求生，是乃舉我介爾一念心願，投入彌陀無邊願海。亦即攝彼一乘無邊願海，入我介爾一念心中。是故十念必生，有願必滿。「趣佛菩提」，因中即發菩提心也，果上則是必補佛位，究竟菩提也。

所以我們「求生淨刹」就是至心信樂，去願生彼國。那麼至心信樂，願生彼國，就是把我們微小的一念心願去願求生彼國，投入在彌陀無邊的、一乘的廣大的願海裡頭。彌陀願意眾生求生彼國，所以攝受了淨土，勸大家念佛。我們也念佛，也求生極樂，這就是把我們這個一念的心願投入在彌陀的願海裡頭。

底下我這兒寫了這兩句〔「是乃舉我介爾一念心願，投入彌陀無邊願海。亦即攝彼一乘無邊願海，入我介爾一念心中。」〕這也就是攝彼彌陀的一乘無邊的願海，進入到我自個兒介爾一念

的心中啊。前頭一句好懂，我這個心願就投入彌陀的願海裡頭，然後我們就成為一體了，能如是理解也就很不容易。底下說，這樣的話，也就是等於把彌陀整個的願海，攝入在我們自己的心中。這個費解嗎？這個在我看，還多了一個「攝」字，哈哈哈哈哈……，本在我們心中啊。

所以「十念必生，有願必滿」哪。「趣佛菩提」，我們在因中發菩提心就是「趣佛菩提」，趣向於佛的菩提。以這個為因，我們果上必定是成阿鞞跋致，究竟佛果。

《大經解》：以上六句即是今經之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如宗而修，故「當生佛剎，永得解脫」也。

所以，這個「以無相智慧，植眾德本。身心清淨，遠離分別。求生淨剎，趣佛菩提」就是我們本經的宗，就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照著宗去修持，宗就指明這修持的捷徑，就「當生佛剎。永得解脫」。所以剛才我們說到這些個，都是離相智慧。以這個離相的智慧來求生佛剎，就永得解脫。

所以，現在大家對於這些個內容應當著重，

應當要去掉這些執著。我常常說，咱們修行如剝筍皮，這個筍本來很髒、很粗，你要耐心的去剝，剝了一層還有一層，剝到最後筍心都露出來，就無可剝了，就是如此。你這個剝的過程，就是筍心顯現的過程。在這個裡頭如果貪著，自己要得點什麼，這種思想就是執著。你本來是佛，你還要得什麼？

「無所得故」嘛，「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無智亦無得」就說明這個無所得。所以不用功則已，一用功就想馬上要修出個什麼樣來，一有個樣不就壞了嗎？不就有個相了嗎？「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你偏偏要出個什麼相，只是要去東西，掃除這些情見。

一方面要用功，一方面要看一些書，用般若智慧掃除自己修行中的這些絆腳石。這個盲修瞎練，得的好處就太小了，要避免盲修瞎練嘛。要知道，我們一方面要跑、要走路，一方面要把眼睛睜開，眼睛也要好好的擦呀，看不清楚那是很危險的。

菩薩往生第四十二

底下就是《菩薩往生》了，這也就是我們正宗分的最後一品。這表明，不但是凡夫往生，十方的菩薩無量無數都要求往生。

彌勒菩薩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諸佛刹。不退菩薩。當生極樂國者。其數幾何。佛告彌勒。於此世界。有七百二十億菩薩。已曾供養無數諸佛。植衆德本。當生彼國。諸小行菩薩。修習功德。當往生者。不可稱計。

所以彌勒菩薩就問佛了，說現在這個娑婆世界跟各個佛刹不退轉的菩薩，已經到了不退轉的菩薩了（我們往生極樂世界是為了得到不退轉），那得到不退轉的菩薩也還要往生極樂世界呀，所以這個很有意思了，是吧。彌勒就問哪，他說，數有多少啊？

「佛告彌勒」，在這個世界，有七百二十億個菩薩，已曾供養無量數佛。「植種德本，當生彼國」，有許多大菩薩，七百二十億，過去供養了無數的佛了，作了種種的功德，都當要往生極

樂世界。「諸小行菩薩，修習功德，當往生者，不可稱計」，這個數目就不可說了，不知有多少，那麼這就包括咱們都在裡頭了。

《大經解》：「小行」者，《無量壽經鈔》云：「小行等者，十信菩薩名為小行，對不退故。」蓋謂不退菩薩名為大行菩薩，十信稱為小行菩薩，以升沉不定也。

「小行」者，是指著十信的菩薩，因為十信還在退。那個以上都是不退的菩薩，這個他就稱為「小行」。

不但我刹諸菩薩等。往生彼國。他方佛土。亦復如是。從遠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薩摩訶薩。生彼國土。東北方寶藏佛刹。有九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國。從無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龍天佛刹。勝力佛刹。師子佛刹。離塵佛刹。德首佛刹。仁王佛刹。華幢佛刹。不退菩薩當往生者。或數十百億。或數百千億。乃至萬億。

釋迦牟尼佛接著又說，不但我這個〔佛刹〕

諸菩薩等，「他方佛土，亦復如是」，也是這樣。底下談了很多佛國的名字，最後這些菩薩他們要往生者，或者數十百億，或者數百千億，乃至萬億。

其第十二佛名無上華。彼有無數諸菩薩衆。皆不退轉。智慧勇猛。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具大精進。發趣一乘。於七日中。即能攝取百千億劫。大士所修堅固之法。斯等菩薩。皆當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無畏。彼有七百九十億大菩薩衆。諸小菩薩及比丘等。不可稱計。皆當往生。十方世界諸佛名號。及菩薩衆當往生者。但說其名。窮劫不盡。

《大經解》：右文採自《魏譯》。若參證《唐譯》，則此處第一句「其第十二佛」，應指第十二佛剎。

「其第十二佛」，這個按著《唐譯》的情形來參考，我們知道就是第十二個佛國，因為前頭都談的是佛剎；「名無上華」，佛名「無上華」。有無數的諸菩薩衆，都不退轉了。智慧勇猛，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大精進，他們是趣向於一乘法呀。「於七日中」，七天裡頭，就能夠「攝取百千億劫，大士所修堅固之法」。你看，七天之內，

他就能夠攝取百千億劫的大士所修的堅固的法，他都能攝，都能圓滿哪。這樣的菩薩，都當往生。無數的菩薩眾，這是第十二佛國。

第十三佛國，這佛叫「無畏」。「有七百九十億大菩薩眾，諸小菩薩及比丘等，不可稱計，皆當往生。十方世界諸佛名號，及菩薩眾當往生者，但說其名，窮劫不盡。」這個就是說說這個名，窮劫都說不盡。

《大經解》：「堅固之法」者，不退轉法也。至於不退菩薩亦往生極樂，其義為何？如《大論》中：「問曰：菩薩法應度眾生，何以但至清淨無量壽佛世界中。答曰：菩薩有二種：一者，有慈悲心多為眾生。二者多集諸佛功德。樂多集諸佛功德者，至一乘清淨無量壽世界。好多為眾生者，至無佛法眾處。」

這第十二佛國的菩薩皆「修堅固之法」，所謂「修堅固之法」就是修這個不退轉之法，因為這都是不退轉的菩薩。他們這麼多，能夠攝集這麼無數無邊菩薩的堅固之法，皆當往生。

第十三佛國嘛，就說到了這個〔佛的〕名稱。在《大論》（這是《大智度論》），有這樣的問

題（這是龍樹菩薩造的）：菩薩應該度眾生，為什麼要到極樂無量壽佛的國土去呢？龍樹菩薩回答說：菩薩有兩種，一種呢，是有慈悲心多，他有慈悲心，他多是要為眾生，他的心哪，多是為眾生，這是一類；第二種呢，他願意多來匯集、收集，來攝取一切佛的功德，喜歡這樣做的就到無量壽世界。喜歡要度眾生的，就到沒有佛法的地方去，沒有佛法的地方去，那就好去度眾生嘛。

所以這菩薩有兩類，一類是願意多為眾生，就到沒有佛法的地方去了；一個就是歡喜親近佛，把佛的這些個功德都攝受住，把它學習圓滿，就到無量壽佛國土。這就把這菩薩分為兩類了，這也是個回答。

《大經解》：又《論註》云：「未證淨心菩薩者，初地已上七地已還諸菩薩也。此菩薩亦能現身，若百若千若萬若億，若百千萬億無佛國土施作佛事。要須作心入三昧乃能。非不作心。以作心故，名為未得淨心。此菩薩願生安樂淨土，即見阿彌陀佛。見阿彌陀佛時，與上地諸菩薩畢竟身等法。龍樹菩薩、婆藪槃頭菩薩，願生彼者，當為此耳。」

曇鸞大師的《論註》，他說，「未證淨心菩薩者」，什麼叫「未證淨心菩薩」呢？指著初地以上到七地以下的菩薩。這些菩薩他能夠現身若百若千若萬若億，乃至於百千萬億，到這無佛國土去作佛事。要做這些事的時候，他需要「作心入三昧」才能做得到。就是要起這個心，要入三昧，然後才能夠做得成。他不是無作心，因為他要有所作。因為他是「心有所作」，作心了，所以就叫做「未得淨心」。所以你看看，這種心都不叫做淨心，「未得淨心」。

「此菩薩」，這類的菩薩，七地以下的菩薩，那就很高很高的菩薩了，分身這麼多塵刹去度眾生，他要入了三昧之後才能做得到，所以叫做「未得淨心菩薩」。這種菩薩他要生到安樂國土，就見到阿彌陀佛，馬上可以見阿彌陀佛。

見到阿彌陀佛的時候，跟上地諸菩薩（八地、九地、十地、十一地）「畢竟身等法等」。所以就快呀。所以這些菩薩往生，他為什麼要往生啊？他到了極樂世界之後，四十八願有這個願，這些菩薩往生之後，他很快呀！身也等、法也等。龍樹菩薩、婆藪槃頭菩薩等等，他們願生極樂世界就是為這個。他到了極樂世界，馬上跟上地的菩

薩身等、法等。

《大經解》：又云：「菩薩於七地中，得大寂滅。上不見諸佛可求，下不見眾生可度。欲捨佛道，證於實際。爾時若不得十方諸佛神力加勸，即便滅度，與二乘無異。菩薩若往生安樂，見阿彌陀佛，即無此難。」以上《大論》與《往生論註》，皆明不退菩薩願往生極樂之因由也。

又說，這一點很特別，這個事要不是大菩薩說，凡夫是沒法子知道。菩薩在七地的時候，得大寂滅。一切皆空，大寂滅了。「上不見諸佛可求，下不見眾生可度」。無佛可求，無眾生可度，這個時候他就想般涅槃了。

在這個時候若沒有十方諸佛神力加被、勸導，他就滅度了，就跟阿羅漢一樣了。所以七地菩薩這兒還有這麼一個岔路，他無佛可求，無眾生可度，畢竟平等，也就畢竟寂滅，他就要入寂，那就跟二乘的證涅槃一致了。十方諸佛要加威勸導，這才繼續前進。

所以從上面的《大智度論》和曇鸞大師的《往生論註》，這兩部重要的論著（論很重要，論是慧藏），都是說明不退菩薩（這都早是不退了），

不退菩薩要往生的原因，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

《大經解》：《無量壽起信論》曰：「右明往生菩薩不可計數。皆是如來願力所持，光明所攝。所以智者大師臨終，令門人唱無量壽佛，及觀經題目。合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薰修，聖行道力，實不唐捐。』言訖，稱三寶名，奄然而逝」。

《無量壽經起信論》，他就對於這個，他有一番議論，他說明這個往生的菩薩不可計數。這都是如來願力加持，光明所攝，無量光，光明在攝受。例如智者大師臨終的時候，讓這些門人唱無量壽佛佛號，還有《觀經》的題目，《觀無量壽佛經》，然後合掌說了個讚子：「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很容易去，可惜沒有誰去；「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在地獄裡頭，火車的相現前了，在這種緊迫的時候，就這麼樣的罪人一念改悔，悔過念佛；「尚得往生」，還能夠得往生；「況戒定薰修」，用戒，有禪定來薰習，來修持的人；「聖行道力」，聖之所行，這個修道之力；「實不唐捐」，不會虛

廢的。

這臨終的證明嘛，他已經見到了這一切，〔易往〕無人哪；說到這一些眾生臨終都還能往生，現在的人你要是好好地去修，那決定功不唐捐哪。說完了之後，唱三寶名，就奄然而逝了。智者大師是當時一代大師，總結佛教，是了不起的人物，這是他臨終時候的景象。這都證明是什麼呢？證明無量光，光明普照，攝受大家往生，所以往生菩薩是不可計數。這是《起信論》的又一個說法，都是對的，所以證明這個往生法門哪。

《大經解》：唐法照上五臺，入大聖竹林寺，見文殊、普賢二大菩薩，問修行之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我於過去劫中，因念佛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禪定，乃至諸佛正遍知海，皆從念佛而生。」照云：

「當云何念？」文殊曰：「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時，決定往生。」二大菩薩因與授記曰：「汝以念佛不思議故，畢竟證無上覺。若善男女願疾出離，應當念佛。」

唐朝法照上五臺山，到了竹林寺，看見文殊、

普賢兩個大菩薩。他問這兩個大菩薩修行之要，這個重要的是什麼？文殊的回答：「諸修行門無如念佛」，種種修行的法門，沒有能夠和念佛相比的；「我於過去劫中，因念佛故，得一切種智」，文殊就是這樣，我在過去劫中，我因為念佛，我得成佛了。文殊是老早成佛了，他是現在示現為菩薩身；「是故一切法要」，一切法的重要之處，像「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禪定」，般若、禪定，這六度裡頭最重要的兩度，一個是慧，一個是定，也就攝了其它了；「乃至諸佛正遍知海」，再說到諸佛的正遍知海，這個大智之海；「皆從念佛而生」，都從念佛而生。所以文殊這段開示，非常親切，非常扼要。

法照他也很善問，他接著問：「當云何念？」怎麼念哪？所以這個問很重要。不問，這個事情就平平淡淡的就停止在那了。所以問「什麼人能報佛恩哪」？兩個人可以報佛恩：一個是善問，一個是善答。把這個善問的人擱在前頭，因為你有了善問才有善答呀。

怎麼念呢？他回答得很好，「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在世界的西方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關鍵就在這個願力不可思議。所

以，你種種的根器，你只要是真正的深信切願去念，決定皆可得度，他這不可思議願力。所以難信也難信在這兒，一個是下等的凡夫，他要甚深的智慧，〔不然〕怎麼他能夠往生？他有不可思議的智慧〔願力〕。「汝當繼念」，你就是這麼念，接著念，他已經念佛嘛，就說你接著念；「令無間斷」，難就難在這兒。所以念佛是易行道，是一切修行中最容易的道，但是也不是說誰都行啊。所以「易往無人」嘛，你看見沒有？很容易往，還是沒有人哪。一個是不肯信，信了之後你都要念到不間斷，確實不容易呀。

所以夏老師說是「火中生蓮，旱地行船」，火裡頭長出蓮花來呀。不要把這看成就好像我這垂手可得，「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就是這一個「令無間斷」，這一輩子能不能做到？所以說很難很難哪，容易也是容易嘛，誰攔著你了？就是自個兒不能下這決心。命終之後，那還有什麼話說。他已經有了正信、有了正願，又這麼念，那不往生等什麼？

「汝以念佛不思議故」，你因為念佛，這個是不可思議功德呀；「畢竟證無上菩提」，就給他授記了。授記就是說你一定要成佛。還沒有成

佛，他給你授記，決定成佛。「命終之時，決定往生」，這一期壽命終了，決定往生。這是他在五臺這段因緣。

《大經解》：慧日泛舶渡海，達天竺。至健馱羅國。東北大山有觀音像。日乃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為期。至七日夜，忽見觀音現紫金身，坐寶蓮華。垂手摩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可見淨土法門，勝過諸行。

又有一個慧日，他渡海到了印度，這個山有個觀音像，他七天在那觀音像前磕頭，又不吃飯，願意磕到命終為止。到了七天七夜了，忽然看見觀音，紫金身，坐在寶蓮花上頭，伸出手來給他摩頂，「汝欲傳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你就唯獨去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所以這一切都是證明念佛法門勝過其他的地方。

《大經解》：他如天親大士《往生論》、馬鳴大士《起信論》、智者大師《十疑論》，以及永明、天如、楚石、蓮池諸大德，所有述作。莫不殷勤讚歎，導往西方。決無欺世誤人之事。何況我等生當末季，法弱魔強。獨力修行，豈無錯路。若復徘徊

不信，深戀塵勞。如蛾赴火，如魚處涸，曾不幾時，大苦隨後。宜各猛省，莫更他求。

大的經論，天親菩薩的《往生論》、馬鳴大士的《起信論》、智者大師的《十疑論》、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還有永明、天如、楚石琦、蓮池、蕩益諸位大德等等等等，他們的著述都是殷勤讚歎哪。都是「千經萬論共指，十方諸佛同讚」，都是勸導大家到西方，這裡頭絕沒有欺世誤人的事情。有好多人是欺騙、誤人的事情。這個欺騙的事情它很奇怪，最近他們從美國帶來了一個錄音帶，說是黃念祖居士念佛。不是我，哈哈……，那有人就是要做點假。這個裡頭沒有，這個都是真實的。

何況我們已經生在末法，「法弱魔強」，要是靠自己力量去修行，可以說難逃啊，走上錯路，跑不了啊，總會走上錯路。如果還這兒徘徊，還這兒留戀塵勞，喜歡這個塵勞世間，放不下呀，捨不掉啊。留戀這個塵勞像什麼呢？就像那個「飛蛾撲火」，這個燈蛾看見是光明，它撲上去，結果把自個兒燒死了。現在許多眾生，都是奔向他自個兒所謂的光明，結果都是把自個兒生命送掉為止。「如魚處涸」，魚跑到沒有水的地方去，

不要多久，一期報身的壽命就沒有了；「大苦隨後」，大苦就要來了；「宜各猛省，莫更他求」，我們應當很好的省悟，不要再求其他的事情了。尤其是很多人還是在這個塵緣上，我們還是塵緣、塵世間的事擺在第一的人還是有啊，這就很不夠了。

我現在不是勸大家唯一是佛法，目前還做不到，但是要把佛法擱在第一位。當兩個不能得兼的時候，你應該放棄塵緣而取佛法，這是第一位。有的還可以得兼，可以並行的時候，你就不妨並行，不妨兼。總之慢慢的，是不是修行有進步了？不是你見佛見光，什麼這個那個，而是你的塵緣慢慢的淡了，佛法的道理你能夠明白了，你的慈悲心擴大了。人都有獨生子女，你對於你獨生子女是愛護備至，這是小慈小悲。如果把這種心，把它擴大到無量無邊的眾生，你就是菩薩了。我們慢慢的要擴大，擴大自己的慈悲心。行解相資，來發起菩提心，一向專念。

當然不是想生邊地，但也應知道，生到邊地就不容易，就很好啊。但是你的志向，你最高的志向只是想生邊地，萬一沒有達到，那就落空了。所以我們努力應該更向上，多看一點；不行，達

不到這一個，落後一步還有個邊地呀。

所以真正明信佛的智慧，或者深信自己的智慧，不是那麼空空洞洞的，「你信不信？」「我信哪。」這也跟不信沒什麼分別。你信了佛的智慧，佛所說的你就自然會依教奉行嘛。為什麼佛所說的，佛只管說，我還是照我的老法子去做？沒有信佛的智慧。佛是早替你想好了，你這個種種種種的，給你安排了最佳方案哪，但是你自己有你自己個兒的最佳方案，這就是沒有真正信佛的智慧。

所以真正信很難哪，不是說，就是一個空洞的這樣的信，還自己生出很多知見來，得少為足。或者生出輕慢的心來，種種的。能信自心，這種種的囉嗦就沒有了，也就不可能被這些邪徒他們所動搖了。邪說，甚至於次要的這種書。所以四依呀，「不依不了義」，要真正信了自心的話，這種對於不了義的東西，你也就能夠辨別了。所以這個裡頭，還都有很可提高之處。大家還是很有機會，很慶幸能遇到這樣的法。除了這，只有更難，這一點可以肯定又肯定。不然我也變成謗法，我謗了別的法。我深知謗法之罪，我不敢謗法。所以這一點，大家共同在今後要努力的。正宗分就到這兒。

《大經解》：彭氏《起信論》釋曰：「正宗者，一、首明法藏廣大誓願，為令行者生擔荷心。發起悲智，具普賢願故。一、次明法藏廣大功德，為令行者生真實心，廣行方便，滿普賢行故。一、次明極樂依正種種莊嚴。為令行者生決定心，至誠迴向，入佛境界，不墮疑城故。一、次明往生正因，及世間果報，為令行者生精進心，一念念佛，成就三昧，決生彼國故。」

彭二林的《起信論》裡說「正宗者」，為什麼說它是「正宗」呢？因為這裡說了四個大問題。

第一個大問題，首先說明了法藏比丘他廣大的誓願，這個四十八願。所以善導大師說：「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這個經的大功德就在這兒，說了彌陀本願之海。佛之出興於世就是要說，而說這個法的就是這部經，將來獨留在世間的也是這部經。這部經的重要就大家自己說吧，是不是重要？說了這個誓願海，讓眾生

「生擔荷心」，你也擔荷。法藏能發這樣的大願，我們至少也就是共同投入這個願海，擔荷。發起大悲大智的心，也發起要導歸極樂，普賢之願，這是第一。

第二、說明法藏比丘的廣大功德。以五劫的時間來集結這四十八願，然後又「住真實慧」，一向專志莊嚴淨土，種種的難忍能忍，難行能行，讓咱們行者生出真實心嘛。彌陀如是修持，我們今天能夠相信彌陀的法，研究《無量壽經》，過去生中我們就是得過彌陀的救度，結了這個善緣，所以一直在救度我們，現在還攝取不捨。所以我們要生出真實心，要廣行方便。「廣行方便」者，就是說也要用這種便利的方法，來勸說大家相信這淨土法門，來圓滿普賢之行願。

再有，說了極樂世界依報、正報的種種莊嚴，令行者生決定心。這個世界，過去不知道這個才是事事無礙，總覺得說些境相，後來才知道這是完完全全說的事事無礙，是「託彼依正，顯我自心」哪。你的自心不可思議，怎麼個不可思議呀？就假託極樂世界的依報、正報來顯現我們自心。這完全是華嚴境界，事事無礙，完全是自心功德。若非自心，不可能如是微妙。再一個就是說，我們這樣的話，就是至誠迴向，要相信佛的智慧，不要墮到疑城裡頭去。

第四、就是說往生的正因，這三輩往生以及往生正因，令大家生了決定的心，用這種修持，

生精進心，念佛成就三昧，成菩提果。

《大經解》：準彭氏之說，要而言之，其首二則是勸願，亦即發菩提心也。第三則是勸信。其末則勸行，止惡行善，而善中之王則持名也。信願即是發菩提心，持名即一向專念，正是本經之宗。故云「正宗分」。

《起信論》分析，為什麼以前叫做「正宗」？

「正宗」裡有這四個內容，這四個內容大家都已經討論過了，它是確確實實有這四個內容。頭兩個，第一個就是「勸願」，說這阿彌陀佛的願；第二個說明彌陀的功德，「勸願」；第三個，我們也應當「勸信」，這極樂世界種種莊嚴；第四個就「勸行」，你要去修行。

這個就是指「信願」，頭三個是「信願」，「信願」就是「發菩提心」；底下要「勸行」，要持名等等，這就是「一向專念」，就是本經的宗。所以這個是正宗分。

（參）、流通分（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八品）

《大經解》：全經三分，初為序，中為正宗，末為流通。靈峯大師云：「此三名初善，中善，後善。序如首，五官俱存。正宗如身，臟腑無闕。流通如手足，運行不滯。」今是後語，後語亦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視也。

再者，經分三分：第一是「序分」，就是阿難請說；當中是「正宗分」；末了是「流通分」。靈峰蕩益大師說，這三個是初善、中善、後善，都是好。序像一個人的頭，這五官都在頭上，這是靈峰大師跟別人劃分得不一樣的地方。有的人劃分，就把那重要的全擱在正宗分裡頭。就是一開頭一點兒裡頭是「序分」；最後末了有幾句話叫做「流通分」；中間有重要內容的全分在中段，就是「正宗分」。

蕩益大師他說，不然哪，他說這三個都各有其重要。序如頭，那眼耳鼻舌什麼都在頭上；「正宗如身」，這心肝脾肺腎等等，都在身體軀殼裡頭，這身體還是主要的，心臟在這兒；流通如四肢，手啊、足啊，你要沒有流通，走路都不方便，動作不方便，所以「流通」呢，就是要廣泛去流通。

這個裡頭道理都講了，我們應當使這部經能夠流傳，能夠普利，就叫做「流通」。

那麼今天我們時間也到了。底下從下面起，這個流通分兩次我們把它講圓滿，就一切圓滿了。就到這兒，大家喝喝茶。

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到了四十三品以後，是這部經的第三部分，流通分。流通呢，這個意思很清楚，叫流行嘛，普遍的流行，叫流通。因此我們今天開始，人也多一點，也就表示流通，要更多的人能夠聽到，能夠得到，能夠修習，而且輾轉地接引。

「流通分」從四十三到四十八品，其中第四十三品就是《非是小乘》，這個淨土法門不是小乘。佛有大乘法、小乘法，「乘」作譬喻，像一個小車子只能夠坐一個小的人，這兒童車，只能坐兒童，坐不了幾個人。這個列車那什麼人都可以坐上去，人坐得很多，叫「大乘」，就是打譬喻。「乘」者，就是我這「出車三百乘」，古時候出三百輛兵車，「乘」就是車，這是譬喻。

這個不是小乘，這是一件大事因緣哪。很多人不知道，往往說錯話，說這個淨土宗是小乘，就看不起；是愚夫愚婦都能夠修的，這個覺得很低呀，自個兒不屑於來修這樣的法。其實不是他

高，而是他很愚痴、顛倒，很可憐憫哪。

佛告慈氏。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善獲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聞阿彌陀佛名號。能生一念喜愛之心。歸依瞻禮。如說修行。當知此人爲得大利。當獲如上所說功德。心無下劣。亦不貢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當知此人非是小乘。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這一品就是佛對彌勒，「慈氏」就是彌勒，佛對彌勒菩薩說：「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善獲利益。」你看到沒有，上面所說的那些個「菩薩摩訶薩」（摩訶是大），這些大菩薩呀，他們都求生淨土，生到淨土，善獲法益，就得到利益，善於去得到這些法的利益，這些大菩薩都是如此。

《大經解》：「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善獲利益」。指前品中十方往生無量無邊諸大菩薩。彼等聞名往生，得大利益。如前所引《大論》所云：菩薩往生極樂，見阿彌陀佛，即與八地及八地以上諸大菩薩，畢竟身等法等。故云「善獲利益」。是乃舉十方往生聖眾往生得益，以勸眾生信樂發願

也。

以前講這些大菩薩如此，這個十方世界無量無邊的諸大菩薩，他們都聞名往生得大利益。那麼這個利益有多大呢？《大智度論》說，菩薩啊，他在不到八地，七地以下的菩薩，他到了極樂世界見著阿彌陀佛，馬上他就跟這上地的一切菩薩的「身等、法等」，身也相等，法也相等；也就是說，頓時就超越了，跟這個上地的菩薩同等的身、同等的法，所以說是善得利益。你看到沒有，諸大菩薩都善得利益，所以就勸大家，我們十方的眾生也應當深信，也應當如此，求生淨土。

《大經解》：下文則讚念佛第一以勸信。聞佛名號，「能生一念喜愛之心」，歸依禮敬，「如說修行」，即得大利。當得經中所說往生之一切功德。

所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不論是哪一方，哪一個世界，這個行善的男子，行善的女人，他能夠聽到「阿彌陀佛名號」，這個名號，諸佛名號是……，阿羅漢都不知他方佛的名號，除了本方佛的名號之外，他方的佛是很難得聞，阿羅漢都不能得聞哪，他不知道啊，除非遇見因緣佛告訴他，他不知道。

所以極樂世界距我們十萬億國土之外，而以這個願力，彌陀的願力，所有的人他們都能夠〔聞佛名號〕。所以我們現在誰都知道念阿彌陀佛，不管信不信的人都知道這個名號。甚至於咱們本土的佛，釋迦牟尼佛，你去問那個念阿彌陀佛的人去，那個會念會知道阿彌陀佛的人，你問問他，咱們這兒的佛叫什麼？他知道如來佛。如來佛，那不是名號。所以就是說，這個是彌陀的願力所感哪，第十七願。而且十方佛都稱歎，所以十方的眾生都能聞到名，所以十方的善男子、善女人能夠聞到阿彌陀佛名號。

你能夠聽到名號之後，「能生一念喜愛之心」，你能夠生起這個喜愛之心，哪怕只是一念。歸依供養，「如說修行」，這樣的話，歸依、禮敬（瞻禮就是禮敬、供養等等），如說修行，同樣這個人得大利益呀。

《大經解》：「一念」者，《漢譯》云：「聞無量壽佛聲，慈心歡喜，一時踴躍，心意清淨。」（《吳譯》同之）又《宋譯》「得聞無量壽佛名號，發一念信心。」又《魏譯》云：「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

「一念」，在咱們經中說是「一念喜愛之心」。參考其他的譯本，《漢譯》說：「聞無量壽佛聲，慈心歡喜，一時踴躍，心意清淨。」它沒有用「一念」的字樣，可是把當時的心情描寫出來了，聞到無量壽佛的名號就生起了慈心，就非常地歡喜，踴躍歡喜，身心都踴躍，手舞足蹈，心意清淨。手舞足蹈不難哪，難的是心意清淨。自個兒內心是非常清淨，所以這樣的手舞足蹈才是可貴的。現在大家都是手舞足蹈，但是心中狂亂，跟這裡就沒有共同之處，這種所以叫「狂歡」，那不是歡喜，是狂歡。加一個「狂」字就不得了了，就是「狂」啊。狂心不歇，就是眾生；狂心一歇，歇即菩提。所以這個表示說，這個「念」是個什麼念？喜愛之心，他是心裡很踴躍，很清淨。

《吳譯》也基本是如此。《宋譯》：「得聞無量壽佛名號，發一念信心。」「一念信心」，這是一念，是一念的信心，我們這兒「一念喜愛之心」。

《魏譯》說：「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這個《魏譯》的解釋就可以有兩種，「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只有這一念，只有一念喜歡的這個心，這個也說得通；乃至於

達到一念的境界，這個歡喜清淨沒有二念。你可以參考《漢譯》就出來了，他是清淨嘛，他心裡很清淨，他沒有別的念頭，生清淨心哪。所以無量壽佛叫「無量清淨佛」，「無量清淨平等覺」，那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大經解》：據《選擇集》意，此「一念」即「一念淨信」；又即《三輩往生品》中之「發一念心，念於彼佛」也。

所以這次的意思呢，可以解釋為就是三輩往生中所說的「一念」，「發一念心，念於彼佛」跟這兒的「一念淨信」，這個是相同的。所以這個裡頭，可以這麼講，也有一個範圍吧，有個上限下限吧，用咱們世俗的話來說吧，這好懂一點。那低的呢，就是乃至於只產生一念；那高的就是達到「一念的淨信」，這「一念」。

所以慈舟法師判「一心三輩」就超出三輩往生之外，這個「一心」的三輩。現在日本人有一個宗派，就是崇奉這個，他們並不念佛，他們就是說，我只要能達到「一念淨信」就往生了。這又稍過了一些，失掉了淨土宗的原意。但是它這個也還是從淨土宗主要的裡頭所流出來的一種支

派。

《大經解》：又《嘉祥疏》曰：「一念即是具足無上功德者，明利深遠。一念至信，修行發願，必生淨土，終得佛果，故云無上也。」

嘉祥大師是三論宗的祖師，他說：「一念即是具足無上功德者」。說明任何世界的善男子、善女人，聽到名號，「能生一念喜愛之心」，「當知此人為得大利。當獲如上所說功德」，如上諸大菩薩的功德，他也可以得到啊。那麼這一念能有這麼大的功德，就明這個利益深遠哪，明這個利益之深、之遠。

所以它就是到了這個情況，人他就難於生信。所以《金剛經》說，有人聽到就狐疑不信，「你這個有這麼大的功德啊？」《金剛經》說，你早上起來拿無量的身命布施，中午又這麼做，晚上又這麼做，這麼做做了多少多少年。你看，人能把性命什麼布施了，施捨給人，捨自個兒活人的命救別人，多麼偉大呀。這樣子做多少多少，天天做，一天不知做多少萬遍，做多少多少年，而這個功德不如把這《金剛經》四句給人家說呀。

佛是真語者、實語者，怎麼能夠騙人呢？真

實就是如此啊，大家要知道。因為你犧牲了性命去救別人，只救了他的生命，跟他的慧命無關。你這說法，你是救人的慧命啊。這生命何足貴呀？這夢幻泡影啊，要緊的是人的慧命，他要解脫啊，他要超出六道。所以這個就不能相比，不能相提並論。但是凡夫愚痴，他就覺得「唉，那個難，捨身命這個難，這個講四句偈語，算什麼呢」，所以就狐疑不信哪，就按自個兒的情見。

所以對於這個生「一念淨心」，就這樣的話，就獲無上的利益。對於這一些，就是蕩益大師六信裡所說的信因、信果。這一念是因，得這麼大利益是果。這個你信不來了，你就懷疑有這麼大的果實嗎？你一懷疑就完了，你一懷疑就完全不是一念了，你都是狐疑。你這個狐疑，不但你沒有利益，你還有罪！上次不是說了嗎，那罪過大極了。所以不在無信無智的人中說這個經，就是這。他聽了之後，他要狐疑，他要懷疑啊。懷疑，他有罪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我沒做錯事，我沒有罪，你不知道你那個罪已經犯了很多很多了。所以要從這個地方考慮，你這是慧命啊，這是眾生最大的利益，是這個。所以這個就是能生，能得到這樣大的好處。

底下就解釋，因為你「一念至信」，你是一念的信，是至誠的信，沒有別的任何摻雜，也沒有任何的顛倒，沒有任何的錯誤，是清清淨淨這一念，這樣的至信，你來發起行動修行，來發願，你「必生淨土」，必定生淨土。這個「必」字大家要注意呀，這不是兩可，我準能行、準不行啊。

「終得佛果」呀，終得佛果所以說是「無上」。爲什麼說是「無上」？具足無上功德啊？因為他這樣的話，他必定要成佛呀，所以就是說是無上啊，這是嘉祥大師的話。所以就是說，這個菩薩都是如此，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夠這樣，也是如此。

《大經解》：是故經謂，若人能生一念喜敬之心，持名求生，「當知此人，爲得大利，當獲如上所說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經中所說，橫出三界，圓登四土，一生補佛，究竟寂光也。

「如上功德」，就是「橫出三界，圓登四土」，最後是究竟成佛。

《大經解》：「心無下劣」者，於自善根，能生信故。「亦不貢高」，明信佛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故。「成就善根」，如《小經》六朝石刻本云：「以

稱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

這個人「心無下劣，亦不貢高」。所謂「心無下劣」，就是說，於自善根，能生信故。上次說了，這個生邊地的人，於自己的善根不能生信，不能相信自己本來是佛，總是「我就是眾生，我怎麼能說本來是佛呢」？這叫「下劣」，其心下劣。

「心無下劣」呢，就是於自個兒善根能生正信，相信自己本來是佛，是心是佛。這心本來是佛，我現在是心在作佛，我焉得不成功啊？這就「心無下劣」呀。

「亦不貢高」，有的人就說：「我這麼想，豈不是貢高我慢嗎？」那不對，也沒有貢高，沒有貢高我慢之心。你信佛，你就是明信佛智嘛。明信自智，也明信佛智，佛的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是平等啊。你信的是佛的平等智，你說我就是佛，那你這個哪裡有貢高啊？覺得是「我要是佛」，我就是貢高我慢了。這沒有說你這個妄心是佛，說你本來的那個心是佛。佛是什麼？佛就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這貢高在哪裡？比誰高？這平等嘛，所以「心無下劣，亦不貢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你信自己的智慧，是心是佛，又明信佛的智慧，而且在

這兒是心在作佛，所以這樣的人，成就善根，在作佛呀。

《阿彌陀經》，在六朝石刻的本子，經文的本子，刻在石頭上的，在六朝時刻的，那離鳩摩羅什翻譯的時候非常近了，就有這個話，現在我們經文丟掉了，所以幽溪大師認為需要補上，「以稱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你稱名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所以「成就善根」，這就是根據六朝經上的話。

《大經解》：「悉皆增上」者，淨念相繼，精進無已，故諸善根皆能增上也。又《彌陀要解》云：「同居淨土是增上善業所感。」以念念即佛，為成佛之親因緣。淨念相繼，乃等無間緣。以佛號為所緣境，乃所緣緣。言增上者，總攝前三緣，有大力用。

「悉皆增上」，這善根都在增上、增長，都在向上。因為你既然念，就淨念相繼，精進再精進，所以這個善根它都能增上，念念在增上。

《彌陀要解》蕩益大師他說：「同居淨土是增上善業所感。」凡聖同居的這個土，這個淨土，是增上的善業所感應的。你念佛是善，但是你老

在念就增上，增上的善業所感應的。

講這個增上緣，它就是有親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這四種。因為你念念都是佛，是成佛的親因緣。你念念都是佛號，都是佛呀。你念念念的是佛，你念念就是佛了。所以就是說，念念即佛（就是佛了），為成佛的親因緣，這是成佛最親的因緣哪，就是啊，你念念是佛嘛。你念念是佛，那這就是唯一最親的因緣了嘛，所以這是「親因緣」。

淨念相繼是「等無間緣」，它這個是平等，是沒有間斷的緣。所以一切就是怕間斷哪，我常常比方說那燒開水，燒了兩分鐘拿下來，那就涼了；你要再燒兩分鐘拿下來，這個水永遠不會開，就是你間斷哪。心裡一跑，心裡這佛全沒有了。你一上班就是上班的事，那就是煩惱什麼什麼跟著都來了，清淨也沒了，佛也沒有了，什麼也沒有了，什麼全都忘了，間斷。你不要間斷哪，我常常打比方，那個老母雞抱蛋，它出去打食去的時候，心裡還別忘了那一堆蛋哪。所以他這個是等無間緣，又是個殊勝的緣。

以佛號為所緣的境。他的心所住的境是什麼呢？所住的境就住在這句佛號上，這個是所緣的

緣。所緣又殊勝，因為佛就是他所緣的境，佛號。這個佛號就是萬德所成，這個佛號中，名中就具有萬德，名字就能叫來萬德，以這個為所緣，這是所緣的緣。

說「增上」者，就是把前三個〔緣〕都總在一塊兒了，擱在一起，這個念佛是「有大力用」，有大的力量、大的作用，就是說都增上啊。這就把這個「增上」作了一個解釋，這四個緣哪，所以他成就善根，當得如上的功德呀。

《大經解》：「當知此人非是小乘」。「此人」，即如上一心念佛之人。世多譏念佛為自了，甚至鄙視，是則未了佛意。世尊金口親宣，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彌陀一乘願海，悉賜大白牛車，唯是一乘，何有二三。故云「非是小乘」。

釋迦牟尼又告訴彌勒，「當知此人非是小乘」，你要知道，這個人不是小乘啊。他不是只是為了自私自利，他不是為了只是自己想生淨土，不是小乘啊。小乘就是阿羅漢、辟支佛。所以佛在《法華》上說，阿羅漢這些都是化城，你暫時在中間休息休息，你將來還得發心去成佛的，你要迴小向大的。這極樂世界「二乘種不生」，所以都是

大乘菩薩。

所以到了《法華》的時候，用三個車作譬喻，把小孩從火宅中把他們叫出來，「外頭有羊車、鹿車、牛車，快出來玩吧。」這孩子們就跑出來找這三個車來了。外面沒有這三個車，這三個車就是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都讓大家成佛，就是大白牛車，都給大白牛車，「方廣平正，其疾如風」啊。所以極樂世界就是如此，最後大家都成佛，二乘種不生，皆是大乘菩薩，純一無雜。所以法華上，五千人退席，佛說：「退亦佳矣。」這就不雜了。因此有人鄙視〔念佛〕，這個就是沒有明白佛的意思，這個念佛不是自了啊。這種人，佛就親口都作了證明，這樣的人不是小乘。極樂世界純是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所以說「非是小乘」。

《大經解》：佛復讚揚如是念佛之人，「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以念佛法門最為第一故，最為難信故。於此「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能生實信，如教奉行，故稱第一。

底下，再進一步來讚揚，這樣念佛的人在「我法中」，「我」字，這是釋迦牟尼佛自稱，在我

這一代時教裡頭，在我這個法裡頭，應該叫做「第一弟子」。這樣的人，應該叫做整個佛法門中的「第一弟子」，第一流的，居首位的，非餘人所能及的。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念佛法門最為第一」，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而且直捷究竟。不管你是什麼水平，你不能明合道妙，你只要老老實實念。只怕不老實，只要肯老老實實地念，自然暗合道妙。自然暗合道妙就巧入無生，潛通佛智，這是無上的方便哪。所以阿彌陀佛用五劫的工夫，來思惟，出來這個四十八願這樣的法門，是巧妙，是再巧妙沒有了，是無上的方便哪。所以密宗就是說「方便為究竟」，你成佛，你覺悟是不是究竟，就看在你度生的方便上。你有方便，達到了究竟，徹底的方便，你的成佛也就徹底了。所以念佛法門是人人能修，三根普被，所以「法門最為第一」啊。

「最為難信故」。為什麼說是第一？這難信的你能信哪。所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這個世間，連天人什麼都在內，都是不容易信受這個法。

現在還可以補充一句，這是「深契佛心故」。這個法門是深深的契合於佛的心。佛他為什麼要成就極樂世界？是利益眾生嘛。佛要這麼一個世

界幹什麼，是不是？佛的自受用就是常寂光，還要這個實報莊嚴、方便有餘、凡聖同居作什麼呢？利他呀！而這樣一個法門，使得眾生都容易達到，都能在這兒獲利，都統統在這裡究竟成佛，這才是佛的本心哪，所以是這個「深契佛心」嘛。

這樣子，所以在這個三方面，因此對於這個難信之法能信，如教奉行，所以應該稱為第一弟子啊。

是故告汝天人世間阿修羅等。應當愛樂修習。生希有心。於此經中。生導師想。欲令無量衆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轉。及欲見彼廣大莊嚴。攝受殊勝佛刹。圓滿功德者。當起精進。聽此法門。

佛底下又說：「是故告汝天人世間阿修羅等」，所以我要來告訴你們，諸天來聽的很多，人，兩萬人在聽講（一萬二千和尚，七千男居士，五百比丘尼，五百女居士），這是天人，人世間；還有阿修羅、天龍八部，還有個「等」，還有金翅鳥、龍等等都在內，這來聽經的很多，無量無邊哪。我們不要看只是一個小法會，實際上它都可以是

個很大的法會，肉眼不能見哪。

你們這一切都「應當愛樂修習」，都應當喜愛這個法門，應該感覺到要來如教修行，要來修啊；應該「生希有心」，覺得這個法門是稀有難逢的，不是輕易可以遇到的。所以信佛的人很多，真正能深信淨土的人就不是很多呀。信了淨土是有名無實，他是迷信，這迷信就不行啊，你信願不具；「信願持名」，頭一個你信就是不夠了，所以要生稀有之心。

《大經解》：應「於此經中，生導師想」。敬依經教，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世尊復云：凡欲令無量眾生速證不退，及為欲見極樂「廣大莊嚴」「殊勝佛剎」，願隨佛學，亦自攝受佛剎。如極樂之廣大殊勝，普被諸根，廣攝萬類，以圓滿功德者，當起精進心，聽受此法門。

要「於此經中，生導師想。」對於這個經，你應該說這是你的導師啊，我對於導師（後面還有，要求善知識），應當最要緊的是依教奉行，依這個經的指教，我去做。所以一切在法會上的大眾，你們都應當愛樂修習淨土法門，應該對於這個法門生希有心，這是難遇，難遭難遇；對於

這部經要護持，認識這就是導師啊。

佛在世的時候可以問佛，佛已經涅槃了，那你以誰為師啊？佛這不告訴我們了嗎，那這部《大乘無量壽經》它就是導師啊。所以依止這一部經啊，這就是善導大師的話：「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十方的佛要出現於世，他只是要來說彌陀本願之海呀。咱們這部經就正是說彌陀本願之海。淨土五經裡頭，別的經典沒有這麼說，五經裡頭只有這一部經說了彌陀怎麼發四十八願、四十八願怎麼成功的、四十八願是什麼內容，所以在這裡頭就應該「生導師想」啊。

「欲令無量眾生」，這都是對大眾說的話，你們中間有人想要令無量的眾生「速疾安住得不退轉」，很快的就能夠安住，不是動盪不寧、徘徊猶豫，能安住，得不退轉，要得到不退轉哪。這個世界就是進一退九，要疾速讓別的一切眾生，都能夠住而很安；現在是憂愁苦惱，悲痛萬端，而能很安的就得到不退轉。

有這種心，一個是要度眾生；一個是要願見「彼廣大莊嚴」。我願意看到彼（就指著阿彌陀佛嘛、極樂世界嘛），看見極樂世界那種廣大無涯無邊，多少眾生都往生。他就沒有說「唉呀，

這兒擠了」。這種廣大啊，這莊嚴哪，這眾寶莊嚴哪。一切萬物都是種種妙香之所合成，眾寶之所合成，而一一的東西都在放無量的光、無量的香，遍滿十方一切國土，如是莊嚴哪。你想看到這個，而且你自個兒也就生了一種殊勝的心，自己要攝受佛剎，來圓滿自己功德者。這是兩個了，一個要度眾生，一個自己要願佛圓滿自己的功德。

「當起精進，聽此法門」。你要起精進的心，來聽這個法門。所以今天有人來聽，這都是符合釋迦牟尼佛的心願，你要來聽這個法門哪。

這個「攝受佛土」，上次我不是說了，你發一個願，你這個願就投在阿彌陀佛的大願海中，同時彼阿彌陀佛的這個無量大願之海也攝在你一念心願之中，所以要這樣圓融體會。也不是說另外我要找個地方，我要又成就一個什麼什麼世界，跟極樂世界可以相等。這就都是很執著很執著的一些眾生的想法。也就是說，這個地方，這言語就不大好表達了，就是自個兒所攝的佛剎，跟阿彌陀佛所攝的極樂世界的佛剎，是不一不異，沒有兩樣，不是兩個。

《大經解》：《淨影疏》云：「是故已下，勸學此經。」

以此經中說無量壽，聞獲大利。故設大火滿三千界，亦須從過聽受此經，況餘小難。」

對於這個「經中生導師想」，底下再補充幾句。

《淨影疏》對於這些經文，隋朝的《淨影》，它說「是故已下」就勸大家來學這個《大乘無量壽經》。因為這個經中說了無量壽，所以你聽到了這個經，你得很大的利益。假設有大火滿三千大千世界，這麼大的火，也須從這兒要經過。我寧可從這麼火裡頭經過，來聽這個經，這是淨影大師的話。那這個三千大千世界，豈但是地球，連太陽系，什麼什麼銀河系都燒了，這麼大的火，我也要通過這個火去聽這個經啊。「況餘小難」，何況其餘一點兒小難。

現在有人學了點佛之後，常唸叨「我怎麼念佛之後還碰些倒霉的事，又這兒不順，那兒不順」。這說明什麼呢？是佛不管你了，還是什麼呀？就是說明你最初發心念佛，你那個心就不對頭啊。你只是求平安、求福，一點點考驗、一點點苦惱、一點點困難，這兒有這麼大的火我都應該過去，哪裡能說我信了佛、念了佛、修了法，還遇些困難的事就有點抱怨了。那就說明他最初的發心，最初的信念，都要打很大的問號。所以真實發心

的人很難哪，這是說老實話。

《大經解》：因此經乃是淨宗第一經。於彌陀因地願行，極樂依正莊嚴，三輩往生正因，兩土穢淨因果，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等等，攝無不盡也。故應「於此經中，生導師想」。

為什麼《淨影》這麼說呢？因為這是淨土第一經啊。《無量壽經》是淨土宗第一部經，把阿彌陀佛的因地中怎麼發願、怎麼修行、極樂世界如何的依報正報的莊嚴；往生有三輩，三輩往生以什麼為正因，必須有正當的因，有因才有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個正因都在這個經裡頭。

兩土的穢淨，咱們是「同居穢」，極樂是「同居淨」。這個因因果果，彼土的極樂，咱們這個世界的極苦。不過咱們這個苦還是堪忍，還能忍得住，所以現在我們還能跟這兒坐著來聽經，堪忍哪。你還能忍得住，還能夠咬住了牙，不管那一些，來看經，來修行，這就堪忍。但是這個世界是險極了，險哪，我們不要……。有時候說人哪，到了最後一考驗就要失敗，十分可怕呀。不在乎形式，不在乎形式啊。

而且這個經裡頭「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這是極高的境界。說到一切空，這是「理」；那極樂世界又怎麼怎麼殊勝莊嚴，那不是事相嗎？這個「事」跟「理」沒有妨礙，這個莊嚴不妨礙寂靜，寂靜不妨礙莊嚴。而且「事事無礙」，打破了時間、空間這一切。

由於我們世間的空間、時間的這些概念，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六十分鐘，一分鐘六十秒；在極樂世界一秒鐘五萬年，哈哈哈哈哈……，小的可以有多的，包括多的，這個就是「事事無礙」。這個房子裡頭包含桌子和人；我們說桌子包括房子，包括整個地球，小的裡頭可以容大的，這個都是空間的概念嘛。〔另〕一個是時間。現在科學家都明白了，愛因斯坦都明白了，空間和時間是人類的錯覺。這是「事事無礙」，所以極樂世界這一切一切，於一念之間可以到很多佛的世界，一個手掌之中可以出無量的莊嚴之具，小的裡頭包括多的，包括大的，種種「事事無礙」境界。「事事無礙」的境界唯有《華嚴》才講得多，都攝無不盡哪。

所以應當「於此經中，生導師想。」這不是一部很淺的經，是一部極圓極頓的經啊，是圓頓教。所以圓人修法一天等於普通人修行一劫，他

圓。什麼叫「圓人」呢？就是他見是圓的。你就執著，那你就等三大阿僧祇劫嘛，也可以成功，你慢慢等吧，嗯。底下，就看下一段，釋迦牟尼佛又對彌勒菩薩說。

為求法故。不生退屈諂偽之心。設入大火。不應疑悔。何以故。彼無量億諸菩薩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門。尊重聽聞。不生違背。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是故汝等。應求此法。

《大經解》：右復深勸大眾，堅信此淨土法門與無量壽經。首云：「為求法故，不生退屈諂偽之心。」蓋以四弘誓願中，法門無量誓願學。何況此淨宗乃第一之法，而此大經復是淨宗第一之經。彌陀因地發心曰：「假令供養恆沙聖，不如堅勇求正覺。」求正覺者首應求正法，故不應自生諂偽之心。「退」指退轉，「屈」指彎縮，「諂偽」指虛妄。

「為求法故」，這眾生要來求這個殊勝的大法，要「不生退屈諂偽之心。設入大火，不應疑悔。」你看看，又是這樣，剛才我們已經說到一些了。

你要求這個法，你不要生退心哪。「退」就是退轉，往後退；「屈」就是彎曲，這頂不住了，我就拐彎了；「諂偽」就是虛妄，假的，所以過去有人說「佞佛」呀，你這是在那兒巴結，佛是巴結能夠感應的嗎？恐怕只應該挨打吧，要去巴結，哈哈……，所以不要生出這一種心哪，求法就是直心。

而且要求法，四弘誓願，「法門無量誓願學」，何況這是淨土宗第一之法，而且這個也是淨土宗第一之經，而且也是整個佛教中的第一之經啊。日本人就是這麼說的，中國人說了就會有好多人要反對，那日本的大德就是這麼說，那《華嚴》也比不了這個經啊。在中國過去就是不敢這麼說，蕩益膽子大一些，蓮池大師也就是讓《華嚴》，《華嚴》是全圓，這個經是部分圓哪。第一之經啊。

《大經解》：「設入大火」。「設」者假設，蓋謂倘因求法，身入大火，亦「不應疑悔」。當如彌陀因地「縱使身止諸苦中，如是願心永不退」，始是深信切願也。

咱們這個經中，彌陀發願，「假令供養恆沙聖，不如堅勇求正覺」。你去供養恆沙之聖，你不如

很堅定地、勇敢地、勇猛地來求正覺，所以就是說，應當堅信，不要生「退屈諂偽之心」。就是入了大火（是假設），假設你身入大火，你求了這個法，身在大火裡頭，招來這樣的禍，你也不要懷疑，不要後悔啊。

那阿彌陀佛因地呀，「縱使身止諸苦中，如是願心永不退」，你在這個大火之中也不應疑悔呀。

《大經解》：「何以故」乃世尊自問之語，其下則從正反兩面，深顯其義：一、正者，如《菩薩往生品》所明，彼等無量無數十方世界諸菩薩眾，皆求此微妙法門，尊重聽聞，信受奉行，悉生極樂。二、反之「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末後總結全品，慈悲咐囑，諭云：「是故汝等，應求此法」。

佛就怕眾生不懂，所以就問：「何以故？」為什麼呀？為什麼，底下就說明這個意思。一個就是說，從兩方面說，一反一正。

從正面說，「彼無量億諸菩薩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門，尊重聽聞，不生違背」。無量無邊的億，億就是萬萬，無量的萬萬的菩薩，都要求這個微

妙法門；「尊重聽聞」，要聽，而且尊重的在聽；「不生違背」，對這經裡的話不要違反，不要相背。相背就是差一百八十度，就「背」了，叫你往東你往西，「違」也就是違反，都是一個意思。所以一個就是正面說，多少菩薩都求這個法門，尊重聽聞，不會違背的，這是正面的。因此大家不要生「退屈諂僞之心」，從正面勸說。

從反面說，「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多有」就是有很多。有很多菩薩，想聽這個經而得不到。大家看，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在這兒人手一冊，這是多少億菩薩想求，求不到的。所以這種因緣，不是說大家已經超過這些菩薩，我們應當相信、寶貴這個因緣哪，這個因緣確實難遇啊。你這個機會不會再來的，英文 Time and tide never comes again（時機跟潮水不會再來的）。這個不會再來的就是說，稍縱即逝，要把握住這些機會。所以古來那些大徹大悟的，他就是當機他就立斷哪，他掌握住這個機會了，稍縱即逝，就跑掉了。

都「欲聞此經而不能得」，佛不騙人哪，現在他有這個因緣來說這個法。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要注意啊，大家有時候聽了點密咒，聽了點密法，

都要知道，這是非常難遇的。賢劫千佛裡頭沒有幾個佛說密法呀，釋迦牟尼佛是一個。釋迦牟尼佛之後，要很久很久很久才有佛來傳密法。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自卑呀，自個兒現在是不行，確實不行，而自己本來是佛，自己又再有這種機緣，遇到了這樣的大法，也不應該錯過自個兒的機會，把自個兒應當挑的擔子就把它甩在一邊了。所以就是這個，佛就勸大家，「是故汝等，應求此法」，就是這個意思。從正反兩面來勸哪。

這個是「非是小乘」，而且是「第一弟子」，這是第四十三品。

受菩提記第四十四

若於來世．乃至正法滅時．當有衆生．植諸善本。已曾供養無量諸佛。由彼如來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廣大法門。攝取受持．當獲廣大一切智智。於彼法中．廣大勝解．獲大歡喜。廣爲他說。常樂修行。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於是法．若已求．現求．當求者．皆獲善利。汝等應當安住無疑。種諸善本．應常修習．使無疑滯．不入一切種類珍寶成就牢獄。

《大經解》：「正法滅時」。一代佛化，歷正法、像法、末法之三時。嘉祥《法華義疏五》曰：「佛雖去世，法儀未改，謂正法時。佛去世久，道化訛替，謂像法時。轉復微末，謂末法時。」所云正者證也。像者似也。末者微也。又《青龍仁王經疏三》曰：「有教有行，有得果證，名為正法。有教有行，而無果證，名為像法。唯有其教，無行無證，名為末法。」

第四十四，這個就是勸說法的人了。當然還繼續前品的內容，增加一些對於說法人的鼓勵。

「若於來世，乃至正法滅時」，在以後，乃

至到了正法滅的時候，這個一代時教經歷正法、像法、末法這三個階段。嘉祥說：佛雖然去世了，可是法的儀軌、儀式沒有改，叫做「正法」；佛去世時間久了，時間長了，「道化訛替」，這個道、這個教化，「訛」就是錯了，「替」，把別的東西混進來了，來冒充佛法，這個就叫做「像法」；「轉復微末」，「轉」，又更進一步，更進一步變成「微末」，都是些末節，微細的末節，就叫「末法」了。所云「正」者，就是什麼呢？是證，是證道；「像」就是相似；「末」法，就是微，微末，微小了，沒有什麼了。

《青龍仁王經疏》說，「有教有行，有得果證，名為正法」，教也在，人也在，有人在行，有的得到果，得到證，這個叫做正法；「有教有行，而無果證」，教也有、修行人也有，但是得果和證道的人沒有了，這個是像法；「唯有其教」，就剩下個教，「無行無證」，也沒有人正式修行，當然更沒有人證果，這就叫做末法。現在就是這時候，有個教，你到那兒也有廟、也有塔，大夥也有經，大家也敲鐘打鼓鳴嚕鳴嚕在那兒唸，不是真修行，心裡不知想什麼，也不知是為什麼，所以有教無行，這種時候就是「無行無證」。無行，

你談什麼叫證啊？

《大經解》：至於正像末所經歷之年數，諸經之說不一。古德多採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之說。（說末法為一萬年者，如《大悲經》。）故知佛法住世尚約有九千年也。「正法滅時」，廣指像法與末法。當前正是末法之時。此時之眾生，善根遜前，但其中必仍有過去生中廣修功德，當前供佛念佛之人，故云「植諸善本，已曾供養無量諸佛」。

這個年數，有許多說法不同，我們採用一個比較多的，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這樣子的說法。所以到現在呢，現在大家流行的這個佛曆來說，現在是佛〔曆〕的二千五百多年。正好，正法五百年也過了，像法一千年也過了，末法也過了一千年了，還有九千年。

按這個古老的說法呢，那已經三千年了，那就是說〔末法〕已經過了一千五百年了，還有八千五百年，就是說表示這個法滅。到了法滅的時候，廣泛的就說，指著像法和末法。因為像法已經在那一點點滅嘛，「訛替」，假的來了，別的來替代了，就是來冒充了，來混淆了。

那兒拿來印的一本書，《西方極樂世界遊記》，那荒唐透頂，很多人印，拿來流通，來說。所以群眾的水平太低了，它完全違反了聖言量，完全是騙人的東西，種種的，所以就是說這訛替。這造假的人很多，上次大家聽的那個「黃念祖居士念佛」，美國來的，根本不是我。哈哈……所以作假的人就是遍天下，可以這麼說。像我這無名小卒，他冒我的名作什麼呢？這個就是好事者所為。

等到正法滅時，這個時候就怎麼樣呢？眾生的善根更差了，到了末法就是「無行無證」。所以到了滅的時候，人的根器就更差了，可是，還會有眾生是特殊的嘛，這兒說只是指著一般的嘛，但是其中必定還有〔特殊的〕，就是到了正法滅的時候，像法、末法，一直到最後法都要滅的時候，必定還是有在過去生中廣修功德，現前還供佛念佛的人，還是會有的嘛。所以就是「當有眾生，植諸善本」，供佛念佛是諸善之本。「已曾供養無量諸佛」，他在過去生中供養過無量諸佛，現在又在供佛念佛。

《大經解》：如是眾生由於以往多生供養諸佛，

念佛修善，故蒙彼如來威神加被，乃於現世「能得如是廣大法門」。是以我儕遇此法門，應深慶幸，切莫錯過，務當「攝取受持」，則可「獲廣大一切智智」。

那麼，由於如來的加威力故，這句話很重要，這個眾生就包括我們，而且從菩薩以下一切都包括。過去生中有善根，今天又再修，由於佛的「加威力」，威力的加被的緣故。「能得如是廣大法門。攝取受持」，他能夠得到這樣的廣大的法門，這由於佛的威神加被，所以在現世他能得到這樣的廣大法門。

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能遇見這個法門，我們應當深自慶幸，為自己慶賀呀，我們就得下定決心，不要錯過。現在大家信也是信，但是這個決心還是不夠啊，要切莫錯過。台灣一位老居士很有名，我也就是真實相諫，我說：「你這個問題就是信不深，願不切呀。」所以大家就是要深信切願，不要錯過呀。必須要「攝取受持」，你要攝取這個法門哪。

《大經解》：「攝取」者，《往生論》謂極樂依正一切莊嚴功德成就，「略說入一法句故。一法

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又《彌陀要解》曰：「一一莊嚴全體理性。」若能了達極樂一切莊嚴成就，入一法句，從事達理，即事而真，諦信萬德莊嚴，直入一句名號之中，淨念相繼是為「攝取」之義也。

什麼叫「攝取」？這個《往生論》說，「謂極樂依正一切莊嚴功德成就」，極樂世界佛莊嚴、菩薩莊嚴、國土莊嚴，這一切莊嚴功德成就；「略說入一法句」，把它匯總起來說，就是這三種莊嚴入到一個法句裡頭；「一法句者，謂清淨句。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所以這個極樂世界，全部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之顯現，就入這一法句了，清淨句了。

蕩益大師也說：「一一莊嚴全體理性。」每一樣每一樣的莊嚴，全體是理性。如果你能夠了達極樂世界的一切莊嚴成就都入一法句，你就「從事達理」呀，從這些事相，你了達了什麼是理體，理體就是本體呀，從現象而能夠入到了本體。

《大經解》：蓋彌陀名號正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議，故名號功德亦復不可思議。

「受持」者，「受」者，信受，依教奉行也。本

經之宗為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宗者，修行要徑，依此而修，始名為受。「持」者，執持名號與持誦本經也。十地菩薩不離念佛，此一句佛號，唯佛與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覺大士亦不離念佛。我等凡夫，但當老實念去。

那麼，彌陀名號正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這就是一法句、清淨句嘛，這個就是無為法身。法身的功德是不可思議呀。法身功德不可思議，這個法身功德就入了這一法句、名號之中，所以名號的功德同樣是不可思議。所以你念這個名號，你就念的是法身，法身功德就不可思議，你這就在這不可思議之中，這就是「攝取」，所以這個裡頭有理有事。

「受持」，「受」者，是信受，我接受，信了才能接受啊，是吧？信受，依教奉行啊；「持」嘛，就是執持名號也持誦本經。所以本經的宗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我們受持這個經就是要依這個宗來修，「發菩提心，一向專念」。

十地菩薩都不離開念佛，地地都念佛呀。這一句佛號的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只有佛同佛才能夠究竟理解。我今天雖然是這麼讚歎，我所知者還是如大海水中的一滴水，唯佛與佛才

能究竟這個功德利益。所以等覺大士（等覺菩薩），離佛只差一位的，也不離開念佛呀。我們凡夫應該怎麼樣？就應當「老實念」。

這個「老實念」三個字是非常好。所以夏老師說：「三字真傳老實念。」美國就來了一個人，拿這句話問我，他說：「三字真傳，哪三個字？」哈哈哈哈哈……，我說：「不是告訴你了嗎？『老實念』，三字真傳就是老實念。」他以爲「老實念」是……，這個也就是反映什麼問題？也就是不相信「老實念」就是三字真傳，哈哈哈哈哈……。

所以眾生遇見這個法，就是一點點破啊，要破自個兒那個原來的東西。你不破，你處處是障礙，你那個東西在那兒，它堵在那兒，瓶子上有個塞子。這還是好的呢，有個塞子，所以東西倒不進去。還有那髒東西，像王致和的臭豆腐，你剛裝完，你來裝牛奶，那個味不好聞。再有一個，你剛才裝了敵敵畏了，這樣的瓶子你拿來倒牛奶吃，你吃了毒死。這瓶子很要緊哪。所以老實念哪。

《大經解》：《要解》云：「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靈峯大師此言，真得十方如來之髓。實應盡未來際頂禮膜拜此一句也。

老實念，《彌陀要解》裡有一句話：「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你持名，你的善根福德就跟佛相同！當然這裡我們有很多人是持咒的，也不是要把你這個咒不念了，換成名號。也同樣，咒是佛心，名是佛的名號，這是不二。

這裡頭憨山大師的話最好了，如果人能念佛，念得他很得〔力〕，那就沒有說的了，就好極了。如果他念了，念得這個心裡就不踏實，不安定，這種種的不相應，他這念不下去，那就不如讓他念一句咒啊。那要比那個打坐啊什麼這些問題，研究教啊，什麼什麼，那又不知強多少倍了。所以這個話是最圓融了。所以各個要安於自個兒所修之法，就是要真正徹底的修下去。

你持名，這個善根福德就跟佛一樣啊。所以我這讚歎靈峰大師的話，這個話是「得十方如來之髓」呀！這個是奧妙，這個重要，這個心髓，十方如來就是如此，因為佛就是要把一個最好的東西給大家。佛愛眾生等同一子，誰不是說要把自個兒的產業給自個兒最心愛的孩子，是吧？這還有什麼別的心哪？這是按世間的事情，大家好懂啊。就是方便為究竟，就是要度眾生，就是要最方便的法子給大家嘛。

所以佛的父親跟佛學法，佛就教他念佛。他父親說：「你有這麼很多很多很多殊勝的法，為什麼不教我修啊？」佛說：「不行啊，你做不到啊。」

〔念佛〕凡聖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一下子就跟佛的善根福德相同啊。所以這個是不可思議的事，是「如來之髓」，是應該盡未來際頂禮這一句話，念佛時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時。

蕩益大師還有一句話，就是「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完全把佛的功德攝成你自己的功德，佛的功德就是你的功德。所以剛才我的話說了一半，極樂世界的剎土就是我成就的剎土，自他不二啊。

還有就是「從事持達理持」，我把蕩益《要解》裡頭，兩個地方的兩句話，這是一句，另外一句「即凡心成佛心」，正好是一個對聯。「從事持達理持」，兩個「持」字；「即凡心成佛心」，兩個「心」字，這都是極精彩的話呀。你從事持才能夠達到理持。你一上來就要理持，那就是自欺欺人吧，說了唬唬老鄉，唬唬土包子可以，明眼人那你是唬不住的，你是自欺，最後還是自己臨死的時候痛哭流涕。「即凡心成佛心」，妙就妙在這兒，你這凡心就成了佛心。你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你的善

根福德同佛，你這心不就是佛心了嗎？還有什麼不是啊？所以這個是極圓、極頓之法。

《大經解》：念佛時，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時，是故「當獲廣大一切智智」。於我具縛凡夫，亦非份外。「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同於一切智。但以一切智，有時指佛智。……但有時又指聲聞緣覺之智。……故為別於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智專指佛智。

所以底下一句就來了。這個末法，他曾經這樣子無量諸佛都供養過，這個〔如來〕加威力故，得到這個法門。他「攝取受持」，能夠攝取受持，就「當獲廣大一切智智」，他就能得到廣大的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佛的智慧。本來是「一切智」，但是二乘也稱為一切智了，所以又再加個「智」字，以分別於二乘也能得的那個一切智。這是名詞上的問題，這個不是關鍵。總之我們明白這個「一切智智」，這是跟二乘不共的，唯有佛得的智慧。

《大經解》：《仁王經》曰：「自性清淨，名本覺性，即是諸佛一切智智。」由上之經文可見，今日能

聞能信此微妙淨土法門之人，皆由過去生中，已曾供養諸佛，廣修眾善，憶佛念佛，因此乃得諸佛威力加被，故今始「能得如是廣大法門」。此淨土法門廣攝萬法，普收眾類，故云廣大。於此法門，若能信受奉行，當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實了知，自心本來清淨。

所以《仁王經》說：「自性清淨，名本覺性，即是諸佛一切智智。」自性清淨叫做本覺的體性，即是諸佛「一切智智」，所以皆是明白自心，不是心外有法呀。

所以就是說，從上面來看，就是今天我們能夠聽到這個法門，能相信這個法門的人，這個微妙淨土法門的人，都是由於過去生中已經供養過無量的諸佛了，廣泛的修行了種種的善，憶佛念佛，因此現在能得到諸佛的威力加被，所以才能夠得到這樣的廣大法門。

這個淨土法門就「廣攝萬法」，無一法不在此一法門之內。所以這也就是《華嚴》十玄的道理，一切法都入一法中，如帝網千珠，一千個珠，所有的一切都入在一個珠之中。「普收眾類」。一方面是「廣攝萬法」，一方面是「普收眾類」。不管你是什麼樣的眾生，你是菩薩、聲聞（聲聞

當然要迴小向大），一切天人、阿修羅，以至人、六道、地獄中眾生。地獄中眾生如果念佛不絕，罪業消除之後，一出地獄就是清涼華菩薩，所以廣大呀，廣大法門。於此法門，若能信受奉行，就會得到一切智智，就得到佛的智慧，那就如實的了知自心本來清淨。所以密宗也是講「如實知自心」，這和密宗何曾兩樣，就如這個實際知道自己的心哪。我常說大家現在的毛病就是這一樣，不在心上，把自個兒的真心沒有看重，忘了；對於自個兒的妄心估價得太高啊，偏高。如實了知自心本來清淨。

《大經解》：「於彼法中，廣大勝解，獲大歡喜。廣為他說，常樂修行」。……蓋謂若人能於淨宗妙法得廣大勝解，了達淨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佛不二，念佛即佛之圓旨，則必能歡喜信受，常樂修習，復以此廣勸他人也。

「於彼法中，廣大勝解，獲大歡喜。」這個「彼法」就是指著咱們淨土法門。這是佛當時說的，就是於那個法啊，就是「彼法」。那個法就是剛才說的這個無上廣大法門。這個廣大的、殊勝的內容，自個兒得到勝解，得到大的歡喜，產生大

的歡喜心。這個法樂是不可形容的。只有這個樂，這是清淨，一切世法不能相比，所以稱為「大歡喜」。

於是「廣為他說」，就廣泛地為別人來作說明，來勸說，來演說，來講說。所以「常樂修行」，不但是說，而且自個兒也常樂於修行啊。單單去說，這是言教了，它這個還是要自己常常修行。

這個廣大的勝解，了達淨土宗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修淨土是「是心在作佛」，而殊勝的一句在底下，這個心就是佛。說「是心作佛」，誰都好懂，我現在要修佛、要成佛，我是心在作佛；而「這個心就是佛」，這一句大家往往不懂。

「心佛不二」，不是兩個，「念佛即佛」，你念佛時就是佛，你不念你就是眾生。這個圓旨，這就能令人「歡喜信受，常樂修行」，而且要勸他人，這是指說法了。

《大經解》：「廣為他說」，下復云「為他演說」，本品末云「專心信受，持誦說行。」是皆普勸演說宏揚本經與淨土法門。今者正是流通分，故勸演說，以廣流通。如《願力宏深品》云「轉相教授，轉相度脫。如是輾轉，不可復計。」故知樂為人說，

勸導一切眾生，同入彌陀一乘願海，方是知恩報恩之正行。

「廣為他說。常樂修行」，底下還有話說，就「為他演說」，最後還有「專心信受，持誦，說行」。這三個地方都說到這個「說」，所以這就普勸大眾演說弘揚咱們這部經啊，演說弘揚這個淨土法門哪。現在正是到了流通分了，所以就勸演說，你不演說不能流通啊。過去這個《願力宏深品》裡頭就有「轉相教授。轉相度脫。如是輾轉，不可復計」。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我們喜歡給人家去說，高高興興為人家去說，勸導眾生都來發這個願，投入這個彌陀一乘願海，求生淨土，這才真是知恩報恩的正行。所以我們得到了佛的恩惠，我們就知道了這個恩，你知恩才能報恩哪。

我知道這個恩，我怎麼來報恩哪？你買了很多東西去上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要你這個東西幹什麼？所以有個人刺血寫經，我說話當然是過了一點，我說：「你那個臭烘烘的血，有什麼可貴呀？」說真實話，要你這個幹什麼呀？當然這是很難得的事情，這個就是說，這個說法有的時候要「折」，有的時候要「攝」，這是「折伏」，

免得他驕傲。那知恩就要想報恩哪，這個就是正行。

《大經解》：妙法流通，正符如來本願，是故《法華經法師品》曰：「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曰：「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是如來使，如來所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

「妙法流通」，我們使這個法能夠流通，輾轉教授，正符合如來的本願嘛。所以如來就是說嘛，十方的佛都在那兒稱歎阿彌陀佛的名字。這個我們可以參考《法華經》，《法華經法師品》說，「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底下咱們簡略一點，「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對於《法華經》，哪怕只是一句，你能夠受

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一切世間都應該當佛那樣來供養你啊，你這個人就是大菩薩，你已經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極讚這個說法的人哪。

又說，「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經」，善男子、善女人，在我滅度以後，你能夠偷偷的給一個人，並不是要公開爭名爭利，也表示你登座說法，具種種威儀，你就是不具威儀，這個「竊」就是這個意思；乃至只說一句，當知這個人就是如來的使者，是如來所派的，他所做的是如來的事情。「何況於大眾中，廣為人說」。這個都是讚歎說《法華經》的功德。

《大經解》：由上可證，演說《法華》，功德無盡。而本經正是「法華秘髓」，如《彌陀要解》曰：「當來經法滅盡，特留此經（即本經，文見《獨留此經品》）。住世百年，廣度含識。阿伽陀藥，萬病總持。絕待圓融，不可思議。華嚴奧藏，法華秘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故知演說本經者之功德不可思議，亦必為諸佛之所護念也。

那《法華經》，蕩益大師說，《法華》的功德是無盡哪，蕩益大師說，《華嚴》的奧藏，《法華》的秘髓（秘密的心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這指南針），皆不出於此矣，皆不出於此《阿彌陀經》，就是《無量壽經》的小本。所以我們這個演說《無量壽經》，也就是演說《法華》的秘髓嘛，所以這個功德與《法華》裡頭所說的是相等的。但這裡頭是一種完全利他的心，你自己對於你所說的要很有把握，如果是貪圖功德，這個心就是貪心了，已經是三毒了。貪功德同樣是貪，所以這個事，要善護己念，要很分得清楚，不要夾雜。萬一自己還沒有把握，明知道還有錯，就這麼著為了名聞利養，就這麼跟人說，這不但沒有功德，而是地獄業。

底下，就是經上說：「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於是法，若已求，現求，當求者，皆獲善利，汝等應當安住無疑。」諸善男子、善女人，對於這個法，就是這個淨土法門，你已經在求的，求啊，現在正在求啊，還將來要來求的，都得到大的利益。你們都應當「安住無疑」，應當安住於這個法門不要疑惑。所以這以下就是勸斷疑，要斷疑生信。

《大經解》：下復普勸斷疑生信。若欲說法利人，則自身首須斷盡纖疑。經曰：凡求是法，「皆獲善利」。故應「安住無疑」，老實持念，勿生疑惑。

所以想說法利人，首先，你自身首須要斷盡纖疑，極微細的疑惑都要把它斷掉。你自己還是懷疑不解，疑慮重重，不知道對不對，這個時候應當很好的去進修，所以就是要斷疑，要「老實持念，勿生疑惑」，我們老實念也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咒裡頭就是有極殊勝的功德。常常下面就是，這講咒的經典裡頭，「唯除於咒生疑」，你對這個咒懷疑，你就得不到這個功德。你要老想「能有這麼大的功德嗎？」這就叫懷疑。你不是說「這咒是假的吧？」那你還念它幹嘛？你對於這個咒，你就是對這個功德你不能相信，「能有這麼大的功德嗎？」「我念能有這麼大的功德嗎？」這都是疑啊。不是說，這個咒是別人編出來的騙人，這樣子那就是更粗的疑了，那就更提不上了。所以「疑」就是這，「有這麼大的功德嗎？」「我念有嗎？」「我怎麼念了半天，沒見著什麼呀？」這不都是疑嗎？所以這個念，要應當老實持念，都得善利，但是要「安住無疑」

啊。

《大經解》：「應常修習，使無疑滯」。蓋疑根未斷，即是罪根。欲斷疑根，應知方便。疑惑不斷，祇因慧心不朗。慧心不朗者，祇以三垢障深。

所以就「應常修習，使無疑滯」，因為疑根未斷，即是罪根。所以斷這個見惑，初果要斷貪瞋痴慢疑，思惑是二果以後才斷的。見惑的第十樣事情就是疑，所以到了初果就沒有疑了。那麼要斷這個疑根，那要應當知道如何去斷，知道這個方便。

疑惑所以不斷的原因，就是因為你的智慧不夠，所以你的慧心不明朗。而自個兒的這個慧心，你本來是佛，你為什麼不明朗啊？就是因為你貪瞋痴這三垢，三垢這個障礙很深哪。

那麼我們不要生疑，怎麼能夠解決呢？一方面我們要明理，理明就信深；再一方面就好好念佛嘛。

《大經解》：據《安樂集》，念佛三昧能除過去、現在、未來貪瞋癡一切諸障。垢去明生，則無疑滯矣。如是則不墮於諸天、二乘、懈慢國、邊地、

疑城，如是等等「一切種類珍寶成就牢獄」。珍寶喻彼中之樂，牢獄喻未得究竟解脫，而不自在也。

這個《安樂集》（道綽大師的，這祖師的），「念佛三昧能除過去、現在、未來貪瞋癡一切諸障。」這有的三昧能除某一種，有的三昧能除現在，有的三昧能除未來；只有念佛三昧，過、現、未貪瞋癡三毒這障礙都除。垢一去，光明就生了，所以就沒有愚癡了。沒有疑滯，才「不入一切種類珍寶成就牢獄」。

所以佛就勸，你們不要有疑。有疑，你們就會進入到什麼呢？經中剛剛說過，有「邊地疑城」。於佛的智慧不能生信，或者能信佛的智慧，但是於自己的智慧不能生信，你就生到邊地疑城，還甚至於生到懈怠國。這種處所，他受種種樂，所以稱之為「珍寶」；也確實是寶所成的，也都是七寶所成的宮殿、樓台，在那裡頭生活，所以是珍寶。但是你不能夠自由去見佛，所以就稱為「牢獄」。

所以要叫大家斷疑，不要跑到這樣的牢獄裡面去。所以我們可以再進一步來看，天、二乘、懈怠國、邊地疑城等等的，都是屬於珍寶所成的

牢獄。

《大經解》：又《安樂集》曰：「稱名亦爾。但能專至相續不斷，定生佛前。今勸後代學者，若欲會其二諦，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門；而能繫念相續不斷，即是功德門。是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恆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若始學者，未能破相，但能依相專至，無不往生，不須疑也。」

《安樂集》這個地方，對於念佛，就是需要我們常常提倡老實念。在《安樂集》就說要斷疑，說：「稱名亦爾。但能專至相續不斷，定生佛前。」你能專一，而且是至一，所以這裡頭就沒有疑了；專心、專一這樣念，一定可以生在佛前。

所以勸後代的學者，若欲明白，要深入的明白，那就是知道「念念不可得」；這「念念」，每一念每一念皆不可得。你說，這一念哪兒去了？不可得，這就是智慧；可是我還是在念，相續不斷，這就是功德，所以菩薩就是以功德智慧，而以修其心，也就是說莊嚴其身，這不就是二種莊嚴嗎？

但是開始學的人，他不能夠破相，就是智慧不夠。「但能依相專至，無不往生，不須疑也。」這一條很重要。你就依相，但是只要專至啊，也

沒有不往生的。這一點，我們前頭也是大勸，要以「無相智慧，植眾德本」，那都是上根利器應當去做。而這個一般的人很難體會，不要說去修行了。

那麼，怎麼辦呢？你只要依相專至，你就是有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有這些相，你供著佛也是相嘛，你念著佛也是相，你就依著這些相，你專心致志的，專一；「至」是專一到登峰造極了，有相只管它有相，你別管它有相沒相了，這個你也把它放開，你就是去念，所以這個就只念當前這一句，這個就是「老實念」。這些都甬管了，什麼叫有相、什麼叫離相、什麼叫無相，你都不要管，你就是念當前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就這一句，就老念當前這一句，沒有不往生的，不要懷疑。所以這個也幫助我們斷疑。

《大經解》：道綽大師此言，剖開諸佛秘藏，直顯淨宗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依相專至，老實念去，縱未離相，決定往生淨土。依相專至，凡夫能行。離相乃菩薩境界。《金剛經》「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實非凡夫生滅之心所能及也。淨宗妙用，

實為方便中之方便。

你說又要離相，又要什麼什麼，那是上品上生的事，上品生的事。一般還都是凡聖同居土了，達到中品就很不容易了。所以這個話，真正淨土宗的秘藏，淨土宗的心髓就是這兒。真正能信受奉行，依著這個相專心至念，老實念，縱然沒有離相，你暗合道妙，決定往生。「依相專至」凡夫也能夠做，「離相」是菩薩境界啊；《金剛經》說「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所以非凡夫境界。所以淨土宗的妙用，這暗合道妙，是方便中的方便。

阿逸多。如是等類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廣大異門。由於此法不聽聞故。有一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衆生。於此經典。書寫。供養。受持。讀誦。於須臾頃爲他演說。勸令聽聞。不生憂惱。乃至晝夜思惟彼刹。及佛功德。於無上道。終不退轉。

《大經解》：「如是等類大威德者」，乃能生佛法廣大異門之大士。「異門」對下句中之「此法」而言。「此法」者，淨土法門也。「異門」者，

淨土以外其餘種種法門也。……是諸菩薩，雖能於佛法中，開顯淨宗以外之種種方便法門，但以未聞此法故，「有一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若不聽聞修習，難於究竟自覺故。再者，念佛法門是普被三根逕中之逕，若不聞知此法，則難於普度有情，速脫生死，以圓滿利他之行故。於自身則跋涉於艱險之途，於眾生則導引於坑坎之路。未契如來方便，難入一乘願海。是故將有一億菩薩，因未聞此法而退轉於無上菩提也。

底下佛又叫彌勒，阿逸多是彌勒的名字。「阿逸多，如是等類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廣大異門。」世界上有許多等類，有大威德的人，他能夠在佛法生出「廣大異門」。「廣大異門」就是對淨土法門說的，淨土法門以外的法稱為「異門」。就這樣有大威德的人，他對於淨土宗以外的一些法門，他能夠理解、能夠演說等等的，能生這個廣大異門的這些大士。這樣的大士，由於對於這個淨土法門「不聽聞故」，沒有聽聞，就有一億的菩薩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方面就退轉了。

菩薩為什麼還退轉呢？剛才說過信位的菩薩，就如空中的柳絮。為什麼不聞這個法就退轉

呢？因為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的王，你沒有聽過這個法，沒有修習，你也難於「究竟自覺」。你這個自覺達不到究竟，所以也是不能成功。再者，念佛法門是度生方面徑路中的徑路，你沒有聽到這個法，你就不容易去普度眾生，你也圓滿不了利他的勝行，所以「自利利他」、「自覺覺他」就都困難哪。

「於自身則跋涉於艱險之途」，你自己就在艱險的道路上在那跋涉，苦得很哪。「於眾生則導引於坑坎之路」，引導大家走在坑坎路上，沒有是個平坦的路啊。你沒有契會到如來的方便，你就難入一乘願海。這一乘願海的殊勝加被力，達不到這個人的身上，達不到這個菩薩的身上，所以有一億菩薩沒有聽見這個淨土法門，而退轉於無上菩提啊。

《大經解》：世尊欲令一切凡聖，悉聞是《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勸令書寫、供養、受持、讀誦、信受奉行，復能流通。雖僅於須臾之頃，「為他演說」，勸人聽聞是經，使之「不生憂惱」。如是說法，乃至至心精進，「晝夜思惟彼剎，及佛功德。」如是之人，「於無上道，

終不退轉」。

釋迦牟尼世尊要想一切凡聖都能聽到這部《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所以就「勸」。

我說到這兒，有人就可以說：「你說這話說得不對了，釋迦牟尼佛說這個法的時候，《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還沒出版呢。」哈哈……，這就是時間的錯覺，又陷在時間的錯覺裡頭去了，「超時間」的，大家要知道。

都聽到這部經啊，所以勸令大家「書寫、供養、受持、讀誦，信受奉行」，並且還要流通。雖然僅僅是須臾之間，須臾之間是四十八分鐘；「為他演說」，為他人來演說；「勸令聽聞」，勸他聽這個經，勸他，使他能聞到這部經，並且讓他不要生憂惱。這樣說法，乃至「晝夜思惟彼剎，及佛功德」。一個就是說「須臾頃」做了這檔事，乃至於晝夜都在思惟彼剎跟佛的功德，這又精進一些了。

「於無上道，終不退轉」，這個人在無上道裡頭，始終都不退轉。

彼人臨終．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亦

能超過。生彼國土。是人已曾值過去佛。受菩提記。一切如來。同所稱讚。是故應當專心信受。持誦。說行。

《大經解》：佛記彼人，於臨終時，縱使此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劫火所燒，彼人亦能從中超出，往生極樂國土。彼人以持說是經之功德力，及十方如來威神加被力，故於此界，雖是劫火洞然，大千俱壞。仍能安穩自在，從容往生。如《普賢行願品》：「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佛復記曰：「是人已曾值過去佛，受菩提記。」佛為印證，如是之人，皆已於過去佛前，領受菩提記，皆當作佛；並為「一切如來，同所稱讚」。

此人臨終的時候，「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亦能超過」。哪怕這個時候三千大千世界，咱們這個地球、銀河、太陽系種種的天體都在火劫之中，都燃燒了；咱們就在這個大火之中，你也能超過那個大火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後頭一段就是說「彼人臨終，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亦能超過，生彼國土」，就生到極樂世界。

「是人已曾值過去佛」，這個人已經過去遇見過過去佛，受過「菩提記」。「受記」，就是佛在他成佛之前給他授記，說這個人將來一定成佛，這就叫做「受記」。就像釋迦牟尼佛，燃燈佛就給他授記，將來一定成佛，這就是這些例子。這個人，他假使這樣的話，有的人在這個經典能夠讀誦、書寫、為人演說，以至於晝夜思惟等等，這個人他在臨終大火滿三千大千世界也能超過，能往生極樂國土。由於什麼？由於這個人過去已經遇見過佛，已經受過菩提記，佛都給他授過記要成佛的。「一切如來，同所稱讚。」這樣的人，是一切如來都同所稱讚。

《大經解》：「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指劫火。成劫之後為住劫；住劫之後有壞劫；壞劫之末有火風水三災。此火災亦稱劫火。《仁王經》曰：「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又《俱舍論》曰：「風吹猛焰燒上天宮，乃至梵宮無遺灰燼。」

這個劫火大家要知道，這個經上說「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這不是個假設，這是個事實。因為咱們這個成劫、住劫、壞劫、空劫，每一個劫要二十小劫的時間。住劫之後就有壞劫，壞劫

之末（「成住」嘛，住劫之後就壞劫），壞劫之末，劫就要空〔劫〕了。先是「成」，「成」了之後「住」，「住」了之後就要「壞」，「壞」劫之末有火、風、水三災。而這個是「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大千世界都燒壞。

這個風吹的猛焰燒到天宮（這是天親菩薩的《俱舍論》），乃至梵王宮殿，連灰渣都燒得沒有了，梵天宮殿，所以這是「劫火」。現在看來，就是宇宙的大崩潰、核爆炸，大的核爆炸，互相感應，全世界的核爆炸。所以就是說，這個毀滅很厲害。就在這種情況之下，這種人在這個環境之下還能往生。

《大經解》：末後普勸大眾「專心信受、持誦、說行」。《箋註》云：「專心，謂心專一不雜餘念也。」「持誦」，受持讀誦也。「說行」，謂如經而說，依教奉行也。

所以，勸大家應當「專心信受，持誦，說行」。「專心」就是心專一，沒有餘念，沒有雜念。「持誦」就是受持、讀誦。「說行」，如經而說叫做「說」，依教奉行就是「行」，勸大家呀。

獨留此經第四十五

吾今為諸衆生說此經法。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一切所有。所當為者。皆可求之。無得以我滅度之後。復生疑惑。

《大經解》：「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一切所有」。指《禮佛現光品》極樂依正，一切所有，以佛威力，如對目前。會中大眾，人人皆見。以此勝緣，既令會眾，生起實信。復因彌陀威德加持，會眾善根，悉皆增上，故云「所當為者，皆可求之」。

〔今天〕最後一品是《獨留此經》。「吾今為諸眾生說此經法，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一切所有。所當為者，皆可求之」。現在我讓大家看見無量壽佛，和他的國土、和國土一切所有。因為當前正是極樂現前，大家都看到極樂，佛正跟彌勒看到這個情況，說：「你看見那兒沒有？看見那兒沒有？看見邊地沒有？」這說到邊地，說到懷疑等等。佛就讓大家看見極樂無量壽佛國了，和國土，一切大家都看見了。如對目前，會中大眾人人都看見了，這樣大家會眾都生起實際的信心，同時又有阿彌陀佛的威德加被，大家都

見著彌陀了，威德加被啊，大家善根都增上。

《大經解》：《會疏》云：「所當為者，當為往生願行者也。皆可求之，能順佛經可得之也。」
段末佛垂誡曰：現既親自見聞，故不可於佛滅度後，於極樂依正淨土法門「復生疑惑」。

「所當為者，皆可求之。」這是日本的《會疏》解釋這兩句話，「所當為者，當為往生願行者也」，你為了往生要發這個願，要達到這個行動圓滿，你所應當做的事；「皆可求之」，都可以順佛經而得到它。「皆可求之」就是皆可得之，這一切願、一切行。所以大家看到極樂世界，這個所願、所行都可以得到。

不要因為我滅度之後，復生疑惑。所以再三勸導大家不要生疑啊。就是有了疑，不是把它楞壓下去，每個人都需要注意這個。有疑應該很好的去解決，應當要找一找，我還有什麼地方有疑呀，不要叫它……，那疑是癌細胞啊，要醫治。要看經、要請教、要修法，種種方面，要去掉這個疑。所以《金剛經》的讚子，「斷疑生信」，一上來就是斷疑，「疑根未斷，即是罪根」。所以在流通分，佛再三告誡大家，要去掉這個疑。

不要因為我滅度之後，再又生出疑惑來。

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衆生。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

《大經解》：當來經滅者，善導大師云：「萬年三寶滅，此經住百年。」

「當來之世，經道滅盡。」將來的時候，經道都完全滅掉了，會滅光的。善導大師說：「萬年三寶滅，此經住百年。」也就是一萬年之後，這三寶在世界上就滅了，可是最後這個經還長住百年哪。大家都同意這個說，所以我們也依止這個說，別的我們就不談了。

《大經解》：《淨影疏》曰：「……《大涅槃經》顯示佛性，教聖中深〔註：此句是依《淨影疏》所加的〕，聖人先隱，為是先滅。此經教人厭苦求樂。濟凡中要，為是後滅。」疏謂此經教人念佛生西，故獨留之，於最後之百年救度衆生。至於《大涅槃經》（及《首楞嚴經》）顯示人人本具佛性，乃聖教中甚深之法。於後末世，衆生根劣，無人

能曉，是故先滅。此《無量壽經》教人厭離娑婆，欣慕極樂，乃救濟凡夫之要法，是故後滅也。

「當來之世，經道滅盡。」就是末法一萬年，末法之後，經道滅盡。佛有這個《法滅盡經》，《法滅盡經》講的是先滅《楞嚴》。這《淨影疏》上說是《大涅槃經》先滅。不過總之，就這兩部經先滅，而這兩部經都是談佛性。談佛性嘛，大家眾生不容易理解了，就要先滅了。

這《涅槃經》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這《楞嚴》現在已經苗頭很明顯了，《楞嚴百偽》什麼什麼東西，大家都說《楞嚴》是假的。現在還有人護持，比方像圓瑛法師還在講《楞嚴》，講了一百多遍哪，等等的；大家還在印，還在念哪，等等的。慢慢的幾千年後，那呂學者他這個《百偽考》就要成為聖經了，那麼《楞嚴》就沒人念了，沒人念嘛，就滅了，很自然嘛。所以一本一本的滅，《無量壽經》這不就是最後滅的，這在這個經上說的，「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經道滅盡」，最後的經是誰啊？就是《無量壽經》。而這個也從《法滅盡經》可以參考，《法滅盡經》就把這個問題解釋得很清楚。所以他這個佛之說的話，自然而然，它各個經典可以證明。

佛又打個譬喻，說是這個燈在要滅的時候，忽然間，到最後它就要放光，比以前還要亮。也就咱們這個太陽，黃昏夕陽無限好；人臨死迴光返照，夕陽也就是迴光返照，所以特別好看。所以在這個法也是如此，在法最後要滅盡的時候，這個時候也等於是迴光返照，也等於蠟燭燒到最後（以前要燒油燈這個可以很明顯），特別亮，亮得多，所以這個時候他還能夠接受《無量壽經》。不然，人愚痴到那個程度，他還能接受《無量壽經》？但這個時候，他出現了一個超前的智慧光明，所以這一百年還可以依《無量壽經》得度，所以「特留此經」就是如此。「我以慈悲哀愍眾生」，因為別的經留下來之後，是佛的聖教，但是大家並不能因為有這部經就得度。

《金剛經》我們就讚歎極了，我就得《金剛經》的好處，我始終還願意要報恩哪。但是《金剛經》留下來之後，後世一百歲誰能從《金剛經》得度？

「無住生心」「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都是了不起的話。你能懂不能懂？你懂了之後你又怎麼做？所以《無量壽經》你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嘛。在最後經滅盡的時候，會念「阿彌陀佛」這

四個字的人就是金剛阿闍梨。

所以有時候我也想，「噢，現在我也不能那麼去責備這些法師。」這末法了，他現在只有這個水平，將來還要差。到最後的阿闍梨就只會念四個字「阿彌陀佛」，那不就是很殊勝了嘛，別人不會念，就他會念哪。所以要隨著這個時節因緣哪，所以不能都要求現在的這些出家人也和蓮池、蕩益那樣，這不可能。但就是因為這個時候這種光明，所以他能夠還是依此得度，最後能說四個字，最後就是天空中有這四個字，大家看見，有人還能度。那最後再過，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以慈悲哀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所以這部經就是度眾生最寶貴的經，在法要滅的時候，還要靠這部經來度眾生。佛也慈悲，特別慈悲哀愍，特別留這部經來度眾生。所以這部經它的重要，它利生的這種究竟的方便，這個地方我們應該深深地去體會。

《大經解》：「其有衆生」乃至「皆可得度」。《淨影疏》……意：遇此經者，必滿本願，是乃正明獨留此經之利益。至於法滅之時，聞經尚得法益，往生極樂，何況現在聞經信受之人，焉有不生西

方之理。……「得度」者，渡生死之海，而證涅槃也。海喻生死，彼岸喻涅槃，超越生死中流而登涅槃之彼岸，故云「得度」。

所以說這個經如此，「其有眾生，值斯經者」，你眾生啊，你能夠遇見這個經的，你必定可以滿足你的本願哪。在最後的時候，這個經留下，眾生遇見這個經的，你都可以得度。因此我們就知道，在末法的時候眾生遇到得度；我們現在，我們根器又好得多了，我們能遇到，當然也必然得度。

底下說到，「得度」就是渡生死之海，超越生死登到涅槃，所以得度。把這生死看成是中流，咱們是此岸，極樂涅槃是彼岸，得度就是渡過這個煩惱的中流到達彼岸。

如來興世。難值難見。諸佛經道。難得難聞。遇善知識。聞法能行。此亦為難。若聞斯經。信樂受持。難中之難。無過此難。

《大經解》：「難值難見」。《淨影疏》云：「明值佛難。世當佛時，名之為值。目睹稱見。此皆難也。諸佛經道，難得聞等，明法難聞。於中先

明經教難聞。手得經卷名為得。耳聽曰聞。亦可領誦名之為得。耳餐（餐，採取也）稱聞。此等皆難。」

底下釋迦牟尼佛：「如來興世，難值難見。」如來出興於世，是難得能夠碰見，同時啊，所以難值；見著更難了，當年佛在王舍城，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見到，同一個時代，才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見到。

「諸佛經道，難得難聞。」諸佛的經典，你難得難聞。這個可以說，手裡頭拿著叫做「得」，耳朵聽見叫做「聞」；亦可以說你讀誦叫做「得」，你聽到算是「聞」，這個都很難哪。

「遇善知識，聞法能行，此亦為難。」遇見了善知識，你聞到法，你能夠行，這也很難哪。所以這個裡頭就提到善知識，這個「善」就是對我有益，我們相知相識，對我有益，廣泛的都可以稱為善知識。

《大經解》：又《圓覺經大疏十五》曰：「善能知真識妄，知病識藥，名善知識。」是謂能了別真妄，通達真際，知眾生根，應病予藥，名為善知識也。

《圓覺經大疏》就進一步了，「善能知真識妄」，知道真，能認識妄；「知病識藥」，知道病，認識藥，稱為善知識。能夠了別真妄，能夠通達真際，知道眾生的根、病之所在，根據他的病給他藥，這叫做善知識。

《大經解》：又《安樂集》依《法句經》曰：「佛言，善知識者，能說深法。謂空、無相、無願。諸法平等，無業無報，無因無果，究竟如如，住於實際。然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一切法，是為善知識。善知識者，是汝父母，養育汝等菩提身故；善知識者，是汝眼目，能見一切善惡道故；善知識者，是汝大船，運度汝等出生死海故；善知識者，是汝繯繩，能挽汝等出生死故也。」該經復云：「一切眾生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親近善知識，請問法要。」

《安樂集》根據《法句經》說，這是《法句經》的話：「佛言，善知識者，能說深法。」什麼叫善知識？善知識要能說很深的法。說「空、無相、無願。諸法平等，無業無報，無因無果，究竟如如，住於實際」，所講這一切，都是理體、本體了。可是，「然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一切法，是為

善知識。」所以「善知識」這個定義就很清楚了。好啊，這定義可下得好啊。

於畢竟空，無所有啊，沒有這些差別；「熾然建立一切法」，如大火蓬蓬勃勃的燒叫做「熾然」哪，熾然建立一切法，所以不落空邊。可是這一切法建立在何處？建立在「畢竟空」裡頭啊。所以永明大師說：「建立水月道場，大作夢中佛事。」不是說夢中佛事就不作了，是「大作夢中佛事」；雖然大作佛事，還是如夢啊。「熾然建立一切法」是為善知識者。

「善知識者」是什麼呀？「是汝父母，養育汝等菩提身故」，是生養你們，培育你們的菩提身哪；「善知識者，是汝眼目」，是你眼睛啊，讓你看見一切善惡的道路，你要分辨得清楚；「善知識者，是汝大船」，你要渡這個苦海、生死海，就只有這個才能把你運出去；「善知識者，是汝纜繩，能挽汝等出生死故」，有個繩子救你，把你從生死中拉出來。《法句經》後頭還說：「一切眾生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親近善知識，請問法要。」這就是說明剛才這要遇善知識，這就是說明善知識的重要。

《大經解》：欲證菩提，當求善友。求友之道應如《圓覺經》所云：「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恆清淨。示有諸過，讚歎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要證菩提，就應當求善友。怎麼求善友呢？這點很重要啊，所以我們就討論一下。《圓覺經》裡頭開示得最好，「末世眾生」，就現在是末世；「將發大心，求善知識」，發了一個大的心，要求善知識；想修行的，你求什麼人呢？「當求一切正知見人」，要求那個正知正見的人；這種人「心不住相」，他不住於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他不執著於二乘的境界。

他是「雖現塵勞，心恆清淨」，雖然他也示現有好多塵勞的事情在做，可是心很清淨。「示有諸過」，他也有過失，可是他「讚歎梵行」，他所主張的是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他不讓眾生去破戒。你看現在有人就是主張破戒，他不是善知識啊。善知識「讚歎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不讓眾生做不合律儀的事情。雖然他有錯，但是他的主張是〔正〕見哪，所以這個

見很重要，正知正見啊，知見很重要。

「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你能求這樣的人，你就可以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前我不大懂，我說這個怎麼……？這個條件太低了。現在才知道，這個條件一點也不低啊。那就是如此，佛說的一點兒你也不能還價呀。這是愚痴，你才會覺得在這個地方就不懂了。那現在懂了，你怎麼知道他是不是正知正見哪？你要能知，你是什麼水平啊？起碼你要知道什麼叫「正知正見」，你還能發現那個人哪。而這個人還有些毛病啊，你能把他發現出來，是特殊根器啊。

《大經解》：彼經示曰，欲求善知識，首須求具正知見之人。何謂正知見？《圓覺大疏》曰：「善達覺性，不因修生。抉擇無疑，名正知見。」覺性者，性覺妙明也。善能通達本有性覺，故云善達覺性。本有覺性，不從外來，非因修得，故云「不因修生」。因此正是行不到處也。「抉擇」者，善能分別諸法相也。「無疑」者，於第一義而不動也。

那麼，說要求善知識，首須求具正知正見之

人。什麼叫「正知正見」？《圓覺經大疏》，這是圭峰大師作的，圭峰大師是禪宗的祖師，華嚴宗的祖師。

「善達覺性」，善於通達本覺的覺性，這個覺性是「不因修生」，不是從修而出生，「抉擇無疑，名正知見」。所謂「覺性」就是「性覺妙明」，「性覺」就是你本性的覺，是「妙明」啊，微妙啊、光明啊。你善於通達自個兒本有的性覺，這個性覺就是覺的本性，所以就叫做「善達覺性」。

既然是你本有的，不是從外面來的，所以不是因為修而得的，這是一個所謂「行不到處」。大家要知道，這個是「行不到處」，是由你種種行持、修行你達不到的地方；所以都是種種……，而在這個時候，在心裡入了無心三昧以後，你觸著碰著，不是行持所能直接達到之處，所以「不因修生」。但是也確需要修德有功，性德方顯哪，但是「不因修生」。不是行所能到的，但你不能離開行啊。

「抉擇」，要能分別各種法，什麼是大、什麼是小、什麼是正、什麼是邪。「抉擇」是「善能分別諸法相」，這個《華嚴》〔註：《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第一》「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

偈頌曰：『……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的話，「善能分別諸法相」，這個是什麼法呀？「抉擇」呀。

「無疑」，那就是「於第一義而不動」啊。這是兩句《華嚴》哪，「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雖然是很分別，但在第一義上他無有動搖；雖然第一義無有動搖，然而善能分別一切法相，這「抉擇無疑」，所以這個叫做「正知見」。

《大經解》：「心不住相」。《大疏》曰：「言心不住相者，離凡夫煩惱境界，若有少法當情，皆名住相。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著，何況世間夢幻境界。故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得無住心，即契圓覺。」

「心不住相」。底下說了，這《圓覺經》的話：末法要求一切具正知見人，心不住相。《圓覺經大疏》說，「言心不住相者」，就離開凡夫的煩惱境界；如有少法當情，有一點點小法當情，就在你情見之內，情見就是你有所分別。所以說「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哪？有「一法當情」那就不是了，有一點兒「少法當情」都叫做「住相」。

「乃至菩提涅槃，尚不取著」，法執啊，要取菩提，要證涅槃，都是很嚴重的法執，法我呀；這個還不取著，何況世間的幻夢境界，如夢如幻這些境界；所以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等等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得無住心，即契圓覺」，你應當無住而生心，等你得到無住的心，你就契會圓覺了。這個無住心，那要到地上的菩薩才能夠相契呀。

《大經解》：「不著聲聞緣覺境界」。如《稱讚大乘經》云：「寧在地獄經百千劫，終不發二乘之心。」

「不著」，底下就是說，《圓覺經》的話「末世衆生……當求一切正知見人……不著聲聞緣覺境界」，我們這講的《圓覺》裡的這幾句啊。

這個《稱讚大乘經》說：「寧在地獄經百千劫，終不發二乘之心。」所以這個大乘佛法，這就是特殊的不共之處。我寧可在地獄中待百千劫，我也不發二乘之心哪，所以這個就是真正符合佛的本心哪。佛就說這是權說，沒有辦法了，說了《華嚴》大家不懂，佛就要般涅槃，這勸請說法，就委曲求全，將就眾生的根器，說了這一些阿含部，

說了這一些聲聞緣覺之法，這也都是正法。但是後來佛就說這是焦芽敗種，你在這兒停下來之後，那就辜負佛的本心哪。所以就寧使住地獄經百千劫，終不發二乘之心。

所以密宗的戒律，就說同聲聞眾住七日破戒。跟聲聞的大眾同住在一塊兒住七天，你就破戒了。所以這《圓覺經》的話：「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

《大經解》：從「雖現塵勞」乃至「入不律儀」諸句，總之，如《大疏》所示：「壞見之人，雖不壞行，不堪與眾生為其道眼。雖壞行，而不破見，是則人天真勝福田。」

底下，「雖現塵勞，心恆清淨；示有諸過，讚歎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就是說他還是有一些毛病。

這《大疏》，圭峰大師說得很好，這個也是跟大家常想的是相反的，所以我們還是存在著顛倒見哪，相反就是顛倒。圭峰大師：「壞見之人，雖不壞行」，這個人見壞了，他沒有壞行，沒有做壞事，行持上沒有毛病；「不堪與眾生為其道眼」，他不堪給眾生當道眼。就是修道的眼目，

他不堪哪。「雖壞行」，雖然壞了行了，行為上有錯誤；可是不破見，見沒有錯，「是則人天真勝福田」哪。所以一般人有的時候，常常在這個地方就顛倒了，就看問題看不清楚。不是說這個人可以做道眼，這個人是真勝福田哪，所以這個份量很重。所以這些大德下語，他這裡頭這個份量，很有感染力，很有啟發呀。

《大經解》：又《大論》曰：「於諸師尊，如世尊想。若有能開釋深義，解散疑結……則盡心敬之，不念餘惡。如弊囊盛寶，不得以囊惡故，不取其寶。又如夜行險道，弊人執炬，不得以人惡故，不取其照。菩薩亦復如是，於師得智慧光明，不計其惡。」是故彼經結云：「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蓋謂如是之人是真善知識。於真善知識能知能求，故必證菩提也。

《大智度論》說，「於諸師尊，如世尊想」，對於這些師尊，你應該像跟佛一樣的看，所以這個不僅僅是密宗啊。「若有能開釋深義」，有人能夠講出很深的意思來，能夠「解散疑結」，你的疑打了個結，能把你這個結讓你解開；「則盡心敬之」，你盡你的心來恭敬他；「不念餘惡」，

他有什麼毛病不要去想，不在心上。

打了個譬喻，譬如「弊囊盛寶」，弊囊盛寶，你不能因為說囊上有什麼，就說把寶抹掉，哈哈……就不要這個寶了。好像「夜行險道」，一個很髒的人拿著火把，你不能因為嫌他這個人髒，這個人不好，你就連他照路的照，這光明都不要。菩薩也是這樣，「於師得智慧光明，不計其惡」，從師那兒所要得的是智慧光明，不計他有什麼過失。

禪宗也是如此，「欲求無上道，第一莫疑師。但摘果子吃，莫問樹橫枝。」你要求無上道，不要懷疑老師。你這不摘果子吃嗎，你管那樹枝是直的是橫的。

所以，彼經結云：「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說，這樣的人是真善知識。你對於真的善知識能夠知、能夠求，所以就必然要證菩提。

《大經解》：《大疏》又曰：「但令善事明師，明師必自臨時指示。亦同善財於文殊處發菩提心已，問菩薩行。文殊亦不具說。但令親近善友，遂指德雲比丘，展轉令往矣。」復云：「故《法

句經》以二十一喻，喻善知識，謂父母、眼目、……後結云：『善知識者，有如是無量功德，是故教汝等親近。』大眾聞已，舉聲號哭。自念曠劫為善知識守護，今日值於如來，乃至未曾報恩，無心親近。說是語已，重復舉身號泣。」

《圓覺大疏》又說：「但令善事明師，明師必自臨時指示。」你只要能很善的承事有「明」的，有光明的、有明見的，明眼人吧，明眼的老師，這個老師必然到必要的時候就會指示你的。如同善財童子在水洙處，水洙就叫他去親近善友，告訴他去見德雲比丘，然後一個介紹一個，一個介紹一個，這就五十三參，他自然就會得到指示嘛。

《大疏》又說，以引《法句經》為例，有二十一個譬喻，善知識是父母，是眼目，是等等的，我們都不多說了。「善知識者，有如是無量功德，是故教汝等親近。」大眾聞已，舉聲號哭，大家都哭啊，自己想到，我這多少劫以來都是有善知識在守護我呀，所以今天我能遇見佛了，能得到這樣的利益，可是我還從來沒有報過過去善知識的恩哪，我也沒有心去親近他們哪。說了這個，於是「舉身號泣」，身體都蹦起來，趴在地下，踴躍啊，這麼哀哭啊，感傷，感過去

善知識的恩哪。

《大經解》：是故《圓覺經普覺品》普勸曰：「末世眾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事善友，事善知識。」且恭敬善知識者，首在如教奉行，此亦甚難。故云「聞法能行，此亦為難」。蓋善知識難遇難識，今幸求得，倘於彼善知識所示，不能信受奉行，則良醫束手。如是則遇同未遇。故於善知識教，應聞而能信，信而能行。是為甚難也。

所以《圓覺經普覺品》勸大家：「末世眾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事善友，事善知識。」叫修行的人應當盡命，命都拿出來供養善友。怎麼供養呢？怎麼恭敬呢？首先是「如教奉行」。不是說你要拿這些物質上的東西，表面上的禮敬，是要如教奉行。

善知識難遇難求，現在你得到了，彼善知識給你的指示，你不能信受奉行，只知道恭敬，那這樣就是「良醫束手」。良醫真是良醫啊，但是他束手，他沒辦法啊，所以你遇也同於未遇呀。

故於善知識的教化，「應聞而能信」，要能相信；「信而能行」，所以這個甚難甚難哪。所以就是說，這個經典說「遇善知識，聞法能行，

此亦為難。」

《大經解》：上明遇佛，聞經，遇善知識，聞法能行，均極難得，甚為希有。但此上三者之難，莫過於下之「若聞斯經，信樂受持」，是乃難能中之難能，故云「難中之難」。其希有難得，更無過於此者，故云「無過此難」。何以故？如《淨影疏》曰：「餘義餘經，處處宣說。開顯淨土，教人往生，獨此一經，為是甚難。」

如來興世，是難值難見，諸佛經道，難得難聞，能遇見善知識，聞法還能行，這個又是非常之難得呀。

但是上面這三種難，莫過於底下這個難哪，「若聞斯經，信樂受持」乃為「難中之難」。如果你能夠聽到《大乘無量壽經》，你聽了之後還相信，還樂意去信受，去修持，是難中之難，沒有再比這個更難的了。

這所謂「難」，不是說這個法門難修，是說這樣的人，他這樣的善根、福德、因緣難有啊，難找啊，難中之難啊。他能遇見這種根器，他聽見這個經，能夠信樂，能夠受持，這個比「遇善知識，聞法能行」還難哪！這種根器就更難有，

不是說這個更困難，不是這個意思，這個就是最方便的。

《淨影疏》：別的經，佛處處都說；真正開顯淨土法門，教人往生，獨這一部《大乘無量壽經》最全，所以說甚難哪。（剩的後面這一點點，把它今天說完，稍微超一點時。）

若有衆生得聞佛聲。慈心清淨踊躍歡喜。衣毛爲起或淚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聞佛號。心中狐疑。於佛經語。都無所信。皆從惡道中來。宿殃未盡。未當度脫。故心狐疑。不信向耳。

《大經解》：「得聞佛聲」是《漢譯》經文。……諸譯合參，故知「佛聲」即阿彌陀佛名號。「聞」者，聞名信受也。以名具萬德故，能令聞者「慈心清淨」。「慈心」者，發起大慈心也。「清淨」者，純淨無垢也。「歡喜」者，內心喜樂也。「踊躍」者，歡欣奮起，形於身口也。「衣毛爲起」指遍體毛孔開張，汗毛豎立。「淚出」，目中流淚。蓋如是之人皆從佛道中來。佛所得之無上菩提，名為「佛道」。……又因行名道。佛道者，到於

佛地之萬行也。

「若有眾生得聞佛聲。慈心清淨踴躍歡喜，衣毛為起或淚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如果有眾生聽到佛聲，根據古譯，我們知道這裡的佛聲，就是指著佛的名號。就是若有眾生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他就聞了名，「聞」字就是聞了名而相信，而能接受。因為這個名是具萬德，他又能夠信受，所以能讓聞的人他就「慈心清淨」，生起了慈心、生起了清淨心。

「清淨」就是純淨無垢、乾淨，心中沒有雜亂。「歡喜」就是內心歡喜、高興。「踴躍」者，就是形之於身口，手舞足蹈。「衣毛為起」，渾身毛孔都開張，毛孔都豎立，汗毛都立起來了。「淚出」，眼睛流淚。

這樣的人是什麼呢？都因為他前生曾經是從佛道中來。「曾作佛道」，也就是從佛道中來。「佛道」，佛所得的無上菩提就叫做佛道。就是我們「行」，在因地上的行也叫做道。佛道就是能夠達到佛地的一切萬行，叫做佛道。總之就是說，這些眾生都是「曾作佛道」，曾經修行，曾經趨向佛的菩提，所以是「曾作佛道」。「故非凡人」，他前生都作過佛道，不是普通世俗的人。

相反，若有人聽到了這個經語，「都無所信」，一點也不信，聽見佛號狐疑，心中狐疑。狐是最懷疑的，所以過河，河凍了冰，人只要看見這個狐狸的印，從這兒渡過了，你放心走吧。因為狐狸它最懷疑了，走幾步都要聽聽底下有沒有水的聲音，完全沒有它才走過去，所以稱為「狐疑」。猶豫狐疑，「猶」也是動物。相反呢，就是說，能夠聽到這個〔佛聲〕，那麼這個很殊勝。

《大經解》：反之，狐疑不信者，乃從三惡道中來，宿世殃禍業障未盡，尚未至得度之期，故不能信受。此亦如《金剛經》所云「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

相反的呢，你「狐疑不信」哪，就是從三惡道中來；「宿殃未盡」，你過去的禍殃業障還沒有消除盡，你還沒有到得度的時候。「未當度脫」，就是你還沒有到了得度的時候，時節因緣對你還不成熟，所以你心中就「狐疑」。像有些人「若聞佛號，心中狐疑」。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從惡道中來，你的禍殃業障未盡，你還沒有到度脫的時候，所以心中就狐疑，就狂亂。

《金剛經》說：「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即狂亂，狐疑不信。」在後末世，我說《金剛經》有這樣的功德（比如剛才我說那麼些身命布施，不如拿四句偈給人說），你就不信哪，這就是狐疑啊，是不是？狐疑不信，所以佛就不能具說，不能隨便說，這些人也是從惡道中來。

《大經解》：故知法門愈殊勝，世人愈難信，故於圓頓妙法，狐疑不信也。

所以這個法門愈殊勝，世間人就愈難信。淨土法門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這樣難信之法能生信，就證明你不是凡人，而是一切世間稀有之人。對於這個圓教能夠生起真實的信心，你能夠進一步產生圓解，由圓解就能產生圓修，你這個就叫做圓人嘛。圓人不是說你現在就是三明六通，一切具足，那都不是，那都是「聖末邊事」，聖道中未了的邊邊上的事情。

大家常常感興趣的都是在這個聖末邊事，這個最主要的事情是不關心，信不及呀。在聖末邊事就很有興趣，所以現在這一切……。所以嚴新在美國又轟動，大家關心的就是這一類的事情。

這些事情它根本是邪法，不但不是什麼聖末邊事，聖末邊事也談不到啊，所以是很可憐哪，就是這個。所以我們圓信、圓解、圓修，你就產生了圓見，你這就是圓人。圓人修行一天，可以當平常人修行一劫。

所以現在密宗稱為「決定見宗」，就是要由你這個「見」先要解決。見之後才有「修」，有修才有「行」，有行才有「果」。所以這個「見」字，大家要十分地十分地注意，要注重。也不是悟，也不是理解，在這兩個之間。你要產生了圓見，這大密宗見那就是圓見，這個是一味的。

我們這是圓教，淨土宗是圓教之法。你念佛，你的善根功德就同佛；善根福德同佛，那就是佛啊；「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這一些，這都是圓見。你對於這個能信，你就是圓人，你念一天佛比別人就是等於一劫。那要懷疑不信，那你還不止一劫了，所以這個事情就是，全在當人哪。

今天就到這兒，下一次也稍微超一點時，把這個經咱們講圓滿。我們這個經，經過兩年，現在能把它講圓了，這個錄音帶有一個整齊的，也是在這個末法期間的一件很有重要性的事情。希望大家從這個地方結了這個善緣，要常常依止這

個經作導師想。它這個經一直到最後，它都有很殊勝的意思。咱們今天講的善知識，怎麼去求善知識，怎麼分辨，什麼是正，什麼是不正，什麼是善，都是我們修行中最關鍵的問題。今天就供養到這兒，咱們圓滿。

第卅七會 一九九零年八月廿一日 講於北京蓮華精舍

〔「若非往昔修福慧，於此暫聞亦不能。」〕

如果不是過去多少生中，多少劫中，修福修慧，你想聽到一會兒都不可能啊。所以有很多菩薩，有一億菩薩求這個經不可得，還有一億多菩薩就是因為沒有聽到這個經的緣故，就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退步了。所以你看菩薩要保持這個，還需要這個經。這個經是極殊勝，而大家能有這個因緣，又很多人在念，又很多人在背。背過，我們現在並不提倡背，我們提倡懂，所以就是說，要能夠明白一句半句都是好的。

老七上次說過，很好，他說：整理這個稿子最好，因為什麼呢？聽了一遍有時不清楚，再聽一遍，一會兒自個兒還能寫一遍，這個就領會得會比較深，就是要有一個反復的過程。他就說，

有的時候領會了之後，就覺得很奇怪，好像這幾句話，我過去從來沒聽過、從來沒看過。其實已經反復好幾次了。

所以這一種啓發，是別的學問裡頭所沒有的。在沒得到啓發之前，你就如聾如盲啊，跟聾子一樣、跟瞎子一樣；你看見等於沒看見，聽見等於沒聽見。但是後來怎麼有這種感覺呢？好像我頭一回聽，先聽的是誰呀？你耳朵是聾了嗎？眼睛瞎了嗎？你如聾如盲就是如此。

現在圓瑛法師講了一百多部的《楞嚴》，每一次有新的體會。所以佛法不可思議呀，這一種增加你的智慧，不是其他學問所能比的。所以希望大家，在這個時候……。不是有個老修行，老同學，是留學德國的博士，當過什麼什麼東北林學院的院長，生前是北京某研究院的研究員。過去我們以為，也是文化大革命衝擊了，不感興趣，不敢念了，現在得了點經書，有了新的體會；過去以為就是念念佛，拜拜佛，修修法就完了，而不知道需要明白這個道理，而且道理非常深。

諾那祖師就是說：你每年都要總結一下，是不是更慈悲一些了，更明白一些了。絕不是大家越修越糊塗。這一點，每個人都應拿這當個寒暑

表來量白個兒，你發燒不發燒，你試試溫度。你白個兒琢磨著不行，試試溫度，你越來越糊塗，那就是病。一天比一天明白，明白就會歡喜，這就對了，見好。學了毫無動靜，就冷水泡石頭。冷水泡石頭，是石頭也不化，冷水也沒有變化，也不能吸收石頭，這個就表示「不得力」，這也就是要警惕了。如果越學越糊塗，本來懂的，後來都變成不懂了，這就很要檢查自己呀、很要檢查自己，佛法沒有錯。

現在有一個顯密學會的會長，他給我一個朋友寫信，說中國的佛教一千多年是錯的，不是正法，他說看見香港佛教界的情況，他得出結論。我說他那個見解，就是我十六七歲時候的見解，我十六七歲有過這個見解，我看見和尚、居士這有名的人，還是這麼樣的心裡頭曲裡拐彎，那勾心鬥角，我就覺得「念佛人就這樣呀，佛法沒用啊！他都沒有改變呀！」所以我就不信了。所以這種現象的見解，正是我那時候的見解，哈哈……他說我們中國一千多年的佛教不是正法。但是我很快覺悟了，他還沒覺悟。他說他預備來看我，可能。如果他來的話……。這人國際上很有名，也是個博士，國際上，斯里蘭卡、蘇聯都請他講，

現在又跑到新疆去參加一個國際什麼和平會議。

所以就是說，我們都應當……，現在大法將興，人人有責，怎麼能夠使得世界好，人類有福報，人類真正能夠得到利益，不再受苦難，都跟咱們的修持有關。所以我們不要氣餒，不要覺得孤立，不要覺得自個兒很渺小。你很偉大，你不得了，你重要極了，你活著一天，全世界、全宇宙都得到好處，因為你在用功，你在修行。你在修行的過程中，你所利益的，不是你一個人哪，你是利益了無盡、無窮、無際、無邊的一切一切。而且是佛的心燈、衆生的慧命，都在自己的手裡頭，這是一個大的責任，只要你去用功。

在這方面，你能添上一磚一瓦，其功德都不可思議，一磚一瓦都是功德不可思議。就是別拆啊，很多人在那兒拆牆角，希望它垮臺。你不但拆，你還給添上一磚一瓦，這個是了不起的事情。那麼怎麼能夠添磚添瓦？你自個兒明白。不明白老說錯話，你是好心，但是你害人。人家那著涼，你還給他吃石膏；他那兒上火，你還給他喝薑湯，那麼你這個治病不是害人嗎？

所以就是說，大家都要共同負起這個責任來，挽救這種危難的局面。在這個世界，你看這伊拉

克也是橫行，它不講理，這一個國家就可以這麼做，那這個亂子還沒完呢。咱們就處在這麼一個世界裡頭，大家要知道，一個很不講理的世界，恐怖主義等等的。過去希特勒納粹，現在中東阿拉伯國家這些情況，可以說很讓人警惕。

所以我們要救人、救世，這個都和……咱們《無量壽經》不有十二句嗎，「佛所行處」，就是這一切都好，「日月清明。風雨以時……兵戈無用」，用不著兵戈，不用武器了，外邊沒有人來侵略你，裡頭也沒有盜賊需要你鎮壓，大家都好啊，就是「佛所行處」。現在我們《無量壽經》大家都這麼念，就是佛所行的地方，佛法在這兒流行，就是「佛所行處」。所以我們大家發心來弘揚這個《無量壽經》，聽經、念經，以至於演說等等各個方面，哪怕添一磚一瓦，功德都是無量的。而這一點大家不要以為我只有一磚一瓦，一磚一瓦就是無量，就是全部。（好，我們現在開始講。）

這最後三品了。第四十六《勤修堅持》，要很勤去修行啊，你很勤去修行，這就是勇猛心，你很勤嘛。他發勇猛心還不難哪，「勇猛不難，難於長久」，所以就要堅持啊，這是長久，勇猛

長久，勤修堅持。我們已經聞了經了，這些法也知道了，道路也知道了，道理也明白了，宗旨也清楚了，這一切一切，這個就需要認真去行啊。

要勤，經文中「應勤修行」，要很勤力地去修行，而且要堅持下去，不為一切所轉動。有點兒困難，就好像「我修了半天不靈了」，哈哈哈哈哈……，退了，這個不行。還更怕的是糖衣砲彈，生活改善了，事情多了，來了忙得顧不得了，就是這個。腦子裡頭這些事多了，佛法想得少了，這都是為環境事情所轉哪，就不堅持了。

勤修堅持第四十六

佛告彌勒。諸佛如來無上之法。十力無畏。無礙無著。甚深之法。及波羅密等菩薩之法。非易可遇。能說法人。亦難開示。堅固深信。時亦難遭。我今如理宣說如是廣大微妙法門。一切諸佛之所稱讚。付囑汝等。作大守護。

《大經解》：「無上之法」者，《往生論註》云：「無上者，此道窮理盡性，更無過上。」「無上法」者，涅槃也。《智度論》云：「是故知無法勝涅槃者。」智緣盡處，方名涅槃，是故涅槃，乃無上之法。

第四十六品，「佛告彌勒」，這個就是現在的佛和當來的佛，這面對面的在交待任務，就這個問題，跟他交待任務啊。「諸佛如來無上之法」，諸佛，「如來」也是佛的名號，是如來啊；這個無上的法，這個法是沒有別的法更能超過的，所以叫做「無上」。

曇鸞大師說，這「無上」是什麼意思？就是這個道理是「窮理盡性」，把這個理的本體它窮盡了，沒有落下的；「盡性」，你的本性充分都發揮了、都了達了、都洞然了，更沒有再比這個

之上的了，在這兒沒有更上了，這叫做「無上」。所以有人說「無上密」，想到這兒，想到那兒，都是錯誤，這個無上就是這個解釋：「窮理盡性」，沒有過上的。這就是最根本的，也是最究竟的成就。這樣的法，這個法說的是什麼呢？就說的是涅槃。《大智度論》龍樹菩薩說：「是故知無法勝涅槃者」，因為涅槃有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脫德，沒有再超過它的了。

《大經解》：「十力」者，如來所有之十種力用……十者，漏盡智力。於一切妄惑習氣，永斷不生。能如實知，不受後有之智力。

「十力無畏」，佛有十力，還有十種力用，以前也講過，書上也寫了，我們就不再去讀這些個名詞了。還有許多名詞問題，大家都可以查字典嘛。

提一個吧，最後吧，「漏盡智力」，漏盡通，這個智慧的力量，「於一切妄惑習氣，永斷不生。」不但惑不生了，斷惑，塵沙惑、無明惑、見思惑都不生了，連習氣也不生了。能斷習氣的只有佛呀，這個習氣，大家要知道，很厲害。所以有的人，我們要會看，他是習氣呀。

那個牛呵〔註：指牛呵尊者憍梵波提，《阿彌陀經》「如是等諸大弟子」中之一〕，過去生中是牛，今生吃飯他還要倒，嚥下去之後，過一會兒又嘴裡吃，又再嚥下去。所以人家請佛去受供養的時候，佛不帶他去，因為他太不莊嚴了，自己吐出來又吃，牛是反芻的，習氣，今生已經不是牛了。所以習氣都斷盡了，永斷不生。「能如實知，不受後有」，這是如實知之智力，這是第十種力。這個我們就不花時間了。

《大經解》：「無畏」者，乃四無畏。又云四無所畏。

「無畏」是「四無畏」。這兒有一個錯字，「詳見第十六品」，是「第十七品」，這個的註解。佛於大眾中說：「我是一切智人，無所畏。」沒有畏怯，沒有膽虛的地方，說自個兒「漏盡無所畏」等等四樣，這四無所畏，四無畏。

《大經解》：「無礙」者，自在通達，互相涉入，融通兩為一體，如燈光互相涉入，是無礙之相。

「無礙無著」。能夠通達自在，互相攝入，你裡頭可以有我，我裡頭可以有你。這兩個燈的光，這個燈的光和那個燈的光彼此相攝相入，都

遍一個房子裡頭，遍一個空間，你的光包括我的光，我的光包括你的光，融通而為一體，這就叫做「無礙」。後頭講「事理無礙」「事事無礙」等等，都是「無礙」。佛法就是「無礙」呀，不是說到這面就跟那面就矛盾了，就不能解釋了，就牴觸了。不是，沒有這個事啊，一切無礙，那個三皈依裡頭說「一切無礙」啊。

《大經解》：「無著」者，無執著之念。……正如蓮花不著水，日月不住空。「無著」始開萬德圓具之妙蓮。「不住」於空，日月方能運行不息，光明遍照也。

「無著」，沒有執著。「執」就是要抓，抓住了不放就是執。「著」就是粘住了不脫，你著在上面了。抓住不放就像猴子，猴子它住在樹上，可以蹦來蹦去，也可以有暫時片段的時候手裡沒抓住，但是馬上離開這個枝子往那蹦的時候，這個動作不完，那個手必須抓著一個枝子，就是抓住不放，這個剛要放，那個就要抓。粘住不脫，像蛾子讓蜘蛛網子粘上了，那就擺脫不開了，這就是著。所以嚴重起來，執著就是這個意思。

那佛法呢，就是說如「蓮花不著水，日月不

住空」，無所著、無所住。日月不在空裡頭停下來，運行不息啊。它要是一停下來，就要掉下來了。這些念物理的人應該懂得，它能運動，它如果沒有圓的運動，它就不能夠再繼續沿著圓的軌道前進了。它日月居於空而不住空，它運行不息，它光明遍照。「蓮花不著水」，蓮花不但出污泥，而且是出水。蓮花不是死抱住那個水不放，那花就開不出來了；蓮花它不著水，它脫開了水，然而就放出萬德圓滿殊勝的蓮花，所以就是說「無著」。

這一切法，這是「甚深之法」呀，像《心經》裡頭：「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這個不是小乘可能懂得的那個般若，這是深般若。而且十方如來都是甚深之法，不但深，而且很深很深哪，這是佛的法的方面。

還有「波羅蜜等菩薩之法」。菩薩要修這種六度，都是六個波羅蜜，六度就包括萬行，波羅蜜的意思就是「到彼岸」。我們在生死中不停，這是此岸，這打譬喻。那麼，怎麼能夠離開這個生死啊？這不生不滅，涅槃是彼岸，中間隔開一條河，這就是煩惱的河，要渡過這個，波羅蜜就是渡過，不但自己要渡過，也要一切眾生渡過，

這菩薩呀。

《大經解》：「非易可遇」，指以上如來之法均難逢難遇。若有聞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非是凡人。故云「非易可遇」。

這種菩薩的法「非易可遇」，不是輕易你可以遇得到的。確實如是，很難很難哪。中國十一億人口，有多少能聽得到這些佛法？就剛才說的這個賈某，他的父親是這麼一個誠懇的佛教徒，在這二十年裡頭，他就聽不到了。經過這次衝擊，猶有餘悸，害怕呀，甚至於外甥女見著姨，都不敢暴露自個兒要信佛了，現在呀。所以「非易可遇」呀，這個法是不容易遇到的。

大家有的時候因為得來太容易了，反而就有輕慢心。你得來容易是你多生的福報，是一個大好的事情。但是你要自個兒覺得這個就是這麼容易，這個沒有什麼了不起，你這生了輕慢心，這個好事可就是要變成壞事啊。

應該什麼是正確態度啊？應該生起更大的慶幸心、更大的慚愧心哪。慶幸自己有這樣好的因緣；慚愧呀，佛這麼攝受我，我有這麼好的條件，可是我現在還只有這樣，我對佛，對善知識，對

一切，我對不起啊！這才是正確態度。說這個好，隨隨便便都可以，這個很無所謂，也沒有什麼，這就變成為輕慢，就屬於輕慢。這個是「非易可遇」。

《大經解》：雖有善能說法之人，於此超情離見，不可思議之甚深法門，亦難於用語言文字而為開示。如本經云「非是語言分別之所能知」。故云「能說法人，亦難開示」。

「能說法人，亦難開示」。就是遇見能說法的人，要把上面所說的這些內容，能夠把大家開出來、顯示出來，也是很難哪。就算他善於說法，他有說法的能力，就是這種人，叫他把「如來甚深之法」，以及諸佛說的波羅蜜的法，要開示都很難哪。

它是「波羅蜜」，這就很難了嘛，「終日度生而終日無度」，你這個就不好講了。終日無度就沒有度生，他可又終日度生了；終日度生，他終日沒有一個是他度的。你怎麼能給人說明白啊？你給說了半天也就是文字上，他也就是像小學生答卷子似的，這麼答我就對了，我就得分，這道題我就滿分。到底什麼意思？鸚鵡學舌，鸚

鷓也說「三點半」，說「您來了」，它不明白什麼意思啊。

所以「能說法人，亦難開示」，因為普通的法好開示，這是「如來甚深之法」，這是「波羅蜜菩薩之法」，到了波羅蜜能度彼岸，裡頭就有般若。沒有般若，沒有智慧就不能稱到彼岸。有了「般若」大家就不好辦了，這就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表達的。所以有的人能夠研究一點，懂得一些道理，就以為……，那你就是說，你懂得的全不是，你懂的是你所懂得的。當然你也需要先懂再說，「若要會，也須從這裡過」，你也要從這兒過，但是這個不是「會」。你要到哪兒去，你先看看地圖，「好的，好找」，但是地圖不等於你到了。

《大經解》：若人於此一切世間難信之法，能生深信，蓋由多世所種善根，今齊發動。此誠萬劫千生希有難逢之一日。故云「堅固深信，時亦難遭。」

「堅固深信，時亦難遭。」你要對於這些法，你產生堅固的、深的信心。所以我們要深信切願，不是膚淺的信心。現在的佛教徒，十個有九

個半（不能說是十個，但至少是九個半）都是淺信，甚至於說是迷信，他只是迷信。所以我說我的妹妹，現在這個「迷信老太婆」的帽子沒摘呀，七十多了，快八十了，沒有摘呀，她迷信，她沒有懂得這些道理。

有的是附法外道，附在佛法裡頭的外道，他那腦袋的觀念全是外道的觀念，「啊，我要不恭敬佛，佛就生氣了。」你看，佛還會生氣？佛要見怪我了，佛要責罰我了，都是外道概念。這種腦子思想的，大家有沒有？恐怕我看有人就有。有人就有，這種思想就得清除啊。你這就侮辱佛了，把佛看成一個神，降低為一個神哪。

所以你能產生深信，而且堅固的深信，這種時候也難碰。如「盲龜值木」，瞎眼的烏龜，那個木頭上正好有個圓窟窿，這烏龜它是兩棲類，老在水裡待著也不行，這時碰到一個圓窟窿，腦袋一出來，正好把兩個爪扒著木頭板，這個時候呼吸，享受自然的空氣，它呼吸了。「盲龜值木」，在這茫茫大海之中有塊木頭有個窟窿，這個瞎眼烏龜它碰到這個木頭，這腦袋從裡頭鑽出來，能夠透透氣。

所以這個就是比方我們，我們現在聽到佛法，

我們在修，是瞎眼的烏龜碰到木頭這個圈，你抓著這兒了，你這挺不錯。你能碰上這個機會就非常難得，你能老保持，又很不容易，大家要知道。所以要生「盲龜值木」的這種感覺，所謂「時亦難遭」啊。這就把這個情形說了，這個時機、環境就是如此啊。

《大經解》：「我今如理宣說」……「如理」者契理也。「廣大微妙」者，以此法門圓具萬德，普被羣機，故云「廣大」。以念佛故，善根福德，頓同諸佛，神妙難思，故云「微妙」。

「我今如理宣說」，你看看這裡有個「如理宣說」，宣說不難，如這個「理」呀！「理」是什麼？理是理體，就是真如，就是實相，我如這個理體而說，就是如真如而說，就是如如而說。

所以《金剛經》說：「云何為人演說？」「如如不動」嘛，「如如」嘛，你說這個東西如那個「如」啊。所以能說法人亦難開示，這「如如」的境界，大家達不到啊。佛當然了，佛當然就是如此了，佛是如這個理而說，是「如如」而說，是「如如不動」而說。「如如不動」不是說我的心不動了，是沒有離開如如，都在如如之中。說也罷，不說

也罷，拈花也罷，洗腳也罷，都是如如。《金剛經》說佛洗腳啊，是吧，都是說法，都在說無上法。

「宣說如是廣大微妙法門」，是這樣廣大微妙的法門，這是在說《無量壽經》之後的結束語。當然，佛說的都是「廣大微妙法門」，當然這裡更是廣說呀。要是從這一期的法會來說，那就是要專指（有廣有專嘛），專就是說的是《無量壽經》，就指的這個是「廣大微妙法門」。

這個法門為什麼說「廣大微妙」？因為這個法門「圓具萬德，普被群機。」這個淨土法門是萬德之所莊嚴，因為一個名號就是萬德莊嚴，名就召萬德，萬德都圓滿具足。「普被群機」，上至大菩薩，下至乃至於地獄的眾生，五逆十惡都可以往生，所以稱為「廣大」。這廣大的法門，這個門沒有說你什麼人進不去呀。

為什麼說「微妙」呢？因為你念佛故，你的善根福德就頓同諸佛；念佛，善根福德同佛呀。「全攝佛功德成自功德」，把佛的功德全攝成自己的功德了，這還不微妙嗎？頓同諸佛，神妙難思，所以稱為「微妙」，所以如理宣說如是的廣大微妙法門。

《大經解》：「一切諸佛之所稱讚」。此有二義：一者，如本經第廿三品，十方無量諸佛，各各稱讚無量壽佛不可思議功德。二者，如《阿彌陀經》曰：「彼諸佛等，亦稱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十方諸佛皆讚釋尊演說是經。

這個法門是「一切諸佛之所稱讚」。〔此有二義：一者，〕在咱們這個《無量壽經》就有嘛，十方無量諸佛都稱讚，稱讚無量壽佛，就是阿彌陀佛的不可思議的功德呀，這前頭講過了，十方佛都稱讚。

第二、《阿彌陀經》裡頭，十方諸佛稱讚完了以後，而且也稱讚釋迦牟尼佛。稱讚說十方諸佛都這麼說，「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這位釋迦牟尼佛能夠做很難很難稀有的事情，能夠在娑婆世界這樣的國土，「五濁惡世」，這種什麼都濁，劫濁、見濁、命濁、煩惱濁、眾生濁，這樣惡的世界裡頭。你現在看這惡的世界，是吧，這惡狠狠的，「你們要打，我就把你們人質全都剝在棺材裡回去。」哈哈哈哈哈……，這話說得就是惡狠狠的，惡！（底下刪節一點）「……為諸

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這種壞的地方，又說的是這種難信的法，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這個土的眾生就有這個特點哪，一個就是這個土的眾生還能夠斷一斷欲，比天人強，這點大家要知道，比天界還強。可以為智慧什麼能斷一斷欲，這個土的眾生還是有智慧。所以就是說，這樣的世間，佛能來說這樣難信之法，還能在這個地方，有眾生聞這個法得度，這個是甚難稀有啊，所以就是說，十方佛稱讚。

《大經解》：且此經原名《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故知如是經法，實為十方如來所稱讚護念。故釋尊咐囑彌勒等作大守護。「大」者指超越羣倫。以此法門第一希有，可名為大。於此守護，可名為大。又此守護，勝於護持頭目，超越常情，乃名為大。

我們再看看這個《阿彌陀經》的名字。《阿彌陀經》和我們這個經是一部經，所以稱為大經、小經，稱為小本、大本。《阿彌陀經》的名字，原來佛所給的名字是《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這個名字就大說明問題，所以「智者見經題，便知全部義。」這個淨土法門是不可思

議的功德，是一切諸佛都在這護念，都在護持、攝受你啊，念念在加被，是一切諸佛所護念哪。

這個是十方諸佛所稱讚的法門，我就囑咐汝等，囑咐彌勒、阿難等等，當會上大眾，我就囑咐你們了，你們要去「作大守護」啊，對於這個法門要守護；不但要守護，而且作大守護啊。「守」是把它保守，「護」是護持，把它保住，「護」，要把它維護住。

那麼「大守護」呢？就是說是，可以好多意思了，因為這個法門是超越群倫。善導大師說：「如來所以興出世，唯說彌陀本願海。」就是要說「彌陀本願海」，就是這個經是講了彌陀本願海嘛，所以這個經就超越其他的經典，超越一切，是第一稀有。佛也說了，於此法門中是我的第一弟子，於這個淨土法門生信，是第一弟子，所以這個叫做「大」。這是一個說明「大」的。

你這個守護，應當比你守護頭目還要盡心哪，這也超越常情。這也叫做「大守護」，不是一般的守護，是勝於防護你的頭目腦髓，所以大呀，種種的。這所謂「大」字的含義很多，許多方面哪。所以稱為大守護，「作大守護」。

為諸有情長夜利益。莫令衆生淪墮五趣。備受危苦。應勤修行。隨順我教。當孝於佛。常念師恩。當令是法久住不滅。當堅持之。無得毀失。無得為妄。增減經法。

《大經解》：世尊如此殷重咐囑者，蓋末法中唯此能惠眾生以真實之利也。故囑守護，為一切有情，作生死海中之明燈。導諸眾生，出離苦海。故云「長夜利益」。賴此妙法，則可令各類眾生速離生死，不墮五趣，免受眾苦。故咐囑彌勒等，護持是經。

「為諸有情長夜利益」，一切的眾生，你給他在漫漫長夜，這個黑茫茫的，不見光的長夜之中，你給他們做照明，給他們指示方向，給他們做利益。

「莫令眾生淪墮五趣」，不要叫眾生，「淪」就是墮，白居易說「同是天涯淪落人」；從前咱們這北京，日本人的時候叫淪陷區，所以這個「淪」字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淪」就是沉淪、淪陷，不要叫眾生淪墮在五趣裡頭。

這個地方很容易有人會講錯，「五趣」嘛，那是把天除開了，這是五趣，這你恰恰講錯了。

這個五趣包括天，把修羅拆開了，因為以前的經文都是這麼樣，用這個五趣。五趣，這個六道變成五趣，這是修羅拆開。修羅有天修羅歸於天，有鬼修羅歸於鬼，有畜生修羅歸於畜生，有人修羅歸於人，他就沒了，就分了，所以修羅不單成一趣，那就只剩五趣。所以這個地方五趣，我們要清楚。前頭也有講這內容，「橫截於五趣」，經中都是用這個，不說六趣，說五趣。

天趣也是沉淪，這就是不和其他宗教共同之處。穆斯林、耶穌教等等，他們就以生天作為最後的歸宿，就是這一生得到一個結果了，就是生天哪。那在佛教看來，在世尊的眼睛裡頭，這個天同樣是淪落啊，因為他雖然壽很長，福很大，就是個肥皂泡啊。時間是人的錯覺，長短都是錯覺，所以我常常就是很大膽地這麼說，我說，我將來成佛既是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也是剎那際成佛。為什麼是這個就不能是那個？這不都是時間上的差別？時間是錯覺，所以就可以兩個都是。所以天是墮落，我們佛法裡，為以到了天界，這是在淪落，可悲呀，要救度啊，所以這就是我們高於其他宗教的地方。

你們要有這個經，不然就是生天就很好了。

那《地藏經》，不是有很多人你念了《地藏經》之後，你死了，你生天嘛，生天比入地獄強太多了。但是你作這種功德，你暫時舒服一點，也比你入地獄強啊。但是總之就是說，這個不徹底呀。但是眾生有的沒有辦法嘛，只能這麼救他，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如果是碰見這根器較利的話，他能接受淨土法門，那就超出了，所以橫出三界，這不是豎出。要是豎出的話，咱們這屋子的人誰也沒有份，你要斷見惑，斷思惑，誰也〔沒有份〕，不要說斷，連伏都伏不住。這個見上他很成問題，就連初果都到不了，邪見、見取、戒取、邊見、身見。邊見，不落這就落那。要是這個就難了，就是沒有辦法啦，所以生天也是好事。但是這淨土法門，就是橫著就出去了，所以就是說，這個是眾生長夜之中的利益。不要叫眾生淪墮在這五趣之中：天、人、畜生、餓鬼（鬼）和地獄呀。

「備受危苦」，「備受」就是全都受，什麼都受啊。這個危難哪，這個痛苦啊，在地獄中的痛苦，我這有《地藏經》，誰要想看，我這都可以奉送，也可以轉送給人。這部經要知道，這個是大乘經典哪。你如果沒有了……，了罪性本

來空，地獄也就是天堂；不了的時候，那你銅床鐵柱，刀山劍樹都是真的。

你作夢不是有時也疼嗎？就是啊，雖然是夢，他有時候也疼啊。這個刀山劍樹能把你扎死，死了之後又活。那個死活，那是真的死活一回啊，跟你現在這個肉身受的是是一樣的。你認為肉身受的是真的，那受的就跟這個肉身受的是是一樣的。你說那個是虛妄的，你肉身受的也是虛妄的，可以說。你說那地獄是假的，那都是虛妄的，那現在給你一刀，你說是虛妄的，沒事，你就可以說地獄也是虛妄的。如果連這捅你一刀，你說疼，你要流血，你什麼什麼，那你地獄那是真疼。

所以要避免讓眾生啊……，所以我們這個佛法都是為人哪，跟他們這個氣功師什麼這些不一樣。他們都是為自己，一方面就是我生病，我要治病，就是這個；自個兒要長生不老，處處是為自己。我們是為諸有情，要作大守護；為諸有情，作長夜利益，不要眾生淪墮呀；沒有首先想到我自己，是想到眾生啊。所以佛教之偉大就在這個地方，他是想到別人哪。

所以這樣，我們應該很勤地去修行，不要懶惰。不是說嘛，這一生勤苦是須臾一會兒的事。

我都快八十了，我這一會兒的事。再活個八十，彈一指，再彈一下指，有多少分別？而這個須臾，但是你解決了問題，這個利害關係就懸殊了，所以應該很勤地今生修行。《無量壽經》的話，縱一生勤苦，是須臾間耳，一輩子很勤很苦，你都不享受，你比別人都苦，就是一會兒的事，「須臾間耳」，只是一會兒的事。

《大經解》：「應勤修行」……「隨順我教，當孝於佛，常念師恩」三句，均指尊師重道，依教奉行。力誠行人，不可師心自用，違背本師，離經叛道。

勤修行之中，最主要的是什麼？就是下面三句話：「隨順我教。當孝於佛，常念師恩。」不是眉毛、鬍子一筆亂抓呀，你們現在是要修行，更不是什麼外道法，什麼什麼也……，有一個人來問我，說別人勸他：「你把你那個……佛教你也會，道教你也會，兩個你都來，你不更好嗎？」哈哈哈哈哈……，我說：「你這個，你對於佛教，你的信心就不足了，你就兩個都不是了。」所以要當順我教，要順從佛的教化，佛的教導。所以釋迦牟尼佛，咱們稱為「本師釋迦牟尼佛」嘛，「南

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我那時就是這裡頭坐著的小孩差不多的時候，十歲吧也就是，有一天廣濟寺晚上（大約是臘八），就念這個「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就是繞著大殿到前頭天王殿，那時中間兩個殿之間有甬道，不用下來。人從大殿裡頭，從甬道到天王殿外頭，從天王殿外頭轉回來，這麼繞一大圈，敲鐘敲鼓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我母親她們都回去了，我還不走還念。後來派個洋車，派人又去拿毯子，一定要叫我回來，就一點來鐘了，在夜裡頭。那天念得好，「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就念這一句，是我們的本師啊。

所以我們應當聽本師的話，「當孝於佛」。這佛比我們的父母重要，父母生的是我們的肉身，是我們的生命；佛生的是我們的慧命，你的智慧的命。智慧的命比你的生命重要得不止萬萬倍了，所以佛就是比父母的恩還深哪，所以我們要孝順父母，那就「當孝於佛」，要孝順佛。「孝」，底下就要說「孝順」，大夥要注意這個字啊。不然，那什麼叫做孝，你空洞得很哪，你先要能順，順著父母的心哪。父母所期望的是什麼，我能順著他的意思去做，讓他歡喜，這才是孝啊。天下沒

有不孝的佛啊，所以孝是世間的善行中……，連這個《觀經》出世的三福也有孝順，要孝順父母，出世的三福也有孝順。孝順的重點在「順」字上。上頭不是說「順」嘛，「隨順我教」；底下「當孝於佛」，這兩個，「孝」字、「順」字都有了，頭一個提出是個「順」字，要順從。

「常念師恩」，這就再把「師」字也提出來了，不但是佛，還有師啊。因為佛在世的時候，佛是本師；佛不在世的時候，佛有經教，但是能把這個經教讓我們知道，能把經教給我們作演說、作開示，是師的恩哪。

「善知識者即是如來」，所以上次不講了嘛，如父母、如頭目，如等等等等。要老念著師恩，不要忘本哪，不是要叫你弄一些物質上的供養承事，要報恩。要知恩才能報恩哪，也就是要繼承師父的願望，把這個光明的火炬叫它相續不斷哪，所以傳燈、傳心哪，這是「常念師恩」。所以要知恩，知恩就要報恩。恩怎麼報？真正你自個兒得放光啊。你這個「黑漆皮燈籠」，你報什麼恩哪？你得放光啊。哪怕螢火蟲呢，螢火蟲它也有一點光嘛，螢火蟲都是好的。「常念師恩」。

《大經解》：當知普利之道，首在「當令是法久住不滅」。為令久住，故云「當堅持之，無得毀失，無得為妄，增減經法」。蓋離經一字，便同魔說。

「當令是法久住不滅」，要叫這個法它久住，不要叫它滅了。「當堅持之」，你要堅持保護住它呀！「無得毀失」，不可以毀失，不可以把它毀了，不可以把它失掉。那怎麼會把它毀掉呢？底下就來了。

「無得為妄，增減經法」，不得做這個虛妄的事，不得讓你任意的去添、去減。所以這個也是有很多人容易犯的毛病，就自個兒用自個兒的思想，自個兒這兒想這樣動動，那樣動動，這個就是增減經法，佛告誡呀，要保持它的原面哪。

底下這八句很殊勝，很殊勝，也是全經長行最後的八句，也確實是全經最後的結束語，也就是總結，用八句就總結了。所以今天大家聽到這裡，就聽到了總結呀。

**常念不絕。則得道捷。我法如是。作如是說。
如來所行。亦應隨行。種修福善。求生淨刹。**

《大經解》：右經八句，實為全經之總結，淨宗

修行之綱要。世尊此會所說之長行，於此告終。故知此八句，實為淨宗之末後句，全經之結束語也。此八句理事齊彰，正助並顯。如來秘藏，和盤托出。

「常念不絕，則得道捷。我法如是，作如是說。如來所行，亦應隨行。種修福善，求生淨刹」八句。所以就是說，我們這個《無量壽經》裡頭，這個會本裡頭，稀有的殊勝啊。這就是全經的總結，也就是淨土法門的綱要，也就像禪宗說，這就是淨土宗的末後句。

這八句話有理有事。有的是顯了事，沒有顯理；有的顯了理，沒有顯事。這個是「理事齊彰」，理也彰明，事也彰明；「正助並顯」，有正行、有助行。有的只有正行，沒有助行；有的是有了助行，沒有正行，就更差了。這裡頭正行、助行都有，你看這八句話，理事、正助都有。所以如來秘藏就和盤托出，如來秘密的法藏，整個的端出來了。

《大經解》：首云「常念不絕」者，「常念」首指常念本經。如本經《往生正因品》中，劈頭第一句便云：「聞此經典，受持讀誦，書寫供養，

晝夜相續，求生彼剎。」正是此處「常念不絕」之意。

第一句就是「常念不絕」。「常念」，念什麼呀？當然咱們這個經裡頭，所謂「常念不絕」，首先就是念這部經。在《往生正因》中，《三輩往生》之後就是《往生正因》，《往生正因》中第一句：「聞此經典。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晝夜相續。求生彼剎」，所以在這兒是相續呀，「晝夜相續」。大家現在不是不在那兒修持，就是不相續呀，所以這個要緊就是要能相續啊。聽到了這個經典就受持，就讀誦，寫，供養，就禮拜；「晝夜相續。求生彼剎」，所以念這個經可以求生彼剎呀。那麼《往生正因》中這幾句話，就是這兒的「常念不絕」的意思。

《大經解》：《非是小乘品》云：「於此經中，生導師想。」又《受菩提記品》云：「由於此法不聽聞故，有一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衆生，於此經典，書寫、供養、受持、讀誦，於須臾頃，爲他演說……彼人臨終，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亦能超過，生彼國土。」

剛才說到了《往生正因品》，說到要常念這

個經。在《非是小乘品》也說，「於此經中，生導師想」，對於這個經，你應該作為導師。《受菩提記品》說，「由於此法不聽聞故，有一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反的，「若有眾生，於此經典」，受持、讀誦等等，於須臾間給別人演說，這個人臨終的時候，哪怕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火，他也能超過，能往生極樂世界，就足顯這個經的重要。

不聽聞，退轉；聽聞之後，在這種極艱險的環境之下，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火了，還能往生啊。所以就是說，在核彈都爆炸，蘑菇雲都起來了，你這念佛還照樣往生啊。

《大經解》：世尊悲心無盡，普攝無餘，故頻以持念本經為勸也。世尊力勸持念本經者，蓋經中所宣正是一乘願海、六字洪名之無上大法。行人但能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必得往生，萬修萬去。故知行人受持此經者，即應依教奉行，如佛訓誨，真為生死，發菩提心，深信切願，持佛名號。故知「常念不絕」，究竟所指，則在常念此一句名號也。「不絕」者，淨念相繼也。

這正是世尊的悲心，憫念眾生，所以勸大家

持念本經。因為經中所宣說的，正是阿彌陀佛的一乘願海，六字洪名，這樣的無上大法。修行人只要能夠聽到這個法，能夠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就必定可以往生。這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是萬修萬人去，真實修行一定可以去。但是，現在看見有許多佛教徒並沒有去，因為有許多佛教徒還夠不上擺在這「萬」字裡，這個「萬」字裡頭沒包括他。你真修才算哪，真修你還不要做反面的工作才算。有很多人在做反面工作，那不屬於萬修啊，你這就都打問號了，是吧？你要真修，萬修萬人去。

所以行人受持這個經的話，就要依教奉行，如聽見佛自己親自的訓誨。真正為生死，發菩提心，深信切願，持佛名號，這是祖師的話呀。「真為生死，發菩提心，深具信願，稱頌佛號。」〔註：出自《徹悟禪師語錄》：「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十六字為念佛法門一大綱宗。」〕他的原文是這樣，意思是一樣的意思，所以「常念不絕」。

底下，你念了經之後是怎麼樣呢？當然我們這個經就是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為宗。這個宗就是宗旨，也是修行的綱要，修行的綱要就

是叫你「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你既然念了這個經，要依教奉行，當然就得念，所以最後，就是要落在這一句名號了。

所以「常念不絕」，那就要常念「南無阿彌陀佛」不絕啊。「不絕」就是淨念相繼。所以大勢至菩薩就是這樣，就是念「南無阿彌陀佛」，老這麼念，就自得心開，就開悟了。

《大經解》：行人果能真實發心，老實念佛，唯此一句，念念相繼。則必定「如染香人，身有香氣」。臨命終時，佛來接引。慈悲加佑，令心不亂。決定往生，逕登不退。圓生四土，究竟涅槃。

所以修行人只要是真實發心，發心不難，難於真實，你真實的發心哪。有的人就是為了好些好些這個複雜的面子，什麼這個那個來作功德，不是真實發心。也發點心，但不真實。老實念佛啊，這貴於你老老實實的念佛，沒有什麼巧妙。

所以大家總是不踏實，這念幾聲又想改，又聽見別的好，別的我也再念上一點兒。那你對於你原來念的這一句，你的信心就很小了。你對於原來念的那一句，你是怎麼信的？你到底是信，是不信？你要不信，總覺得它不夠，還得添點別

的什麼才行，你原來的信心哪兒去了？所以要老實念。老是希望我念了之後，我就會得點什麼，我有點什麼不同；有點不同之後，我就可以炫耀，這完全是修羅的道路。幸虧你沒得點什麼，你得點什麼，你就成修羅了。幸虧你原來修的是佛法，這有加被力，沒叫你得點什麼；得點什麼，你早就已經列入修羅的隊伍了。

要老實念哪，「唯此一句」。你念什麼就念什麼，不是五花八門。要「念念相繼」，一句頂一句，一句接一句，那就「如染香人，身有香氣」，老是這個，這大勢至菩薩就說：染香的人（你看那個售貨員，那個茶葉店的售貨員，他有時候身上有好的香味；那個賣魚的售貨員，你多遠聞著他那個魚腥味就聞見了，其實他並不是魚），就是這個香味的味自然而然的就出現，熏的。所以佛教用這個「熏」字非常好。

常常這裡頭說的，這就是在熏，《無量壽經》的這些話就在熏大家，你就「如染香人」，在香的味裡自然就香了。你也並不一定你要身上帶著香，都不需要，不要帶著什麼香精、香料，都不必。所以在茶葉店的那個售貨員，他這個氣味就挺好；那賣魚的，你挺遠就能聞見，唉呀，一股魚腥味兒。

這個熏哪，所以就是說，身有香氣呀，「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所以在這個時候啊。

念佛不但是往生，有人把它解釋，解釋得不圓滿。有一天我聽了他的錄音裡頭，沒有講圓滿，他說這臨終就是發生效果了，佛來迎了。不僅僅在臨終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氣」「不假方便，自得心開」，這都不是在臨終的時候，臨終之前就出現了。不過一般人就只有在臨終，因為你的功德不夠。但是不見得侷限於臨終。

晉朝的一個窮人，他發心念了幾天，彌陀就出來說法，他就在活的時候得無生法忍。所以念佛，他就現在得了無生法忍，他臨終還是佛來接引往生，這是肯定的。但不是說，只有在臨終才顯現作用。當然臨終接引，那這是在臨終了，不然怎麼叫接引呢？但是他臨終之前就見佛了，佛就給他說法，他就得無生法忍了。

那韋提希夫人不也是一樣嗎？《觀經》上，韋提希夫人她就是見著阿彌陀佛，釋迦牟尼佛給她說法，她得無生法忍哪；這五百侍女都有很大的進步啊，這不是活的時候就得了法益嗎？所以你如果只說成就是在臨終才有，這就不圓滿了。

臨終的時候，佛來慈悲加佑，令心不亂，決

定往生啊。所以這一般的修行，就是要靠這個慈悲加佑，他力法門；靠著彌陀願海，佛的加被力，逕登不退，圓生四土，究竟涅槃。

《大經解》：故佛慈示「常念不絕，則得道捷」。

「捷」者迅速捷疾也。又如捷徑，指徑路也。是謂持名一法，乃修行之徑路，老實持名則得道迅速也。蓋以信願持名之法，心作心是，果覺因心，故得道捷。因唯此持名念佛之法，是彌陀大願之本，最易下手，最易成就，故稱易行法，號徑中徑也。

所以佛慈示：「常念不絕，則得道捷。」你老念，不要中間有斷斷續續的，不要停止，得道就快。「捷」是捷疾、捷徑。得道，這是《吳譯》的話，「常念不絕，則得道捷」。那漢吳的時候，古時候通常用「得道」。你看，比方釋迦牟尼佛成道、證道，用這個道的地方很多，用這個「道」字。現在當然有一點變，不大用這個「道」字，所以有時候用「成就」什麼什麼，用「道」字的地方就少了。

其實，所謂得道也就指著是這個「覺」，也就是覺呀。所以這個時候常用得道、證道，就是

現在所說的大成就，無上的大成就，大覺悟，徹底的覺悟，以這個為「道」。那麼，「常念不絕」，得道就快，就容易得道，也就是覺悟，徹底覺悟，究竟的覺悟。「捷」是快，也就是說，這個是修行的徑路，你老實去念佛，得道很快呀。

因為信願持名是「心作心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以這個果覺做為因心。阿彌陀佛這一句佛號是果覺，是法藏比丘萬劫千生修行成就的這一個名稱，是萬德的結晶，萬德之所成就，萬德之所莊嚴，因此這個名字裡頭就具足了萬德。所以這是果人的覺悟，把這果人覺悟的這一個萬德洪名，作為咱們初修行人在因地中的初心，我們的心哪。我們發心念這句佛，我們心中所念的就是這句佛，這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心就在這個上頭，這就成了我們的心，而現在我們的心就是彌陀的果覺啊，所以「果覺因心」在這兒啊，你要知道，你的心是佛的果覺呀！

所以《彌陀要解》裡有兩句話。「從事持達理持」，說理持你無法下手，什麼叫理持你不懂，也做不到。所以有很多很多法門，你都只是說說。你要知道，知道是應該的，但是你做不到。理持，理持你做不到，要從事持才有希望暗合道妙。所

以最殊勝的法子就這兒，比別的法子都殊勝，你暗合，不知不覺就巧入無生。「即凡心成佛心」，就你這個凡心就成佛心了。

這是兩句《彌陀要解》的話，不在一塊兒，我把它擱在一塊，正好一副對子，「從事持達理持，即凡心成佛心」，一副很好的對聯，淨宗的奧妙全在裡頭。所以為什麼要用持名、持咒的方法？就是這，從「事持達理持」，說理持你不明白。

佛教父親也就是教他念佛，父親就說：「你有這麼好的方法，為什麼不教給我？」「你不行啊。」佛都是最孝的，教父親也教他念佛呀，沒有教他真如實相。你怎麼下手？你下不了手。「起心即錯，動念即乖」，心一動就錯了，怎麼下手？你就念，念來念去就不知不覺、不知不覺、不知不覺，你很誠懇，老老實實的，就不知不覺暗合道妙。你別去管，你要去管它我合不合，一管就錯了，哈哈哈哈哈……，就不老實了。老實念，就這一句，念。「即凡心成佛心」，所以得道就快嘛。

而且念佛這個法門，是阿彌陀佛大願的根本。所以日本人說，這一切經典要跟《華嚴》比，別的經都是不實，只有《華嚴》是實；《華嚴》如果跟《無量壽經》比，《華嚴》就不實，

《無量壽經》才實；《無量壽經》全部的經文要跟四十八願來比，四十八願是實，其他的就不實了；四十八願中各條的願文要跟第十八願來比，那只有第十八願是實，是真，其餘就都是權哪。第十八願就是「十念必生」。「唯說彌陀本願海」，彌陀本願之海就是第十八願，是根本，第十八願就是「十念必生」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這個法門，這個特點哪。為了這個大願，彌陀就替大家想好了，所以釋迦牟尼佛教父親也就念佛啊。阿彌陀佛早就想好了，這個最易下手，小孩都會念，我們這兒坐的小孩都會念，還有什麼難呢？最易成就，而「即凡心成佛心」，多頓哪。你就老老實實念，就正在你這個念的時候，你凡心就成佛心了；你一琢磨，一幹別的，就不是了。所以稱為易行法，徑中之徑。

上頭說「常念不絕，則得道捷」，最後叫大家念《無量壽經》，念佛號。有人持咒，不要妄增分別。《淨修捷要》裡頭不說了嘛，「稱名無異持咒」，稱名跟持咒沒有分別，所以這是大德的話，夏老師他這是大德呀。所以我們好好的要聽這些話，不要自個兒老有主意，東聽一句，西聽一句，盲從，那你就很難了，你遇見了善知識

跟沒遇見一樣。對於他的話你也聽進來了，別的話你也聽進來了，你這是個大雜燴呀，所以都是要專一，老老實實修行。

《大經解》：「我法如是，作如是說」，此兩句，真是「佛語梵雷震」「說法師子吼」。直似金剛王寶劍，割盡一切情見，全顯如來本心。以佛心印，印證本經，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說」。直截說來，此之二句即印證前之「常念不絕，則得道捷」。我字乃釋尊自稱。蓋謂我之法即是這樣，所以即如這樣而說。所說為何，即「常念不絕，則得道捷」。此四句當一氣讀下，驀直參去。若能契會，方知淨土一法，圓融絕待。又如禪宗六祖為人印證曰：「如是如是，汝如是，我亦如是。」六祖之「如是」，亦即本經中之「如是」也。

底下，「我法如是，作如是說」，這非常殊勝。所以讚歎，這是「佛語梵雷震」，佛語如雷之震哪；「說法師子吼」，這就是獅子吼，獅子一吼，百獸腦裂，嚇壞了，這是獅子吼啊。如金剛王寶劍，斬盡一切情見，把你這種分別情見都斬斷了，所顯的就是如來的本心哪。拿佛的心印來印證本經，所以說「我法如是，作如是說」。

這兩句印證什麼？我們也可以說是，就是印證前面的「常念不絕，則得道捷」。這兩句話是什麼？「我的法就是這樣，現在我就是這樣說的」，來印證前頭所說的。也可以理解為，整個這部《無量壽經》，「我的法就是這樣，我就是這麼說的」，這兩句來印證，這個是一樣的。因為只印證這兩句，這兩句所指的念，就是念《無量壽經》。所以你在這裡頭沒有分別，說是有兩種說法，但實際是一回事，那我們就不管它了。

六祖當年給人印證，印證說：「如是如是，汝如是，我亦如是。」像永嘉禪師到六祖這兒求印證，這等等。還有那個〔註：懷讓禪師〕，在六祖這兒，六祖問了一句話，幾年答不出；幾年之後答出來，最後這回是悟了，六祖給他印證都是「如是如是」，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汝如是，我亦如是」，你是如是，我也如是。所以王上師，我在天津的時候，回的信也是這樣：「如是如是，汝如是，余亦如是。」這都是最徹底的印證，你是這樣，我也是這樣，所以如是呀，就是這樣。

「我法如是，作如是說。」我法就是如是，作如是說。這個「如是」跟六祖的「如是」沒有分別，「如是如是」，就是「如是」啊。

《大經解》：又「我法如是，作如是說」上句即我法是如，下句即所說是如。此二句表我之所說，即是我法。我法是如，故我所說即是如如。

第一句「我法如是」，我們勉強就畫蛇添足吧，所以有的時候，這個……不是說畫蛇添足吧，起碼是牛奶裡頭添點水。有的時候，有一些也需要，他就願意添一點水才好，才肯喝。其實你把它沖得很淡，那就失掉了原味了。有時候就不得已，現在這也是不得已。

第一句說是「我法如是」，我法如是，如什麼？就是說我法是如啊。這個「如是我聞」就是這麼解釋；「如是我聞」嘛，「如」就是「我聞如是」。我聞的是什麼？就是說，這個「如是我聞」是「我聞是如」。所聽的都是如，所以「我法如是」就是「我法是如」。

下半句是「作如是說」，就是我所說的是「如」，我的法是如，我所說的是「如」，那麼我所說的就是我的法，我的法是如，所以我說的就是「如如」了。我所說的就是如，我的法就是如，所以我說的就是如那個「如」嘛。

《大經解》：「如」者，真如，亦即真心、實相。即經中「真實之際」。本經之體，即真如、實相、真實之際，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說」者，即經中「開化顯示真實之際」。故知我法即真實之際。今所演說，即開示此真實之際。故云「作如是說」也。

「如」就是真如，就是真心，就是實相，也就是咱們經裡所說的真實之際，是本經的體。本經的體就是真如實相、真實之際，所以說「我法如是」。

因為佛說本經，而本經的體就是以實相為體。所以，本經有三個真實：真實之際、真實之慧、真實之利。這個本體就是真實之際，真實之際就是「如」。我的法就是「如」，我所說的就是如這個「如」而說的，所以「作如是說」這一句也就是如此啊。

所以「作如是說」就是「開化顯示真實之際」呀。這個體性是真實之際，我說，我就把它開化顯示出來了，「開佛知見，示佛知見」哪。顯示這個真實之際，所以作如是說呀。演說佛法就是真實之際，這念佛演說的，就是開化顯示了這個真實之際，所以說是「作如是說」。

《大經解》：故知經中一一文字，皆從如來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一一字中實寓無邊妙理。一一皆是彌陀性修二德所共莊嚴，一一皆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此「常念不絕，則得道捷」之慈示，正是如來稱性之流露，世尊心印所印記。皆是大悲慈父如理之說。故應至誠信受，於一切時處，常念阿彌陀佛。

這麼看來，經裡頭的一字一句，都是從如來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啊；一個字裡頭都有無邊的妙理。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是彌陀性修二德所共莊嚴哪，阿彌陀佛的性德，阿彌陀佛的修德。有性德，是全性起修；有了修德，修德有功，性德方顯，全修在性，這性修兩德都圓滿。這性修兩德共同莊嚴的，這些文字啊。每一字一句都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哪。

你對於這樣的文字，你「常念不絕」，當然是「則得道捷」，很快得道啊。因為這是如來稱性之流露，如來稱其本心、稱其本性，暢所本懷而流露出來的這些言教，也是世尊心印之所印記，這是世尊如來的心印哪。

所以蕩益大師說：一切能所，能念所念，能

信所信，能願所願，一切一切，皆是實相正印之所印。這些言句都是大光明藏中的言句，這都是世尊實相之所印（實相就是世尊的心印），是世尊的心印之所印；都是我們大悲慈父釋迦牟尼佛如理之說。「我今如理宣說」。「如理」，契理而說的話。所以我們應當至誠信受，於一切時一切處，常念阿彌陀佛。

這是這八句中的中間兩句。

《大經解》：「如來所行」以下，表正助二行。普賢十大願王之八為「常隨佛學」。是故菩薩應隨如來之所行而行也。

「如來所行，亦應隨行。」所以我們常隨佛學。我們就是要學佛呀，不是說就是求佛的保佑，我們就是要學佛這個偉大，我們無限的崇拜啊，我們就是奉為導師。既然奉為導師的話，就是要跟著導師；跟不了自個兒的導師，找個師父幹什麼？要有師父，你跟師父學習嘛，不是空的名稱，我拜誰為師，誰是我老師，跟拉個關係，那是咱們這個社會的俗事。哈哈……，那唱戲的拜馬連良當師父，「我是馬連良的徒弟」，這個就是一個牌號。你念佛還要個牌號幹什麼？不是的，

你要真學啊，真要是跟佛學嘛。

所以「如來所行，亦應隨行」，如來之所行，如來之種種，我們不說過去生，就說這一生，把王位、把恩愛的家庭眷屬，一切一切都捨了，跑到山上，一麻一粟，骨瘦如柴呀，六年哪，皮包骨頭啊，那個相，渾身就剩一個骷髏了差不多，就是皮包著骨頭啊。不是現在這個多少萬萬的美金哪，少女如雲哪，什麼這些個人，那你這是幹什麼呢？佛不是這樣啊，要隨佛學，我們要放棄這些。

修行成佛之後，有很多國王要把王位讓給釋迦牟尼，「那個國位，你要來統治比我強多了。」佛都不接受，佛還是要飯，佛是在要飯哪！你看《金剛經》，就進城去要飯，走下去，那個城，離城的一個小山，上山不很容易。不很容易，所以別人不常來打攪，但是離城還近，要飯還容易，就選了這麼個地方，下了山去要飯。

而且這個《大寶積經》裡頭，藏文的《大寶積經》講，這個很困難哪，人家在飯裡頭給埋上糞，埋上什麼什麼壞的東西，蠍勒虎子〔註：方言，即壁虎。〕什麼東西，吃了半天這些東西出來了；擱毒藥，說佛到家裡來化緣是調戲婦女，種種的

侮辱，種種的陷害，種種的困難哪。所以佛不是要求一個特殊的地位，享受，有名有利，像現在坐最好的汽車，住最好的房子，這一切的享受，這種種的，那你是求，那你還是……，佛不是這樣啊，佛是願意眾生得度啊。

就佛這一生的行動，從哪到哪去，大家都是徒步，露天。從這個地方換一個地方，他都是徒步。你多會兒〔註：「多會兒」是方言，意思是「何時」，「什麼時候」。〕看見佛騎馬？有這個圖像嗎？哈哈……，都是走啊。「三宿桑下」就是破戒。晚上睡覺，你如果三天晚上都在桑樹底下睡，就違反戒律了。你為什麼單在桑樹底下睡呢，連睡三個晚上？你對這棵桑樹就要留戀了。所以不要你這麼睡，你睡了兩晚，第三晚你就換個地方。所以對於這一切都不留戀，連個桑樹都不留戀，三個晚上都不待呀。所以要「常隨佛學」。

所以我們看到佛的行動，我們就是要慚愧呀。有人說，好像我修行這麼多日子，我還沒有什麼。你那算修行嗎？你跟佛比比看看，你跟你的老師比比看看，所以夏老師說：「我是三等人。」但是他把頭二等一說，你就承認夏老師是三等人。要跟那個高的看齊呀，不是盡跟那個……，居士

好多人亂七八糟，所以我比他們強多了，你那有什麼用啊？哈哈哈哈哈……，你跟落後的看齊有什麼用。所以要常隨佛學，也應隨行。

《大經解》：「種修福善」即修善種福。

「種修福善」，就是種福修善，一切善都是要修，這是所謂「助行」，所以是正助齊行，有理有事。我們說到這些「如」就是理，說到「念佛」就是事；說到念佛、念經是正行，這兒你修福、修善就是助行。所以理事、正助都全有了，就這八句話。

《大經解》：「求生淨刹」是為一大藏教之總歸。華嚴圓攝諸教，而以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今經正是華嚴中本。於此經末，以求生淨刹，普勸有情，同歸極樂。今所勸者，正是彌陀之本願，釋尊及十方三世如來之本心。世尊開化顯示真實之際，實欲眾生同入彌陀一乘願海，而得真實究竟之大利。

最後一句話，「求生淨刹」。你要求生極樂世界淨佛刹，這一句是結束全經，就是「求生佛刹」。所以這個是一大藏教的總歸，不但是淨土

法門的總歸，一代佛教的總的歸宿。

《華嚴》攝諸教，而以《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作結束。所以淨空法師講《華嚴》，講唯識，講來講去，講到《華嚴》「普賢行願品」，這覺悟了，導歸極樂，所以現在轉到極樂了。我們這是《華嚴》的中本哪，所以這次我的論文也是啊。

「於此經末，以求生淨刹，普勸有情。」在這個經的末了，拿這個「求生淨刹」來普勸有情。我也常說，不管你修什麼，你就得求生極樂，求生淨土啊。當然，有人可以求生兜率內院，也是好的，總之是不如求生淨土。現在這個地方所勸的，正是彌陀的本願。彌陀當時就發願，我要成就一個國土，超勝一切諸佛國。要有這麼一個國土，就是為了大家去啊，不是我要蓋個園子，我一個人跟這兒玩啊，哈哈……，就是為了大家呀，是不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彌陀的本願，你去了之後你就是壽命無量，你是不退了，一切都使你增上，不但決定成佛，而且是很快成佛，這是彌陀的本願哪，也就是釋迦牟尼佛跟三世，過去、未來、現在，十方一切諸佛的本心。所以釋迦牟尼佛和十方三

世的佛都在普勸，「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勸一切有情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啊。不光咱們這個世界一個佛，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如是，都「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你們要去啊。

所以不求生佛剎，你就是要想〔度生〕，你就放棄了一個要實現你度生願望的最好的辦法。所以很多人不懂得這個，他以為「我再來我就度眾生，我不想發願往生極樂」，而不知道你是走一個很費勁的路，你也沒有很好的辦法，你只有蒙古大夫的那些辦法，那些醫療手術。你真要度眾生，見佛聞法之後，你這才沒有錯誤，而且你承佛的威力，你的神通，你可以遍到十方世界去度化，這才真能實現你度生的願望。

而且你所有的度化，你都做的是真正有利的工作，「惠以眾生真實之利」。給眾生的的是「真實之利」，不是浮假的，虛假的，顛倒的，而且有毒，有時候你有毒藥的。所以這個事，有的以為高，適爾反而低了。所以這個事，你要實現度生（你不想度生就算了），你想度生，你怎麼度？只有自己快快地往生，往生之後，早早地見佛聞法，然後你再到一切無量世界中去廣度有情。

世尊釋迦牟尼佛「開化顯示真實之際」，來說了這部《無量壽經》，也就是願意眾生都入這個彌陀的願海，也都得到這個真實究竟的利益，所以真實之利。

《大經解》：信願行中，願為機樞。出生死海，唯賴願王。

「信願行」是三資糧。這三資糧裡頭，「願」是一個關鍵。你要想出生死海，你必定要有願哪。所以蕩益大師說，你念阿彌陀佛，念得是風吹不入，雨打不透，你要沒有願，你不能往生啊。所以能不能往生跟你修行好壞是兩件事。你這個往生要靠你的願哪。

你修行再好，你沒有這個願，佛不能勉強你，把你拉到極樂世界去。要是能勉強的話，早就沒眾生了。都拉去了，哪還有地獄？佛從來不做勉強的事情，所以這是絕對的平等。佛跟眾生一切平等，絕對的自由。你自由是，你一切都自由，都是你自己做主。你們自個兒事，想想看，你的一切一切，什麼事不是你自個兒做主？你腦子裡的東西都是你自己做主的，別人誰跟你不贊成，你都可以不管，你都能自己做主。所以那個自己

做主，有時候就主到地獄裡頭去了，有的主意到天堂了，有的主意到極樂世界啊，真是自由啊，真是自由啊！

但在自由之中，如果到了地獄之中，那就不自由了，那你就受了限制了。那也是你自個兒去的，自作自受。這也是你自個兒做的主，自作自受嘛。你做了這個，你當然得受啊，不是別人要怎麼樣，你自作自受的，你就奔著這個去的，你就到了這兒了，那還不就是，就是這兒了，你自己做主嘛。所以「願」是一個關鍵，要出生死海就要有賴阿彌陀佛願王之力。

《大經解》：方便多門，禪密教觀，八萬四千，門門皆可，但歸元無二。諸方便中，究竟方便唯在往生。修行他法，欲於今生超脫三界，則為難行道。唯此「求生淨刹」稱為易行。淨宗正修，首推持名。但習餘門，而能發願求生，亦為彌陀攝受，而橫出三界。是故此經以「求生淨刹」總收前文。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涅槃之門是只有一個，但是涅槃雖然是一路，方便有多門。要從不同的方便，有許多初方便，就有些不同的

入口處，因此就有禪、有密、有教、有觀，種種的修持方法，八萬四千，每個法門都可以。但是，剛才說「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方便雖然八萬四千，甚至於不止八萬四千，可以說是無量，歸元就沒有兩個，那就是「一路涅槃門」。涅槃嘛，這個「法身、般若、解脫」。

這方便多門之中，種種方便，究竟的方便在哪裡啊？所以密宗是「大悲為根，菩提為因，方便為究竟」。你這個度生，你有最方便的辦法，才是你究竟的成就。你說你究竟成就了，就看你這有沒有最究竟的度生方便，不然你是一句空話呀。而究竟方便就在於往生啊。

你現在就要在這種世界中，修到三惑都斷了，這無明都破盡了，種種的，那是十分的難哪。但是有許多工作到淨土去修，種種的方便，在於往生啊。所以修行其它的法門，想今生超脫三界是難行道。如果你求生淨刹，你不管是坐禪，是修密，都求往生極樂世界。所以蓮華精舍以往生極樂為共願，這個是超出很多密教團體的地方。這個求生，正因為是「求生淨刹」，所以這是一個易行道；你至心信樂，你願意生，十念就生。那麼淨宗的正修就是持名，可是你修其它的，你發願求生，

也為彌陀所攝受。

昨天看了一段《生無生論》，幽溪大師的，所以我們好寶貝很多很多呀。幽溪大師講《生無生論》，每天講，每天天樂盈空，天空中奏天樂，大家都聽見，這是明末的人。所以我們現在找一個明末的時候的這種祖師，現在找不著了。這還不是四大高僧之內，四大高僧裡頭沒有幽溪。幽溪作了《圓中鈔》，他的《生無生論》就講到，一個人是念了十萬遍大悲咒而得往生的。所以你什麼都可以嘛，不是……，有的人太專哪，有的他就是……，你只要是至心的迴向。當然是正宗，你是正宗，我常常說你考大學，高中畢業考大學，這是正宗。同等學歷也可以考大學，這就是別的，你用別的方法，你一樣也可以考大學，這些都可以考大學，你不能什麼……。但是要做個統計，這些大學生裡頭，是高中畢業生多，還是同等學歷多？當然高中畢業的多，就是分別就在這兒。你說行不行，就看你肯不肯用功，就看你肯不肯發願。正宗還是念佛，其它都可以。

蕩益大師是大德，有參禪的人他後來說：「那我就不參禪，念佛去。」「不用，你就參你的禪。你以參禪的功德回向淨剎。」這都是最好最好，

所以圓融啊！不然就生了好多好多這種執著、分別，不能圓融。

所以這個就是長行的總結了，這八句都全有了，理、事、正、助。這個救命的這一句，就是「求生淨刹」，堅決求生啊，這個願要切呀！願要切，你念不念？你自然要念，那都行啊。相反的，你念得很好，你那個願不堅，你還在留戀娑婆，有時你不見得去得了啊。這留戀娑婆，你喜歡誰是留戀，你討厭誰也是留戀。愛和恨是一件事，情見，總之是，娑婆世界人的情見。一個人我心裡老討厭，討厭得不得了，同樣是留戀娑婆（這娑婆世界的東西），你老想著他。你老討厭他，你還去想著他。你怎麼老想、老惦記著他？這就是留戀娑婆，你放不下。放得下，才叫不留戀。不是說「唉呀，誰跟我好得不得了，我就是捨不得他」，這是留戀。一切事，你只要放不下，皆是留戀。要求生淨刹，那你就不要別的放不下，要放下。所以這八句。

夏老師這個《無量壽經》這次放光是很殊勝，這也出乎意外，這樣流行，這種印刷，大家念。真的那天來一個念三遍的人，念得很呆呆的。那個人，這《生無生論》就是他印的，我還不知道，

我昨天翻書才發現是他印的經，他一天念三遍。我說你這麼念不行啊，哈哈……。他說怎麼辦？怎麼辦？我說，那你把一卷念經的時間改成念佛，另一卷經〔的時間〕你拿來看點別的書，你好好地想一想，思惟思惟。這麼死修啊！死修就是蠻幹，蠻幹是不行的、蠻幹是不行的。

福慧始聞第四十七

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若不往昔修福慧 於此正法不能聞
已曾供養諸如來 則能歡喜信此事
惡驕懈怠及邪見 難信如來微妙法
譬如盲人恆處闇 不能開導於他路

《大經解》：世尊於說長行後，復以偈頌，重申前意。

底下第四十七品，世尊就說頌了。世尊常常是這樣，這個長行，就是我們普通的這個語言說了之後，然後就說頌，頌是可以唱的。

《大經解》：能聞此最極圓頓、究竟方便之淨土法門，聞而能歡喜信受者，已於無量佛所修福修慧，種諸善根矣。

「若不往昔修福慧，於此正法不能聞」，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就不再說了。這都是往昔修了福、修了慧才能聞這個法。「已曾供養諸如來」，你以前供養過諸佛，你才能夠歡喜，能信這個事啊。

《大經解》：一切惡濁驕慢懈怠及具邪見之人，不能信此法門。喻如盲人，常居冥暗之處，自不識途，何能導引他人於正路。

「惡驕懈怠及邪見」，你這個人是惡心，是很驕傲，你又懶惰，你還有邪見，你就信不了這樣的微妙之法呀。你就如瞎子一樣，在黑暗裡頭，你不能給別人開導道路。

**唯曾於佛植衆善 救世之行方能修
聞已受持及書寫 讀誦讚演并供養
如是一心求淨方 決定往生極樂國
假使大火滿三千 乘佛威德悉能超**

《大經解》：唯曾於無量佛所，廣植眾善之人，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間之行。……從聞信而起願行。「受」者，信受。「持」者，執持。依教奉行，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阿彌陀佛也，同時復書寫、讀誦、讚歎、演說、供養此《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唯曾於佛植眾善」，你曾經跟佛那兒種了種種的善根，這樣救世之行你才能夠修。這個是

真正能夠救世的行啊，起實際效果的，不是個理論的研究在這兒，真能救世啊。那一些，佛告訴他父親，那一些你不行啊。佛的父親，你想那個善根應該怎麼樣啊？那是普通人嗎？龍生龍來鳳生鳳，能生出是佛的人，那父親還差嗎？生佛的人都不行嘛，還得念佛嘛。所以佛最孝，告訴父親就是這個法子嘛。「救世之行方能修」，你種了種種善根，你能念佛，你要知道你是很大的善根哪，不要輕視啊。

「聞已受持及書寫，讀誦讚演并供養」，你聽了經以後，你就是念，你就是背，你來讚歎，你演說。「供養」，你把這經擱在那兒，你就衝它禮拜，種種都是供養，拿鮮花。

《大經解》：如上種種勝妙功德，均以至誠心、不二心，迴向淨土，求生極樂，故云「如是一心求淨方」。佛則為之授記曰：「決定往生極樂國。」如是之人，臨命終時，「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亦能超過，生彼國土」。故云「假使大火滿三千，乘佛威德悉能超」也。

「如是一心求淨方」，如此這樣的恭敬這個經，你一心一意，不是二心、雜心，東想西想，

不安，一會兒又想這樣修，一會兒又想那樣修，拿不定主意，沒有一個決定的信，那這個就是很需要自個兒思考思考了。

咒都是這麼說，「唯除於咒生疑」，咒有這麼多功德，那你是不是能兌現，那就除開對於這個咒有懷疑的。懷疑什麼？就是說「它有這麼大的功德嗎？」你這一懷疑，它就沒有了。你信，這個功德就出來了；你懷疑，它就沒有了，大打折扣了，七折八扣了。

所以我們植眾善，救〔世之行〕才能修，修是供養啊。「一心」就是不要有懷疑，剛才不是說不要懷疑嘛，不要什麼〔懷疑〕，來求生極樂世界。「決定往生極樂國」，你是決定往生啊。

大火滿三千大千世界，你到了這個時候，前頭你都做到了，這個時候「乘佛威德」，靠佛的威德加被，都能超過。

**如來深廣智慧海 唯佛與佛乃能知
聲聞億劫思佛智 盡其神力莫能測
如來功德佛自知 唯有世尊能開示
人身難得佛難值 信慧聞法難中難**

《大經解》：右段表佛智深廣，唯佛能知，二乘賢聖，皆不能測，何況凡夫。……「如來功德佛自知」者……經表佛之壽量，補處大士亦所不達。是故佛之功德，唯佛自知，故下復云：「唯有世尊能開示」。

「如來深廣智慧海」，如來的智慧如海，極深極廣大呀。「唯佛與佛乃能知」，只有佛跟佛才知道。

「聲聞億劫思佛智，盡其神力莫能測」，這些聲聞、阿羅漢拿億劫的時間，共同湊在一塊兒，多少多少啊，來思惟、測量，想知道佛的智慧有多大；把他們所有的神通都使盡了，他們也不能知啊。

在《法華經》裡頭說，佛的壽量有多大呀？彌勒就答言，說這個是一切聲聞、辟支佛拿無漏智都不能夠知道，不能思惟，不知道佛的壽命有多長啊，所以這個聲聞是不能知，「盡其神力莫能測」。不但聲聞不能知，連這個就補佛位的彌勒也都不知道，同等的諸大菩薩也都不能知道。

所以「如來功德佛自知」，如來的功德，佛最後破了這一品生相無明。到最後這種，他這個等覺還有一分生相無明未破，只有破了這個

……，所以如來〔功德〕只有佛自知。唯有世尊能開演，只有世尊才能夠為大家開示、演說這樣不可思議的法門。

「人身難得佛難值」，人身是難得的，這個講過多少遍了，佛是難遇的。「信慧聞法難中難」，你又有信心，有智慧，還有機緣聞這法，這是難中之難，難事裡頭的難事啊。

**若諸有情當作佛 行超普賢登彼岸
是故博聞諸智士 應信我教如實言
如是妙法幸聽聞 應常念佛而生喜
受持廣度生死流 佛說此人真善友**

《大經解》：本經之首第二品名「德遵普賢」，與會菩薩「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今於經末，乃云「若諸有情當作佛，行超普賢登彼岸」。前云「德遵普賢」，今云「行超普賢」者何耶？且此一句乃《唐譯》原文。譯者乃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文自當不違經旨。且《唐譯》於經首亦云會眾「咸共遵修普賢之道」。可見前之「德遵普賢」與後之「行超普賢」，俱是梵經原旨。而非譯筆有誤也。且此不但無誤，而實是釋尊慈悲

至極，剖出心肝，與眾相見。

「若諸有情當作佛，行超普賢登彼岸」。這裡頭又來了，所以這裡頭常常就有極殊勝的文句。如果有情你要當作佛的話，你的行動應當超過普賢。這個不知大家過去是不是滑過去了，這「行超普賢」，注意了沒有？要「行超普賢」。

那麼這個「行超普賢」，咱們這個經第二品是《德遵普賢》，來會的諸大菩薩都是德遵普賢，大家菩薩都「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遵普賢；現在是說「超普賢」，這是不是翻譯裡頭有錯誤啊？你要對證一下另外的譯本。這個「行超普賢」是唐譯本，在唐譯本裡，它是不是把「遵」字翻成「超」了呢？不是，它在前頭一樣，還是「德遵普賢」，在我們這「德遵普賢」的地方，它也是「德遵普賢」。所以可以看到前面的「德遵普賢」和後面的「行超普賢」都是梵文的原本，不是翻譯的錯誤。

不但不是錯誤，而且實實在在是顯現釋迦牟尼佛至極無上的慈悲心哪，如「剖出心肝」，把心肝都剖出來了給大家，跟大家相見哪。不是「行遵普賢」，而這個地方用的是「行超普賢」哪。

《大經解》：蓋普賢乃大行菩薩，表差別智，稱為華嚴長子。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願而稱王，以普賢之願，廣大無際，窮劫無盡，導歸極樂，利濟無盡，故稱大願之王。是故本經來會聖眾，咸遵普賢之德也。但此經中，世尊於方便中獨垂方便，於圓頓中更顯圓頓，直以信願持名一法，廣攝六度萬行。圓攝十大願王，直入一句佛號。攝盡普賢無邊行門。會歸文殊一行三昧。

普賢是大行菩薩，這表「差別智」。這個當初《華嚴經》，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普賢十大願王是廣大無際，都是盡未來際，都是無量，所以供養一切一切都無量，禮拜也是無量無量，最後是導歸極樂，所以稱為大願之王。所以本會來參加法會的聖眾，都共同遵修普賢大士之德啊。

可是在咱們《無量壽經》裡頭，在這方便裡頭又挑出了方便，方便中的方便，圓頓裡頭的圓頓，就把「信願持名」這一個法，也就是「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一個法，來攝盡十大願王，攝盡六度萬行。所以這一切法都融會在這一句佛號裡頭，也就是把普賢大士代表的是差別智，把普賢無邊的行門，來融會到文殊大士的一行三昧。

《大經解》：文殊表根本智。一行三昧者，「繫心一佛，專稱名字」也。故知持名一法，直是醍醐，廣含眾妙。普賢十大願王是從根本智而差別智。今則廣攝願王，唯倡信願持名。是乃從差別智，復歸根本，故云「行超普賢」也。蓋持名之妙行，以果覺為因心。因果同時，直截了當，不假方便，不落階梯。

文殊大士「一行三昧」，文殊就表根本智，他就是一行三昧。他就是「繫心一佛，專稱名字」，就心想到一個佛上頭，就稱他的名字，就念他的名字，這是文殊的法門哪，大智文殊啊。現在文殊菩薩還在五臺山。前二十多年，就有人去到五臺山親見文殊，還談話，親見哪。

這一行三昧，繫心一佛，專稱名號，所以這個持名一法是廣含眾妙。這普賢十大願王是從根本智而差別智，所以廣修十個大願。廣修十個大願，十個有十，就是一百，就是無窮無盡的大願，導歸極樂。

現在把一切願都攝在一句佛號裡頭。就提倡信願持名，那就是從差別智又回到根本上來了，只到一句嘛，又都歸到根本了。又都歸到根本

……先從根本起差別，又從差別回到根本，提高啦，所以這是「行超普賢」哪。所以「此身已在含元殿，更從何處覓長安。」這信不及，你老東找西找。已經是「行超普賢」哪，這又回到根本智上了，就這一句，又回到根本，所以就是「行超普賢」。

「持名」的這個妙法，它「果覺因心」，而且因果同時啊，這持名的時候。所以蓮花不同於別的花，花一開，小蓮蓬就出來了，果就在裡頭了。桃花、杏花，花瓣都落完了之後，慢慢才出來一個小桃子、小李子，果是往後頭才出來，果是在以後的事。這個因和果是同時出現哪，因中就是果，果就在這時候同時出現，所以性修不二、因果同時，不可思議法門哪；直截了當，不落階梯，沒有那些階梯。

講那些次第法，那都是……，有人也需要，有的人就是需要那些法。但是禪宗和我們這個無上的淨土宗、無上的密宗，都是不落階梯。你也可以按階梯去辦，因為每個人根器不同，不否定階梯。但不是說，只是都需要這麼一步一步爬的，就不承認有坐電梯的辦法，只承認爬樓梯。樓都有樓梯，爬樓梯可以上樓。對，一點也不錯，但

是他不知道還有個電梯，恐怕有個電梯用百分之一的時間就到了頂了。

《大經解》：正如《彌陀要解》云：「……故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也。」普賢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今則念念即是彌陀。且十大願王，義理深廣，非是常人，所能發起。而持名一法，普被三根，五逆十惡，亦能依之而度生死。譬如能癒不治之症者，推為良醫之首，是故能度極惡之人者，應稱善法之王。故謂持名，行超普賢。信願持名，定登彼岸，故云「行超普賢登彼岸」。

《彌陀要解》說：「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你念就是了，「即凡心成佛心」，所以「行超普賢」哪。普賢大士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現在就是念念都是彌陀。

說是「行超」，不然為什麼用個「超」字？而且十大願王這個道理很深，這個觀想，每一個我在拜無量無邊的佛，同時在拜呀；每一個佛前，有無量無量的我在那頂禮啊。你這個觀想，有些人就覺得這很困難哪，你供養的東西都如無量的雲海，無量的這個剎海，很多很多的東西，許許多多都是如此，你心力不夠用呀。而且還盡未來

際都是這麼做，永遠無有疲厭，所以這個義理很深、很廣大，一般的人很難，不容易發起來普賢這個大願哪。

這「持名一法，普被三根」。咱們這兒的這些小朋友都會念哪，「五逆十惡」也行，鸚鵡教它念，它也可以念。就有鸚鵡會念佛，後來死了之後埋了，從嘴裡頭長出一朵紅蓮花，古時候的事。所以「五逆十惡」也能夠靠此而度生死。這就譬如，咱們這個大夫能夠治那個不治之症，那個癌已經到了後期，已經擴散，群醫都肯定他就得死了，那五逆十惡不就是這樣的病人嗎？地獄都現出來了，有個大夫還能治，你說這個大夫是好是壞？有這樣的蠢人，說這個大夫治那種重病的人，我這個健康，我沒這麼重的病，我不找他看？沒有這樣的糊塗人。只有說，他愈能治那個不治之症的人，才是最高明的人嘛，是不是？

還有那個傻子照相機，傻子都可以用，不會拍壞照片的，你不懂照相技術一樣可以用。你說這照相機是傻子嗎？它是傻子嗎？那傻子可以用，它照相機並不傻。製造這照相機的人那腦子強極了，那個電腦都給你設計好了，什麼情形都叫它自動化，所以稱為「傻子照相機」。念佛法

門就像傻子照相機，像能夠治那個不治之症的大夫一樣，正是它的殊勝之處。所以就是說，能治不治之症，那是良醫之首，而且能度極惡之人，是善法之王。所以說，持名行超普賢就是這個道理。只要信願持名，一定登彼岸，所以說「行超普賢登彼岸」就是如此。

《大經解》：世尊垂慈，復勸諭博學多聞，有智之人，當信如來所教，皆契實相理體。經中如理而說，唯是真實，故云「應信我教如實言」也。今謂念佛乃行超普賢之法，故稱「妙法」。如是難值、難聞、難信之妙法，我今幸得聽聞，故應信受，依教奉行，時時念佛，而深自慶喜也。

「是故博聞諸智士」，你這個聽聞很廣的人，一個有智慧的人；「應信我教如實言」，應當相信我之所教化，我這如實之言哪，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呀。

「如是妙法幸聽聞」，這樣微妙殊勝稀有之法，你能夠有這個幸運，你能夠聽到、聞到（「聽」字就淺一點，「聞」字就深入一點），「應信我教如實言」哪。

幸聽聞，「應常念佛而生喜」，你就應該常

常去念佛，而生起歡喜心來。在這個地方，這是流通分，就是要普遍都流通，所以大家都能做的，要廣勸的，也就是勸大家念佛，要常常念佛，就生起歡喜來了。

《大經解》：末後復勸諭行人，不但自身受持此法而度生死，且應自他俱利，廣宏此經，勸導持名，輾轉度脫，出離生死。如是之人，世尊讚之為「真善友」，即真善知識也。

「受持」，你去接受、你去修持啊，你就可以廣泛的都可以度脫生死煩惱的中流，這個苦海。

「佛說此人真善友」，佛說這個人真正是善知識，「善友」就是善知識。肯這樣做，能夠聽到之後就念佛，就常常念佛而生歡喜心。他還受持，不但他自己可以「廣度生死流」，而且他廣泛去度脫大眾，在生死流中的大眾，他都去輾轉教授，輾轉度脫。佛說這個人是真正的善知識。這是第四十七品。

聞經獲益第四十八

爾時世尊說此經法。天人世間。有萬二千那由他億衆生。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二十億衆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諸漏已盡。心得解脫。

《大經解》：「法眼淨」者，《維摩經嘉祥疏》云：「云法眼淨者，小乘亦法眼，大乘亦法眼。小乘法眼即初果，見四諦法名法眼。大乘法眼，初地得真無生法，故云法眼」。今此經指小乘法眼淨。……又《淨影疏》云：「見四真諦，名淨法眼」。「阿那含」是小乘四果中之第三果。「諸漏已盡，心得解脫」。……是指煩惱斷盡，心意解脫，證阿羅漢之果。可見經中法眼淨及諸漏已盡，均指聲聞乘。

第四十八《聞經獲益》，聞到這部經，都得好處。佛說此經法，天人世間，有萬二千那由他億（這不得了了）衆生，遠離塵垢，得法眼淨。「法眼淨」有小乘、大乘兩種，大乘那很高了，大乘是到初地了，小乘是初果。咱們這個經上不是說只有兩萬人嗎？怎麼這兒出來這麼多的衆生啊？

就是啊，一個法會，容人是兩萬，但是參加法會的那就不知道有多少啊。所以不要覺得……，有時候一個很小的法會，這個聞法的就不知道有多少。這有這麼這麼多啊，就是離開塵垢，「塵」是根塵，色聲香味觸法，這是塵，離開塵；「垢」是垢污，這些塵的垢污都離開了，「得法眼淨」，法眼清淨。這個見四諦法，對於苦集滅道這四諦法，就是見「四真諦」，對於四諦法真正見到了，這是「法眼淨」，法眼嘛，是見的問題。初果就是斷見惑，見上沒有惑了，所以他這個不是大乘，因為底下還就是三果、四果，這麼擱在一塊兒。所以第一句，那是初果。

第二句，「二十億眾生成阿那含果」。這是「不來果」，也叫「不還果」，這三果。

再有「六千八百比丘」漏盡了，「漏」就是惑。所以這個三惑……；見思惑（見惑、思惑），見惑、思惑都盡了，得解脫，這個就是得阿羅漢了。

《大經解》：或問：聞此大乘無上經典，為何得小乘法益。《淨影疏》云：「小乘眾生，聞說娑婆穢惡可厭，深心厭離，故得小果。」憬興亦云「眾聞此方穢惡可厭，故得聲聞之果。」

再就是菩薩了。這以前都得的是小乘果。有人就問了：「為什麼佛說的是大乘法，而聞法的人得小乘的果啊？」《淨影疏》他這麼解釋，他說，這些眾生聽說娑婆世界這樣穢惡可厭，生的厭離心強一些，所以得小乘果。這個說法，還有憬興（是朝鮮人），也是這麼說法，這個說法當然是成立的。也就是說，大家的根器，大家斷惑的程度，你聽了這些法，你見上沒有疑惑了，就是初果。你如果對於上界的思惑，天界的這些思惑，你都斷盡了，就是阿羅漢。這是一個斷惑的水平。

你這一個見，你可以是大乘見（這個斷惑，他是「證」），你有這個見，生到極樂世界有很多人，那都是大乘，都是發大乘心，但是為什麼說聲聞呢？他斷惑只是聲聞，斷惑只達到這個水平。斷，見惑真正都斷了，那就是證了，斷了就不再起來了。所以所證跟所見是應該有區別的。當然有上根利器，最殊勝的，一見他就證了，這也有。但是，可以說絕大多數還是要分兩步走，所以先解決見，見修行果，才有修、才有行、才有果。

四十億菩薩．於無上菩提住不退轉．以弘誓

功德而自莊嚴。二十五億衆生。得不退忍。四萬億那由他百千衆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今始初發。種諸善根。願生極樂。見阿彌陀佛。皆當往生彼如來土。各於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來。

《大經解》：「不退忍」者，即安住於不退之理而無移動之念。是則念念皆無退轉，應相當於三種不退之念不退也。蓋不退有三：一位不退，所修得之位次不退也。二行不退，於所修之行法不退失也。三念不退，於正念不退轉也。

底下就是菩薩了。四十億菩薩得住不退轉，「以弘誓功德而自莊嚴。二十五億衆生，得不退忍。」「不退忍」就是無生法忍，無生法忍就是「念不退」，得不退忍就是這個。

「以弘誓功德而自莊嚴」，這也就是住不退轉，這個就等於「行不退」。「以弘誓功德而自莊嚴」，大願的「願莊嚴」，他的行不會退回到小乘了。不會退回到小乘就是「行不退」。

所謂「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所以「住不退轉」這個是行不退，「得不退忍」就是念不退了，這是兩種不退：行不退，念不退。

《大經解》：「今始初發」者，發菩提心也。……一切經中於發菩提心之人數，均大書之也。如是菩薩既發大心，復行眾善，願生極樂，故均得往生見佛；復於諸方先後成佛，同名妙音如來。

「四萬億那由他百千眾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今始初發。」所以就看見發菩提心是件大事，在經中都大寫一筆啊。有這麼多的眾生過去沒有發起菩提心，到這個時候才發心，把經都聽完了才發心哪。

「種諸善根，願生極樂，見阿彌陀佛。」這些人都會往生，而且是在其他、在極樂世界以外的國土，次第成佛，都號為「妙音如來」。這是指著在會上有這麼多人，將來都成佛，都同名妙音如來。

復有十方佛刹。若現在生。及未來生。見阿彌陀佛者。各有八萬俱胝那由他人。得授記法忍。成無上菩提。彼諸有情。皆是阿彌陀佛宿願因緣。俱得往生極樂世界。

《大經解》：佛對眾生授當來成佛之記，名授記。

此有四種：一、未發菩提心授記。二、已發菩提心授記。三、隱覆授記。他人得聞，當人不知。四、現前授記。得其一者，皆名得授記。「得授記法忍」，……得佛授記，證入無生，成無上正覺。如是之人，故云「得授記法忍，成無上菩提」。

還有十方佛剎，現在就是證往生的，未來往生的，見到阿彌陀佛的，「各有八萬俱胝那由他人，得授記法忍」，得到佛的授記。授記有四種，就是說，對於眾生給你作一種預記、懸記，說當來要成佛，這叫做授記。

一種是你還沒有發菩提心就可以給你授記，佛已經可以給你授記了，知道你將來一定發心；已經發菩提心也可以授記；隱覆授記，別人知道，你自個兒不知道；第四種現前授記，就是正是佛現前，你也在這兒，清清楚楚給你授記。這四種你只要得到任何一種，都叫做授記。這裡有這麼多人得到授記，得到法忍，這個法忍指無生法忍。上面那個「得不退忍」是念不退，「住不退轉」是行不退，這個地方「得忍」，這個是無生法忍。授記成無上菩提。

《大經解》：「皆是阿彌陀佛宿願因緣」。如《唐

譯》云：「八萬億那由他眾生，得授記法忍，成無上菩提。彼無量壽佛昔行菩薩道時，成熟有情，悉皆當生極樂世界。」蓋一切法從因緣生。如是眾生過去生中，得與因地中之彌陀相值，深蒙教誨，成熟善根，是乃無上殊勝之善緣。又因宿世受教因緣，曾從聞起思，從思生願。如是正思正願，印入八識心田，決定不消。是為無上殊勝之善因。今彌陀覺滿功圓，成究竟覺。於是因緣俱熟，蒙佛威力攝受，「俱得往生極樂世界」。

這些有情，都是「阿彌陀佛宿願因緣」，過去生中的願力，過去生中的因緣所感，這一些眾生都要「得授記法忍，成無上菩提」，都是阿彌陀佛宿願所感，都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在《唐譯》裡把這句話說得還清楚一點，覺得這麼些眾生「得授記法忍，成無上菩提」，這是「彼無量壽佛昔行菩薩道時」，過去沒成佛以前，在行菩薩道的時候，他所成熟的有情。佛已經教化大家，使大家善根成熟，所以這一些人都當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一切法是從因緣生。如是這些眾生，在過去生中跟阿彌陀佛成佛以前的、因地中的這佛，能夠相遇，得到教誨，這使得他善根成熟，無上

的勝緣哪。而且多生以來受阿彌陀佛的教化，曾經從聞而思、而修、而發願，如是這樣有正的思惟、正的願力，印在自個兒的八識心田之中，如食金剛，決定不消，所以這就是無上殊勝的善因，好的因緣哪。現在彌陀功圓果滿，成了究竟覺了，這因緣就成熟了，現在又蒙佛的威力攝受，那麼都得往生極樂世界。

因為過去就有了種子了，這成為現在的「因」，現在又蒙佛的威力加被攝受，這成了「緣」，這「因緣」都具足，所以就往生極樂世界。所以我們要有因，要有緣哪，過去種過這個根，這有因，自己又發了這個心是因，又遇見這許多善緣、助緣，所以都很重要。你不是這個種，種不出東西來呀。

你是這個種，所以為什麼唐朝的一顆蓮子，現在長出蓮花來了？以前它沒有擱在水裡頭，它沒有這個緣哪，「因」它不壞。現在唐朝的蓮子長出來蓮花很多了，不止一個了。這「因」它是不滅的，現在你水啊、土啊，這科學家保護得很好，它長出來，都開花了，這「因緣」。

我們現在也是如此，過去生中彌陀給我們種了這個因，現在又聞法，又聽說，這就是生了緣了嘛，就可以開出蓮花來了。

《大經解》：可見極樂世界菩薩、聲聞、天人俱皆無量者，正表彌陀因地，於無量劫，於生死海中，教化攝受六道眾生，實無量也。且我今日，於此妙法，能聞能信，是必彌陀於往劫中，追逐我於泥犁之中，教誨我於火宅之內。攝受不捨，勸導不休。不惜共輪轉於六道，但欲我回心於一念。恩德無極，威德無窮。為我培植善根，今幸生育增長。註釋至此，不禁淚零！

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到，極樂世界為什麼往生的無量無邊哪？正是表示阿彌陀佛在因地之中，在成佛以前，在無量劫中，在生死海裡頭，來教化，來攝受種種眾生；所教化的，所攝受的實際是無量啊。所以現在這個無量無邊的眾生，因為有這個因緣，有這個成為善根，得到往生。

說到我們，聯繫到我們自己，我們今天自己這個妙法能夠聞、能夠信，也就肯定彌陀在過去劫中，曾經追逐我們在泥犁之中啊，「泥犁」就是地獄，在地獄之中，阿彌陀佛也在那兒救度我們哪。「教誨我於火宅之內」，如大火聚，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在火宅之中教誨我們。

「攝受不捨」，攝受我們，從來不捨離我們哪。

「勸導不休」，勸我們，引導我們沒有休止啊。「不惜共輪轉於六道」，就是啊，共同發菩提心的人，如果有一個墮落了，那個不墮落的就要去度他呀。因為他們曾經在一起發過菩提心，他就要追到地獄中去救他呀，所以這個大乘佛菩薩這個心，行者的的心，就是這樣偉大呀。「但欲我回心於一念」，為什麼要追我們？這麼不捨我們？就願我們有一個機會能夠一念回心，知道過去錯了，一念回心哪。

所以一念回心，這個不可思議啊。就怕老認為我「一貫正確」。「一貫正確」就表示你這若干年來，你從來沒有得到真的進步。而這種回心於一念，感覺佛的恩德、威德，給我們培植善根。我們的善根，而且很幸運地現在能夠生長，能夠增長。

「註釋至此，不禁淚零！」這當時的情況，寫到這的時候，眼淚就如雨啊！

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并現種種希有神變。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復有諸天。於虛空中。作妙音樂。出隨喜聲。乃至色界諸天。悉皆得聞。歎未曾有。無量妙花紛紛而

降。尊者阿難。彌勒菩薩。及諸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爾時」，就是當時佛說這個經的時候，要結束的時候。「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整個，不光是地球，三千大千世界都震動。「六種震動」，東涌西沒……，這以前講過，不重複了。

「并現種種希有神變」，一語帶過，不詳細敘述。所以這也就是佛教，不是在這些個瑞相、瑞應上頭，作過多的描述，一語帶過，「種種希有神變」。「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現大的光，照明了十方。

諸天在虛空中奏樂，剛才不是說幽溪大師，講他的《生無生論》的時候，講的時候天空中奏樂，大家都聽到，每講都如此。天樂盈空啊，音樂在那兒隨喜。乃至這個音樂，不光是咱們地球聽見，色界天就高多了，那比欲界天高多了（欲界天已經高出須彌山頂以上了，這上頭就不依靠須彌了，就脫離須彌了，那高得遠了），他們也聽得到諸天在那奏樂的聲音。都「歎未曾有」，都感歎哪，

說這是未曾有的事情。「無量妙花紛紛而降」，天雨妙花。

「尊者阿難，彌勒菩薩，及諸菩薩聲聞」，你看佛就不是一定按世間那個排輩。這個聲聞名字可以擺在菩薩前頭，擺在當來佛前頭，因為阿難最當機，所以先說尊者阿難，然後說彌勒菩薩，然後再諸菩薩聲聞，這時聲聞才擱在菩薩底下。

「天龍八部。一切大眾」，都無量無邊。「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都所謂「皆大歡喜」啊，正因為他能夠信受了，所以後頭說「信受奉行」。他這為什麼歡喜？就因為他信受了，信受了之後，他才覺得這是一種殊勝的、稀有難遇的、不可思議的殊勝因緣哪。不但是歡喜，是大歡喜啊，而且聽到的人都歡喜，是皆大歡喜，這個是只有佛才可以做得到。不要把這四個字看得容易了，他不是深受感動信受，就不可能出現這個皆大歡喜。所以我們說，從佛以下，那就當然了，那就是，只要有人聽到之後能夠歡喜就已經很難得了。這個是稀有的法會，是「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經解》：右表法會圓滿，復現奇瑞。本經現瑞，既現序分，復現正宗與流通。……總之皆為眾生證信。勸令眾生於經所說難信之法，應生實信。

上面表示這個法會圓滿，又現瑞。本經是三次現瑞。第一次現瑞，阿難才問為什麼現這個瑞啊，中間「禮佛現光」又是現瑞，在這個經末又現瑞，這三度放瑞呀。總之就是給我們證明，讓大家生信心，於這個經所說的「難信之法」要生起實信。

《大經解》：「歡喜」者，……準《鈔》意：(一)說此經者，是我本師。「我為法王，於法自在」，是為說者清淨。(二)所說之種種功德，只是一清淨句，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是乃所說法得清淨也。(三)得果清淨，如靈峯大師云：「一一莊嚴，全體理性」。依教修持，橫出三界，逕登不退，圓生四土，究竟成佛。是乃得果境界清淨也。具三清淨，聞者得無上益，是故皆大歡喜。信樂受持，故云「信受奉行」。

這個「歡喜」，為什麼說歡喜呢？《無量壽經鈔》他說（我沒按它的原文，原文在這個書上有，不念了），它的意思是這樣：

第一、「說此經者，是我本師」，釋迦牟尼佛呀。釋迦牟尼佛說：「我為法王，於法自在。」釋迦牟尼佛是法中之王，於法是自在，是「說者很清淨」，說者是法王，於法自在，因此大家聽得歡喜。

第二、所說的種種功德，就是一個清淨句。極樂世界依正種種莊嚴就是一清淨句，就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因為所說的法很清淨，這是第二。

第三、「得果清淨」。這個極樂世界種種的莊嚴是「全體理性」。你依教修持，橫出三界，逕登不退，究竟成佛，所以你得的果是清淨的。

因為這具有三清淨，佛說的法，所以「聞者得無上益，皆大歡喜」。

《大經解》：《無量壽起信論》云：「此經具無量壽全身；亦具一切諸佛全身。於此信入，即具一切佛智。故曰聞此經者，於無上道，永不退轉。至經藏滅盡，此經獨留。所以佛慈加被，殊異餘經。奉勸後賢，普同信受。」

最後，我們用彭二林的幾句話，來結束這個註解。彭二林就是彭紹升，這是位大居士，清朝初年，他的《起信論》。

「此經具無量壽全身，亦具一切諸佛全身」，這個經中就是阿彌陀如來，無量壽如來全身，也是具有一切諸佛的全身。「於此信入」，於這個經，你如果能夠相信、能夠入，契入，你就具有一切佛智。這句話，大家應當要很重視，你要能夠信入，你就具有一切佛的智慧。所以這不是小緣哪，哈哈哈哈哈……。

所以說是「授法眼」哪，眾生沒有法眼，這個就把法眼給你了。法眼是抉擇，你怎麼知道選這個法門？你怎麼知道要求生淨土？所以你沒有法眼就等於有了法眼了，那你也就是佛眼了，所以說是肉眼當佛眼用。「一切〔佛智〕」，就有一切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不是要叫你現在能夠出現什麼神通，什麼什麼，不是那個。你現在就是說，你自度度他，你自度也是這個法，你把這個法能把人講明白，他能夠去信，你就度了他，這就是佛的智慧。不是需要那些，那些與這無干。有的人四禪八定以為是深，其實那個是走了很彎的彎路。

「故曰聞此經者，於無上道，永不退轉。」所以說，聞到這個經的人，無上道你永遠不會退轉了。「至經藏滅盡，此經獨留」，經藏都滅完了，

這部經還留下來。「所以佛慈加被」。佛慈加被，從這個來看，也「殊異餘經」，也大大的不同於其他的經。「奉勸後賢」，奉勸後世的賢達之士，「普同信受」，都同發心來相信，來接受。

南無阿彌陀佛！圓滿。慶祝大家，我們共同把這個學習一遍，今天能圓滿。恭祝大家，也就每個人的所願，同一圓滿。結束。

後記

愚於 2010 年間，于北京恩師身邊的弟子處請得此無量壽經講座的文檔與音頻，後與台灣埔里蓮舍的一位師兄一起將此文檔校聽了一遍。

自 2016 年，愚開始整理並出版流通了恩師的一系列開示：《莖草集》、《淨修捷要報恩談》、《顯密圓通集》、《短篇開示集》、《弘化錄》……，於此稍告一段落後，自 2020 年即開始重新整理聽校此《大乘無量壽經講座》。2021 年初，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工作組同修開始參與此講座的聽校，以及音檔的優化處理。於 2022 年底，繁體文稿三校完成，淨宗學會程會長隨即組織其校對成員，將繁體轉成簡體，並再次聽校，同時比對音頻，補其缺漏。此音頻堪稱是完整版。

整理的文字中有極少數地方，在個別的用字上與音頻會有點出入，此乃是經校對組的審慎研究、討論後所做的調整，因為恩師在此講後面曾說：“我現在就常常有時候有口誤，心裡不是這麼想的，嘴裡說出來……年歲大了，從前還沒有。”所以有明顯口誤的地方就直接修改，或加註說明。

這樣的處理，愚實甚為惶恐，因為恩師曾說過：“這些錄音整理成文字，要經過我整理，不能夠大家寫出來就算了。”而恩師當年曾在給愚的信中又說到：“愚近來發現許多人會把重要的地方聽錯，那就不如不聽了。所以又有聲帶，又有書的情況最好，聲帶聽著方便，內容又從書中查對，這樣最理想。”因為這大經講座的開示，殊勝難逢，愚也只能就恩師當年的期盼，以及囑咐，依自己因緣所得的資料，隨緣盡分而已，我想這也是作為弟子及整理者應該承擔的責任和因果。

因為是將錄音筆錄整理成書，要印行流通，基於出版社的建議，為求文字的優美與流暢，所以也刪減了一些口語。為此愚特別參考了《心聲錄》及《淨土資糧》，《心聲錄》是恩師在北京的身邊弟子將錄音筆錄成文的，後經恩師審查，並作了許多刪減和修改。文中很多口語部分也做了一些刪除。

此無量壽經講座是恩師為當時中國佛學院的學生開講的，恩師說：“這些學生是從全國各地選出來的，高中畢業出家的人，所以就儘量的去講一講，同時隨著講都錄了音了，而且通過這個講，把《大經解》做了一次深入的校對，並且出

具了勘誤表寄給海外。”因此此講座文字的整理，引《大經解》的部份，愚就參考了恩師的手稿、東林簡體版〔含黃老的勘誤註記〕、92年的定版，以及恩師後人與幾位同修2020年的合校版。除了當年有錯抄或筆誤或簡轉繁的辨識出錯之外，主要還是以92年版為主，因為恩師曾說：“此為定版，不再改矣。”

有些學人對於整理方式的觀點可能會有不同，整理風格也可能不一，但愚相信都是想整理出一個善本流通於法界，愚均隨喜讚歎，但愚只能依恩師的教化，及個人的體會與理解而盡己之份了。

愚在此特別感恩，並讚歎參與此講座繁體版、簡體版的整理、校對、出版，以及音頻優化處理的同修們，大都是於繁忙的工作外，仍堅持己份，配合進度，其中雖經種種考驗，但仍努力達標，以法為重中之重，誠如恩師所言：“我現在不敢要求你們把佛法當作唯一的，要碰到當作唯一的呢，那你工作也可以不要做了，家庭也不要了，只是佛法。跟咱不能這麼要求。但是你要把佛法看成是第一，沒有一件事情比這個是更重要的，假定只有兩個事叫你選一個的話，你要選佛法，

因為它是第一的。”大家都發了自利利他之願，歷時近四年，終於大功告成，圓滿初心。

恩師曾說，在佛法上要做成一件事，一定要力求佛力加被，否則萬萬不能。愚深信此事能順利完成，必是上師三寶的加持護佑！盼有緣者能深入學習，得受法益，並歡迎轉傳流通，利樂有情，令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同生極樂國。

二零二三年農曆七月廿四日龍樹菩薩聖誕
三昧耶戒 承恩弟子 妙圓敬述

備注：本文稿為非賣品，歡迎流通。若有疑慮不明之處，敬請不吝指教，但請勿任意增減內容。若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筆錄整理：妙圓

繁體校對：黃念祖居士法音宣流網工作組

簡體校對：本願海校對組

分冊說明：第 5 冊（共 5 冊）

版本說明：癸卯八月 2023 年 9 月 19 日版